

五千年演义

大明盛衰（上）

吴梦起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五千年演义

大明盛衰(上)



五千年演义

大明盛衰

(上)

吴梦起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沈阳

© 吴梦起 20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明盛衰 / 吴梦起著. — 3 版. — 沈阳: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 1

(五千年演义)

ISBN 978-7-5315-5345-8

I. ①大… II. ①吴…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2182 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许科甲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发行(销售)部电话: 024 - 23284265

总编室电话: 024 - 23284269

E-mail: lnse@mail.lnpgc.com.cn

<http://www.lnse.com>

承印厂: 沈阳印刷厂

责任编辑: 盖如翔 马 婷

美术编辑: 刘丽菲 姚洪发 徐 鹤

美术统筹: 徐 鹤

封面设计: 徐 鹤

封面绘画: 崔晓柏 李 智

彩色插图: 张君华 胡文兴 胡昌凯

黑白插图: 刘俊元

版式设计: 东 科 刘 俊

责任校对: 贺婷莉 那一文

责任印制: 吕国刚 王守志

幅面尺寸: 168mm×230mm

印 张: 34.25 字数: 445 千字

插 页: 8

出版时间: 2011 年 1 月第 3 版

印刷时间: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15-5345-8

本册定价: 80.00 元 (上、下)

全套定价: 750.00 元 (共 18 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PDG

序 言

我于 1986 年开始参加工作算起，至今已经过了 24 年的时间了，一直从事着中学历史教学工作。故而，要说到给广大的青少年们推荐历史读物，我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的。因此，值此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约我在工作之余，抽出一点儿时间为他们即将全新再版的“镇社之宝”——大型丛书“五千年演义”写序之机，我便欣然提笔。

大凡学过一点儿历史的人都知道，历史是一门记载和解释作为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正是因为如此，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过去性：发生了，就永远成为过去，不能重复。换句话说，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实际上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即历史学家对人类过去的回忆和思考。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历史学具有主观性的特点，历史学不可能把自己的价值定位在追求描述历史的真实性上。这就引出了下面的一句话：“历史有什么用？”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布洛赫曾遭到其幼子此般的质问。

对于一般人而言，不管你学习的是什么，都会有上述这样的想法。因为，任何学科面向的，都应该是未来，而不是过去——历史学科当然也不例外。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有的朋友就会觉得，历史一点儿用处没有，因为它不能给非常现实的我们带来任何物质财富。

但我不这么看。对我来说，历史非常有用，因为它能给我们带来任何我们想要的东西——借用一千多年前的宋真宗在他的《励学篇》中的

话说，就是：“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您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证据嘛，就不用我多说了吧？我纪连海本人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么？您想啊，如果不是我本人多年沉浸于历史学科的研讨，人家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组能找到我么？即使人家一不留神发了昏，找到了我，我能够挑起这副担子么？我能够取得“百家讲坛”栏目开播九年来无人能及的0.69%的收视率么？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我本人多年沉浸于历史学科的研讨，能有我今天的成就么？如果不是我本人多年沉浸于历史学科的研讨，您能知道我是谁么？现在的问题在于：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呢？

依我看，差距就在于你在学习历史的时候，是否遵从了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在几十年前所说的非常精辟的“认真”二字。中国有句古话：“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话说到了这儿，很自然的就会有个问题：应该看些什么样的青少年通俗历史读物呢？“五千年演义”这套书，在它刚刚出版的时候，我就看过，当时就觉得不错。这次又经认真修改后再版，质量更加精良，是一套水平较高、值得推荐的青少年通俗历史读物。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点儿浅见，您的感觉如何呢？看了，就知道我所言不虚了。

纪连海

2010年9月27日

前　　言

“五千年演义”是一套以讲述中国历史为内容的历史丛书。之所以编这套书，是想为青少年学习历史、丰富文化生活提供方便。要提高我们民族的文化素质，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批判地继承民族传统，离不开历史知识的普及。这种普及，可以采用多种方式。讲故事，是方式之一。

历史的内容，文学的方法，文史结合，是这套书的主要特点。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的，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丰富可信的历史知识；而叙述和描写的方法像小说，这容易引起阅读的兴趣。不论是为了学习，还是为了消遣，看看这套书，都会觉得饶有兴味。

用演义的方法讲述中国历史，过去已有先例。蔡东藩先生的《中国历代演义》，是大家都知道的；其他像《二十四史演义》《二十六史通俗演义》，也有过几部。至于分散写的某朝某代的历史演义，就更多了。这些书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它们毕竟是写于旧时代，难免有局限性和陈旧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面对新的时代和新的读者要求，有必要写一部新的历史演义。

与过去的那些历史演义比较，“五千年演义”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是观点新。全书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是否推动社会进步和对人民是否有益作为评论是非好坏的标准，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全书还吸收了史学研究的新成果和新材料，提供了若干现代的史学信息。

其次，是写名人、写大事。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值得一写的人和事是很多的，一一写来，不大可能，也没有必要，只能拣重要的写。有些不太重要的人和事也不是完全不写，但有详有略，因而全书看上去也还是一系列重点突出、连续性很强的故事。

第三，选材较为全面。就是说，它不只是写帝王更替、朝代兴衰，而且是面向社会，写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宗教等各界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形象地展现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精彩画面。

第四，语言通俗，难字注了音；古地名注了今名；历代官职说明了它的职权范围。扫除了这些阅读上的障碍，会使读者感到顺当和方便。

“五千年演义”既然是一部文史结合的读物，当然不能不注意它的文学性，诸如经典桥段的选择，人物描写的形象生动，故事情节的引人入胜，一般长篇文学作品所具有的那种结构上的整体感，等等，本书都注意到了，完全可以把它当做通俗小说来读。

在如何处理虚与实的关系上，本书采取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即在保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真实的情况下，某些细节、环境、气氛、对话等，允许一定程度的虚构。史料极端缺少的地方，采用了一些传说；某人某事有两种以上说法的，取其一说，或稍加辨析。由此可见，“五千年演义”基本上是一部信史。

“五千年演义”是一套统一布局，分头执笔，多卷合成的丛书，从炎黄传说写到五四运动，差不多一个朝代一本。少数年代短的朝代，独立成书内容单薄，就与接续的朝代放在一起了，如秦、西汉，隋、唐。清朝，习惯上把它划为两个时期，加上内容详略的考虑，因而前期、后期

分开，写了两本。整套书系统地反映了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发展概貌。各本书的内容既互相呼应，又相对独立。读者如能从头看到尾，当然可以大有收获；单读其中的一本，也会开卷有益。

以上讲的，是作者和编者的共同愿望。到底做得如何，则应由广大读者和专家去品评了。谨以这初步成果，奉献给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的人们。

编 者

1989年7月

再版说明(一)

“五千年演义”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两次荣获全国优秀图书奖，先后被共青团中央、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书刊发行业者协会评为“青年喜爱的图书”和“优秀畅销书”。根据读者要求，现予以再版。为了使该书质量更臻完美，我们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的史学专家逐本进行了审校，对个别文字和史实方面的差错、疏漏进行了校订，使它在原有通俗性、可读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知识的准确性。

回过头来看，该书体现在初版前言中的编创原则，是合适的。对待这样一部大书，内容和形式的完美性只能是相对而言。书读的人多，议论也多。对议论中提到的关于如何对待历史与演义，如何处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如何鉴别、使用某些史料，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及内容怎么详略、取舍等学术性问题，应允许有不同看法。本次再版没有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修改，仍保持初版原貌。

编 者

1994年5月

再版说明(二)

弗朗西斯·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深谙此理，“修史书”是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必做的“功课”，因为他们懂得要“以史为鉴”，足见“史书”在我国政治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正因为如此，近些年社会上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读史热”，反映中国五千年历史题材的各种形式的作品通过各种媒体大量涌现出来，教育部门也加大了历史知识在高考中的比重。这是很好的现象，说明读史书已成为当今社会人们提升自身素养、完善自我的潮流之举。

目前，图书市场上专门针对青少年读者编写的、历史知识准确、语言通俗易懂、系统地讲述中国五千年历史的读物非常少，而“五千年演义”在策划、创作之初，选择了以章回体演义的方式来讲述历史知识，它的完备性、知识性和趣味性，都非常符合青少年读史的需求。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套丛书是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多位史学专家逐本审校过的，其知识的准确性是毋庸置疑的。

“五千年演义”自1989年首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及专家学者的好评，曾先后几次荣获国家级各类大奖。自出版以来曾多次再版重印。如今，距这套丛书上一次改版重印（1997年）已经过去近14年了，此次选择改版重印“五千年演义”这套丛书，可以说是恰逢其时。

编 者

2010年10月

编 委 会

主 编：盖 壤 吴庆先

副 主 编：张凤禾

编 委：吴庆先 张凤禾 杨春青 杜富山 迟赵俄
王吉祥 孙宝镛 王瑞起 尹世霖 张洪德
阎德荣 吴梦起 佟乃林 钱世明 杨世铎
李铁屏 盖如翔 朱仲玉 马光复 郎享伯
崔玉平

再版策划：许科甲 方 虹 薄文才 孟 萍 冯雁明
朱艳菊 马 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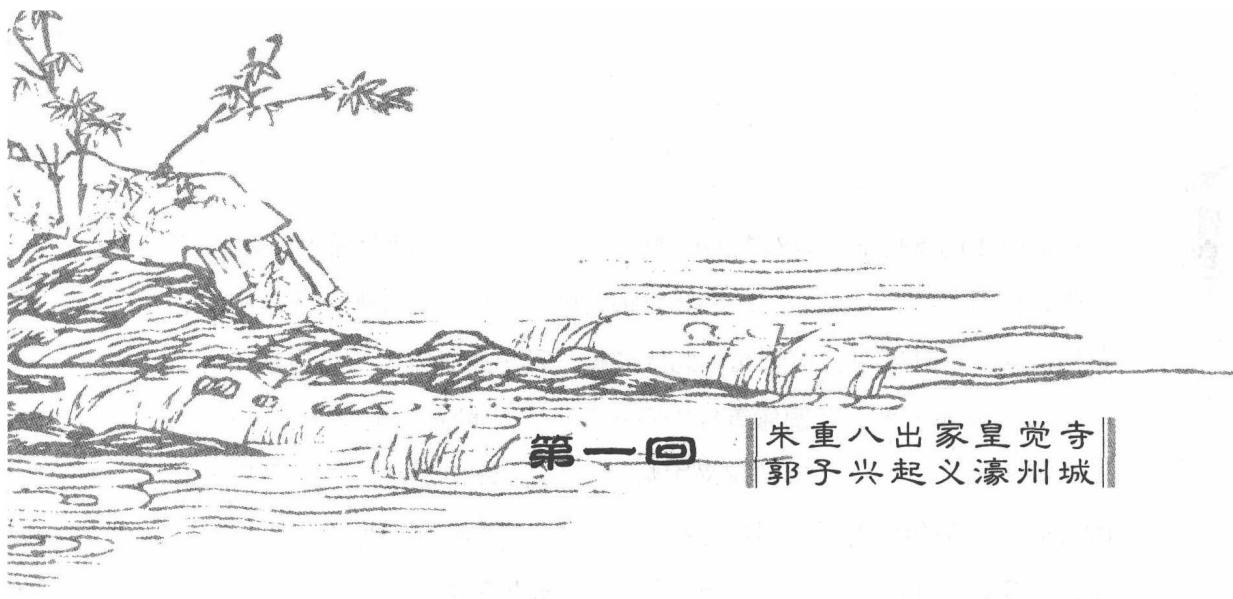


目 录

序 言	纪连海
前 言	
再版说明（一）	
再版说明（二）	
第 一 回 朱重八出家皇觉寺 郭子兴起义濠州城 001
第 二 回 朱和尚联姻配佳侣 马姑娘委曲全夫君 009
第 三 回 大元帅失和闹火并 小将军集众抗敌兵 016
第 四 回 占滁州召兵创新局 联巢湖兴师下江南 024
第 五 回 出雄师一鼓克采石 调大军三路攻金陵 033
第 六 回 陈野先反水杀二帅 朱元璋纳降收众心 042
第 七 回 战太平陈友谅称帝 保应天刘伯温论兵 052
第 八 回 康茂才巧施诈降计 朱元璋妙策克江城 061
第 九 回 援安丰迁都迎宋帝 保洪都浴血捍孤城 069

第十回	康郎山前戈矛并举 鄱阳湖上战火纷飞	078
第十一回	下武昌汉国遭覆灭 克濠州吴王还故乡	086
第十二回	隐山林施罗创巨著 弃傀儡宋帝沉大江	094
第十三回	张士诚顽强守孤郡 朱元璋尽收起义军	103
第十四回	封亲王太祖图永治 杀功臣高帝弃旧情	112
第五回	废叔王建文削藩国 避锋芒朱棣装疯魔	121
第十六回	张指挥燕王府告密 耿将军滹沱河丧师	130
第十七回	顾亲情宁王遭胁迫 打败仗李帅反升官	139
第十八回	围济南铁铉守危城 下金陵建文自焚身	147
第十九回	得江山朱棣即帝位 通海域郑和下西洋	155
第二十回	除匪患活捉陈祖义 睦邻邦勒石满刺加	165
第二十一回	锡兰王遭擒翠蓝屿 郑太监享祭三宝塲	173

第二十二回	卫国土皇帝战沙漠 先士卒君王冒锋镝	182
第二十三回	遭迫害唐赛儿造反 战鬼卒高指挥丧生	191
第二十四回	仗权势侯爷不讲理 使计谋女囚出牢笼	199
第二十五回	集图书学士修大典 喜直言狂生受酷刑	207
第二十六回	逐征尘成祖逝军旅 见灾情太子恤民生	216
第二十七回	振朝政仁宗信贤士 尝艰苦宣帝试耜犁	225
第二十八回	苏州府况太守用计 司礼监王宦官专权	234
第二十九回	援大同行军困征途 返北京改道误戎机	243
第三十回	战土木英宗做俘虏 镇殿堂于谦维朝纲	251



第一回

朱重八出家皇觉寺
郭子兴起义濠州城

元顺帝妥欢帖木儿至正十二年（公元 1352 年）闰三月的一天，在河南省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县太平庄的南山上，走着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和尚。他身穿褴褛的僧衣，脚上的僧鞋也开了口子。他边走边张皇地四顾，小心翼翼地来到一座庙前。庙已经倾圮（pǐ 壮）了，断壁颓垣间仍然有灰烬在冒着缕缕的青烟，说明它被焚毁的时间并不长。只有山门还没塌下来，门额上三个大字“皇觉寺”虽经烟熏火燎，却仍然依稀可辨。

焚烧皇觉寺的是元朝的官兵。原因是寺里供奉着一尊弥勒佛。皇觉寺已经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了。建庙当时，就有这尊弥勒佛像。没想到五百年以后这弥勒佛竟惹下祸来。原来元朝始祖忽必烈开国以来，到现在虽然仅仅七十三年，但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暴虐，以致中原大地上到处燃起农民起义的烽火。其中重要的一股，领头的是个叫彭莹玉的和尚，他利用宗教作号召，传的教叫“弥勒教”，口号是“弥勒出世，天下太平”。后来不少起义军也打起了弥勒教的旗号，如刘福通、杜遵道和徐寿辉等。他们以红巾裹头，号称“红巾军”，又叫“红军”。去年，那徐寿

辉在彭莹玉的支持下，竟然在湖广的蕲（qí齐）水（今湖北浠水）当上了皇帝，国号天完，建元治平，俨然要跟元朝分庭抗礼。元顺帝大感恐慌，急忙派兵到各处征讨。但起义军此伏彼起，哪里剿灭得了！就在前不久，濠州城又被郭子兴、孙德崖等红巾军占领了。元朝将军彻里不花，率领军队赶来镇压。但他又害怕起义军势大，便在濠州城南三十里扎营，不敢攻城，只派兵到附近的村庄骚扰，见了壮丁就捉，给他们头上包上红布，便算是俘获的“红巾军”，解到上官处报功请赏。有一股官兵跑到太平庄来，村里人连同皇觉寺的和尚早已闻风跑掉了。官兵没捉到人，看看皇觉寺里供奉有弥勒佛，犯了忌讳，便放把火将这古庙烧掉。

本文开头说的那青年和尚，就是本寺的僧人。俗家姓朱，名叫重八，原是山下孤庄村一家佃户的儿子。他逃出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才回到庙里来。看官军已经退走，但庙却焚毁了，只剩下后边一座小小的殿堂，由于孤零零地远离前殿，得以幸存。这座小殿叫伽蓝堂，供奉的是本寺的守护神伽蓝神。朱重八无处可去，只好进得伽蓝堂来。见那伽蓝神的塑像，兀自端坐在上面。想想这守护神虽然没能把全寺“守护”住，但本身却保全了，莫不是真的有点儿神通？朱重八今年二十五岁，是十七岁那年进皇觉寺当和尚的。那时岁数小，活泼顽皮，有一次在伽蓝堂扫地时不小心撞在香案上，撞痛了，迁怒于伽蓝神，便找一支笔来偷偷在神像背上写了“发配三千里”五个字。如今八年过去了，朱重八还没忘记这件事，便跪在伽蓝神像前面给伽蓝神磕了三个头，算是对那次玩笑赔礼道歉。然后就在门槛上坐下来，呆呆地想心事。

朱重八想的是今后的出路。

庙没了，还能不能留在当地呢？他是本地人，祖上一代一代都是租

种别人土地的佃农。他从小就给田主放牛。就在他十七岁那年，这一带闹起了瘟疫，他的父母、大哥先后染病去世了，大嫂领着侄子回了娘家，后来二哥也病死了，全家只剩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形影相吊。幸亏邻居汪大娘认识皇觉寺的高彬长老，便把他介绍到皇觉寺出家，当了个光干活儿不念经的小行童。如今庙毁了，他家里也没人了，而村里的童年放牛的伙伴，像汤和、徐达、周德兴等人，也都离开了村子，跑到外边去自谋生路。自己怎么办才好呢？

朱重八想了又想，决定去求伽蓝神给指引条明路。他重新在神像前跪倒，虔诚地叩了头，默默地祈求：

“神灵在上，小僧今后能留在本乡吗？恭请尊神指引！”祷祝之后，便拿起香案旁的卜卦的签筒，摇了几摇，一根竹签跳出来。他拾起一看，竹签上刻的是“下下”二字。

朱重八点点头，心想，伽蓝神的指示是对的，留在本乡，那是连个吃饭糊口的地方也找不到啦！那么怎么办呢？他又叩了头，再一次摇动签筒，他想问问伽蓝神：还是去当个各处流浪的游方和尚吧，行不行？

他求的第二签，仍然是个“下下”，说明伽蓝神认为这条路也走不通。

是的，朱重八曾经当过游方和尚，那就是他刚进皇觉寺的当年。那年淮西大旱，皇觉寺虽有庙产，但田里歉收，佃农们交不上租谷，而请和尚作法事的人家也少了。高彬长老只好把庙里的和尚打发出去，让他们靠化缘来维持生计。朱重八从十七岁的九月外出，一直到他二十一岁那年的年底，才回到皇觉寺来。前后四年多的时间，他从濠州出发，历经合肥（今安徽合肥）、信阳（今河南信阳）、汝宁（今河南汝南）、陈州

(今河南淮阳)、亳(bó伯)州(今安徽亳县)等地，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濠州。此行虽然使他长了见识，通达了人情，也了解了淮西地区的山川形势，锻炼了体魄，但那化缘的生活，与乞丐又有什么区别？何况眼下兵荒马乱，到处饥馑，谁还顾得去周济一个游方化缘的和尚！所以伽蓝神给一个“下下”卦确实是不错的。

留既不可，走也不行，那就只剩下一条路了：投红巾军去。前不久，朱重八的童年放牛伙伴汤和曾托人给他带来一封信，说自己已经参加了红巾军，要朱重八也投军去。朱重八当时还不想“造反”，因而犹豫着。现在看来，也只有这条路可走了。那就再问问伽蓝神吧！朱重八第三次叩头求签，询问投红巾军这条路行得行不得。说来也巧，这次从签筒里跳出的，竟是一根刻着“上上”二字的好签。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朱重八决定去濠州城投奔起义军的。

朱重八迎着夕阳，走下山来，回到了孤庄村。他的故居那三间草屋早已是一片瓦砾了，他这次回村是来父母的坟前向故去的亲人告别的。他来到村头不远的一座小土山前边。原来这座小土山下面就埋着他的父亲朱五四和母亲陈氏。那还是八年前，朱五四夫妇相继去世的时候，朱重八的二哥还在。弟兄两个身无分文，根本谈不上什么棺椁殡殓，只是用一领旧席，把两个老人卷住，再拿条绳子捆上，用根木棒抬起来，准备送到荒山上掩埋。刚出村不远，走到一处土崖的下边。说来可怜，朱家连根结实一点的绳子都没有，那抬死人的绳子竟从当腰折断了。二哥让重八守在这里，他跑回村去借绳子。就在这时，漫天的乌云涌上来，霎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朱重八只好跑到远处一棵大树下躲避。过一阵，雨止天晴，重八跑回土崖下边一看，不由连声叫苦，原来雷雨把土

崖子冲塌了，整个压在死者的上边，形成了一个馒头状的小土山，宛然就是座天然的大坟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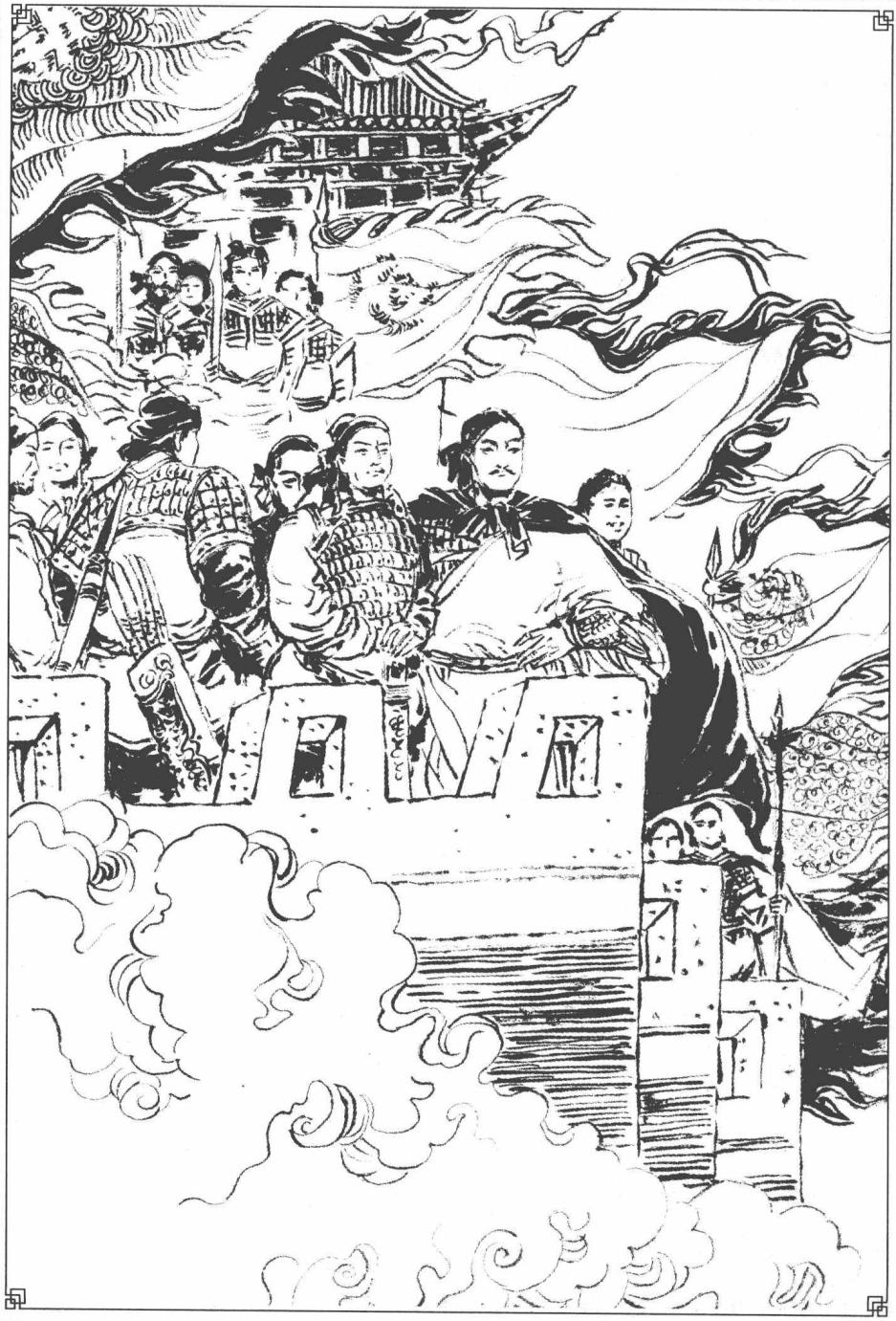
朱重八和二哥核计了半天，想把如此庞大的小山包掘开，寻找父母的遗体是太困难了。何况重八才十七岁，而二哥又病病怏怏，身体开始感到不舒服。兄弟俩没办法，打听这块地是同乡刘继祖的，便跑到刘家去哭诉了缘由。刘继祖觉得那块地已不能种什么了，便慨然赠给他们。这也就是后来朱家的凤阳祖皇陵。

三十五年以后，当了皇帝的朱重八在写他的《御制皇陵碑》的时候，曾写了这样几句话，“殡无棺槨，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殽（xiáo 嵘）浆！”他还没忘刘继祖赠地的好处，追封他为义惠侯。在诰文里写道：“朕昔寒微，生者为衣食之苦，死者急阴宅之难，吁，艰哉！尔刘继祖发仁惠之心，以己之沃壤慨然惠朕。朕得斯地，乐葬皇考妣于是，至今难忘……”

这些当然是以后的事情。而当时的朱重八，来到父母的坟茔前，一是祷祝阴魂的保佑，二是禀告父母，他即将远行，以后逢年过节不能来扫墓祭奠，祈求二老的原谅。

朱重八蹲在坟前，把用三块青石砌的墓门边的青草拔去一些。站起来又对生满青草和杂树的坟包儿前后左右看了一遍，便束束腰带，连夜朝濠州城走去了。

朱重八走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赶到了濠州城西门外。这时城门刚开，由于元军在三十里外扎营，故而城门口盘查得十分严紧。朱重八来到吊桥边，便有一个头包红巾的兵士拦住他，盘问他是什么人，到城里干什么。朱重八如实回答了，但守军不信，两人口角起来。一个军官模



样的人走来，喝令将朱重八绑起来拷打。朱重八当然不服，便竭力挣扎着。正吵嚷间，马蹄声响，从城里出来一位骑着白马，披着红氅的中年将军，身后带着一小队亲兵。守军们看见这人，便都停下来，垂手恭立着。只有朱重八还在一边撕扯着身上的绳子，一边嘴里骂骂咧咧地抗议。

马上的将军打量着朱重八。只见这个青年和尚虽然衣衫褴褛，满面尘垢，但却身材魁梧，看起来很有臂力。特别是他的相貌与众不同，额头上长一个鼓包儿，下巴翘着，两边的颧骨突出，衬托着中间的大鼻子，乍一看有些丑陋，但却显得英武剽悍。马上的将军对他很有好感，便开口问道：

“那和尚，你是什么人？来干什么？”

“小僧在城西皇觉寺出家，进城来是想投奔郭大帅。”

那将军微微笑了，原来他便是红巾军的首领郭子兴。

“你投奔郭大帅想干什么？”郭子兴饶有兴趣地问。

“跟着郭大帅，杀鞑子，打天下，救老百姓！”朱重八挺着胸脯回答。

“好！”郭子兴回头对手下一个亲兵头目说，“你把他带回去，让他吃点饭，换换衣裳，再领他到帅府来见我。”

郭子兴领着亲兵继续巡查去了。朱重八望着他的后影，心中冒起一股感激之情。他问那个亲兵头目：

“这位将军是谁？”

“你不是要投奔郭大帅吗？他就是郭子兴大帅啊！”那亲兵头目微笑着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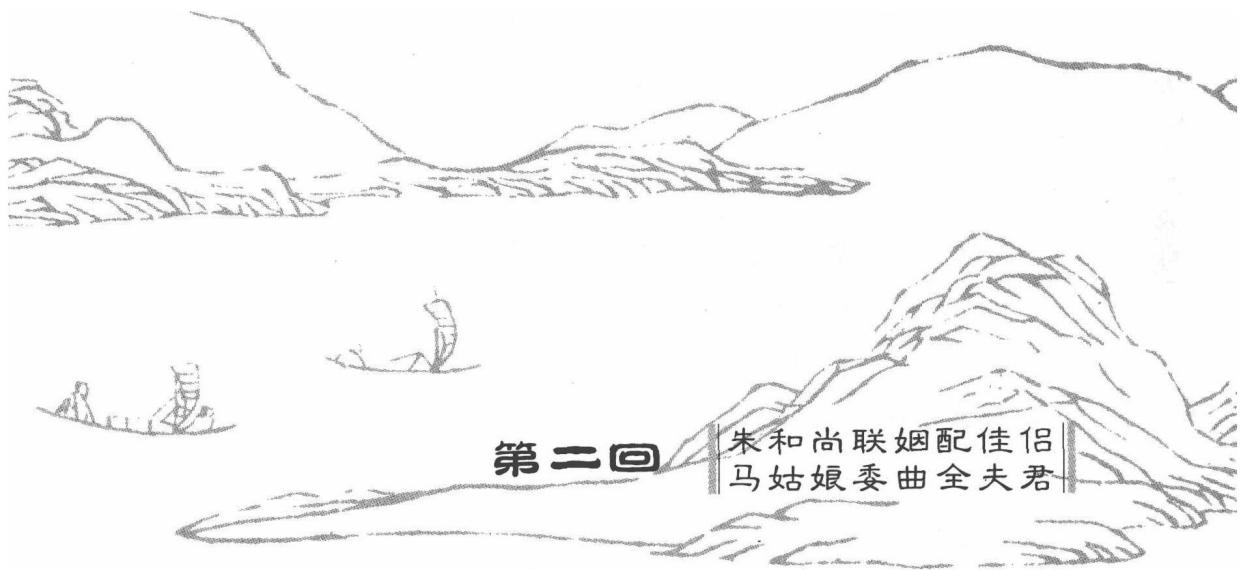
这郭子兴的祖上原来是曹州（今山东曹县）人。他父亲郭公是个卜卦相面的江湖术士。有一年来到了定远县（今安徽定远），本地有家大财

主的女儿是个瞎子，嫁不出去。郭公贪图她家有钱，便把她娶了，得了很厚的一份财产。郭公在当地落户，生了三个儿子。他父子四人都很会盘算，在乡下置田地，在镇上开店铺，几十年下来，居然成了当地的土豪。尤其是老二郭子兴，不但生财有道，还喜欢弄枪耍棒，结纳江湖上的朋友，因此逐渐有了点名气。

后来弥勒教传进定远，郭子兴在朋友们的影响下也入了教。到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弥勒教的声势大盛，在各地纷纷成立红巾军，举起义旗。在颍州（今安徽阜阳）起义的刘福通和杜遵道，占领了颍州后，连续攻破了罗山（今河南罗山）、真阳（今河南正阳）、确山（今河南确山）等地。在萧县（今安徽萧县）起义的李二（又名芝麻李）、彭大和赵均用，也攻陷了两淮重镇徐州（今江苏徐州）。再加上徐寿辉在蕲水称帝，这各地的红巾军互相呼应，声威大震，把元朝的军队打得焦头烂额，顾此失彼。

郭子兴看到本教的弟兄在各处得手，不禁也跃跃欲试。刚好北边的杜遵道派人来联系，约他起义响应。郭子兴便跟朋友孙德崖等四人商议，于至正十二年二月十七日，组织了几千名弥勒教徒，趁黑夜陆续潜入了濠州城。待到半夜时分，一声炮响，郭子兴和孙德崖率领教众，攻进州衙。州官还在熟睡，被孙德崖一刀杀死，守军也纷纷逃散了。第二天，濠州城头上树起了红旗，起义的农民们个个头裹红巾，而郭子兴、孙德崖等五人，也都当上了“濠州节制元帅”。

待到朱重八来到濠州，投奔郭子兴的时候，距离濠州被红巾军占领，刚好过了两个月的时间。



第二回

朱和尚联姻配佳侣
马姑娘委曲全夫君

朱重八随郭子兴的亲兵，去元帅府后堂见郭子兴。这时他已脱下了破旧的僧衣，换上了起义军的红袄，摘下了马鞍形的僧帽，用红巾裹着光头。这样打扮，倒也显得格外精神。

当时起义初始，来自民间的红巾军，虽然也安排了上下等级，高低官职，但还没有那些繁重的排场和官场习气，所以朱重八被直接领到了郭子兴居住的帅府后堂。

郭子兴这次起兵，随身带着他的第二房妻子张夫人和三个儿子，还有妻舅张天祐。不过这时他的大儿子已经战死了，身边只剩下二子天叙和三子天爵。朱重八来到后堂，拜见了元帅之后，又给张夫人和公子等行了礼。郭子兴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小僧法号元龙。”

“哈哈哈！”郭子兴笑起来，“你瞧瞧你这身装束，还称的什么‘小僧’？”

朱重八看看自己，也不禁失笑了，连忙说：

“小人姓朱，没有大名，因是八月初八日生的，便叫做‘重八’。”

“唔，你来投奔本帅，这很好，就编到亲兵队里吧！”

朱重八当上郭子兴的亲兵，驻在帅府前院，除了保卫帅府之外，有时也随郭子兴出去巡查。有一次在离城二十里的地方，跟一小股元军遭遇。朱重八不等命令，拔出腰刀来便向元军冲去。其余的亲兵也随他冲杀。朱重八当和尚时练过武功。这时身先士卒，一柄腰刀挥舞起来，只见一片白光，滚入元军群中，元军挡着的无不披靡。朱重八接连砍倒了两个元军，其余的元军失声喊着便逃走了。这拨元军是出来抢劫的，被朱重八杀死的二人中有一个是名军官，身上还带着抢劫来的珍宝。朱重八把这些战利品统统献给了郭子兴，使郭子兴大为高兴。回府后便任命朱重八为九夫长，成了一名小头目。

朱重八当了郭子兴的贴身侍卫，常常出入后堂禀事。他为人乖觉，又多智谋，有时郭子兴赏些钱给他，他也从不自己留下，而是转发给他那个九人小队。他小时候上过两年私塾，在皇觉寺里也读过佛经，因此粗通文字。红巾军大都是附近的农民，有时候写封家信，便来找朱重八代笔。朱重八也从不拒绝。因此帅府上下，都对他有了好感。

有一天，郭子兴在后堂和张夫人闲谈，说起古人要做大事，无不要有几个心腹。张夫人便夸奖朱重八精明强干，能文能武，如能把他笼络住，一定能够成为顶用的体己人。郭子兴大喜，立刻吩咐丫鬟把朱重八叫来，要招赘他当养女婿。

原来郭子兴有个老朋友马公，生有一个女儿。马公临死的时候，把女儿托给郭子兴抚养。郭子兴把这姑娘认作养女，让张夫人照顾她。马姑娘温柔大方，善良贤惠，朱重八有时来后堂禀事，也曾碰见过她。但

朱重八是一个出家八年的小和尚，出家人当然不会有娶妻生子的念头。即便这时还俗投军，也不过是个小小的士卒，哪里敢对元帅的养女存非分之想？所以当郭子兴把他唤来，当面提起亲事的时候，他竟惊得目瞪口呆，一时说不出话来。

“怎么，你不愿意吗？”郭子兴见朱重八不说话，面色一沉，拍着桌子喝问。

还是张夫人心细，她发现朱重八不说话是惊喜得过火了，便慢慢对他说：

“重八，你不要慌。帅爷刚才说要把马姑娘许你为妻，这也是我的主意。就因为帅爷见你一表人才，文武兼备，将来一定能够出人头地，才准备把马姑娘嫁给你。如果你不愿意，或是心中另有别人，你尽管说就是，我和帅爷都不会怪你。”

“哈哈哈！”坐在一旁的舅爷张天祐笑着说，“他是小和尚，哪里会另有什么心上人！”

这时，朱重八才如梦初醒，他一句话也没顾得说，便“扑通”一声，双膝跪地，连忙给郭子兴和张夫人叩头。直到磕了三个响头之后才说出话来：

“小婿感戴岳父岳母大恩，此后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起来，起来，”郭子兴捻须微笑，“你既然同意，便让师爷选择吉日，给你们成亲。只是你这‘重八’是小名，不宜再叫下去，我给你另起个名字吧！”

“是。”朱重八站起来答应。

郭子兴沉吟了一阵，说：

“那你就叫‘元璋’吧，再起个字叫‘国瑞’。”

“多谢岳父赐名！”重八又跪下行了个礼。

从此，朱重八有了个大名叫朱元璋，红巾军中也没人再叫他“小和尚”这个绰号，而改称他为“朱公子”了。郭子兴选择吉日，为朱元璋和马姑娘成亲，新房就在帅府的跨院。朱元璋当然也不再是什么“九夫长”，而成了郭大帅的参谋。朱元璋这可真是一步登天，但也少不了有人羡慕，有人嫉妒。

在嫉妒他的人当中，最厉害的要数元帅的二位公子郭天叙和郭天爵了。朱元璋初来时，因为他为人乖觉，办事可靠，对二位公子又十分尊重，所以天叙、天爵对他还不错。不过这二位公子，出身土豪人家，从小只知道吃喝玩乐，却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他们随在军中，其实起不了什么作用。只因他们是元帅的公子，予以父贵，少不了有人奉承他们。朱元璋投军后，逐步显出了他的才能。尤其是当上了郭子兴的养女婿，郭子兴有些什么军情，都要跟他商量。而且偏偏朱元璋出的主意，十回倒有九回成功，到后来郭子兴对他简直是言听计从，反把二位公子冷落到一边。而这时朱元璋对他二人，因为谊属亲眷，自然不像当小兵时那样毕恭毕敬，这也引起天叙和天爵的不满。这样一来二去，他二人对朱元璋由妒到厌，由厌生恨，有时不免要在父帅面前无中生有，编造些谎言来说朱元璋的坏话。

郭子兴的父亲是个占卜相面的江湖术士，娶了瞎女后凭着分得的财产，逐渐经营成了定远县的富户。郭子兴跟随父亲创业，对聚敛财帛的本事自然学了不少。他虽然身在义军，却也没忘记发财。下面的将士慢慢了解到他的这个毛病，有的人便在作战时乘机抢劫，将掳获的财物和

战利品奉献给他，博取他的欢心。要知道农民起义军大多数是好的，是被元朝官府和田主老财压迫剥削得无法生存才揭竿而起的，但其中也混进一些地痞流氓和投机分子，以致良莠不齐，鱼龙混杂。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朱元璋出身佃农，幼年时备尝艰苦。后来当了和尚，遍历淮西城乡，对民间疾苦自然更为熟知。因此他在作战时，约勒部下，不许他们抢劫扰民，自己当然也一介不取。郭天叙和郭天爵便在这方面做文章，一次次在郭子兴面前说朱元璋得了什么什么珍宝，自己留下了，不肯献给父帅。郭子兴这人除了贪财之外，还有个毛病是耳软心活，对儿子的话起初还有点怀疑，后来架不住他们三番五次地行谗，便不免相信起来，有时就流露于言辞之间。朱元璋心地坦然，只以为老丈人性格如此，并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天叙和天爵发现父亲对朱元璋冷淡起来，暗生快意。但郭子兴虽对朱元璋不满，而有些军务却还要依仗于他。有一天，天叙和天爵商量，把朱元璋骗进帅府后边堆柴草的废园里，将他锁进一间小土屋，想把他饿死。朱元璋的失踪，并没引起谁的怀疑。郭子兴以为元璋燕尔新婚，舍不得离开妻子，恰好这两天没有什么军务商议，也就没有找他。而元璋的妻子马姑娘，则认为丈夫一定是忙于军务，所以才没有回家。只是苦了朱元璋，在小土屋里水米未进地过了三天，还不知道什么地方有罪而受到这样的惩罚。

第四天早上，做饭的老军到后园取柴，朱元璋隔着窗户叫住了他。朱元璋把身上带的一小锭银子给了老军，要他悄悄到跨院去给马姑娘送信。马姑娘这才知道丈夫被关了禁闭。马姑娘闻信后跑来，询问元璋什

么地方犯了过错。朱元璋自然说不清楚。夫妻俩不知道，是天叙和天爵暗中捣的鬼，只以为是郭子兴的主意，不敢去求情，只能由马姑娘偷偷地送些水和食物来，隔着窗户递给元璋，先度过饥饿这一关。

下一天早晨，马姑娘早早起来，烙了一张面饼，想趁热给朱元璋送去。从跨院到后园要经过后堂。马姑娘拿着饼刚拐过后堂墙角，恰好碰着义母张夫人。张夫人不知道两个儿子暗中干的事，反而叫住马姑娘，问她：这三天来没看见朱元璋，他到什么地方办事去了？马姑娘乍一看见义母的时候，匆忙中怕义母询问手里的饼是什么用的，便随手将冒着热气的面饼放进怀里。没想到张夫人却跟她谈起话来。她一时走不开，而那刚出锅的热饼，烫着胸前的肌肤，痛得她实在难以忍受。再想想丈夫忠心耿耿，不知为什么却遭到禁闭，还要忍受着“饿刑”。她忍无可忍，终于流下泪来。张夫人见义女不说话光流泪，又见她胸前的衣襟缝里冒出缕缕热气，不禁大吃一惊。急忙扒开马姑娘的衣襟，取出了热饼。马姑娘这才哽咽地说出朱元璋被囚在后园的事情。

这时郭子兴尚未起床。张夫人叫起了他，问他朱元璋犯了什么过错，被关了禁闭。郭子兴瞪起眼睛，声明他根本不知道这回事。说着派人到后园把朱元璋放出来。朱元璋蓬首垢面地来到后堂，跪下向元帅请罪，倒弄得郭子兴十分过意不去。查问之下，才知道是二位公子搞的鬼。待找他们时，他二人却早闻风躲藏起来了。

马姑娘是聪明人，她从义父母交谈时的话里话外，听出义父是怀疑朱元璋把战场上得的财物饱了私囊。朱元璋也回忆起，当他第一次和元军交战时，把从元军军官身上搜出的珍宝献给元帅，他才升任为九夫长。他这时跟随郭子兴已经半年多了，冷眼旁观，也已察觉了郭子兴有个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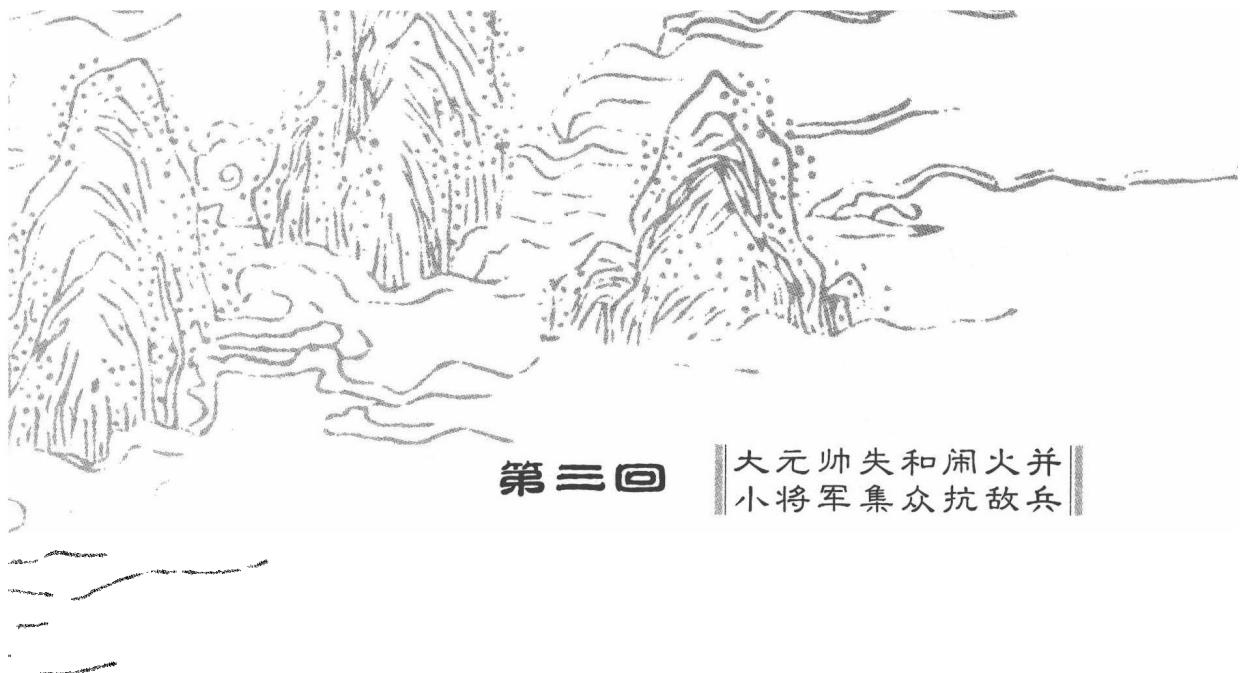
聚敛的毛病。自己应该怎么办呢？除了从战场上敌人手里获得的战利品外，自己决不肯去抢劫老百姓的财物，怀疑就让他怀疑去吧，大不了在这儿待不下去，另投一股义军，再从小兵当起。

马姑娘对丈夫的坦诚是很满意的，但她认为当前应该委曲求全。她父亲死时曾遗留给她一些首饰，她便瞒着丈夫，不时地把首饰拿出一些来，送给张夫人，说这是朱元璋对元帅的孝敬，这样一来，朱元璋在郭子兴的麾下才得以平安无事。

但马姑娘的前胸被热饼烫伤了。后来虽然敷药痊愈，却也在两乳间留下了一块很大的疤痕。

直到后来有一次，孙德崖联合另一股红巾军的头目赵均用，把郭子兴囚禁起来准备杀害，而朱元璋挺身而出，救了郭子兴，这两翁婿的关系才真正地融洽起来。

事情得从濠州城里五元帅的矛盾说起。



第三回

大元帅失和闹火并 小将军集众抗敌兵

濠州起义一役，郭子兴联络了孙德崖等四人，共谋起事。郭子兴出身田主土豪，而孙德崖等四人却是农民。由于以前的身份不同，有时看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有差异。起事之前，他们曾跟北边的刘福通、杜遵道联系，接受刘、杜的领导，杜遵道同时任命郭子兴等五人为“节制元帅”，但却没分主次大小。待到占领了濠州，五个人各率部属，分别占领了濠州城的一角，便出现了各自为政的局面。初时还集到一起，商量事情。但由于出身不同，常常产生龃龉(jǔ yǔ 举语)。比如有一次五个元帅聚到一起，商量怎样筹集军粮，孙德崖等四个农民出身的元帅，主张只从田主身上取讨。孙德崖说：

“庄稼人让朝廷和田主刮苦了，这军粮自是应该由田主来纳。”

但郭子兴本身便是土豪，想维护田主的利益，便反驳说：

“不然，田主才有几家？逼得紧时，他们弃田逃跑，又向何处征粮？”

两下里争来争去，一无结果，只好不欢而散。郭子兴负气回府，恨孙德崖等不听他的话，以后赌气，竟不再去参加会议。郭子兴不出席，孙德崖等四人也不再去找他，只是各行其是。结果占领濠州后，半年之

久，起义军竟没有下一步的打算。幸亏元朝将军彻里不花胆小兵寡，在城南扎营后有一阵子虚张声势，不久也便撤走，容他们五人在濠州各自为政，出现了暂时苟安的局面。

元朝不理濠州的义军，乃是集中力量对付距京城大都（今北京市）更近的刘福通、杜遵道和芝麻李、彭大、赵均用这两股红巾军。那李、彭、赵三人，占领了徐州。这徐州本是军事重镇，扼着运河和黄河的咽喉（当时黄河出海口在今江苏省），直接威胁了南方漕粮的北运。所以元朝的脱脱丞相，亲自率兵来攻。脱脱带领几十万大军，围住徐州，昼夜不息地轮番攻打。城内的红巾军虽有十几万人，仍然是寡不敌众。元军攻了三天，便将徐州城攻破。脱脱下令屠城。元军进城后见人便杀。义军首领芝麻李率领所部死战，掩护彭大和赵均用突围，而他自己却英勇战死了。

脱脱攻占徐州后，派大将贾鲁领兵追击彭、赵败兵。彭、赵二人立脚不住，只好一路南逃，直奔濠州而来。濠州城里的郭子兴等五帅，听得探马的报告，连忙出城迎接，把彭大和赵均用接进城中，设宴款待，把他们带来的万余名残余兵马也安置在城内驻下。

濠州城里的红巾军原分两派，这次增加了新军，两派便都想争取，以扩充自己的势力。事实上，濠州五帅的兵力，原不足万人，而彭、赵的残兵，却几乎是原来驻军的一倍，这样就形成了强宾压主的局面。那彭大勇悍善战，也颇有谋略，跟久处江湖的郭子兴一见投缘。而另一个将领赵均用，却是社长（即村长）出身，本人也是农民，自是跟孙德崖等合得来。无形中，新来的红巾军，不几天便也卷入濠州城内的派系之争中去了。

这一天，孙德崖约赵均用到他的府中饮酒。二人酒酣耳热，谈起军务来。孙德崖趁机挑拨说：

“赵元帅，你跟兄弟一样，都是撸锄杠的。人家高门大户的老爷，根本没把咱们这种人放在眼里。”

“你说的是郭大帅？”

“是嘛！我听郭子兴对他手下的人说，你赵元帅不过是败兵之将。这次徐州突围，全凭彭元帅独当一面，你才侥幸活命。”

赵均用本是粗人，听了这明显是挑拨的话，竟不细思，便“哇呀呀”喊叫起来，马上要去找郭子兴算账。孙德崖见挑拨成功，心中大喜，二人酒也不喝了，点了几十名亲兵，就去找郭子兴。出门不远，恰好和郭子兴遇着。赵均用一声令下，亲兵们一拥向前，把郭子兴的几名卫兵打跑，从马上将郭子兴拉了下来。郭子兴大叫大嚷地抗议。孙、赵二人理也不理，就近把郭子兴押回孙府，一面继续饮酒，一面把郭子兴频频拷打，逼着他交出兵权。

这时，朱元璋正在濠州城北打探军情。徐州被元军攻占，红巾军突围南下，进入濠州。朱元璋估计元军决不肯罢休，虽然元军大将贾鲁率兵追赶彭大和赵均用，到了宿州（今安徽宿县）便停止追击，但他那五万大军，并没北返，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挥戈南来。因此他派出探子侦察元军行动，自己也在这几天经常到城北一带巡逻，做好防御的准备。

朱元璋带一小队帅府的亲兵，走到离城三十里处，便碰到了他派去的探子。果然不出他的所料，贾鲁的大军，又从宿州出发南下了。朱元璋急急返回，想禀告元帅，连夜召集城里的红巾军首领，开会研究对策。这时已近黄昏，路上行人稀少。朱元璋打马急奔，他带领的亲兵紧紧跟

着。但亲兵们徒步追不上，渐渐地落在后面。由于军情紧急，朱元璋也顾不得等他们，一个人径直地返回城里。

朱元璋回到帅府，见守门的卫兵个个看着他，面露惊惶的神色。朱元璋以为他们是听到了元军的消息，所以才这样，便一直向后堂走去。一进门，却听到了女人啜泣的声音，循声一看，是他的岳母张夫人和妻子马姑娘在哭。再看那两位平时趾高气扬的公子爷，坐在椅子上，脑袋耷拉着，像两只打蔫的公鸡。舅老爷张天祐，用手支着脑袋，也在那儿唉声叹气。

朱元璋刚进屋，屋里的五个人就像看到了救星，个个拥了过来，七嘴八舌地抢着讲话，朱元璋反倒听不清楚了。后来他制止了众人，请舅老爷一个人讲，这才知道原来是郭子兴被孙德崖和赵均用绑架去了。

朱元璋火往上冲，立刻想调集亲兵打进孙府救人。但他马上又镇静下来，想到元朝大军即将来到城下，这时红巾军各部就应该同心协力，共同对敌，决不可自相残杀，损耗自己的力量。但郭子兴被绑架，这件事却也不能忽视。因为他早已察觉孙德崖有吞并别股、独霸濠州的野心，何况这内中又牵扯着客军赵均用，如果自己内部打了起来，便会让贾鲁坐收渔人之利。朱元璋背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苦苦地思索着对策。而另外那五个人，则眼巴巴地盯着他。

“有啦！”朱元璋突然站住，说，“请舅老爷到营里去，调集三百名精壮的士兵听用。二位公子跟我去见彭大元帅，让他来主持公道。”

朱元璋带着郭天叙和郭天爵，来到彭大家里，把事情的经过一讲。彭大很不高兴，立刻带上一百名亲兵，连同郭子兴部下的三百人，跑步来到孙府。这时天已黑了，孙府门前挂着两盏大灯笼，站着四个守卫。

朱元璋和彭大快步走过去。守卫刚要拦阻，朱元璋双手齐推，把他们推到一边，后面的亲兵一拥而入，直奔大堂。

孙德崖和赵均用还在那里推杯换盏地喝酒呢，听得外边吵嚷，一抬头，就见彭大和朱元璋已经破门而入。孙德崖“啊”地叫了一声，手里的酒杯落到桌上，回手便要抽刀，可是慢了一步，朱元璋抢过来，一手捏住孙德崖的手腕，另一只手里寒光一闪，烛影里，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已经指上孙德崖的咽喉。

“孙大帅，”朱元璋喝问他，“你把我家主帅掳来做甚？”

孙德崖脖子一梗，眼珠儿翻着，嘴里哼了一声却不说话。

“孙大帅，我朱元璋是个小卒，命不值钱。你大帅却是千钧之体，可要自己珍重！”

堂上有几个孙德崖的亲兵，但看主帅处在对方的刀尖之下，而这时朱元璋和彭大带的人也都拥了进来，这几个亲兵也只好待着不动了。

这边彭大责备赵均用：

“兄弟，你我是避兵到此。郭元帅大仁大义，开城迎接，我等才有了立足之地。如今郭、孙二帅不和，你能调解便调解，不能调解也应该置身局外，怎能参与人家营里的事情呢！”

赵均用无话可答，只好低头不语。

朱元璋见局势已被控制，便放开孙德崖，收回匕首，问他：

“孙大帅，我家主帅在什么地方？”

孙德崖恶狠狠地瞪了朱元璋一眼，对手下的一个亲兵头目摆摆手，意思是让他领着朱元璋去找郭子兴。朱元璋跟彭大打了个招呼，便带着天叙和天爵跟着那个亲兵头目来到后堂的土牢。进门一看，郭子兴被绑

在柱子上，身上全是斑斑的血迹。朱元璋用匕首割断绳子，把郭子兴放下。两位公子看父亲伤得这样，竟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郭子兴把眼一瞪，怒喝道：

“哭什么？没用的东西！”

朱元璋让手下的亲兵背起郭子兴，又回到堂上，扶郭子兴在一把椅子上坐好。彭大很不过意，走过来赔礼说：

“郭元帅，我这个赵兄弟好酒贪杯，酒后无德，得罪了仁兄，我替他向你告罪！”回头招呼赵均用，“还不过来请罪！”

赵均用低着头走过来，不好意思地向郭子兴打了一躬。

“哈哈哈！”郭子兴反倒笑起来，“算了，算了，不打不成相识，我不怪你，你是上了别人的当啦！”说着又扭头对孙德崖说，“孙兄弟，我两人一来是乡亲，二来又是同教。当初共举义旗，对天发誓，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可你今天把老哥哥我捉来，百般拷打，想把我置于死地，难道你不怕违背誓言，遭到天谴吗？”

孙德崖被斥责得满脸通红。朱元璋觉得大敌当前，还是应以团结为重，便拦住郭子兴的话头，朗声说：

“各位大帅，小将有军情通禀。今天我出城打探消息，得知元将贾鲁，追彭、赵二位到宿州后，便停下休整。如今，他又率领五万大兵，向濠州开来，日内就要到了。怎样迎敌，还请各位大帅定夺。”

朱元璋这个突如其来消息，使所有在座的人都很震惊，就连郭子兴也忘了疼痛，站立起来。孙德崖连忙斟了一杯酒，双手捧着奉给郭子兴说：

“小弟没有酒量，把酒都喝到狗肚子去了，得罪了大哥！你打我、骂

我，都行，可不兴记恨。你要是不记恨，就喝了小弟这杯酒。”

朱元璋站在郭子兴身边，用手轻轻捅了郭子兴一下。郭子兴会意，便把酒杯接过来，一仰脖把酒喝了下去。堂内的人齐声喝彩，这场纠纷便算揭过去了。接下来朱元璋让亲兵们都退出去，屋内只留下几位大帅，又派人去把另外的三帅请来，举行紧急的军事会议。大家商定，划分了各军防守的地段，又研究了互相救应的办法。接着各自回营连夜布置。待到天明，一切便就绪了。

又过了一天，贾鲁率领五万元军，从北边潮水般涌了过来，将濠州城团团围住。元军轮番攻打，但濠州城池坚固，守城的红巾军各守岗位，分段防御，又互相援助，必要时还由朱元璋带一队骑兵，瞅元军的空子，开城冲杀一阵，便又退回城里。元军虽然人数超过红巾军的两倍，却也未能得手。

贾鲁看硬攻不成，便改为围困，想等城内绝粮时红巾军自会出来投降。从至正十二年冬天围城，直到第二年的夏天，濠州城整整被围困了七个月。所幸城内的粮食比较充足，还能够支持下来。

可是元军却出了麻烦，原来主将贾鲁突然患了急病，死在军中。元军主将一死，部下无人统率，只好引兵退回徐州，濠州这才解围。

城里的红巾军松了一口气。彭大认为自己守城功劳最大，便自封为鲁淮王。赵均用不甘示弱，也自称永义王。郭子兴看得眼热，也想弄个王号挂在头上。朱元璋劝他说：

“一称王，目标就大了，容易引起元军的注意。我们的兵力少，首先应该把军队扩充起来，否则就得永远受制于人。”

郭子兴听了点头称是，便仍然做他的节制元帅。孙德崖等四人见郭

子兴不肯称王，也没好意思越过他去。就这样，濠州城里二王五帅，各自守着他们的地盘。

一天，朱元璋来跟郭子兴商量招兵的事，他说：

“现在城里挤着七股人马，谁也舍不得离开自己已有的那点地盘，这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我想，我先回老家去，树起招兵的大旗，把队伍扩大起来。等我们兵多将广之后，再打将出去，那时称王称帝，还不是由着岳父你吗！”

郭子兴听朱元璋说得有理，不由连连点头。于是朱元璋便去辞别了岳父、岳母和妻子，带领手下的几名亲兵，离开濠州城，回到了钟离县太平庄。



第四回

占滁州召兵创新局
联巢湖兴师下江南

朱元璋回到太平庄，树起了招兵的大旗。首先来应募的是他那些少年时期一起放牛的伙伴。

这些人对朱元璋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有一件事可以证明。有一天，朱元璋跟同村和附近乡村的几十个孩子，赶着各自放牧的牛群，聚集到南山上。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凑到一起，玩得好不热闹，一会儿玩皇帝上朝，一会儿玩两军打仗。到下半晌，玩累了，也玩饿了。一个叫徐达的孩子说：

“肚子饿得太难受，弄点什么吃的吧！”

荒山野岭，哪里有什么好吃的！就连野菜也都叫人挖光了。朱元璋想想，刚才玩皇帝上朝，大伙儿推他当“皇帝”，朝他三拜九叩，口称“万岁”。现在这些“大臣”饿了，自己这个“皇帝”有责任给大伙儿填填肚子，于是便牵过自己放牧的一头小牛犊来，让周德兴杀了，剥了皮，拾些枯柴燃起火堆，大家用树枝穿着牛肉块放进火里烧。虽然没有油盐酱醋，但吃起来也觉得香美无比。

牛肉吃完了，太阳也下山了，大家要回家。可是牛少了一头，田主

能不问吗？孩子们都傻眼了，因为吃牛肉人人有份，谁也脱不了干系。有的就埋怨起来。朱元璋这时一拍胸膛，慷慨地说道：

“这小牛是我放的，杀牛吃的主意也是我出的，你们别管了，只管回家吧！”

朱元璋把牛皮牛骨收拾到一起，让同伴帮着掩埋了，却把牛尾巴插进山石缝里。回家后对田主刘德说，那小牛钻进山石缝里去了，怎么拉也拉不出来。刘德当然不信，跟朱元璋上山，不但拉出了牛尾巴，还发现了烧柴的灰烬，当然一切都明白了。刘德把朱元璋打了一顿，赶了出去，不再雇他放牛。但这件事却给那些小伙伴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互相传说，佩服朱元璋是个慷慨仁义的“好小子”，提起这件事便竖起大拇指。

这次朱元璋回乡招兵，他那些少年时期的朋友听到消息纷纷赶来，少不了提起往山石缝里插牛尾巴的旧事，而且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神，后来甚至说当初田主刘德上山扯住牛尾巴，怎么拽也拽不出来，还听那山石缝里小牛在“哞哞”叫哩！这不知是谁给加上的神话色彩，对朱元璋的招兵自然更为有利，不出十天，就招募了七百多人，就连已在别股红巾军中当上了千户的汤和也辞去了职位，赶回来投奔朱元璋。其余的像徐达、周德兴等同乡，听到消息也都纷纷赶了回来。慕朱公子大名来投的还有吴良、吴祯、花云、费聚、耿再成、耿炳文、陆仲亨、华云龙、郭英等人。朱元璋从七百人中选出了二十四人，分任大小头目。这二十四人都是朱元璋的淮西同乡，统称为“二十四将”。这些人以后随着朱元璋冲锋陷阵，出生入死，个个做了大明王朝的开国功臣——这当然是后话。

却说当时，朱元璋带领新募的七百壮士，回到濠州，交给郭子兴编入军中。

朱元璋发现郭子兴心胸狭窄，贪图财货，并没有什么大志，便想独自去开创局面。他禀明郭子兴，要继续出去招兵。郭子兴答应了他。朱元璋便带领“二十四将”，离开濠州，南下定远。

定远是郭子兴的老家，朱元璋打起郭大帅的旗号，投军的人也很踊跃。那时由于各地义军蜂起，一些田主为了保护他们的财产，也组织起武装来跟农民军对抗。这些田主武装称为“民兵”，或叫“义军”。朱元璋听说驴牌寨有一股民兵，又打听那民兵的头目是郭子兴的老相识，便借郭子兴的名义，进了驴牌寨，收编了这股民兵。又带领这股民兵和招募的新兵，攻占了另一个田主武装盘踞的横涧山。队伍越滚越大。朱元璋治军有方，一面对新军加紧训练，一面严明军纪，不许扰民，老百姓对他更加拥护，参军的越发多了。几个月的工夫，朱元璋部下竟有了两万多人。

由于朱公子声名远扬，来投的人中不但有武士，也有一些文人。像定远大户冯国用、冯国胜兄弟就自动来到朱元璋营中。朱元璋自己没念多少书，但他深知要成大事，光有武备不行，还得有文略。所以朱元璋很喜欢接近文人，并且虚心地向他们求教。冯国用对他说：

“欲成大基业，需有一个牢固的基地。可进可守，站稳脚跟，然后方能徐图发展。”

“依先生看，何处可作基地呢？”

“集庆（今南京市）地势险要，虎踞龙盘，曾作六朝京都。如能占有此地，便可以逐步扩充，建立功业。”

朱元璋连连点头，决定听从冯国用的话，率军南下。途中，又有定远才子李善长来投。朱元璋跟他谈话，问他：

“当前四方扰攘，何时才能太平？”

李善长捻着微须笑着说：

“明公记得汉高祖的故事吗？汉高祖刘邦是沛县（今江苏沛县）人，离濠州不远。他起于布衣，为人豁达大度，知人善任，治军严明，爱护百姓，只经过五年工夫，便平定了天下。今元君暴虐，不得人心，而且朝政紊乱，上下不和，眼看到了土崩瓦解的地步。明公如能像你的同乡前辈汉高祖那样，要使天下太平，却也不难。”

朱元璋听了不禁怦然心动。

大军向南进发，不日来到滁州（今安徽滁县）城下。滁州守城的元朝将军，听到消息后带领人马，出城列阵。这时只见远远驰来了红巾军队伍，个个身穿红袄，头扎红巾，宛如红色的浪潮，滚滚而来。一队队排列整齐，旗帜鲜明，甲戈耀目，军威十分雄壮。领头的是一员穿着镔铁甲的大将，面目黧黑，胯下一匹乌骓马，就像是漫天红霞滚出一团乌云。这人正是朱元璋麾下“二十四将”中的花云。

元军阵中，一员大将拍马出阵，向前迎敌。双方战鼓擂响，“咚咚咚”震天动地，士卒们也个个在喊杀声中，斗到了一起。花云舞起大刀，像雪片般把元将裹住，猛地大喝一声“着”！只见血光影里，元将一个倒栽葱落于马下。花云舞着大刀，催动战马，冲入敌阵。挡着的无不披靡，转眼间穿过敌阵，直到城边。守门元军一见花云杀来，连忙关闭城门。但花云马快，城门刚关上一半便飞马杀到。他手起刀落，连杀了三名门军。其余的守军呐喊着逃进城去。这花云勒马横刀，在城门口一站，神



威凛凛，就像矗立着一座黑塔。逃回的元军不敢入城，有的沿着城墙逃走，有的便弃械投降了。

这一战只用了不到半个时辰，便将滁州占领。朱元璋进得城来，占据了官衙，收编降兵，放出囚犯，又打开官库，把粮食财帛等散发给民众。老百姓个个欢呼雀跃。

这时李善长担任红巾军中的幕府长书记，他派人到集庆去打探消息。滁州本离集庆不远，但一来隔着大江，二来集庆是军事重镇，元朝驻有十多万人，朱元璋部下只有两万人，众寡悬殊，朱元璋便决定先在滁州驻扎，待势力扩充之后，再进一步南下夺取集庆。这时，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姐夫李贞带着外甥保儿找了来，投奔朱元璋。这保儿大名叫李文忠，是朱元璋姐姐的儿子。这一年他跟朱文正都是十四岁。还有一个孩子叫沐英，是朱元璋在定远碰到的一个孤儿。朱元璋见他聪明伶俐，便把他收养下来。那时军队中有一种收养义子的风气，将领们为了培养自己的心腹，常常收养一些勇敢俊秀的青少年，认为义子，带在身边。一来有了这样的父子关系，小伙子打仗的时候能够拼命保护义父，二来可以利用他们当耳目，对别的将领起监视的作用。朱元璋未能免俗，不管是亲侄也好，外甥也好，收养的孤儿也好，统统认做干儿子——到后来，朱元璋收养的义子竟达到二十五个。

朱元璋打下滁州不久，郭子兴在濠州受不了孙德崖和赵均用的排挤，也带领部下跑来了，这时朱元璋已有两万多人，而郭子兴的部下却不足一万。但朱元璋念着郭子兴对他的好处，并没以强凌弱，反将自己的兵马全部交给了郭子兴。郭子兴既离险境，又有了三万多人，自是大喜过望。他跟朱元璋商量，又想给自己加个什么王的名号。朱元璋再次劝阻

他，说：

“滁州这个地方，四面都是山岭，舟楫难通，交通不便，容易遭人围困，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待到打下集庆，扼住大江，那时岳父再称王也不晚。”

郭子兴听朱元璋说得有理，只好再一次打消了称王的念头。

郭子兴没称王，而东边却出了个张士诚，自封为诚王，建立国号叫大周。张士诚小名叫九四，是泰州（今江苏泰州）人，和兄弟士义、士德、士信以贩私盐为生。当时海盐是官卖，贩运私盐违法。盐民们受不了官府的压迫，便推张士诚为首领，揭竿起义，先攻下泰州，又袭据了高邮（今江苏高邮），有一万多人马，便在高邮称起王来。

到了至正十五年二月，北方的刘福通等，找到了原来起义时被害的首领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迎到亳州，尊为皇帝，又号小明王，国号宋，年号龙凤。并说韩林儿是宋朝皇帝的后裔，以此作号召来发动群众。在军旗上明确地写着：“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

刘福通自居为红巾军的正统，就派人到各地红巾军中，以小明王的名义，命令他们遵奉宋的正朔，统以“龙凤”作为年号。

通令颁到滁州。郭子兴当初起兵时，是与刘福通的副手杜遵道联系的，所以名义上归刘福通部的管辖。得到通令后自然照办，并派人转告已抵达和州（今安徽和县）的朱元璋。原来这年正月，滁州军粮短缺，朱元璋与郭子兴商议，到南边靠近大江的和州去筹粮。这时已将和州占领了。

又过了一个月，也就是至正十五年的三月，郭子兴在滁州病死。朱

元璋从和州赶回滁州奔丧，将郭子兴就地安葬——后来到了洪武三年，也就是郭子兴病死十五年以后，当了皇帝的朱元璋想起郭子兴两次想当王，却被自己劝阻，便追封郭子兴为滁阳王，算是让郭子兴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想当王的愿望。

郭子兴一死，这部红巾军失去主帅，于是便公推郭子兴的妻弟张天祐到亳州去向韩林儿请示。不久，张天祐带回小明王韩林儿的诏令，任命郭子兴的二儿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祐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当时习俗以右为上，所以事实上朱元璋在军中只能算是第三把手。

朱元璋一开始很不高兴，想推辞不干。但他是有心计的人，想一想郭天叙懦弱无知，没什么才能和本领，而张天祐也不过是一介武夫，军中大权早晚要落入自己手中。何况文士武将，差不多都是自己的心腹，何必为一个区区名衔去斤斤计较呢？这样想开了，便欣然接受，让郭天叙和张天祐在滁州坐镇，自己率主力部队回到和州。

朱元璋的声势越来越大了，来投他的已不仅仅是单个的人，不少竟是带着族人一起来的。还有一些小股的义军，慕朱元璋势大，也全军归附。大将胡大海、常遇春、邓愈等人，就是这时来到朱元璋麾下的。待到郭子兴一死，没人再来掣肘，朱元璋军权在手，踌躇满志，便想起南下途中李善长的一段话。他这时野心勃勃，立志做个汉高祖第二。他跟部下的文官武将们商量，决定打过大江去，占领南岸那些富庶的城镇，然后再相机从陆路进攻集庆，实现冯国用给他提出的建议。他们决定攻取的第一个目标，便是和州对岸的要塞太平路（今安徽当涂）。

这天，朱元璋带领李善长、冯国用、徐达、汤和等人，出了和州南门，来到大江边上。放眼望去，波涛汹涌的江水，由西南向东北，滚滚

而下。而江面辽阔，竟看不到一叶帆影。原来自红巾军占领和州后，大江南岸的元军，害怕义军过江，不但封锁了江面，竟把这一段江中的商船渔船统统拘走或凿沉了。朱元璋皱着眉头，低头看看江水，又抬起头来遥望大江对岸隐约可见的城堡，苦苦思索着。看来红巾军要想南渡，最大的困难就是船只。可是又到哪儿去弄船呢？

朱元璋郁郁地回到城中，这时侍卫亲兵来报，巢湖的红巾军代表俞通海求见。朱元璋听见“巢湖”二字，心中猛地一喜，连忙一迭声地叫“请”。不一会儿，进来一个渔民打扮的青年，英姿飒爽。他是巢湖红巾军首领俞廷玉派来的。原来巢湖有一股以渔民为主的起义军，打的也是红巾军的旗号，有大小船舰上千艘，水军万余人。但局处湖中，势单力孤，因此想跟朱元璋联合。朱元璋大喜，马上亲自去到巢湖，跟巢湖红巾军首领俞廷玉和他的儿子俞通渊、俞通源，以及水军将领廖永安、廖永忠、赵庸、张德胜等人会面。大家志同道合，谈得十分投机，俞廷玉当场决定，巢湖红巾军水军统归朱元璋指挥。这时已是五月，正是江南江北的梅雨季节，连日落雨，沟满壕溢。巢湖水军大小船只，连帆出湖，直奔大江。



第五回

出雄师一鼓克采石
调大军三路攻金陵

元顺帝至正十五年（公元 1355 年），即宋小明王龙凤元年六月初一日，朱元璋携徐达、汤和、胡大海、常遇春等大将和俞廷玉、廖永安等水军将领，率领水陆大军三万多人，分乘大小舰艇千余艘，自大江北岸出发，杀向南岸。

南岸太平城守将名叫蛮子海牙。这人是元朝的有名大将，部下都是久经战阵的精兵。这些天他已经做好了防御的准备。太平城紧靠大江，临江有一处要塞唤做采石矶，是太平城的咽喉。蛮子海牙在矶上布下了弓箭手和长枪手，像蚂蚁一般，密密麻麻地严阵以待。

这天天气阴晦，风急浪高。红巾军扬帆鼓噪，杀声震天，排成战斗方阵向采石矶扑去。待到靠近江岸，只见那采石矶高高地立在江边，好像老虎的门牙，巉岩绝壁，极难攀登。红巾军的前哨船还没接近，矶上一声梆子响，元军的弓箭手便弯弓搭箭，向前哨船射来。一时箭如飞蝗，船上站的红巾军立刻有多人中箭，倒在船头。后边指挥船上吹响号角，这几十只前哨船便调转尾舵，退了回来。

头一批船刚下去，第二批船又上来了。这批船的船头上，站满了藤

牌兵，他们手执藤牌，挡着箭雨。指挥是大将郭英，他带领一批云梯兵，借着藤牌的掩护，来到采石矶下。两艘战船刚靠上石矶，还没等搭上云梯，矶上便将滚木雷石掷将下来。粗粗的圆木和磨盘大小的石块，沿着石壁滚滚而下，真如霹雳一般。砸到船头上，不但将士被砸得臂断腿折，那些木战船也承受不住，“砰砰啪啪”地裂将开来。那落到水里的木石，则溅起高高的水花，更显得声势惊人。结果这一批十几艘战船，被砸沉了五艘，其余的也只好退回了。

两次冲锋失利，胡大海连声怒吼，催着他乘的那艘大船，冲了过去。他在船头上挥舞两柄大斧，拨打着迎面射来的箭雨，一点点向矶边靠近。矶上的蛮子海牙，看胡大海如此骁勇，有些胆寒，命令弓箭手加速放箭，务必要把这个黑脸的大将挡住。

就在元兵全力对付胡大海的时候，从上游驶来一艘快艇。艇上张着三叶风帆，直冲下来。风速加上浪速，真是比快马还要快上几倍。只见快艇头上站着一员大将，面如重枣，目似朗星，左手执一面藤牌，右手拿着柄短矛。快艇借着急流的冲激，突然斜着冲向采石矶。待到元军发觉，射箭阻截的时候，快艇已经驶近。这员大将用左手的藤牌护身，右手短矛拨打着飞箭，霎时来到矶下。只见这员大将突地飞身一跃，离开船头，像一只黄色的大鸟一般，轻飘飘地落到矶边。还没容他站稳，一员元将已挺着长枪刺来。这员大将倏地扔掉藤牌，伸开虎掌趁机抓住元将的枪杆，借手使力，一跃跨到矶上。右手更不怠慢，短矛一送，直插进元将的前胸。接着用力往下一甩，那元将竟带着短矛飞将起来，“哇哇”叫着，跌进江里。

来将这时把手里夺得的长枪一顺，左挑右撇，身边的弓箭手和长枪

手立即有五六人被他刺下矶去。靠近他的元军，抵挡不住，纷纷退下。远处指挥船上的朱元璋看见，手里的令旗一挥，所有战船上号角齐鸣，战鼓也敲了起来，大小船舰一齐冲杀过去。郭英和胡大海更是奋勇当先，他们把船靠上矶边，立起云梯，将士们沿着云梯蜂拥而上。蛮子海牙看抵挡不住，只好下令矶上的元军撤回太平城内。

指挥船靠到矶边，朱元璋随大队登岸，发现那首先登矶的大将乃是常遇春，便当场下令，任命常遇春为正先锋。

红巾军乘胜追击，直薄太平城下。常遇春当上了正先锋，愈加奋勇当先。他手执藤牌短矛，踏着云梯，一跃登城。随后二十四将和胡大海、邓愈等勇士也次第登上城去。红巾军大队一拥而上。太平城头上红旗招展，红巾军的赤色头巾便如千万簇火光闪耀。元军抵挡不住，只好随主将蛮子海牙打开南门，弃城逃走了。

红巾军打过江来，虽然取得了胜利，占据了太平，但将士们基本上都是江北人，他们不少人留恋乡土，只想弄些粮食给养，便回江北，不愿在江南作战。朱元璋和李善长、徐达、俞廷玉等夜间微服巡营，听到将士们的议论，心中不安。朱元璋跟俞廷玉商量，打算把所有战船全部放弃，断了将士们思乡之念。俞廷玉虽然舍不得这些船，但顾全大局，慨然答应。他连夜调集亲信水军，到江上砍断舰船上的缆绳，眼瞅着上千只大小船舶，在暗夜里顺流而下，转眼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第二天红巾军听得弃船消息，惊得目瞪口呆。朱元璋在太平城外召开大会，对全军将士说：

“我等要建立功业，就不能只图一时苟安。现在我下令弃船，断了退路，就是要君等跟某同心合力，破釜沉舟，只图进取，决不回顾！眼下

我们先作休整。元军失城不肯干休，必然要来夺回。那时再杀他个落花流水，然后乘胜追击，直捣集庆。集庆到手，这一段大江统归我有，君等再衣锦还乡，又是何等光彩！”

朱元璋一席话，说得将士们精神振奋。朱元璋又命令打开太平府库，拿出库藏官银；再勒令当地的富户豪门，献出一些金银财帛，分给将士，使军心进一步安定。将士们个个摩拳擦掌，只等元军来攻。

太平城里有两个叫陶安和李习的士人。他们对元朝的统治早就不满，加上红巾军纪律严明，不扰百姓，所以对朱元璋十分钦敬。朱元璋听当地人说此二人有学问，便召见他们。陶安对朱元璋说：

“方今元朝失政，海内鼎沸，各地豪杰并起，互相争雄。但他们只是为了得到子女玉帛，烧杀抢掠，从没想到拨乱救民，安定天下。明公渡江南来，军纪严明，大得民心，这是应天顺人的行为，这样下去，得天下是不难的。”

“我想夺取金陵（即集庆、南京），先生以为怎样？”

“金陵是帝王的都城，形势险要，取而有之，便可依据形势而兵临四方，何患天下不克！”

朱元璋大喜，便留陶安在幕府里。同时被接见的李习已年过八十了，朱元璋看他年纪太大，不便随军，便把太平路改为太平府，任命李习担任知府的职务。

太平军一面操练，一面整修城堞工事，只等元军来攻。果然过了不久，蛮子海牙便调集大军，分水陆两路来收复太平。他亲自率领水师，用大船堵住大江，封锁了红巾军的退路。陆路上，他命令当地大土豪陈野先纠集各处田主武装几万人，号称“义军”，直扑太平城。

朱元璋早有准备。他预先派徐达、邓愈二人带领一支骑兵，大宽转地绕出去，埋伏在太平城以南的山后面。这边城头上则严阵以待。那陈野先和他的侄子陈兆先，统率几万名乌合之众，乱糟糟地来到城下。看看城头上，静悄悄的毫无动静。陈野先下令攻城。霎时间喊声震天，几万名“义军”鼓噪着拥了上来，一些人朝城上射箭，一些人便抬着云梯卡到城墙上。还没等往梯上爬，城上突然响起了号炮，头戴红巾的将士们出现在城堞后面。他们有的往下扔灰包，有的便倾倒铁汁。那些“义军”在城下聚了堆，人人争着上城立功，没想到灰包、铁汁倾泻下来。那灰包是用纸裹着石灰粉末儿，散开来灰粉飞扬，“义军”们仰着脸往上看，粉末儿正好撒进他们的眼睛，螫得一个个捂着眼怪叫。那刚从炉里盛出来的铁汁则更厉害，只要沾到皮肤上，“嗤啦”一声，那块皮肤便烧“熟”了。麇集在城下的“义军”受到这突然的打击，正乱作一团，又见城门开处，汤和、周德兴、胡大海、花云等大将，首先冲杀出来。后边随着冲出无数红巾军，直杀入“义军”阵中。太平城下，立刻成了血肉横飞的战场。

陈野先依仗人多，他跃马横枪，督促“义军”迎战。双方正鏖战着，突然南山后又响起号炮声，只见红巾军的骑兵，漫山遍野地冲杀过来。马蹄声如滚过的惊雷，震得大地也在颤动。当先是两员大将，一是徐达，一是邓愈。他俩刀劈枪挑，挡着的“义军”无不应声倒下。“义军”遭受前后夹击，惊慌失措，陈野先只好下令撤退。俗话说“兵败如山倒”。这些“义军”战斗力本来就不强，此时更是溃不成军，便像把水泼地一样，四下里逃散开去。

陈野先边打边退，恰好碰上邓愈。少年将军勇猛过人，跟陈野先交



手十几个回合，便瞅个破绽，隔开陈野先的铁枪，起身过去，一把揪住陈野先的勒甲丝绦，大喝一声，猛地一扯，便将陈野先生擒过来，掷于马下。

红巾军将士一拥而上，把陈野先捉住绑了。这时城头上响起锣声，红巾军鸣金收兵。

水上进攻的元军，在蛮子海牙亲自统率下，分乘三百艘大船，来到采石矶前。远远一看，只见矶上旌旗招展，布满了红巾军的将士，个个弯弓搭箭，做好应敌的准备。这次主客易势，原先守矶的又来攻矶，可是元军中哪里去找那飞上石矶的勇士呢？等船只驶近了再看，那站在前面的，正是那天飞上矶头的大将常遇春。他仍然左手执着藤牌，右手握着短矛，威风凛凛地站在那里，盔甲上闪耀着日光，恰似一尊金甲天神。

元军水师中那划桨的手软了，射箭的手颤了。这时探子来报，陆上攻城元军已全军覆没，主将陈野先也被红巾军活捉。蛮子海牙只好下令班师。元军这才舒了一口气，顷刻间大江上帆樯交错，元军战船顺流而下，直奔集庆去了。

太平城里，将士们纷纷献俘。邓愈把陈野先押到大营。朱元璋走下位去，亲自给陈野先解绑，晓以大义，劝他归降。陈野先犹疑了一阵，这才勉强应允。接着，陈野先手下的降将，拿着陈野先的手令，出城去招降溃散的“义军”。不久，陈野先的侄子陈兆先，便带着二万残兵，前来归附。朱元璋仍然命令陈野先统率他的旧部，准备一同去攻打集庆。

红巾军在太平一带，连打两次大胜仗。元军侦得红巾军下一个目标将攻集庆，便收缩兵力，集中到集庆地区，加意防守，太平沿江上下，暂时呈休战状态，江上也渐渐有了商贾和渔船。这一天，留守滁州的都



元帅郭天叙和右副元帅张天祐，留下一部分将士在滁州，他两人却率领郭子兴原来部下的约一万人马，渡过江来，抵达太平。朱元璋初时吃了一惊，还以为滁州发生了变故，待到郭天叙说明来意，才知道原来这位都元帅不甘寂寞，他也要来创功立业。朱元璋听了不动声色，只是吩咐手下人好好款待郭天叙和张天祐。

红巾军六月初一占领太平，这时已经两个多月过去了，眼看到了八月下旬。秋凉天气，正是行军打仗的季节。这天，朱元璋在原来的太平路总管大堂上召开军事会议。他让都元帅郭天叙坐了首位，次位叫右副元帅张天祐坐了，自己位居第三，第四位让给了陈野先。依次是文官李善长、冯国用、陶安、李习和武将徐达、汤和、常遇春、胡大海等人，济济一堂，俱是当时的豪杰俊彦。

郭天叙坐在堂上正中，放眼看去，堂上堂下都是朱元璋的部下，其中不少人倒也是濠、滁二州的旧相识。但再看看自己带来的几员将领，却只在末座占了几个座位。他原来雄心勃勃，想借着亡父的余荫，再倚靠大宋明王韩林儿的威势，继承父亲的遗志打出个天下来。可是如今看这阵势，这个义妹夫比自己厉害得多。昨天朱元璋曾带他和张天祐视察过军营。一样的红巾军，自己那部分松松垮垮，邋里邋遢，而朱元璋所部却军容整齐，军威雄壮。现在想想，此次过江似乎有点儿多此一举了。

会上，朱元璋推郭天叙主持会议。郭天叙借口身体不适，推掉了。其实他这位公子少爷，确也没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不知怎样开口。朱元璋又让张天祐，这个一勇之夫倒不推辞，他张口便问：

“好吧！谁来打这个头阵？”

朱元璋的部下都不做声，停了一会儿，陈野先慢腾腾地说：

“末将不才，愿做先锋。”

降将要先出兵，倒出乎张天祐的意料。他看看郭天叙，又看看朱元璋，不知怎样回答才好。但朱元璋却只是微笑不语。陈野先似乎猜中了张天祐的心思，他说：

“末将新附，虽然主帅不疑，但我想还是有一位元帅跟我一同进军为好。”话已经挑明了。张天祐想，郭天叙是都元帅，不能对他下命令。而朱元璋其实等于是当地的主人，自己也惹不起，看来三个元帅里，只好自己跟陈野先同行了，于是慷慨地说：

“那就让我跟陈将军打前锋吧！”

“谁来接应呢？”朱元璋问。

张天祐想，朱元璋怕是跟自己不一心，还是亲外甥可靠些，便以商量的口气说：

“都元帅做二路接应吧，好不好？”

“太好啦！”朱元璋好像正等着这句话，立刻表示同意。军事会议就这样决定了：进攻集庆的大军，前锋是陈野先的二万人和张天祐的五千人，郭天叙率所部五千人接应，朱元璋的大军则作第三梯队，并负责军需给养。

至正十五年九月，红巾军前部离开太平，沿大江朝东北方的集庆进发。



第六回

陈野先反水杀二帅
朱元璋纳降收众心

朱元璋已看出陈野先不是真心投降，但却不能杀他，因为陈野先代表着第三势力——田主们的势力。这些人有的站在元朝统治者一边，有的却跟起义军有来往，所以朱元璋要争取这些人。如果杀了陈野先，就会使这股中间势力却步，转而更加与元朝靠拢了。

偏偏这个时候郭天叙和张天祐跑了来。说心里话，朱元璋对郭子兴一直是感激的，因为就是由于郭子兴对他的赏识，才使他有了今天的地位。但对于郭天叙，他没有一丝好感，即使抛却以前迫害他的私怨不算，就凭那样一个庸碌猥琐的公子哥儿，竟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这使志大豪气的朱元璋无论如何不能忍受。然而他又不便于公开除掉天叙，因为郭天叙的都元帅是小明王韩林儿和刘福通任命的。目前，这拨红巾军的主力正在北方跟元军苦战，实质上是做了本部的屏障，才使自己能够腾出手来在大江下游进行经营。他不能得罪韩林儿。于是他跟李善长、徐达等人商量，想出一个三路攻打集庆的策略，让陈野先、郭天叙和张天祐做先头部队，而自己则在后方坐山观虎斗。所以开军事会议那天，他部下那些虎将们一个个装聋作哑，不去争着充当先锋，就是由于李善长

和徐达事先跟他们打了招呼的缘故。

却说红巾军攻集庆的第一路军，在张天祐和陈野先的率领下，沿着大江右岸迤逦（yǐ lǐ 以里）北行。据守集庆的御史大夫福寿，为了加强城防，把兵力收缩，集中在集庆一带，因而红巾军一路行来，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于九月初直抵集庆城下。这集庆原来叫建康路，元天历二年（公元 1329 年）改为集庆路，治所便在金陵（今南京市）。这金陵本是一座大城，背山面江，形势险要。红巾军来到城下，陈野先让张天祐独攻一面，自己率部向其余三面进攻，张天祐同意，一声号令，他的部下便向城头发起攻击。

张天祐带的这支红巾军，是郭子兴的老部下，长期驻守濠州，头年又来到滁州。此期间，一切战斗都是朱元璋去打，所以这些将士缺少战斗的锻炼。再加上他们多是濠州、定远一带的农民，远离本乡来江南作战，统帅又没像朱元璋那样做过“破釜沉舟”的动员，故而士气不振。尽管战鼓擂得山响，士兵们也破着嗓子喊叫，但攻势却有气无力。刚到城下，城头上一阵乱箭射击，便立刻纷纷退了回来，任凭张天祐在阵后挥剑督阵，也是毫无效果。

再听听其他几面，倒像是攻得颇为得手，那战鼓声、号炮声、呐喊声一阵阵传来，似乎已经攻进城里去了。这就惹得张天祐愈加焦急。他是个莽夫，火气上来，手刃了两员偏将，刚要下令再攻，却见城门开处，一队元军骑兵冲了出来，当先的正是那将军蛮子海牙。他连连吼叫，仿佛这下子要把连吃败仗的怒气都撒到张天祐身上。张天祐见了，将剑入鞘，挽起挂在鞍边的大砍刀，冲蛮子海牙迎了过去。两个枪来刀往，打到了一处。但红巾军多是步兵，元军的骑兵冲来，抵挡不住，只好边打

边退，霎时间便有不少人伤亡。张天祐一看不好，只得下令退却。蛮子海牙追了一阵，便收兵回城去了。

张天祐顺来路退出了四十里，扎下营寨。过了一会儿，陈野先也退了回来，张天祐问他：

“陈将军，听你那边好像已经得手，怎么也退回来了？”

陈野先垂头丧气地说：

“是呀，副元帅，我的部下差一点儿就攻上去了，听说你这边吃了败仗，就又退了下来。”

张天祐信以为真，引咎自责，连连叹气。他哪里知道，陈野先在途中就派出心腹，潜入集庆，面见御史大夫福寿，说自己是为了保存实力，才假意投降的。如今兵发集庆，要和城里的元军里应外合，先消灭攻城的头两股部队，所以张天祐攻城时，他那边却跟演戏似的，城上城下一齐擂鼓呐喊，那声势自然大得很。张天祐却还被蒙在鼓里，以为陈野先就要得手了哩！

张天祐不敢再去攻城，城里的守军却也没来反攻，两下里遥遥对峙。过了三天，郭天叙率第二路来到了。张天祐和陈野先出营迎接。郭天叙把带来的将士并入张天祐营中，然后升帐询问军情。没等陈野先开口，张天祐便抢着讲了攻城失利的经过。郭天叙挠挠后头，觉得这个都元帅确实不好当，但又没法推脱，只好硬着头皮下令明天再去攻城。

当晚，陈野先在自己的帐里设宴，给都元帅郭天叙接风，右副元帅张天祐作陪。等郭、张二人喝得醉醺醺的时候，陈野先一声令下，几十名卫兵从帐后一拥而出，将郭、张二人拿下。

郭天叙的亲兵头目名叫郭胜，是郭子兴的远房侄子，跟朱元璋在濠

州元帅府共过事。这次郭天叙临出发前，朱元璋悄悄把郭胜叫去，嘱咐他随郭天叙出征时对陈野先多加留意，并要随时把发生的事情派人回来报告。所以郭天叙赴宴的时候，他没跟进去，却偷偷在帐外观察。待到听见帐里发出厮打喊叫的声音，他知道不好，急忙跑回营去，一路跑一路喊。郭、张的部下闻声乱糟糟地跑出营来。这时，陈野先也带着部下来到了。

按照陈野先原来的打算，是捉到郭天叙和张天祐后，强迫他二人命令所部投降，这当然是为了扩大自己的队伍。没想到走了个郭胜，郭、张的部下已经炸营，现在唯一的办法便是将他们围困住，然后再收降他们。不料郭胜听了朱元璋的嘱咐，呼喊着要大家往回跑。上万名将士无人统率，一窝蜂地冲出来，直朝着西南方向跑，想再回太平。但这条路已经被陈野先的侄子陈兆先率兵堵住了。此路不通，他们扭头向南，一直溃逃下去。陈野先一看收降不成，便下令追击。月光下，那些已经把头上的红巾扔掉的陈野先部下，见了头上还扎着红巾的便杀。一时间，成百上千的红巾军将士，尸横在大路上和沟塘里。

陈野先带头追杀了一夜，天亮的时候，来到溧(lí)水(今江苏溧水)附近的葛仙乡。陈野先累了，下令休息。一会儿，一伙乡兵捧着酒肉走来，说要犒军。陈野先没料到其中有诈，而且肚里确实有些饿了，便欣然答应。一个头目模样的人走过来，自称是葛仙乡乡兵的首领，名叫卢德茂。他笑嘻嘻地捧着一大碗酒，奉给陈野先。陈野先接杯到手，刚刚触到唇边，那卢德茂却倏地拔出暗藏的匕首，直刺过去。陈野先一声惨叫，前胸已被刺中，他晃了两晃，扑地摔倒了。

其余的乡兵也掏出武器，跟陈野先的部下搏斗起来。待到陈兆先率

大队赶到，乡兵们便呐声喊，四下逃散。陈兆先捉住一个受伤的乡兵，问他们为什么要来作对。那乡兵说，听人说陈野先投了红巾军，今天早晨在这里休息，所以卢德茂召集大家来刺杀他。

这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但也怨不得乡兵，因为乡兵们并不知道陈野先是假投降！陈兆先叹口气，只好把他叔叔的尸首盛殓起来，窝窝囊囊地收了兵。

郭天叙和张天祐被押进城里，遭福寿杀害了。福寿又命令陈兆先率所部两万多人驻扎到大江边的方山，跟蛮子海牙的水师保持着犄角的形势，一为了保卫集庆，二为了窥伺太平，准备待机收复。

这边郭胜带着残兵，绕路回到太平。他面见朱元璋，讲了事变的经过。朱元璋似乎并不在意，只笑了笑，便吩咐将回来的六千多人分别编入各营，又奖赏了郭胜，就将这事放下了，却不急着向集庆出兵。

这年十二月，元将答失八都鲁大败刘福通于太康（今河南太康），兵围亳州。小明王韩林儿突围，逃到安丰（今安徽寿县）。小明王自顾不暇，无力过问江南的事情，朱元璋便顺理成章地把郭子兴的部下收编。这样他就保有了北起滁州，中经和州，南至太平这样一小块长条形的根据地。

转过年来是至正十六年（公元 1356 年），即宋龙凤二年。二月，蛮子海牙又率水师进攻太平，朱元璋仍派常遇春迎战。常遇春率廖永忠等水军将领，再一次在采石矶与元军交锋，大获全胜，俘获了大批舟舰。这样就使朱元璋三攻金陵时，能够水陆并进了。

三攻金陵就是在当月出兵的。朱元璋派大将花云在太平留守，自率水陆大军，沿江北行。不一日，来到集庆附近。朱元璋先不攻城，却去

围住方山。陈兆先下山迎敌，遇见胡大海。胡大海抡起大斧，“砰砰啪啪”一阵猛砍，陈兆先抵挡不住，只好退回山上，紧闭寨门防守。蛮子海牙的水师在江上跟常遇春统率的水军相遇，两个人好像是冤家，几次碰头。蛮子海牙的水军惮于常遇春的神勇，未战先溃。蛮子海牙约束不住，只好退却。

晚间，陈兆先亲自督师防御。他站在营寨上，遥望山下一簇簇红巾军的灯火，密密麻麻，简直比天上的繁星还密。陈兆先心头惶惶不安。这时守军来报，山下来了一员将军，要见主帅。陈兆先问来了多少人，答说只是孤身一个。陈兆先便下令接见。

不一会儿，守军陪着一个人走来。陈兆先在太平见过，识得是红巾军里的冯国用，便上前见礼。这冯国用是定远县的大户子弟，文武全才。三年前，就是他建议朱元璋攻取集庆作根据地的。冯国用开门见山，说明来意，那就是要陈兆先投降。

陈兆先疑虑地说：

“末将前次反复，朱帅能不见疑吗？”

“哈哈哈！”冯国用大笑起来，“前次反水，乃是令叔所为。你是他的部下，奉命而行，何罪之有！朱元帅念及贵部多为乡民，受元廷的诱骗，来与我军对敌。想我等都是被元廷压迫的百姓，怎能忍受异族的侵凌统治，理应共同携手，驱除鞑虏，重建家园。至于你的顾虑，朱元帅也想到了，他让我转告，既往一律不究。”说着掏出支断箭来，递给陈兆先，“朱元帅亲折此箭，以此为誓。”

陈兆先接过断箭，想了又想，知道抵抗下去没有用处，便决定投降。冯国用先下山报信。第二天，陈兆先打开营门，迎接红巾军上山。

但陈兆先手下将士，心中忐忑，怕朱元璋记恨报复，因而疑惧不安。朱元璋看在眼里，便亲自从降军中挑选出五百名身高力大的健卒，充当自己的警卫。冯国用不放心，劝阻他说：

“这些人其心难测，主帅还是小心为是。”

“我以诚待他，他便不会害我。再说，我大军已占据山上的要隘，他全军都在我掌握之中，谅也不敢妄动。我这样干，看起来有些冒险，但要想争取遍地的乡兵‘义勇’，就得稳住这些人，才能有更多的人来归附。”

冯国用听了连连点头。但想到陈兆先是自己招降的，便提出要跟朱元璋一起睡，朱元璋也同意了。当夜，朱元璋就宿在方山上。他在中军大帐里坦然酣睡，那五百名新选的卫士在帐外轮班警戒。只有冯国用，躺在朱元璋身边，紧张得一夜也没合眼。

第二天，陈军全军雀跃，疑虑尽消。朱元璋仍令陈兆先统率原来的兵马，只把那五百名卫士拨归冯国用统辖。大军在方山上又待了一天，便分成几路，奔赴金陵城下。

元朝的御史大夫福寿，原是朝廷负责监察、执法的一品大员，由于大江上下义军蜂起，元顺帝专派他来主持南方的军务。他聚集了十万元兵，修缮城防工事，以待红巾军。自从去年郭天叙和张天祐来攻后，他又在城外筑起栅栏，当做外围堡垒，屯兵固守。

朱元璋率本部及陈兆先部共六万余众，先攻元军城外的栅栏。朱元璋把将士们分成几队，轮番攻打，不给守军以喘息的机会。福寿几次出战，都败退回去。接着栅栏失守，福寿收缩兵力，在城上坚守。连续几天血战，红巾军前赴后继。冯国用带领朱元璋新收的五百卫士，更是奋



勇当先。元军死尸枕藉，城池终于被红巾军攻破了。城陷之后，福寿犹持械巷战，直到身受重创，才横剑自刎。

朱元璋进城后，找到福寿的尸体，以礼埋葬，这自然是表彰忠臣的意思。又召集原来的官吏和父老们，对他们说：

“元廷政治腐败，生灵涂炭。我到这里来是为民除害的。希望尔等不要惊忧，各守旧业。对贤人志士，愿意为我所用的，我以礼相待，给予重用。对旧政扰民的地方，你们提出来，我就加以废除。留用的官吏，不得贪暴，殃害百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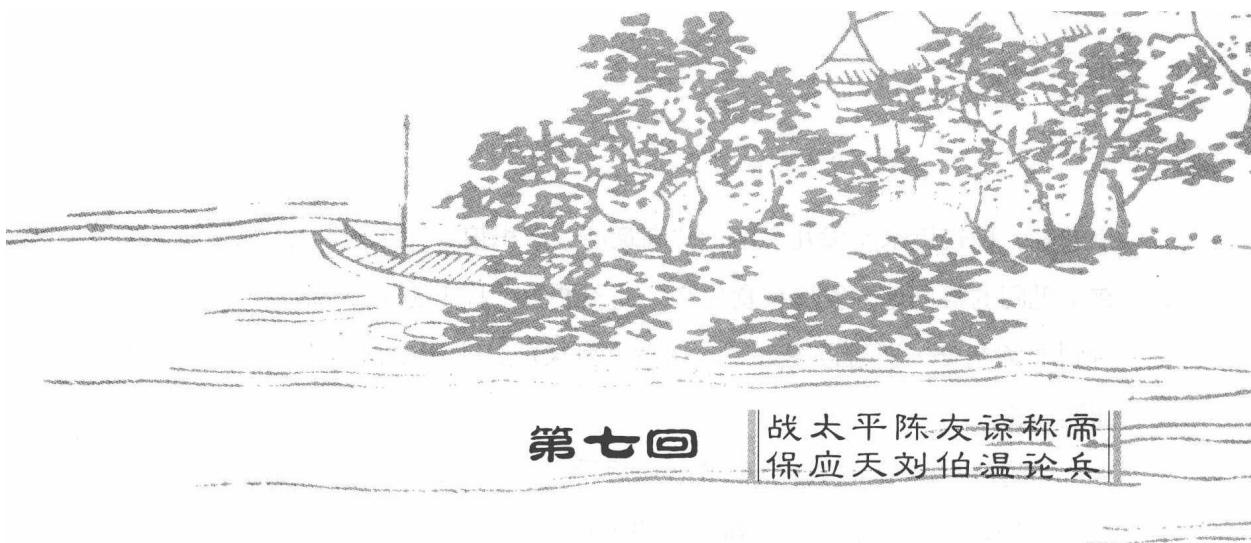
众人听了这番话，顿首拜谢，全城居民和元军降卒，也大为庆幸。这消息传播开去，各处失散的元军和田主武装的“义军”、“民兵”，都先后跑来归附。陈野先部下有个大将叫康茂才，原先据守在城南的牛首山，这时也率部来归。朱元璋前后共得军民五十万人。当下改集庆为应天府，并向小明王发了捷报。小明王韩林儿乃升朱元璋为枢密院同佥。不久，又升他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李善长为左右司郎中，朱元璋手下の大将都升为元帅。

朱元璋占领应天后，苦心经营。他派徐达攻下应天东边的镇江（今江苏镇江），派邓愈攻下南边的广德（今浙江广德），接着又分遣诸将攻克江阴（今江苏江阴）、常熟（今江苏常熟）、宁国（今安徽宣城）、扬州（今江苏扬州）、池州（今安徽贵池）、徽州（今安徽歙（shè）县）等地，连同江北的滁州、和州，形成了一个以应天为中心的圆形根据地。

朱元璋深知武将可以略地，而治理宜用文人，于是他广求江南的才学之士，委以重任。胡大海等众将也在新占各地寻求当地的名士，一时宋濂、刘基、朱升、叶琛、章溢等人，都被朱元璋收到帐下。那朱升是

个老儒，他告诉朱元璋九个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意思是要有个巩固的根据地，发展粮食生产，而不要急于称王道帝，以缩小目标。待到准备充分，那时再图大举，自然水到渠成，事半功倍。朱元璋听了连连道谢。

那刘基字伯温，曾在元朝做官。后看天下大乱，便隐居在金华（今浙江金华）深山。朱元璋派刘基的朋友孙炎带了厚礼去聘他，还亲笔写了一封长信。刘基经过了解，知道朱元璋的政权不与田主豪绅作对，这才应聘出山。他到应天后，与朱元璋彻夜长谈。刘基分析了当时的天下形势，指出朱元璋应该采取的策略。朱元璋听得手舞足蹈。



第七回

战太平陈友谅称帝
保应天刘伯温论兵

刘基跟朱元璋长谈的时候，已是红巾军占领应天的第四年，也就是元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即宋龙凤五年。那年朱元璋三十二岁。

几年来，各地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儿需要作概略的叙述。先说北面。小明王和刘福通自龙凤元年逃到安丰后，经过整顿补充，兵力复振。他们分兵两路，攻城略地。西路破武关（今商县东），下商州（今陕西省商县），进攻关中（今陕西省南部）。东路攻克了中书省东南部（今山东省北部）。龙凤三年，刘福通又分兵三路，攻取了晋（今山西）、冀（今河北）、鲁（今山东）等地的许多城镇。有一路甚至打到上都（今内蒙古多伦以北），又东下袭取辽阳（今辽宁辽阳），进而侵入高丽（今朝鲜）。从西北折向东北，围着元朝的都城大都北边兜了一个半圆的圈子。龙凤四年五月，刘福通攻下汴梁（今河南开封），把小明王韩林儿从安丰接来，定汴梁为首都。红巾军主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简直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元军望风披靡，只好拿出全部的兵力，来与这北部的红巾军周旋。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

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

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

两三年间，红巾军长驱直入，转战万里，占领了不少地方。可惜的是没有一个较好的长期战略，只图攻城略地，却无兵力据守，也没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致使这些地方红巾军一离开，又为元军收复。但这却吸引住了元军的主力，使元军无力再去过问朱元璋，由他在应天从容经营。后来小明王终于失败，他的红巾军大部被消灭，而元朝的军力也消耗殆尽。这样两败俱伤的结局，自是对朱元璋有利——这是后话。

原来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但主要有两大体系，即红巾军系与非红巾军系。在红巾军一系中，又分东西两支。东支以小明王韩林儿和刘福通为主，郭子兴起义时曾作为它的分支。后来郭子兴病故，由朱元璋取代。朱元璋表面上仍打着小明王的旗号，奉“龙凤”为正朔，接受小明王封给他的官职。西支红巾军活动在汉水流域，占据大江（即长江）上游。不过创始人彭莹玉和尚很早就已战死，自称皇帝的徐寿辉大权旁落，被他的部将陈友谅夺去。陈友谅雄心勃勃，一心想征服天下。

非红巾军系统的也有两部分，他们便是东吴的张士诚和浙东的方国珍。方国珍僻处海隅，胸无大志，没有什么作为，只求自保。倒是张士诚自至正十三年起兵以来，雄踞大江下游。这儿土地肥沃，兼有鱼盐之利，因而兵多粮足，野心很大。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刘基替朱元璋作了分析和策划。他说：

“我军虽处四面包围之中，但北边小明王和刘福通是友军，替我们把元兵挡住。南边的方国珍也不足为虑。当前需要防备的乃东西两路。张士诚确有图我之心，但他地处鱼米之乡，贪图安逸享乐，将士们也不愿打仗，士气萎靡不振。倒是西路陈友谅，攻克江州（今江西九江）后，

虽将徐寿辉接来，仍尊为皇帝，但却又自封为汉王，一切大权都攫取到手中。从当前形势看，他势必要来图我。因此，我军要集中兵力于西路，防止陈友谅的侵扰。而对东路，应该力求缓和，保持平静的局面，免得张士诚扰我后方。待到我军平定西路后，那时再挥师东下，大江以南的半壁江山便统归我所有了。”

朱元璋一面听一面点头。刘基喝口茶，继续说：

“小明王苦苦缠住元军，到头来势必两损。等到时机成熟，以我百战之师，攻他疲敝残旅，平定天下，何难之有？”

朱元璋哈哈大笑，站起来抚着刘基的背说：

“伯温先生，你真是我的‘卧龙’啊！”

“卧龙”指的是诸葛亮。朱元璋这话，自是对刘基的夸赞，但同时也暴露了他的内心深处，想以刘备自居，打算当个皇帝了。

元至正二十年，即宋龙凤六年，陈友谅从江州出兵，来攻太平。同时派人跟张士诚联系，约他从东往西，攻朱元璋的后路，对朱元璋造成两面夹攻的局势。

陈友谅是率领水师，顺流而下的。那时在南方群雄中，陈友谅的疆土最大，军队也最多。他还特意制造了一些大战船，叫什么“塞断江”、“撞倒山”、“混江龙”、“江海鳌”。听听名字，便知道这些船该有多大了。这种大船共有一百艘。此外还有几百艘较小的船只，快艇更是不计其数。这些大小船舰编成队形，循序前进，前后连起来有几十里那么长。各船上旗幡招展，鼓角相闻，声势十分惊人。

朱军的太平守将乃是大将花云，协守的还有朱元璋的养子元帅朱文逊。那时原先的知府李习，因年老多病，已经故去，新任的知府名叫许

瑷。花云跟朱文逊、许瑷商议，一面派人向应天告急，一面布置防守。当时太平守军不多，陈军以十倍以上的兵力来攻，众寡悬殊，十分危急。朱文逊自请去守采石矶。这个青年将领虽然缺少作战经验，但也还勇气十足。他把两千名军士摆在采石矶上，准备迎击陈友谅的数十万大军。

第二天，陈军大队杀来了。舳舻（zhú lú 竹卢）塞江，潮头都凭空涨高了二尺。朱文逊区区两千人，哪里抵挡得住。不到半天的时间，陈军前锋便攻到矶上。朱文逊战死，残兵奔回太平。花云开城，把败兵收容进去。

陈军占据采石后，调一部分兵力离舟登陆，将太平城团团围住。

守将花云是朱元璋起事时濠州“二十四将”之一，乃是一员猛将。他和知府许瑷，督促将士，在城上坚守。正赶上连续几天下雨，双方将士冒雨厮杀。陈军搬来云梯，运来土炮，先朝城墙炮轰一阵，再把云梯卡到城上，奋勇攀登。花云在敌人开炮时，让将士们躲到城堞后面，等炮声一停，便又站上城头。远的箭射，近的枪刺。太平城里的百姓，也自告奋勇地上城。他们用长竹竿顶住云梯，几个人一声喊，用力推去。那云梯就向后倒了回来。攀在云梯上的陈军，便像下饺子一样一个个跌落，摔得筋断骨折。一时城上城下，喊声震天，伴着雷声雨声，越发显得壮烈。双方将士的血水和着雨水，把城墙都染红了。

陈军人多，陈友谅让将士们轮番攻城，一拨下去另一拨上来。而朱军只有几千人，兵力不足，全仗百姓协助，才勉强守住，自然顾不上休息。这一仗连续打了三天三夜，陈军始终没能攻上城去。

第三天夜里，陈军中锣声响亮，正在攻城的陈军听见鸣金的号令，便收起攻城的器械，抬着伤兵，退了下去。战场上一时沉寂下来，耳边

只听得“刷刷”的雨声，反而显得更加寂静。守军连战三昼夜，一旦脱离战斗，一个个疲惫不堪，连饿带累，躺在泥水里便睡着了。任凭花云怎样呼唤，喊起这个，那个又躺了下去。花云干焦急也没办法。

太平城西南角有一处城墙濒临大江。只因为这儿的城墙是建筑在石崖上，峭壁耸立，无法攀越，故而敌军未能攻上。没想到陈军中有一种叫“江海鳌”的大船。这种船的船尾，建造有好几层高高的舱楼。陈友谅把士兵安置在舱楼顶上，十几艘“江海鳌”掉过船头，把船尾靠上石壁。由于几天来连续降雨，江水暴涨，“江海鳌”的舱楼又升高了几尺。陈军趁守军疲睡之际，攀上城去。待到花云察觉，陈军大队陆续登城，局势已不堪收拾了。

花云率将士且战且退，在城下与陈军巷战，终因寡不敌众，被陈军刺伤后捉住，知府许瑗也被俘获。太平城便失守了。

陈军把花云押到江边，去见陈友谅。陈友谅坐在一艘“塞断江”大船的船头上，捋着颏下三缕稀朗朗的胡须，头上撑着一顶黄罗伞遮雨，洋洋得意，不可一世。陈军把花云押来。陈友谅要花云投降。花云把眼睛一瞪，大声骂道：

“要杀便杀，老子岂肯降你这臭贼！”

陈友谅大怒，吩咐调来弓箭手，要把花云绑在船桅上乱箭射死。两名陈军把花云推到桅前，刚要往桅上捆，不防花云奋起神力，挣断身上绑的绳子，顺手拔出绑他的陈军的腰刀，左右一挥，那两名陈军便被砍中倒下了。旁边的陈军上来捉他，花云边砍边骂，又一连砍倒了五名陈军。但终因伤重，再一次被擒住。他仍然骂不绝口，直到在箭雨中咽下最后一口气。

知府许瑗也不肯投降，同时遇害了。

陈友谅占领太平后，便派人到江州，把“天完皇帝”徐寿辉用铁锤砸死，自己在采石矶的一座五通庙里即皇帝位，定国号为“汉”，年号“大义”。

陈友谅当了皇帝，却并不急着北进。因为他是跟张士诚约定两面夹击的，他在等张士诚的消息。却不知张士诚心怀鬼胎，正在观望，迟迟不肯出兵。

应天城里，早已接到花云的告急文书，要求支援。但城里无兵可派，因为北起滁州，东临江阴、常熟，南至广德、宁国，这样一大片地方都要驻守，以至兵力分散。而应天城里，兵也不多，如果再派出一部分，应天城防便将吃紧。朱元璋正在犹豫，消息传来，太平已经失守了。

太平的一些败兵，逃回应天。打了败仗的人，总是要把敌人夸得厉害些，以证明自己打败仗是不得已。于是应天人听到的，便是什么“投戈断江，舳舻千里”等夸大了的言词，以致人心惶惧，一夕数惊。

朱元璋召集文官武将，开会商讨对策。会上，一部分当初跟朱元璋一起起兵的猛将，主张对陈军迎头痛击，收复太平。有些稳当点的，则主张迁出应天，或北退滁州，或南去广德，以避其锋。还有少数人，吞吞吐吐，主张跟陈友谅妥协，换个说法，那便是投降。大家七嘴八舌，争论不已，一时也得不出个结果。朱元璋心里乱糟糟的，不知听谁的好。一抬头见刘基坐在一旁，正捻须冷笑，便下令散会，明天再议。

众人纷纷散去。朱元璋留下刘基，请到后堂，对刘基说：

“伯温先生在会上一言不发一定是胸有成竹，请明以告我。”

“那些主张妥协的，只图保自己的身家性命，这种要向敌投降的人理



应斩首。那些提出南迁北徙的，也是消极的办法，即使迁到滁州、广德，陈友谅便不会跟踪追来吗？至于以攻为守，主动出击，去收复太平，以我目前兵力，也根本做不到！”

刘基一席话，把会上的三种意见都驳倒了。朱元璋侧起耳朵，聚精会神地听刘基往下说：

“何况，我们还要防备张士诚与陈友谅联合，袭我后路。那时我前后受敌，形势更不堪设想。因此，镇江是我的咽喉，定要加力防守，不可松懈。”刘基停了停接着说，“但张士诚在江东一带多次跟我交锋，虽然没有决战，但他败多胜少，从没占到便宜。所以从他内心里讲，不会愿意跟我们打仗。这一点，我上次已经跟主帅谈过了。”

朱元璋点点头。

“依我看，张士诚怕我们，更怕陈友谅。因为跟我们，他还可以维持一个对峙的局面；假如一旦陈友谅将我们征服，张士诚与他直接接壤，那时陈友谅乘胜进攻，张士诚怎有力量抵挡！因此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张士诚不会贸然出兵，但我又不能不备，防他乘我失利时来拣便宜。这是东路。至于对西路陈友谅，大敌当前，自应全力对付……”正说着，卫士来报，康茂才求见，打断了刘基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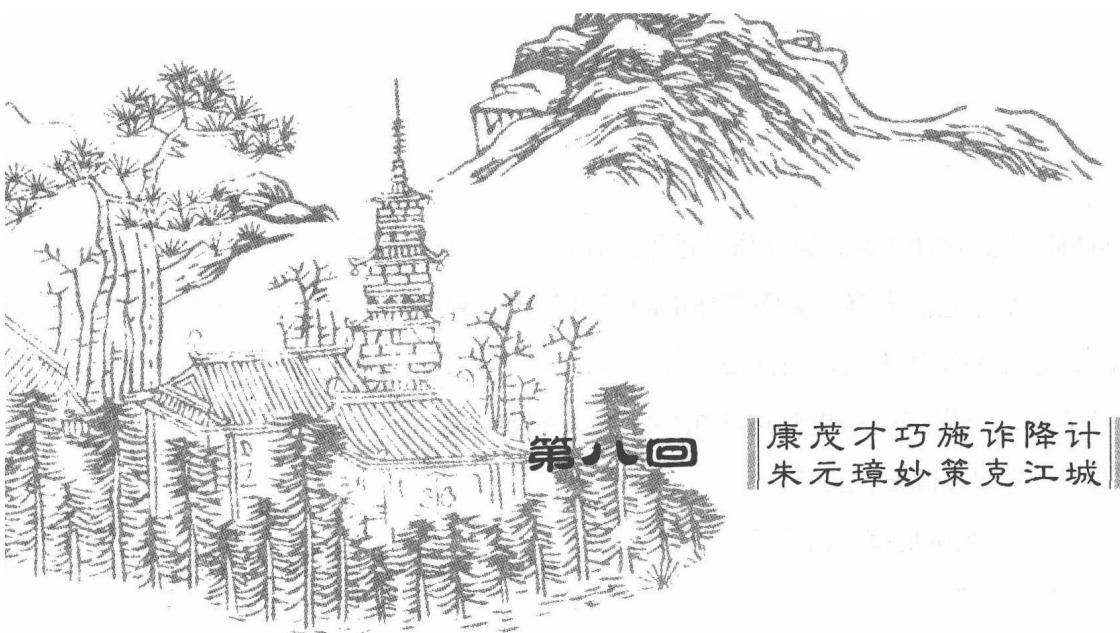
康茂才原是陈野先的部下，感念朱元璋知遇之恩，投降后勤勤恳恳，很得朱元璋的信任，至正十八年被任命为营田使，掌管全军的给养。他是蕲州（今湖北蕲春）人，跟徐寿辉是同乡，也与陈友谅相识。此次陈友谅来攻，他一来要报答朱元璋对他的好处，二来陈友谅害死徐寿辉，他心中气愤，想要为徐寿辉报仇，因此前来请战。

刘基在一旁听着，沉吟一会儿，对朱元璋说：



“有了！为了避免陈、张联合，当前最好诱使陈友谅独自来攻。陈友谅占我太平，得此小胜后定会气焰更加嚣张。古人云，‘骄兵必败’，我们要抓住战机，出其不意，击敌要害，当能取胜。康将军既与陈友谅有旧，何不施个诈降之计，诱他前来呢？”

“好！”康茂才应声说，“末将在蕲州时，陈友谅常来我家做客，我家门房老仆认识他。现在这老仆还在末将身边。待末将写一封信，让老仆送去，陈友谅定然不疑。”三个人又秘密计议了一番，事情便这样定了。



第八回

康茂才巧施诈降计
朱元璋妙策克江城

身穿衮龙袍的陈友谅，坐在太平府衙的大堂上，心情十分焦躁。原因是两次派官员去到东吴，约张士诚出兵，夹击应天，那张士诚口头答应，却借口兵力未集，迟迟不动，只是敷衍。其实陈友谅觉得，以自己的水陆大军，攻打应天，自是如摧枯拉朽一般，倒用不着真的要张士诚帮忙。他之所以邀约张士诚同盟，实在是另有妙计。他的打算是，待与张士诚共同打败朱元璋后，便趁热打铁，就势把张士诚的主力消灭，那时顺水而下，江浙便将都归他有了。

然而张士诚像个泥鳅一般，滑溜溜不肯就范，弄得他火冒三丈。正准备不再等他，独自兴兵，却听报说康茂才派人来下书，待到见面，果然是康茂才在蕲州家中的门房老仆。

老仆人呈上康茂才写给陈友谅的信。信里谈了些旧日友情，又对陈友谅当了皇帝表示祝贺，然后说：

“弟随陈野先败投朱某，实非本愿。而朱某薄情寡恩，对降人并不信任，弟在此终日惶恐，惴惴不安，盼兄之来，如望云霓。现弟奉命率所部据守应天城外之江东桥。兄如若来攻，弟愿做内应，诓开城门，即可

直捣帅府，擒住朱某，以此作弟进见之礼，岂不妙哉……”

陈友谅见信大喜，又向老仆询问了康茂才的遭遇和应天府的一些情况，老仆按刘基所教，回答得十分圆满，不由得陈友谅不信。当下约定日期，三天后半夜三更到达江东桥，并以呼唤“老康”作为联络信号。老仆临走时，陈友谅又问：

“那江东桥是座什么桥？”

“木桥。”

陈友谅点点头记下。把老仆送走以后，陈友谅决定不再等张士诚，要独自去打应天。他留一小部人马守住太平，而率领水陆大军，直向应天开去。到达后先把大军约住，让大船泊于龙江，他亲自带领三万步兵，于三更时分，到达了江东桥。

当夜月黑风高，伸手不见掌。陈友谅带前队来到桥边，连叫三声“老康”，却无人应声。仔细看去，眼前明明是一座石桥，那么木桥哪里去了？他哪里知道，老仆回报之后，朱元璋便下令将木桥拆去，连夜修成石桥，使陈友谅惶惑惊疑。陈友谅果然中计，慌忙下令退兵。这时周围山头，连珠炮响，出现了无数灯笼火把，接着是震天动地的喊杀声，漫山遍野传来，却不知有多少敌军。陈军乱了阵势，狼狈后撤。这时常遇春从左边杀出，徐达由右边攻到，两下夹击，陈军大乱。有的被杀死了，有的四散逃窜，更有不少人跌于塘壕沟渠之中，三万陈军顷刻间便三停儿去了一停儿。余众仓皇逃至龙江，待要登船，朱军将领张德胜等又率水师杀来。陈军船大，过于笨重，偏又赶上江潮退落，那些“塞断江”、“撞倒山”等庞然大物，十艘竟有八艘搁浅，无法驶动。朱军乘小船赶到，争先恐后地跳上大船，找陈军厮杀。俗语说“兵败如山倒”，陈

军将士只顾逃命要紧，哪里还肯抵抗！

陈友谅看败局已定，急忙改乘小船，抢出江口，奋桨逃命，再也顾不得他的部下了。

天亮之后，朱元璋下令收兵，打扫战场。只见田边路旁躺满了陈军尸体，而龙江里的浮尸竟使江水停滞不流。那些伤兵则辗转在泥涂之中。缴械投降的便一簇一堆地坐着，有朱军在旁看管。这一仗，陈军被杀死、溺死的不计其数，连同两万降兵和万余伤员，陈军总的兵员损失估计在八万以上。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

朱军还夺得大船数十艘，中小船舰几百条。朱元璋登上陈友谅的旗舰，在这艘“塞断江”大船的中舱里，还藏着康茂才写给陈友谅的那封诈降信。朱元璋看了不禁失笑。

朱军乘胜进军，派遣大将收复了太平，进而占领了安庆路（今安徽安庆）。另派大将攻克了信州（今江西上饶），威胁着陈友谅的侧翼。陈友谅的袁州（今江西宜春）守将欧普祥，是徐寿辉的老友，因对陈友谅杀害徐寿辉不满，将袁州献给了朱元璋。

陈友谅败退后，一路收容溃散士卒，一直到江州才站住脚。他住进江州徐寿辉原来居住的皇宫，觉得这一仗败得太憋气，却又很不服气。他认为这次吃了败仗，是由于中了康茂才的诈降计，“非战之罪也”！于是加紧训练士卒，准备再战。

徐寿辉原来还有一部人马，由大将明玉珍率领，占据大江上游。这时听说陈友谅弑主篡位，便塞断了瞿塘峡，据重庆路（今四川重庆）独立，跟陈友谅脱离关系，自立为陇蜀王——明玉珍也是群雄之一，这里略作交代。

第二年——至正二十一年，龙凤七年，七月，陈友谅认为准备已足，先遣元帅张定边去攻打安庆。安庆是大江沿岸的一个重镇，在江州与太平之间。陈友谅想以它为前哨阵地，稳步北征。张定边便是先遣部队。陈军仍以水师为主，以优势兵力，直迫安庆城下。大将双刀赵普胜，骁勇异常，身先士卒，将安庆攻下。

前一段时间，东支红巾军主力小明王与刘福通，由于连年苦战，无所建树，反致师老军疲，守不住汴都，只好又退回安丰。小明王见朱元璋日渐强大，为了笼络他，于龙凤五年升朱元璋为仪同三司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待到龙凤七年，更进一步封朱元璋为吴国公。朱元璋表面上欣喜接受，而事实上，他尊奉小明王，自有他的打算。

安庆失守的消息传到应天，朱元璋决定亲征。他先派人跑到江州，用重金收买了陈友谅的左右亲信，让他们在陈友谅面前进谗，说赵普胜的坏话。朱元璋的反间计果然奏效，一惯心胸褊狭、忌能护短的陈友谅，真的以为徐寿辉的四将对他不服，为了杀一儆众，竟派人将赵普胜斩了。“双刀赵”的部下心怀怨恨，元帅张定边统辖不住，以致将帅不和，士气低落。

这边朱元璋乘上新造的“龙骧舰”，率领舟师，溯江而上，来收复安庆。龙骧舰上竖着两面大旗，上面分别写着“吊民伐罪”、“纳顺招降”八个大字。徐寿辉的老部下大将傅友德、丁普郎等首先归降，并当了朱军的向导，引导朱军来攻。张定边虽然勇武善战，但在这种众叛亲离的形势下也无计可施，两军在安庆稍一接触，张定边的军队便溃散了。

朱元璋率领本军，再加上新降的傅友德、丁普郎部，浩浩荡荡，乘胜杀奔江州。陈友谅在江州城中，乍听探报说朱军已薄城下，初时还不

相信，疑为士卒的误传。待到张定边逃了回来，这才有些惊惶，急忙登城一望，只见朱军帆樯蔽日，舳舻连云，一眼看不到头。这时他才大惊失色，忙不迭地安排防御。

这江州地处鄱阳湖口西侧，由于赣江及其八大支流注入鄱阳湖内，所以又将江州称为九江口。江州前临大江，侧倚鄱湖，后枕庐山，形势十分险要，也是一座坚城。朱军水陆齐攻，一连攻了两天。陈军在城上坚守，一时攻打不下。

第二天晚间，朱军鸣金收兵。士卒们各自歇息，朱元璋饭后站在龙骧舰高高的船头上向江州城遥望。只见城头上灯火幢幢，照见人影隐约，防守得十分严密。他身旁站着些水军将领，多是巢湖旧将，如廖永忠与俞氏弟兄等人，这些将领善打水仗，但眼看这雄峙江边的大城，却也无法可施。

朱元璋在船头踱来踱去，猛地想起，去年陈军攻陷太平，用的是“江海鳌”巨舰的舱楼。自己军中虽然没有装带这么高舱楼的巨舰，为什么不可以想个办法代替呢！他让廖永忠乘上小艇，悄悄摸到城边，密测了城堞的高度，这边让人连夜到山上砍来高本的毛竹，临时在一些较大的船上搭起天桥。人多手快，半夜多的时间，便在几十艘船上把天桥搭好。这时天色将曙，月淡星稀。再瞭望城头，见灯火阑珊，正是守军疲困之时。朱元璋一声令下，几十艘搭着高高的竹架的大船，悄悄地划开，驶向城边，待到守军察觉，惊呼起来，大船已次第抵达城根。偏又逢涨潮，攀在竹架天桥上的朱军，不费多大力气便登上城堞，恰如年前陈军攻入太平一幕的重演。

陈友谅不曾防备朱元璋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待听得人

报朱军入城时，他还正在睡梦之中。这时也顾不得细问，惶遽中急忙挈了妻儿老小和心腹将吏，乘船突围，逃往武昌（今湖北武汉市）去了。

朱元璋进入江州后，派出大将，分别攻取附近的州县。各地守军不肯替陈友谅卖命，纷纷投降，献出城池。那驻守龙兴（今江西南昌）的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看大势已去，也派外甥康泰，携亲笔信来江州见朱元璋，表示愿意投诚。朱元璋大喜，乘船经鄱阳湖进入赣江，直抵龙兴。胡廷瑞出城迎接。朱元璋入城后，把龙兴改名为洪都府，任命叶琛为知府，留下邓愈驻守，自己则率领大军，带着胡廷瑞返回应天。

那胡廷瑞是个文官，颇有智谋，朱元璋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字，所以要带他回应天，让他赞襄政务。胡廷瑞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便是他的外甥康泰，另一个姓祝名宗。朱元璋因他们是自愿投诚，另眼看待，让他们仍率所部协助邓愈驻守。但胡廷瑞背地里对朱元璋说，那祝宗是陈友谅的心腹，不是很可靠，要朱元璋对他多加小心。这时正好朱元璋分出一军，由元帅徐达统率，准备往攻武昌。于是便把康泰、祝宗所部，编入徐达军中，使他们离开洪都。

朱元璋回师了，徐达的远征军也由洪都出发，直奔西北，往攻武昌。行军途中，突然接连传来噩耗，婺州（今浙江金华）守将胡大海被叛将蒋英、刘震刺死，而处州（今浙江丽水）的叛将李祐之也杀死了枢密院判耿再成和都事孙炎。

这两伙叛将，原来都是元军将领，是被迫投降的。此次听说朱元璋远征，便乘机反水。那时朱元璋还没回应天。不过浙江的朱军将领，不待调遣，便自行剿叛。建德路（今浙江建德）守将，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会同胡大海的养子胡德济，直奔婺州。衢州（今浙江衢县）守将邵荣

则率军去处州平叛。两处叛军不敌，处州的李祐之被邵荣杀死，婺州的蒋英、刘震则弃城逃走，投奔张士诚，被安置在杭州路（今浙江杭州）。

这两处叛乱，虽然很快就被敉（mǐ 米）平，但影响却也不小。在徐达的远征军中，康泰、祝宗听到消息后，蠢蠢欲动。他们乘夜间宿营时，偷偷脱离，带领部属潜回洪都。城池中早安排了内应，半夜里打开城门。等叶琛和邓愈得信，康泰、祝宗已经入城。邓愈顾不得披甲，便杀了出去。那叶琛是个文官，不幸遇害。邓愈在叛军重重包围中，单人独骑，浴血奋战，终于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城去，幸而得脱。

徐达在行军途中发现康、祝二将失踪，大吃一惊，料他们是回了洪都，急忙返师来救。可惜晚了一步，待徐达赶回时，康、祝已将城池占了，关闭城门，进行抗拒。

徐达大怒，下令攻城。康泰和祝宗哪里是徐达的对手，只打了半日，城便破了。康泰、祝宗骑马逃走，被徐达部下捉住。康泰把一切责任都推在祝宗身上。徐达便将祝宗斩首，另外派人把康泰押往应天，请朱元璋发落。

洪都叛乱虽平，但徐达已不能离开，只得在这里留守，并请朱元璋再派守将来。不久，朱元璋派来新的守将，是他的亲侄朱文正，并派赵德胜为副将。那邓愈虽然失城有罪，但朱元璋考虑到胡廷瑞早就提出了警告，是自己大意，才让康、祝的阴谋得逞，当时事起仓促，怨不得邓愈，便不去追究邓愈失城的责任，仍命他担任副将，来洪都协助朱文正。

朱元璋派徐达西征，原意是想趁陈友谅在武昌立足未稳，来个趁热打铁。但洪都变起，拖延了时日，陈友谅在武昌已经有了准备，这时去攻他已失去了突袭的机会。如再让徐达孤军深入，形势不利。于是便下

令调徐达班师，打算再等陈友谅来攻，依然采取以逸待劳的战略。

这边朱元璋全力对付陈友谅的时候，他背后的张士诚虽然没跟陈友谅合作来攻应天，却也乘隙与元朝勾结，被元朝任命为太尉。张士诚凭借元朝的势力，攻打各地小股的红巾军，以平江（今江苏苏州）为中心，向南北两个方向发展。南边占了杭州、绍兴；北边一直到徐州、济宁，把濠州也攻下了。这时已是至正二十三年（公元 1363 年）即龙凤九年，元军攻打小明王，调张士诚派兵协助。张士诚让元帅吕珍往攻安丰。刘福通出战不利，小明王只好向朱元璋求救。朱元璋率师亲自去解安丰之围。陈友谅听到消息，认为报仇的机会到了，便调集全部的人马，第三次向朱军进攻。他的第一个攻取目标，便是洪都。



第九回

援安丰迁都迎宋帝
保洪都浴血捍孤城

朱元璋亲自率兵去安丰解围，刘基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朱元璋外出，陈友谅闻讯非来攻应天不可，所以他劝朱元璋要慎重。但朱元璋去救小明王，有他的打算，终于没听刘基的劝阻，带兵北上了。

果然，陈友谅卷土重来。这次他特制了比上两次还要巨大的船舰。因为他考虑到，自己的水师虽盛，但攻城略地非要上岸不可，因此也得有强大的步兵。特别是出奇制胜，行军迅速，莫过于骑兵，他想来想去，想出一个办法，建立一支水军步战队。他新制的大船，船体高好几丈，上下共分三层，每层都有走马棚，以便装载马匹。最下一层是橹舱，每侧有几十根大橹，每根橹四个人摇，行走如飞。每艘船可以容纳将士两千至三千人，宛如一座座活动的小城堡。此次他认为必操胜券，所以倾国而来，把文武百官和亲眷家属都带到船上，总兵力号称六十万，准备一举把朱元璋扫平，然后就在应天定都。

如果他真如刘基所虑那样，沿大江顺流而下，直攻应天，那么应天兵力单薄，攻击或可得手。待占了应天，然后再分兵四出，扫荡外围，那时鹿死谁手，真个未可预料哩！可惜的是他一丝未改刚愎自用的老毛

病，连吃两次败仗，却还依旧骄横自大，不把敌人放在眼里。他的打算是挨个儿来，把朱元璋占据的城池一座一座攻下，跟他的本土连成一片，逐步推进，最后再水到渠成，攻打应天。

至正二十三年四月，陈友谅大军从武昌出发，沿大江东下。从地图上看，挨得最近的便是洪都了。其实洪都局处赣江，并不在他东征的主道上。只是他既定下“蚕食”的战略，自当按部就班地挨个儿来打。他让船队驶离大江，进入鄱阳湖；再沿赣江口上溯，顺赣江去攻洪都。

陈友谅这是跟朱元璋第三次交锋的第一仗，他志在必胜，因此事先也作了相应的部署。他分别派出两军去攻打洪都南边的吉安（今江西吉安）和临江（今江西清江）两城，封锁住洪都陆上的通路，让洪都成为孤城。他更没瞧起洪都主将朱文正，认为他只是个“娃娃将军”，不堪一击。但不知朱文正虽然只有二十二岁，却早就在十四岁时参加军旅，随叔父南征北战，有了八年军龄。还有赵德胜老成持重，邓愈勇武善战，作为他的辅佐，岂可轻敌！那陈友谅骄兵的旧病又复发了。

陈友谅督率大军，昼夜兼程，不日来到洪都城下。等驶近一看，不由目瞪口呆，连呼“怪哉”！原来洪都沿赣江一面的城墙，不知什么时候竟缩了回去，离开江岸了。

在此以前有过两次攻打江城的战例，一是陈军攻朱军的太平，一是朱军攻陈军的江州，用的都是大船乘着潮水靠上城墙，兵士们借高攀登上城的办法。这次朱元璋改派朱文正来洪都驻防的时候，想起此事，便命朱文正把沿江城墙拆掉，后退十五步重建新墙。那时一“步”等于五尺，十五步便是七十五尺。那陈友谅满打着如意算盘，以为这次船体比“江海鳌”还要高大，登城更要容易。却不料城墙搬家，那离岸七十五尺



的距离，任凭船舰再大再高，想要靠上去，也无能为力了。

陈军船队沿江岸停泊，蜿蜒十几里。将士们奉命下船，将洪都城团团围住。但洪都一城，方圆有限，陈军进攻时展不开多少兵力，只能是有的打，有的看，大家轮番上阵，迎着江的一面，叫做抚州门。陈友谅亲自督军进攻。一时战火纷飞，杀声震天。那城里的守军却也不惧，朱文正、邓愈、赵德胜三员主将，带领薛显等十几员将领，跟战士们一样，就在城头上吃睡，昼夜都穿着盔甲。只在敌人进攻的间歇小憩一会儿，一闻警报，立即跃起，投入战斗。

一攻一守，战事激烈，双方都有相当的伤亡，但却胶着下来。城守几次出现险情，全仗朱、赵、邓三人应付有方，才转危为安。有一次陈友谅在江沿偷挖地道，接近城根，放上火药后引爆。新城墙竟被掀塌三十丈。邓愈、赵德胜、薛显等跃出城来，抵住攻城陈军，后面朱文正督促军民抢修。这一仗异常惨烈。陈军以多攻少，前仆后继；朱军拼死抵抗，一步不退。只杀得城外到江边这一地段，尸如山积，鲜血源源地流注江中。朱军副主将赵德胜便在一战中阵亡。但朱军却也把倒坍的城墙修好，又重新上城防守了。

朱文正一面坚守，一面派千户张子明去应天求援。当时洪都已被围得水泄不通。张子明化装成一个渔夫，乘着黑夜，驾一小舟，偷出水关，从江汉的芦苇丛中悄悄溜出，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才来到应天。

这时朱元璋往援安丰，刚刚返回。

原来朱元璋率主力过江，经滁州、定远，直奔安丰。他一路上慢慢腾腾，就似游山逛水一般。待出得滁州，接得军报，刘福通在战斗中被张军射死，安丰危急，朱元璋这才下令兼程前进。张军主将吕珍听得朱

元璋来援，返师迎敌，两军在安丰东南一场激战。张军大败，吕珍率残部逃回濠州，转返江东。这边朱元璋进安丰拜见了宋帝小明王韩林儿，这是他二人第一次见面。朱元璋跟小明王韩林儿商议，说这安丰虽然地处中原，北边却已失去屏障，离应天又远，如遇敌人来攻，增援也需时日，故建议小明王迁都滁州。那儿经朱元璋几年经营，已具规模，比安丰强多了。

小明王想想自己身边，倚为靠山的刘福通已经不在了，如今是将少兵寡，在这里一怕元军，二怕张士诚，倒不如听朱元璋的主意，随他到滁州去吧！朱元璋把小明王接到滁州，派人赶建宫殿，供小明王居住。又派了文官武将，供小明王调遣，就是内侍宫女，也都添上了他派去的人，看起来是对小明王的尊崇，而事实上，他已经把这个宋国小皇帝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了。因为这时红巾军的主力虽然瓦解，但北方仍然散处着一些小股红巾军，朱元璋掌握住小明王就是希望羁縻（jī mí 机迷）这些零散部队，将来有机会好收编他们。

这时朱元璋已接到军报，陈友谅正在猛攻洪都。他想那朱文正等将领，战斗力不错，洪都一时不会失守，便不忙着返回，直待到小明王这里一切安排妥帖，才辞别小明王回到应天。而这时求援的千户张子明也赶到了。

朱元璋和刘基接见张子明，听张子明谈了陈友谅军的阵容，以及洪都城近两个月来攻守的战况。朱元璋笑着对刘基说：

“伯温先生当初劝我莫去安丰，看起来你的考虑是周密的。据子明方才讲，陈军有那么大的兵力，如果趁我不在来袭应天，那结局将不堪设想。所幸的是他见不及此，却去全力攻打那僻城洪都，舍本逐末，即使

他把洪都打下了，又损我几何？”

刘基微笑说：

“此及天助明公，人力不可挽回。”

“哈哈哈！可是，如果当初先生不来助我，却在友谅麾下，那时又将如何？”

“桀犬吠尧，那就难以预料了。”

“哈哈哈！”朱元璋又一次大笑，“那么先生助我，恐怕这也是天意啦！”

张子明继续报告：

“敌兵虽然几十倍于我，而我军也有不少伤亡减员，但士气仍盛。目下雨期即过，赣江水位将逐渐浅涸。陈友谅的大舰行动不便，形势转而对我有利。但守军终是太少，日夜盼望援兵来救。如果援军到达，击破敌人是不难的。”

朱元璋点点头，对张子明说：

“你马上回去，告诉你家主帅，我这里正在调集兵力，这次要与陈贼决一死战。不过各处军兵聚齐，尚需时日。你等如能再坚守一个月，那时我将亲率大军去解救你们，你们务必要坚持住。”

打发张子明回去后，朱元璋便檄调各处驻守的大将徐达、常遇春等人，率军来应天会集，准备共援洪都，与陈友谅决战。

那张子明返回洪都途中，路过湖口（今江西湖口），被陈军捉住。陈军中有人认识他，知他是朱军的千户，便押他到洪都城下绝大舰上见陈友谅。陈友谅问他干什么去了，那张子明并不隐瞒，爽快地答道：

“到应天求救兵去了。”

“见到朱元璋了吗？”

“见到了。”

“他怎样讲？”

“实不相瞒，我家国公说，他不一日亲来杀你！”

“啪！”陈友谅一拍几案，“拿去砍了！”

大元帅张定边劝他息怒，对张子明说：

“洪都城危如累卵，破在旦夕。你若不弃富贵，便去城下告诉朱文正，说应天没有兵力来援。要他早日投降，保住性命。”

张子明思索了一阵，问陈友谅道：

“你们不是骗我吧，封我什么官职呢？”

“孤是大汉皇帝，金口玉言，岂肯骗你！你放心去吧！区区官职，孤何必吝惜！”

“既然这样，我便去对朱文正讲。”

张子明被陈军押着，下了大船，来到城下，张子明仰头对城上招呼：

“守军听着，我是千户张大舍，快去禀报主帅，让他来听我讲话。”

朱军报告了朱文正。朱文正和邓愈来到城头。张子明朝城上拱手道：

“朱都督、邓副帅，末将到应天见到了国公爷，国公让我告诉你们，要你们再坚守几天，他即日就亲自带兵来救洪都了。”

陈友谅在大船上远远看着，气得七窍冒烟，一连声地喝道：“杀！杀！杀！”见几名陈军将张子明乱刀砍死，还不出气，又下令把陈军攻克吉安、临江两城后俘获的朱军将领刘齐、朱叔华等人也押到城下斩首。让陈军朝城上大喊：

“如果再不开城投降，城破后就以他们为例！”

这样一来，城上的守军不但未被吓倒，反而怒火填膺，决心更坚，斗志愈旺了。左副元帅赵国旺带领一小部守军乘夜悄悄缒下城去，烧毁了陈军的大船八艘。陈军发觉后追来，他苦战力竭，投江而死，左翼元帅牛海龙，带兵袭击陈友谅乘坐的大船，与十倍于他的陈军苦战，英勇捐躯。

洪都城四月被围，这时已是七月，共被围攻了八十五天。将士伤亡多人，光大将战死的就有赵德胜、赵国旺、牛海龙等十四名。

到围城的第八十六天，陈军解围了，那些沿江停泊了两个多月的大舰船，纷纷扯帆拔锚，向下游驶去。守城的朱军将士虽然没听到任何消息，却也能够猜出，那是援兵到啦！

朱文正站在临江一面的城头上，遥望陈军舰船帆影摇摇，逐渐远去。想起这近三个月的时间，睡不解甲，昼夜苦战，多少将士倒在城下这片土地上，尸体被陈军抛进江里，顺流而下，竟无葬身之地。那赵德胜等十四员阵亡将领的音容笑貌，依稀犹在眼前。也就是幸亏了这万余名牺牲的将士，用他们的生命保住了这座孤城。想到这里，朱文正不由得潸然泪下。回头看看身边将士，却也一个个泪流满面，有的甚至于啜泣起来。

邓愈奋臂说道：

“主帅，下令吧，让我们出城追击，给阵亡的弟兄报仇！”

将士们齐声响应，摩拳擦掌，恨不得马上下城追杀过去。

朱文正抚摸着光光的下巴，在城楼上踱来踱去。他何尝不想亲手杀几个敌人，出一出这八十五天憋的火气呀！然而他冷静了下来，对将士们说：

“兵不厌诈，要谨防陈友谅的诱兵之计。再说我们没有船队，沿江岸追赶也追他不上。现在我们决不可松懈，要加紧瞭望，并派出探卒去探听是不是真的来了援兵，带兵的大将是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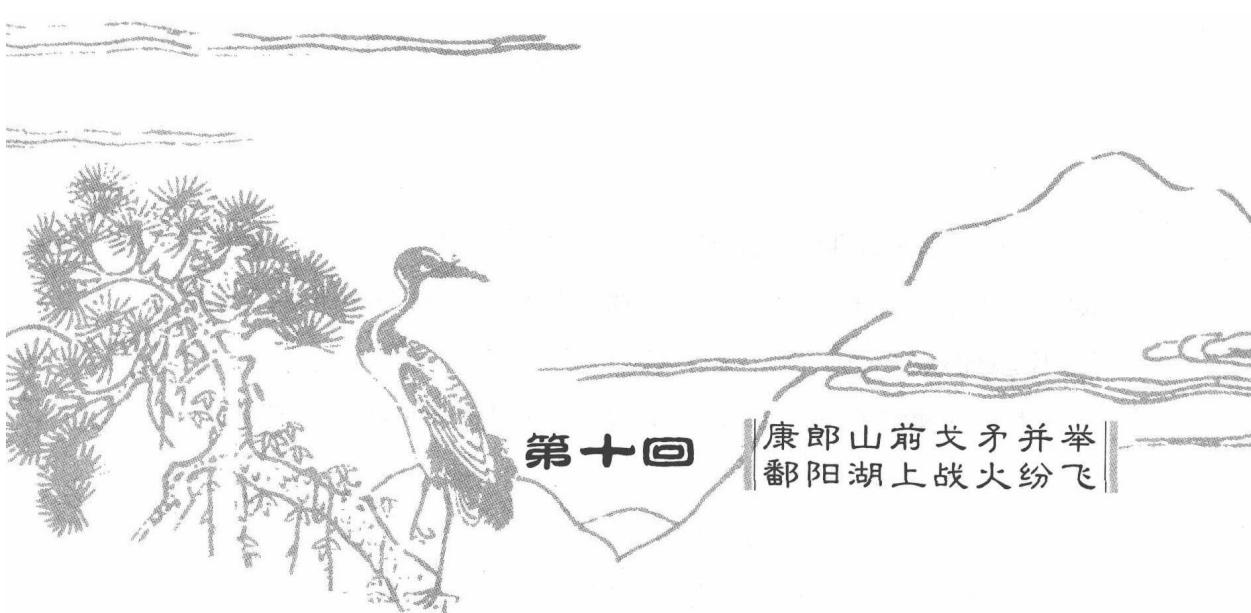
“对，”薛显接着说，“现在抓紧这个间隙让士兵们休息。等到探明消息，我们再去攻陈贼的后路！”

邓愈仍不泄气，他对朱文正说：

“主帅分给我五千个兵卒，让我带他们去收复吉安和临江吧！”

“这倒可以考虑。这样吧，一切等探卒回报之后再定，邓将军认为如何？”

邓愈急得手心都痒痒，但他想想，朱文正说得也对，只好不再做声了。



第十回

康郎山前戈矛并举
鄱阳湖上战火纷飞

这鄱阳一湖，古称彭泽，又名彭蠡。七月下旬正是秋意初现而暑热未尽的季节。辽阔的湖面上，鸥鸟与白鹭齐飞；纵横的港汊里，苇蒲和萍菱交织。好一派令人心醉的水乡景色！

但就在这如画的美景中，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即将展开了。

朱元璋抽调各路军队，聚集了二十万人，亲自率领，来援洪都。大军从应天出发，沿江而上，直抵湖口。为了扼住鄱阳湖通向大江的咽喉，他派指挥戴德，屯兵泾江口和南湖咀，然后自率水师，进入鄱阳湖中。

那边陈友谅得报，撤了洪都之围，顺赣江而下，也进入了湖中。两军相较，陈军人数多，船舰大，似乎占了优势。但朱军船小也有小的好处，它转弯灵活，进退迅速。两军各有优劣，因此这一战的胜败，全在于主帅的运筹和将士们的斗志了。

两支船队，在湖中康郎山附近的水域相遇，两军展开阵势。陈军的大船像些小山一般，几十只连在一起，连绵几十里。船身涂上火红的颜色，日光映照，熠熠生辉。船上旌旗迎风招展，戈矛反射阳光，更增加了威武的气势。陈友谅坐在中间一艘大战舰的船头上，抚须冷笑，但等

朱军来攻。

朱军阵里，船只较小，船身涂着白漆，而且也不连成一体，却分成若干个小队，纵横运动，前后交错，令人不知他们要从何处进攻。这样以来，朱军便占了主动，而陈军却只好等着挨打了。

两支船队越来越近。朱军的指挥船上，突然响起了连珠号炮。那分布湖上的十一支分队，霎时喊声震天，先后向陈军船阵发起攻击。最前边领队船上，站着朱军元帅徐达；后边船上是水军将领俞通海为他掩护。朱军使用了火攻的战术。那个时代两军交战，虽然主要武器仍为刀枪戈矛，弓弩羽箭，但也开始使用简单的火器，特别是在城防或攻坚战中，火器越来越得到重视。朱元璋知道陈友谅喜用连船的战术，便决定以火攻来对付。朱军船上安排了火炮、火铳、火箭、火蒺藜等，都是发火的武器，还有什么将军筒、神机箭，上面都带着火药，发射时机括触燃火药，一溜火光射向敌船，只要射中，立即燃烧。朱军的工匠还发明了一种叫做“没奈何”的武器，是用芦席卷起来的一个大圆筒，里边装上火器和火药，外边用丝麻和油布裹紧，悬在船头的桅杆上。装备着“没奈何”的船一旦与敌船相遇，便猛扑上去，只待两船即将相撞的一瞬间，船头的军士便点燃了“没奈何”的火捻，割断绳索。两船相撞，“没奈何”恰好落到敌方的船上，立刻爆炸燃烧起来。敌船上的兵卒怎能不焦头烂额！再加上那时舰船都是木制的，易于燃烧。而陈军又是许多大船连在一起，急切间解不开连接船体的铁索，因此一船被打中起火，其余的船只也被延烧，结果往往同归于尽。

但大船也有船大的优势，陈军将士居高临下，矢石从高高的船桥上打下来，倍增威力。朱军的小船承受不住，也有不少艘被击沉于水中。

朱军舰船分成十一队，散开来攻向敌军。朱元璋乘一艘快艇，在后边督阵指挥。陈军阵中，元帅张定边百忙中发现远处有一艘快船，周围有十几只小船环绕，静静地停在湖中。他料定这船上一定是主帅人物，说不定便是朱元璋本人。他悄悄调来几艘快艇，从阵后绕个大圈儿偷袭过去。待到朱元璋的护卫船发觉，张定边已经离得不远了。几艘护卫船马上迎了上去。但护卫船太小，张定边不管不顾，只让快艇猛冲过去，把护卫船冲得四零五散。

那张定边威风凛凛地站在快艇船头上，手执厚背鬼头大刀，虬髯乱撒着，大声喊叫：

“前边船上是小儿朱元璋吗？快来本帅刀下受死！”

朱军船上卫士们纷纷发箭，朝张定边射去。但惶急中多失去了准头，瞄准了的也都被张定边用厚背刀挡落。朱元璋看情势危急，一面拔出剑来准备厮杀，一面让水手赶快把船划开。谁知忙中有错，船头偏又冲上一处浅水，船底让湖泥胶住，动弹不得。几个水兵跳下水去推，急切间也推它不动。张定边哈哈大笑，催船赶来。

这时前边朱军的一个分队，是由常遇春和俞通渊带领的，正在跟陈军大战。忽听后边军士报说，阵后发现敌船。常遇春让俞通渊继续指挥进攻，自己的快船退了回来。赶到一看，果然有几艘红色的快艇，在追逐本队的一艘白船。再仔细看时，不由大吃一惊，因为那白船桅杆上飘扬着一面黄色的三角形小旗，正是指挥船的标志。常遇春大叫“不好”！马上让水兵们快划，准备赶去营救。就在这时，朱元璋的船被湖泥胶住了。

形势危急，常遇春的船已经来不及赶到。他突地抛下手中的长矛，

把弓箭拿了起来，弯弓搭箭，瞄着张定边“刷”地射去。张定边全副精神，都集中在追赶上朱元璋上，不曾防备侧面会有箭来。待到右臂剧痛，方才察觉。他侧身看了一眼，不顾右臂箭伤血流如注，咬咬牙刀交左手，吩咐水兵加力快划，仍然继续追赶上朱元璋。

这时徐达后阵的俞通海也发现朱元璋在危急中。他来不及通知前队的徐达，径自拨转船头，赶来援救，他是巢湖渔民出身，常年使船，富有经验。他不去拦截张定边，却让水兵们驾舟向朱元璋搁浅的船飞速冲去。船急带起了涌浪，再加上俞船的一撞，朱元璋的坐船终于从湖泥中挣出，脱离浅底，进入深水。俞通海掉过船头，准备迎敌；那边常遇春的船也赶了过来。张定边身带箭伤，无法作战，只好恨恨地退回本阵去了。

双方这第一仗，杀伤相当，算是不分胜负。天色渐渐黑了下来。两军阵里，锣声响亮，各自收兵后退，分别在三十里外，扎下水寨休息。

朱元璋险些被擒，闹了一场虚惊。大将们听说都到中军来慰问。这时朱元璋已回到龙骧大舰上，他神色自若，对这次凶险似乎毫不在意，但却也把常遇春和俞通海叫来，慰勉一番，厚加赏赐。随船的那些军士们，自然也都有封赏，不必细说。

第二天上午，一只小艇驶来，原来是陈友谅派人来下战书，约朱元璋明天上午卯时，仍在康郎山水域的原战场上，决一死战。朱元璋看后，亲笔在战书上批了“同意”二字，让来人原书带回。这里朱元璋召集谋士武将，商讨迎敌的策略；军士们则整修船只，磨砺武器，只待明日厮杀。

下一天刚黎明，朱元璋便下令出发。一队队舰艇，大船小船配合，

前后左右各有序列，先后驶到康郎山前水域，等待陈军的到来。过了半个时辰，方见西方水面上红光闪烁，正是陈军的红色巨舰迎着朝阳驶了过来。这次陈友谅力争主动，他解开了方阵，让大船主动进攻，向朱军杀来。朱军的船队便开上去迎战，霎时两军杀到了一处。陈军船大，朱军船小，朱军作战时需要仰攻，十分不利，有的船只便退了回来。朱元璋在后边督阵，他命令将后退船上的将官斩首，另外派人去统率。这样才压住了阵脚。这时双方的船队混战到了一起。陈军的大船虽然看来占了便宜，但他们多是各自为战，互相缺少照应。而朱军白船，仍分为十一个分队，有主将统率，前进后退，迂回包抄，几十条船统一行动，这样也就抵消了劣势。而更主要的是，陈军将领，除了陈友谅原先的心腹外，不少人对他的弑主篡位不满，心中不服，更对他那忌刻猜疑、动辄杀人的行为产生疑惧，因而三心二意，不肯替他卖命。而朱军阵里，许多大将是朱元璋“二十四将”中的旧人，他们跟朱元璋一同起兵，经过患难，共过甘苦，自是忠心耿耿，就是那些后来归附的降将，由于朱元璋肯于坦诚相待，一视同仁，便也倾心输诚，总想有所报答。两军的军心士气如此参差，那陈军虽有六十万，是朱军的三倍，但十不抵一，取胜也就很难了。

两军从卯时战起，整整打了一天。广阔无垠的湖面上，几十里方圆都有船队在厮杀。有时几艘白船围攻一艘红船，有时红船又在追赶白船。战场形势，瞬息千变。眼前是炮火纷飞，刀光剑影；耳边是震天的喊杀，夹杂着伤兵的呻吟；水中则漂浮着战死将士的尸体，以及断橹残桅，破桨碎帆，景象十分惨烈。看看天色晚了，陈军中鸣金收兵。陈军的大船陆续退出战场，向西方退去。朱元璋也收拢船队，清点伤亡，准备回水

寨过夜。

这时忽然刮起了东北风。湖面寥廓，大风呼啸而来，激起波涛万顷。朱元璋灵机一动，下令征求敢死的将士，又将小船七艘，装满芦苇火药。这时敢死队组成了，都是些自愿参加的士兵，而打头的将领，却是陈军降将丁普郎。

这丁普郎原是徐寿辉麾下大将，是“双刀赵”赵普胜的好友。赵普胜无辜被害，丁普郎发誓为他报仇。前次朱元璋打江州时，他跟傅友德率部投诚，并当了朱军的向导。此次随朱元璋出征，他和傅友德受命统率一支分队。他几次找陈友谅的大船，想去杀死陈友谅为“双刀赵”抵命，但却中途被别的船拦住。现在朱元璋下令征求敢死队，他明白这是要用火攻，便奋不顾身地要求当敢死队长。

七艘小舟挂满帆，趁着暮色在浪花影里飞速前进，真是势如奔马。陈军大船这时已列好队形，准备返航。小船突然冲了进来。丁普郎一声号令，七船一齐举火，顷刻间风烈火炽，烟焰冲天。陈军许多大船被烈火燃着，“腾腾”地烧了起来。哪里还顾得什么阵势，只好四散逃命。而朱军的大队船舰，这时也趁机冲杀过来，炮轰箭射，陈军连还手的力量也没有了。

这一仗，陈友谅损失了大船四十多艘，伤亡了五万人。那一贯骄横自负的陈友谅，也不得不为之气夺了。

陈友谅退到鄱阳湖西岸一个叫渚矶的地方，结寨自保。朱元璋则移师到湖东岸的左蠡，跟渚矶遥遥相对。中间也曾有过几次小的战斗，双方均有些伤亡，但无关大局。

陈友谅吃了败仗，怒火中烧，下令把捉到的朱军全部杀死，抛尸湖

中，想以此来威吓朱军。而朱元璋却反其道而行之，所获俘虏全部放回不说，对伤员还给以医治包扎。这样一来，陈军在战斗中更不肯出力，一看危险就缴械投降。而朱军则明知投降也难以活命，只有以死相拼。双方的士气，自然越发悬殊了。

双方相持了一些时日，陈友谅军中发生了粮荒。原来朱元璋进湖前便派人占领了湖口的泾江口和南湖咀，断绝了陈军与武昌的水路联系。而洪都守将朱文正，又控制了陈军陆上的通路。陈友谅只好召开军事会议，商量对策。会上，金吾将军与陈友谅的意见相左。散会后他怕那一贯刚愎自用、反复无常的陈友谅不能容他，便趁夜带着本部船队，越湖来到左蠡，向朱元璋投诚。

陈军中走了金吾将军，引起连锁反应，不少将领陆续叛去。陈友谅一看不好，怕这样下去真的成了“孤家寡人”，只好下令北撤突围。

陈军船队走到湖口，被朱军指挥戴德堵住了。湖口是一个小县城，紧扼在鄱阳湖通向大江的唯一通道上，因此称为湖“口”。湖口对面便是南湖咀，两处就像一把铁钳，把窄窄的水路夹住。陈军船队来到时，戴德挥兵阻截，火箭从岸上直射入船阵中。陈军一面还击，一面争先恐后地下驶。水面狭窄，大船挤到一处，反而阻塞住了。陈军争路，甚至自相砍杀起来。好不容易突出湖口，后面朱元璋又率船队追到。两军船队顺着流水，纠缠在一起搏斗，等来到泾江口，戴德的另一支伏兵又杀了出来。陈友谅伏在舱中，情知不妙，忍不住掀开舱窗，探头出来看望。突然飞来一支流矢，从他眼中射进，直贯后脑。这位大汉皇帝，只当了三年，便死在战争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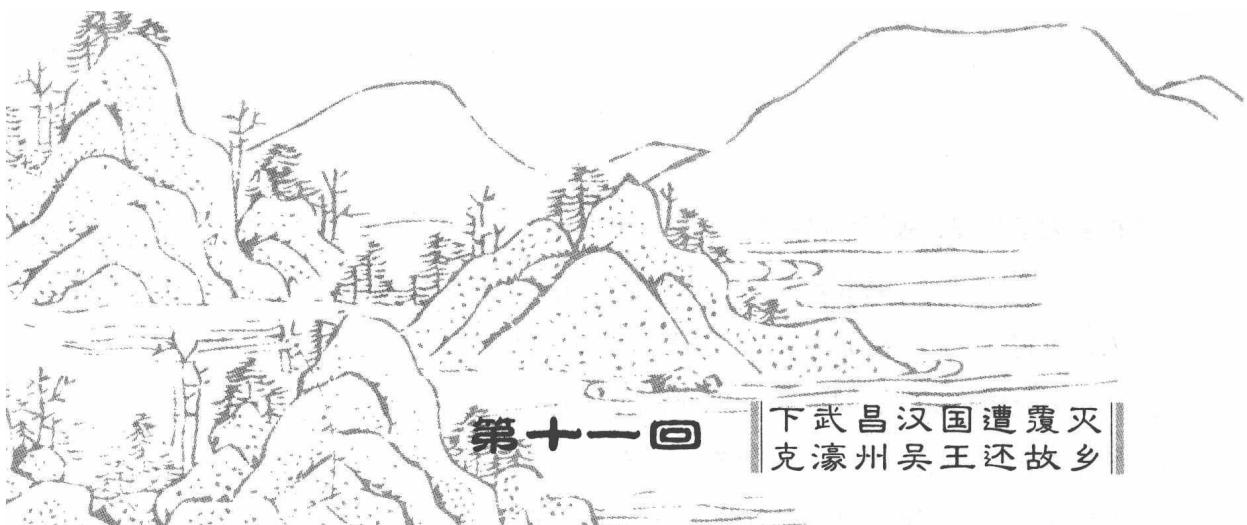
陈军仓皇逃命，四外溃散。只有元帅张定边，收起陈友谅的尸体，

护着太子陈理，逃回武昌去了。

这一仗，朱元璋虽然得胜，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将士伤亡了几万人，大将丁普郎、陈兆先等三十五员，在水战中先后阵亡。

朱元璋收兵后，又回到鄱阳湖凭吊战场。当时阵亡将士皆厝于湖中的康郎山。他登上山去，设奠致祭，低回凭吊。然后又乘船赶往洪都，慰问朱文正、邓愈以下苦守孤城八十五天的将士，并在守城死难的赵德胜、牛海龙，求援被害的千户张子明，吉安守将刘齐、朱叔华，以及前次被叛将祝宗杀害的知府叶琛等人墓前设祭。

下一年四月，朱元璋命令有司在康郎山建忠臣祠，绘制了鄱阳湖大战中阵亡将士三十五人的肖像，让地方官按时祭祀。又在洪都建祠，祀赵德胜、张子明、叶琛等十四人。



第十一回

下武昌汉国遭覆灭
克濠州吴王还故乡

鄱阳湖大捷，朱元璋召集众将庆功。会上，众将对朱元璋的指挥自然要颂扬一番。有人说，我军千里赴援，兵力只及陈友谅的三分之一。而陈友谅船大兵多，又据了鄱湖的上游，以逸待劳，占了地利。但六十万大军，却一战溃灭，看来，这完全是天时有定了。

朱元璋摇摇头，笑着说：

“不然，自古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然而‘天时’之说，究竟是虚的，而‘地利’虽然有助于战局，但地利也靠将士来利用。所以说到底，最要紧的还是人，是打仗的将领和士兵。那陈友谅虽然兵强势众，但人各一心，上下猜疑，失去了‘人和’。而且他不善于捕捉战机，不会积蓄力量。全师去攻取一个关系不大的洪都，竟八十五天不下，丧失了军心士气。我军虽然征途千里，但却满怀锐气而来，气势正盛，对付他那疲卒，恰恰是我逸彼劳，主客异势。何况我军将士同心，全军团结，正是占了‘人和’。这才是我军得胜的关键所在。”

众将听了，无不叹服。

朱元璋回到应天。当年九月，又亲自率领大军来攻武昌。这时陈理

已继汉帝位，改元“德寿”，由元帅张定边主持军务。朱元璋并不强攻，只是在武昌四门外面立下营栅，又在江中连接舟船，做成长寨，阻绝了武昌水陆的出路，逼着陈理出降。同时分兵遣将攻取陈军占据的各州郡。许多郡守都不战而降。

十二月，朱元璋把武昌的军务交给常遇春，自己赶回应天去。原来李善长、徐达一再奉表请他当皇帝，他觉得还有个宋帝小明王韩林儿在那里，如果自己这时称帝，又怎么安排小明王呢？所以只答应当吴王。他于年底赶回应天去，就是去参加即吴王位的大典的。不过当时张士诚已称“吴王”，现在“吴王”有了两个，人们便把张士诚称作“东吴王”，朱元璋是“西吴王”。

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 1364 年）即宋龙凤十年，正月，朱元璋自立为吴王，建立官属，以李善长为左相国，徐达为右相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二月，他又亲赴武昌，督兵攻城。元帅张定边支持不住，只好陪着陈理到朱元璋军中求降。那陈理还是个小孩子，吓得战战兢兢，跪在那里不敢仰视。朱元璋携着他的手说：

“以前都是你父亲的过错，我不怪你，你不要害怕。”当即封陈理为归德侯。

至此，陈友谅创建的雄踞一方的大汉国，终于灭亡。

当年秋天，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等，分兵从武昌南下，攻取了江西、湖广等地的许多州府，赣江、湘江、汉水流域，全成了朱元璋的势力范围。

西路平定了，朱元璋便专心来对付东路的张士诚。于第二年——至正二十五年（公元 1365 年）即宋龙凤十一年，十月，下令讨伐张士诚。

前边提过，张士诚这几年扩展地盘，以平江（苏州）为中心，北边占有泰州（今江苏泰州）、高邮（今江苏高邮）、淮安（今江苏淮安）、濠州、泗州（今江苏盱眙）直至济宁（今山东济宁），南边则占有湖州（今浙江湖州）、杭州、绍兴等地。领土范围沿东海北部海岸和黄海南部海岸，呈一个长方形的地带。

张士诚这个人跟陈友谅不同，他虽然枭勇，但生性厚道，待人宽大，不过却缺少主见，平时很少说话，给人以持重的感觉，这多少也影响了他的威信。他不像陈友谅那样野心勃勃，一上来就当皇帝，而是只想守住这块基业，不敢冒险进取。他的大臣和将领，都是当初一同起事的贩私盐的江湖弟兄。这些人如今富贵了，在这富庶的江南鱼米之乡，日浸月染，渐渐失去了江湖豪杰的本色，却沾染上腐化享乐的习气，也学着那些地主豪绅的样子，修府第、建园林、玩女人、赏古玩，天天歌舞宴会，只图眼前欢乐。甚至大将出兵，也要带上歌妓舞女，白天行军打仗，晚上宴乐歌舞。这样的将领，又怎能带好兵，打好仗呢！有时打了败仗，跑回去见了张士诚，哭哭啼啼，好像受了多大委屈。张士诚念着旧情，不但不追究他们战败的责任，反而加以安慰。如此赏罚不明，必然导致纪律松弛，上下离心。这样的政权，又怎么会强大呢！

张士诚政权建立之初，全靠他弟弟张士德主持。张士德小名九六，有些文才，也懂得礼贤下士，当时他的幕府里便有不少江南有名的文人。他听部将卞元亨说认识一个叫施耐庵的同乡文士，颇有才学，便让卞元亨去征聘他。这施耐庵是白驹场（今属江苏大丰）人，跟张士诚是同乡。元至顺时中进士，后来不愿为官，回乡隐居。张士德派卞元亨来聘，他三次推辞。等卞元亨再来，他却举家迁走了。

张士诚的政权，在张士德主持期间，颇为兴旺，但张士德于至正十六年跟徐达在常州作战时，为朱军先锋赵德胜所擒，不降而死。张士诚让他的另一个弟弟张士信（小名九七）做丞相，这张士信跟乃兄张士德正好相反，他贪污无能，只知享乐，把政事交给手下的参军黄敬夫、蔡彦夫、叶德新三人，任凭他们弄权舞弊，胡作非为，把国事搞得一塌糊涂。而张士诚养尊处优，一概不闻不问。当时平江流传着一首民谣：“丞相作事业，全凭‘黄菜叶’，一朝西风起，干瘪！”

张士诚从至正十六年——朱元璋占据应天的那年起，便和朱元璋开展了争夺地盘的斗争。双方互相攻伐，前后有过几次较大的战斗，零星冲突就更多了。至正十八年、二十年、二十三年、二十五年，在宜兴（今江苏宜兴）、诸暨（今浙江诸暨）等地，曾先后发生过兵力达十万人的大战。双方反复争夺，但战争仅限于局部，只是争夺一城一地，不带决战的性质。因为朱元璋听从了刘基的主张，倾注全力去对付陈友谅，对张士诚着重防守，所以僵持了近十年。直到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的势力，平定了西南方，这才把张士诚当做主要对手来认真对付了。

朱元璋东征，采取的是先北后南，先外围后中心的战略。由于张士诚的基础是在江南，江北的地盘是新得的，并不稳固。像濠州、泗州、济宁等地，原由红巾军占据。张士诚一度投降元朝，当了元朝的太尉，北运粮食供应大都，这些地方就是在这种形势下驱走红巾军而占有的。所以朱元璋决定一方面趁张士诚在江北根基不稳，一方面以红巾军小明王的名义作号召，先来肃清张士诚在江北的势力。

从至正二十五年十月到二十六年四月，仅仅半年的时间，朱军元帅徐达、常遇春等便先后攻取了泰州、高邮、淮安、徐州、宿州（今安徽

宿县)、安丰等广大江北州县，把江北张士诚的军队，除了消灭的以外，全部赶回南方。朱军占领这些地方后，任命官吏，恢复生产，召百姓回来安居。

这里说说濠州的情形。自从朱元璋、郭子兴先后离开濠州后，彭大有病去世，而赵均用则东去淮泗，后又北往山东投红巾军刘福通部下的毛贵。但赵均用这个人反复无常，竟将毛贵刺死，他也被毛贵的部将杀掉。原在濠州的节制元帅孙德崖等四人，无所作为，张士诚军来攻濠州，他们打不过，一跑了事，濠州被张士诚军占领。此次徐达率兵前来，便又将濠州收复了。

朱元璋听说收复了濠州，心中大喜，突然冒起了个衣锦还乡的念头。汉高祖刘邦，不就在当了皇帝之后，回到故乡歌其“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吗！朱元璋这些年处处向着这位“前辈”学习，这次也不例外，也要回老家走一走了。

当年四月，朱元璋带着全副的仪仗队，上万名的侍卫，渡过大江，沿大路向西北走去。一路上队伍整齐，甲胄鲜明，引得远近的百姓纷纷聚到大路旁观看。那时朱元璋的军队早已不用扎头的红巾了，将士们个个穿着红色的战袄和战裙，头戴阔檐的红色壮帽，旗帜也是红色的，当中一个斗大的白“月亮”，大书一个“吴”字。蜿蜒行来，恰似一条红色巨龙，格外地威武庄严。

朱元璋有时骑马，累了就坐上大轿，让十六个人抬着，稳稳当当地往前走。朱元璋放眼望去，这些年来，景色好像没有多大变化，只是他的心情却跟以前大大的不同。今年他已经三十九岁了，离他当小和尚，在这一带游方的十七岁那年，已经过去了二十二个年头。那时他心头是

什么滋味呢？迭遭父母之丧，出家当了行童，所谓的“游方”，不过是变相的乞讨叫花子而已。风餐露宿，艰辛备尝。这段回忆曾在他后来写的《御制皇陵碑》中有所记述。其中有这样几句：“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穷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俛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

说实话，朱元璋这段碑文写得并不高明，这限于他的文字水平，也不足怪。但从那字里行间里，却也可以看出这些话确实是他当时穷困生活的真实写照。

可是现在，他不再是一个慌慌忙忙“突朝烟而急进”的小和尚了。“朝烟”云者，可能指的是村落人家早饭的炊烟吧，看到炊烟便急急赶去，无非是想讨一碗热饭吃。一天下来，得找个地方歇息了，于是便“趋跄”而“投古寺”。至于“猿啼夜月”、“西风鹤唳”，听了自是令人备感凄凉忧戚。因而他只能把自己比作“蓬”草，概不由己地“逐风”滚动，内心像被“沸汤”烫过一般……是的，这些都过去了，今天，他是在前呼后拥之中，重走上二十二年前曾经踏过的土地的。

朱元璋一路上，自然有新委任的地方官吏和守城将领恭敬地接送，这些都不在话下。他刚到故乡钟离县，濠州城的官员们早就得到消息，等候在这里欢迎了。大队人马开进太平庄孤庄村，就见有许多人在忙忙碌碌地运砖砌瓦，原来地方官正在自动自觉地修缮朱五四老夫妇的坟茔呢！

朱元璋二十五岁参军时，曾到这儿向死去的亲人告别。那时这天然坍塌的大土堆坑坑洼洼，长满了败草荆棘。而今却覆盖着细润光洁的黄

土，整整齐齐，宛如一个特大的黄馒头。茔头四周，砌着花格短墙，墙外是新移植来的苍松翠柏，异草奇花。墓地四周又砌上一圈高高的围墙，前边修上石牌坊，高大巍峨，非常壮观。

朱元璋大摆宴席，把全村的人都召集来，开怀畅饮。父老们边饮酒边谈往事，不约而同地都说那些“祥瑞”、“异兆”，却没人敢提朱元璋小时候顽皮淘气的勾当。大家的捧场使朱元璋十分开心，于是向陪侍的地方官下令，从此往后，太平乡的租赋一概免了。

朱元璋还想起他小时候照顾过他的邻居汪大娘和送给他坟地的刘继祖。这时汪、刘两位老人已故去了，朱元璋便召见了他们的后人汪文和刘英，赏了粮食和布帛，作为报答。

朱元璋在故乡住了十天，看看已到四月下旬，想起江北的东吴兵力虽然已经肃清，而张士诚主力还在江南，现在不是流连故乡山水的时候，便下令返回应天。

第二天，朱元璋起程。地方官事先通知了当地居民。大家一来以为本乡出了这样一个大人物，觉得光荣；二来朱元璋免去租赋，减轻了些负担，能稍稍喘出一口气，终究是好事。为了表示感激，一大早，便有乡民们扶老携幼，聚集在道路两旁，等着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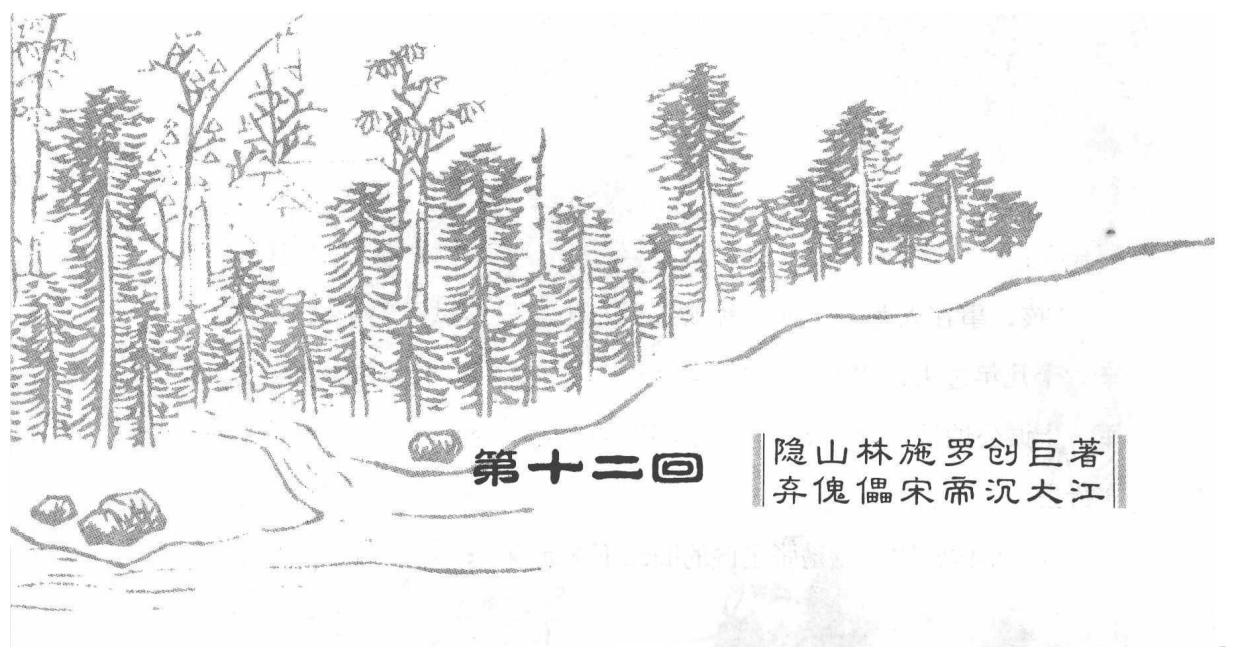
朱元璋先去祖茔前拜别，然后起身。他乘坐在高头战马上，前后左右簇拥着顶盔贯甲的战将。还有一拨拨军乐，奏着《得胜令》《将军令》等军乐曲，徐徐行来，真是威严雄壮。朱元璋面带笑容，时时抬起手来摇一摇，算是对欢送人群的答礼。

在夹道的人群中，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汉子，头戴方巾，穿着文士服装，却又挂着一柄长剑。他目送朱元璋的队伍渐渐远去，不由发出一

声长叹：

“咳，事在人为。士诚公称诚王时，朱某只不过是郭子兴帐下的小卒。十几年过去，想不到竟占了半个天下。他此番回去，定要向东吴进军，士诚公怕是来日不多了。”自言自语地说罢，摇头叹息，沿着小路向东行去。

这人是谁？原来就是张士诚的旧部卞元亨。



第十二回

隱山林施羅創巨著
弃傀儡宋帝沉大江

卞元亨和张士诚都是白驹场人，但他跟张士诚并不熟悉，因为张士诚是私盐贩子，而卞元亨却是世家子弟，因此素无往来。后来张士诚起兵称王，首据高邮，又占平江，干出了一番事业。张士诚的弟弟张士德礼贤下士，听亲友们说卞元亨是个人才，便去聘请他出来，在幕府里赞襄军务。卞元亨带兵打过几次仗，立下了一些功劳。但张士德被朱军杀害之后，张士信当了丞相。他昏庸贪婪，重用参军“黄菜叶”，把军务政事都搞得一塌糊涂。张士德的旧人看时势如此，一个个纷纷辞去。卞元亨也于两年前不辞而别了。

这次，他来濠州看望一个朋友，目睹了朱元璋还乡扫墓的盛况，料想张士诚终究不是朱的对手，东吴王朝的灭亡已指日可待，不禁感喟(kuì 愧)叹息。同时也庆幸自己见机，早日离开了东吴，免得玉石俱焚。又想到，当初张士德要自己劝说好友施耐庵出山，施兄三辞不就，最后竟举家迁徙，可见施兄的见识，又比自己高得多了。

这时江北虽然大局已定，但残兵败卒还在四下流窜。卞元亨身上没带什么财宝，又会武功，倒也不惧。他从濠州返回故乡白驹场，一路东

行，边走边逛，十分惬意。那时已是五月，正值江北初夏的季节，他走走停停，并不急着赶路。走了几天，觉得有些劳乏，便来到洪泽湖边，雇一叶扁舟，乘上去穿湖而过。

这洪泽湖是我国五大湖之一，南连淮河，北通黄河，风光十分旖旎。卞元亨在湖北口的马头镇下船，顺着山路朝东南方走去。走着走着天色已晚，他正要找个宿处，却遇见一伙盗匪抢劫。他看那盗匪的穿戴，虽然破破烂烂，却是张军的服装，知道这是张军溃散的败兵，在这儿作恶。他怒叱一声，拔剑冲了过去。却不料败兵中竟有一人认识他，叫得一声：“卞将军来了！”撒腿便跑。其余几人也跟着逃去，转眼间便无影无踪。

被劫的人中有一个老者，听匪徒喊“卞将军”，便对卞元亨上下打量，终于认出来了。他向前施礼说：

“尊驾敢莫是卞元亨相公吗？”

“你怎么识得在下？”卞元亨惊愕地问。

“老奴乃施相公门下的老苍头啊！”

卞元亨仔细端详，认出他果然是老友施耐庵的老仆，不由惊喜交集，急忙打听施耐庵的下落。才知道施耐庵为了避免纠缠，举家迁到淮安府的山林中卜居了。卞元亨跟着老家人又走了一天，第二天傍晚来到施耐庵的住处。只见在树木葱郁的山环里，坐落着一座矮矮的茅舍，柴门紧闭着，只有归林的鸟雀在“唧唧喳喳”地鸣叫，衬托着这环境愈加显得幽静。

老仆也不用通报，直接把卞元亨领到茅舍前。卞元亨推门进去，只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窗前就着夕阳的余光，伏案疾书，正是施耐庵。



卞元亨不由大叫：

“耐庵兄，想煞小弟啦！”

施耐庵回头一看，也十分惊讶，便笑着说：

“老弟真有本领，竟找到这儿来了，难道还要愚兄出山吗？”

“非也，非也！”卞元亨执着施耐庵的手说，“小弟也早就解甲归田了，这次只是巧遇了贵介，才知道我兄的下落，急急赶来，莫嫌我鲁莽啊！”

两个老友相见，说着共同的乡音，自是格外亲切。施耐庵比卞元亨大了十几岁，可以说是忘年之交。不多时，施耐庵的老妻送出饭来，虽然粗米素肴，却自有山村风味，一壶米酒，是施耐庵的家酿，饮来清冽甘美，卞元亨赞不绝口。

席间，卞元亨谈起在濠州所见到的朱元璋的气派，判断说：

“将来平定天下的，八成便是此人。”

施耐庵点点头表示同意。

酒足饭饱，两人秉烛谈心。卞元亨翻了翻几案上施耐庵写的东西，竟是一厚摞纸，第一张上写着“水浒传”三字，便说：

“原来我兄在这儿著书立说啊！”

“谈不上，谈不上！”施耐庵微笑摇头，“山居寂寞，百无聊赖，借此解解闷罢了，叫老兄见笑了。”

卞元亨就着烛光，一页页看下去，聚精会神，竟至忘了跟施耐庵谈话。施耐庵也不打断他，只是出去吩咐老仆，就在书桌旁边设一张竹榻，铺上被褥，供卞元亨休息，又在桌上放一壶清茶，自己便踱回内室去了。

卞元亨看到半夜，直到一支红烛燃尽，才恋恋不舍地躺到榻上。但他未能立刻入睡，那梁山好汉们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鲁达的直

爽，武松的刚强，李逵的莽猛，阮氏三兄弟的豪气，都使他感动不已。好久好久之后，才矇眬睡去。待到窗外鸡叫，天色微明，他便爬了起来，打开窗子，借着曙光又读起来了。

吃罢早饭，施耐庵让老仆在园外的树林边上摆两把竹椅，青石上放一壶清茶，跟卞元亨闲谈。话题又转到《水浒传》上。施耐庵还只写了前半部，英雄们一个一个被逼上了梁山，梁山日渐兴旺起来。卞元亨急于知道结局，便问道：

“耐庵兄，梁山好汉后来怎样？可以预先告诉小弟吗？”

施耐庵捻须沉思，说：

“朝廷昏庸，官吏贪婪，致使民不聊生，不得已揭竿而起，铤而走险，历史上自陈胜、吴广以来，是多次发生了的。然而结果又是怎样？还不是为首者当上皇帝，从龙者做官，百姓依然得俯首帖耳地听命！于是新的一页历史又重新走上老路。所以这《水浒传》的结局，我还未想好哩！”

“就让宋公明当皇帝吧！”卞元亨开玩笑说。

“说部演义，也不能不照顾点史实，大宋朝之间忽然出了个新朝代，人们能接受吗？”

“哈哈哈！”二人一齐大笑起来。

“其实，皇帝一个人，他又能搜刮多少？最可恨的是那些贪官污吏，像蔡京、高俅、梁中书之类，他们就像一群蛆虫，把天下都给搅坏了。”停了停，施耐庵继续说，“看来，宋江不能老在梁山上待下去，怕只有受招安一条路可走了。”

卞元亨叹息了一声，点点头。

“但我要让宋江他们，一个一个被贪官污吏们害死，让天下人痛恨那些贪官污吏！”施耐庵说着激动起来。

这时走过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他步履从容，十分飘洒，老远就躬身向施耐庵行礼叫声：

“老师早！”

施耐庵站起来给卞元亨介绍：

“这是罗贯中贤弟，号湖海散人。这是我的乡友，卞元亨贤弟。”

罗、卞二人相对行礼，互道“久仰”。罗贯中在青石上坐下，问道：

“方才老师侃侃而谈，学生可能得闻吗？”

“还不是讲讲《水浒传》的事。哎，贯中，你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开笔了吗？”

“还没哪！我还想到几个地方走走，更想回山西老家一趟。我觉得陈寿的《三国志》里对关羽的记载是太少了，我想回去找找这位同乡前辈的材料，把他写成千古一人。”

“你我的想法是一致的，无非是要强调‘忠义’二字。”施耐庵对罗贯中说。

“弟子正是受了老师的教诲。”

“所以我在想，拙作将来刻印时，把它改称为《忠义水浒传》。”

听说要印书，卞元亨说：

“我有个亲戚在应天府开书坊，耐庵兄的书就由小弟去找他承印吧！贯中兄将来大作写就，也由小弟代劳，如何？”

施耐庵点头同意了。罗贯中因为还没动笔，答应以后再说。三人谈得投机，从历史上的三国时代谈到当前的形势。那罗贯中十分健谈，走

的地方也多，谈起来纵横捭阖，使卞元亨十分佩服。

卞元亨在施耐庵家里住了三天。罗贯中的家就在近处，每天都走来谈叙。三天后卞元亨要走了，他把《水浒传》的前半部带走，先印这一部分，以后的待施耐庵写好再印。

施、罗二人送卞元亨到山口。卞元亨拱手对罗贯中说：

“贯中兄，我等着你的大作。”

“哈哈，我现在只想了个开头，那就是‘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卞元亨一边走一边嘴里反复地咀嚼着这句话。

卞元亨回到白驹场家中，把家事摆挡料理了一番。看看到了秋季，天气逐渐凉爽，便带着施耐庵的《水浒传》文稿去往应天。八月初来到应天对岸的江边，只见大江中排列着许多艨艟（méng chōng 萌冲）巨舰，将士们整装待发。一打听，才知道这是徐达大将军和常遇春副将军率师二十万东征张士诚。

原来朱元璋从濠州回去，便安排东征的大事。他这次不再亲征，大军交给徐达和常遇春率领。

“西吴”讨伐“东吴”的大军于至正二十六年即龙凤十二年八月出发。不久捷报陆续传回，平江外围重镇湖州、杭州等均告占领，并在杭州捉获曾在婺州刺死胡大海的叛将蒋英、刘震。朱元璋命令占领杭州的李文忠，在杭州府大堂挂上胡大海的画像，将蒋英、刘震处死，祭奠胡大海。

到当年十二月，平江只剩下一座孤城。朱军各路会师，将平江包围起来。

平江是座古城，由于境内有座姑苏山，所以人们又把平江叫做姑苏

或苏州。苏州有几座城门，徐达分兵遣将，团团围住。他自驻军葑(fēng 封)门，常遇春军虎丘，郭兴军娄门，华云龙军胥门，汤和军阊门，王弼军盘门，张温军西门，康茂才军北门，耿炳文军城东北，仇成军城西南，何文辉军城西北。四面修筑长围，把平江城围得水泄不通。在城外筑起一些木塔，几乎与城里的佛塔一样高。木塔上有三层放楼，设置了弓弩火铳，向城上守军施放。又摆上“襄阳炮”，装着铁砂铁块，日夜轰击。

张士诚亲自督军坚守，朱军一时攻打不下。但姑苏成了一座孤城，四外藩篱尽失，徐达便也不去猛攻，只打算长久地围困，使张士诚不得不降。军报送到应天，李善长、刘基等人便又一个个上表，请吴王朱元璋即皇帝位。这时西汉陈友谅已灭，东吴张士诚也成瓮中之鳖，而元朝君臣却还在内部争权夺势，互相攻杀，无暇南顾。朱元璋考虑时机已熟，但却又碍着滁州还有个韩林儿小明王。于是便把水军大将廖永忠找来，让他去迎接小明王到应天。

滁州在应天西北，有一条笔直的大路通着。但放着大路不走，朱元璋却要廖永忠从水路去接小明王。那滁州城外，倒是有一条清流河，弯弯曲曲流着，南行与滁水会合后，却又转弯北行，经六合(今江苏六合)后，再南返注入大江，这条水路按里程算，比陆路几乎长了一倍。而且清流河水浅，大船开不进去，因此廖永忠只带了十几艘小船，于十二月中旬到达滁州。

那时的宋帝小明王韩林儿，已当了十二年皇帝。以前，他得听刘福通的，到滁州后，周围都换上了朱元璋派来的人，他每天除了吃饭、睡觉、玩乐之外，什么事情也不管。从龙凤九年到这儿，转眼又过了三年。

无惊无忧，倒也养得心宽体胖。不过滁州城小，在群山之中，没什么好玩的去处。这次廖永忠奉吴王命来接他。他久闻那应天金陵乃六朝古都，富庶繁华，居江南之首，早就想去游一游。如今机会终于到了，便降旨启驾，乘上廖永忠带来的小船，顺清流河面下。

十几条小船排成长队，韩林儿乘的船位居当中。当时是隆冬天气，舱内燃着兽炭火盆，熊熊的火苗儿驱除了寒气。韩林儿凭着船窗朝外眺望，见船队行驶在平原地区，触目都是皑皑白雪，一望无际，倒也令人心旷神怡。他想，到应天后，不知吴王会给他准备一座怎样的宫殿；他又该给吴王再增加点什么爵衔，来作为对吴王的奖赏。

船队走了五天，来到了瓜步渡口，从这儿进入大江。这时船体下面流的已不是平静的清流河水，而换成了波涛汹涌的江浪，北风“呼呼”吹着，小船儿在波峰浪尖上颠簸。再向窗外望去，寥廓的江面上只看到排空的浊浪和几只不怕冷的沙鸥在飞翔。韩林儿忽然感到自己的渺小，在这壮阔的大江上他只像一片小树叶。

忽然，从船底传来“嘭嘭”的响声，他身旁的两个宫女惊叫起来，眼看着船底出现了几个大洞，江水“咕嘟嘟”冒了进来。没容得韩林儿呼救，寒冷的江水便把他浸没了。

小明王的乘船被风浪掀翻，廖永忠回应天请罪。朱元璋大怒，下令将廖永忠斩首，幸有李善长求情，才免去一死。由于没找到韩林儿的尸体，朱元璋只好虚设了宋帝的灵位，率领文官武将们哭祭。一切都按礼节进行，大家心里明白，但谁都不讲。

过了几天，朱元璋向东征军增派援兵，领兵的大将便是廖永忠。



第十三回

张士诚顽强守孤郡
朱元璋尽收起义军

韩林儿虽死，但朱元璋觉得自己这时马上当皇帝，难免有谋篡之嫌，于是不管李善长等人怎样催促，还是决定再等一年。韩林儿没有儿子，朱元璋便假意派出人去，扬言寻访韩山童其他的后代。其实韩林儿并无兄弟，朱元璋此举不过是掩人耳目，为自己以后登基作准备罢了。

新年快到了。新的一年是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也应该称作“龙凤十三年”。但宋帝已死，这个年号当然作废，朱元璋决定把下一年称作“吴元年”。

西吴大军围困了平江，胜利在望。朱元璋在应天筹集了大批的牛羊酒果，装了二十艘大船，送往前线劳军。船队从龙江出发，沿大江东驶，然后由镇江南下，顺着运河一直开到平江城外。沿途新附州县的地方官，也趁机讨好，把一些当地的特产加了进去，让东征军痛痛快快地过一个肥年。

那时平江合围不久，张士诚各处的败军，除溃散、投降的以外，都麇集城中，也还有大约十万人马。只是他麾下的许多将领，有的战死，而大部分却投降了敌人。就是当初一同起事的十八骑首领之一的吕珍，

一向是他的膀臂，也在援湖州的途中于旧馆（在湖州东南）被围，弃械投降。但由于张士诚待人厚道，一些将领以前受过他的好处，不到势穷力蹙，也还勉强跟着他。不过现在这种人也不多了。

除夕之夜，平江城里云气沉沉，家家关门闭户，灯火不明。再看看城外，转圈儿几十里连营，处处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军士们还捡拾干柴，燃起一堆堆篝火，星罗棋布，仿佛直延到天边。遥望运河里停泊的朱军舰船上，彩灯高挂，更有各种各样的烟花焰火，此起彼落，在夜空里构成许多奇巧美妙的图案。这平江城的城墙内外，简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张士诚披着皮裘，站在葑门城楼上，遥望此情此景，不由抚膺叹息。这些年他养尊处优，不问政事，也不图进取，只想保住这个基业，一生受用也就满足了。没想到事情竟发展到这个地步。他是盐枭出身，年轻时常常经历风险，养成顽强的性格，此时反倒激起他的旧性来，他把皮裘一甩，吩咐备马抬枪，他要出城去冲杀一阵，让敌人也不能安安稳稳地过年。

葑门打开了，张士诚带着他的亲兵“勇胜军”和三千骑兵，一拥而出。勇胜军里有十个头目，是悍匪出身，被张士诚重金收买，号称“十一条龙”。这“十一条龙”个个身着银铠锦衣，确也勇悍异常，他们大声呼喊着，首先向朱军营垒攻去。

这葑门外是徐达驻扎，他岂能无备！只听一声梆子响，营寨的栅墙上，立刻站满了弓箭手，霎时间弩箭便像疾雨般射下来，张军中箭的纷纷落马。张士诚下令冲了几阵，每次都被射回。看看寨前横躺竖卧的都是自方人马的尸体，张士诚知道再攻也无用处，只好下令撤回。这时朱

军营中锣鼓唢呐声大作，好像是在“欢送”他，气得张士诚怒火直冒，仿佛胸口都要炸开。

嗣后两军僵持着。朱军并不急攻，只是间或派出几个小队，到城边骚扰一阵，便又嘻嘻哈哈退去，目的只是不让张军休息。而那二十万大军，却依山傍水，安营扎寨，每天里操练不止，好像要在这儿定居。这周围全是产粮地区，朱军的粮秣自然不虞匮乏。而平江城里，虽然也早有准备，储藏了一些粮食，但吃一粒少一粒，日久天长，终有吃尽的一天——那时，这十万大军的命运又将如何？

其实到半年以后，所谓的十万大军连一半也不到了。因为张军将士，眼见困守孤城，内无强将，外无救兵，早晚定被朱军攻破，便有一些人不愿陪着张士诚同归于尽，趁夜间偷偷缒下城去，向朱军投诚。这就像传染病一样，逃兵越来越多。张士诚派勇胜军上城监督，杀了一些人，但也禁止不住。

看看来到七月，平江被围已经八个月了。张士诚不甘困死，想再来一次最后挣扎。他当初仗着一十八骑，夜袭泰州，举起了义旗，逐渐扩展出一个“东吴”王国。现在虽然面临困境，但还有几万兵马，如果突围出去，回到江北故乡一带，那里的广大盐民还是会拥护他的。张士诚决心一定，便亲自跑上城去，查看突围的方向。

张士诚在“十一条龙”护卫下，沿着平江的城墙走了一圈儿，只见朱军的营寨前后错落，十分严整，直走到盘门，向外望去，觉得这儿的朱军似乎松懈一些。听守城的将领说，盘门外朱军的大将乃是王弼，知道他不是名将，便决定从盘门突围。

一天拂晓，张士诚派他的弟弟张士信，带上几千人马，打开盘门，

朝王弼的军营冲去。自己却率领一万大军，绕过山塘，去袭王弼军的后路。那王弼是个年轻的将领，临阵不乱，分兵前后迎击。王弼听探卒说后路来的是张士诚本人，便抛下张士信不斗，只带三百轻骑，直向张士诚冲来。山塘路窄，张军展不开阵势。而那王弼却又骁勇异常，手舞双刀，一马当先，势不可挡。拥塞在山路上的张军，迎着的无不纷纷落马。

张士诚焦躁起来，他指挥大队，退到平旷处所，亲自去迎敌王弼。两个人一执长枪，一舞双刀，酣斗在一起。王弼带的三百骑兵，也被张军分割开来，各自为战。但这儿是王弼驻地，一队队朱军，从四面八方纷纷杀到，不大一会儿，也聚拢来上万人马。双方在山麓河谷厮杀拼斗，喊声震天。忽然，一个探卒报告张士诚说，驻在虎丘的常遇春已统率大队人马，从侧翼杀来了。

那常遇春号称朱军中第一勇将。自从采石矶一战成名之后，人们都叫他“飞将军”。张士诚听说常遇春从侧翼杀来，知道这次突围绝对突不成了，便下令收军。其实这时已用不着下令，张军早已自动地向后溃逃。张士诚由“十条龙”保护着，夹在乱军中奔跑。看看快到城边，却连人带马被挤进了沙盆潭。“十条龙”忠心耿耿，看到大王落水，一齐跳下去救。这十人原是陆上的大盗，不懂水性，再加上一个个穿的是银质铠甲，这沉甸甸的银甲看起来漂亮，打仗也有点用处，但到了水里却成了累赘，结果“十条龙”淹死了九条。倒是张士诚自幼在海边贩盐，学会游泳，自己挣扎着爬了上来。城里的守军，在张士诚女婿潘元绍的率领下，出城接应，才把张士诚救了回来。

这一仗，张军又损失了三千多人，张士诚也就不再作突围的打算了。

又过了几天，军士报说，李伯昇门下的张国在城下要见大王。

这李伯昇也是“十八骑”之一。他的父亲李行素是个给人看阴阳风水的术士，曾做过张士诚的丞相，后来因病死去。这李伯昇和张士诚早年就有交情，所以张士诚派他去守湖州。后来在吕珍的劝说下，向朱军投降。这次，他却又派人来见张士诚，想让张士诚也投降朱军。

守城军士放下绳索筐子，把张国缒上城来。张国来到王府，见张士诚斜卧在金丝床上，便上前行礼，说：

“小人张国，代主人李伯昇叩请大王万福金安。”

“哼！”张士诚冷笑了一声，“你家主人，这次享尽荣华富贵了吧！”

那张国爬起来正色道：

“大王这样说，可是冤屈了李伯昇。若论荣华富贵，我家老主人行素公，在大王殿前位居丞相，小主人李伯昇也官封司徒，若说富贵，莫过于此吧！只是湖州被困，吕珍将军在旧馆失机，降了朱军。吕将军亲自来到湖州城下，劝说李伯昇投降。那时李伯昇知道敌强我弱，战之不胜，降亦不可，只好拔剑自刎。幸得左右卫护，才得以不死。为了保全三万将士和满城百姓的性命，李伯昇思虑再三，这才含泪吩咐，挂上白旗。大王明鉴，李伯昇之降，实在是不得已啊！”

张士诚听了，默不作声。张国继续说：

“其实成败胜负，自有天数。想那楚霸王项羽，当年何等威势，叱咤风云，百战百胜，但垓（gāi 该）下一战，便不可收拾，这又为何？用项羽自己的话说：‘此天亡我楚，非战之罪也！’”张国说到这里便停了下来。

张士诚似乎听得来了兴致，他吩咐张国坐下，又让侍卫给张国倒茶。张国坐下喝了一口茶后继续说下去：

“想大王当初，一十八骑入泰州，据高邮称王。曾击破元兵百万，东踞三吴，有地千里，甲士数十万，谋臣如云。如论势力，比项羽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又何以有今日呢，是不是也与天数有关？”停了停，又接着说，“不过这只是其一，古人云，‘尽人事以听天命’。如果大王那时能够苦心劳志，收召豪杰，爱惜民众，奖罚公平，号令严明，百姓归心，如此尽了‘人事’，那么‘天命’又何至于独吝惜于大王呢？”

张士诚听了这话，连连点头。但事已至此，追悔也是无益，不禁对张国说：

“足下以前不说，今日已经来不及了！”

张国苦笑道：

“以前即使小人想来进谏，又怎么可能呢？那时公门如海，甲戈森严，怎容小人涉足！而罗列于大王前后左右的子弟亲眷，将帅朋友，又怎许小人说这种逆耳之言！他们终日里美衣玉食，只图享乐，真个是朝朝宴会，夜夜笙歌。带兵的自比为韩信、白起，谋划的自认为是肖、曹的化身，骄傲自负，不可一世。大王深居后宫，把军政要务都委给他们。他们打了败仗，隐瞒不报，丢了地方，不许声张。即便大王发觉，也不肯追查他们的责任。那时小人就算能够有幸得见大王，但小人的这番言语，怕大王也难以听取吧！”

张士诚点点头，叹息说：

“事已如此，不必说了。李伯昇派足下来此，为了何事，你便说吧！”

“大王，如今天时如此，人事也难挽回，所以李伯昇派小人前来向大王奉禀，不如与朱公讲和吧！否则就如陈友谅那般声势，也只落得瓦解冰消。‘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望大王三思。”

“什么‘讲和’？说得好听，还不是要我投降！”张士诚愤愤地说。

张国默不作声，停了一会儿，才又小声说：

“陈友谅的儿子陈理，被朱公封为归德侯，母亲兄弟，俱得保全。大王此去，自也不失万户侯。这便如赌博一般，有得也便有失，大王十四年前，原也不曾想到今日……”

张士诚越听越躁，便挥挥手打断张国的话，大声说：

“不降，不降！你去吧，告诉李伯昇，我张九四至死不降！”

这时已是九月。徐达听李伯昇转述了张国劝降的经过，知道张士诚决心要抵抗到底，便下令攻城。十路大军，如潮水一般，向平江城冲击。一波下去，一波又至，炮火连天，杀声震地。张士诚率心腹将领，日夜守卫在城上。突然一炮飞来，把张士信的脑袋打得粉碎，张士诚兄弟几人，便只剩下他独个儿了。但他倔劲儿上来，宁死不屈。城上的防守器材用光了，便下令拆毁庙宇和民居，把木头和石块搬上城去，当做武器。两军苦战了两个昼夜，徐达军终于攻进了葑门。常遇春和汤和也从阊门攻入，守将潘元绍等投降。张士诚率领残兵巷战，转瞬间身边只剩下了几十名亲兵勇胜军。直到这时，他才长叹一声，不得不承认垮台了。

这时城中多处火起，张士诚的后宫齐云楼也燃烧起来，原来是张士诚的王妃刘氏，把张士诚的群妾和侍女统统赶到齐云楼上，放把火全都烧死，她自己也在宫里自缢了。张士诚赶回来一看，点了点头，换上冠冕龙袍，找一根丝带拴到正梁上，也想自尽。可就在这时，李伯昇奉徐达的派遣，匆匆跑进宫来。他让人把张士诚解下，耐心劝解。已经投降朱军的姑老爷潘元绍也跑来帮腔。但张士诚却早是把眼睛紧紧闭上，一句话也不说。



徐达听说后，便派军士用盾牌把张士诚抬到船上，押送回应天，张士诚在船里躺着，不言不食。几天后船到龙江，张士诚还是不肯起来。押送将士只好把他抬到中书省。中书省丞相李善长亲自来看他；这时张士诚却开口讲话了，他耍起私盐贩子的脾气，支撑着站起来，把李善长和朱元璋臭骂了一顿。李善长也火了，给以严词斥责，将他几年来失政的错处一一指出，使他又悔又恨。当天夜间，他乘看守的军士不备，终于悬梁自尽了。

张士诚于至正十三年起义，称诚王。十七年降元，任太尉。到二十三年，又自立为吴王，人称为“东吴王”。至此覆灭，前后不足十五年。

到这时，元末的主要起义军，包括韩林儿、刘福通一伙，徐寿辉、陈友谅一伙，还有张士诚一伙，都已先后消亡，这几股是起义军中力量最强的。此外，还有个方国珍，盘踞浙东。徐达占据平江后，奉朱元璋的命令，派汤和与朱亮祖去征讨。方国珍不敌，只好出降。

与此同时，朱元璋又派胡廷瑞等取福建，派杨璟等取广西，派汤和等取广东，都先后告捷。

四川重庆原来有个陇蜀王明玉珍，于至正二十二年自称皇帝，建国号“夏”。至正二十六年病死，他的儿子明昇继位。因为夏国远在蜀中，朱元璋便先不理他。直到四年以后，朱元璋已经统一了中国，宇内只剩下这一小块割据势力，这才派汤和、廖永忠、傅友德等入川。兵临重庆城下，明昇只得投降——这当然是后话，此处约略提过，便算元末群雄起义的结束。



第十四回

封亲王太祖图永治
杀功臣高帝弃旧情

徐达、常遇春班师凯旋，回到应天，朱元璋亲自到戟门迎接。接着论功行赏，封丞相李善长为宜国公，大将军徐达为信国公，副将军常遇春为鄂国公，其余将领也都得到封赏。十月，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二十五万，北取中原。

到了年底，李善长又率百官劝进，要朱元璋当皇帝。朱元璋照例谦辞，直到三请之后，这才答应下来。第二年，即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正月初一，朱元璋终于在应天登上了皇帝宝座，定国号为“明”，建元“洪武”。把应天府改称南京。立他的结发妻子马妃为皇后，长子朱标为皇太子。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的惯例，皇帝死后入祀太庙，要上一个尊号，称为“庙号”。由于朱元璋死后上的庙号是“太祖”，因而历史上便以“明太祖”称之。

朱元璋当皇帝那年四十一岁。

洪武元年八月，徐达率军攻陷元朝的京城大都（今北京），元顺帝出逃。但战争并没结束，明军分兵到各地剿灭元军的残余势力，在北方也还进行了多次战斗。此期间，征虏副将军鄂国公常遇春在行军途中患病

去世，由李文忠代替他。

中原以及偏远地区次第平定了，朱元璋终于统一了中国。创业的阶段结束了，朱元璋需要考虑的乃是守业，换句话说，那就是怎样才能让他的子孙后代永远占据着皇帝的宝座，让朱家皇朝，传之千秋万世。

他的第一个办法，是把儿子封王。他订下了这样一个制度，功臣们不论功劳多大，地位多高，生前封的爵位也只是到“公”爵为止，只有到这个“公”死后，才追赠为“王”。可是皇帝生的儿子，却都被封为亲王（也叫藩王），还要让他们的封地遍及全国，让这些藩王去当那儿的主人，来作为中央朝廷的屏“藩”。因为对他来说，这些王都是他亲生的儿子，对他有父子之情。而对继位的皇帝呢，当然又有着兄弟之谊。父子兄弟，融为一体，控制着全国，还怕这个政权不牢固吗？

朱元璋的后妃们一共给他生了二十六个儿子，十六个女儿。其中长子朱标，封为皇太子，准备让他继承帝位。还有一个皇子朱楠，因为生下来一个月就夭折了，没来得及得封。其余二十四子，便全都封为亲王。并按他们长大后要去主宰的地方，作为“王号”。比如他把二儿子朱棣（shuǎng 爽）封到西安（今陕西西安），这里古代是秦国，朱棣便被封为秦王。三儿子朱樉（gāng 冈）封地在太原，这是古晋国所在地，便封他为晋王。四儿子朱棣封地在北平（即元大都，今北京市），称为燕王。以此类推，这二十四王就像一个绝大的蜘蛛网，把整个中国都笼罩在朱家的势力范围之内了。

亲王府内设置官属，由“相国”主持。还有护卫的军队，多的到一万九千人。亲王的岁禄一万石，而且有着很大的权力。最主要的是控制着当地驻军的调动指挥权。像燕王朱棣、宁王朱权，都做过部队的统帅。

朱元璋巩固政权的第二个办法是大封功臣。

所谓功臣，是指跟随他打天下的文官武将。他们曾为朱元璋当皇帝出过力。如果这些人还能像以前那样维护他，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了。这些开国元勋多是有才能的人，笼络住他们，就可以成为朱家王朝的外围，保卫着他的政权。

这些功臣里封公的七人，以魏国公徐达为首（徐达以前封信国公，后来改封），依次是鄂国公常遇春、韩国公李善长、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信国公汤和。这七人中除李善长是文官外，其余六人都是武将。

封侯的二十八人。当初随朱元璋起兵的“二十四将”，除已死的外，都得封侯。还有就是以后参加的降将康茂才、傅友德、朱亮祖等人。因为他们也曾在替朱元璋打天下的战斗中，立下过比较大的功劳。

只有一个刘基，因为多次给朱元璋出谋划策，功劳不在李善长之下。朱元璋原来也想封他为“公”的，但他坚拒不受。封“侯”，他也推辞。到后来，只接受了一个三等的爵位“诚意伯”。有人说这是刘基的“谦德”；也有人说，聪慧过人的伯温先生，与朱元璋相识十多年，深知这位皇帝可以同患难，不可以共富贵，所以故意跟皇帝疏远一些，以图免害。再加受淮西派排挤，洪武四年，他终于多次告病，回原籍去了。

朱元璋封侯以后，仍不放心，便设立了一个特务机关“锦衣卫亲军指挥使”，简称“锦衣卫”，随时监视大臣们的行动，向皇帝报告。

至于政治、经济方面，朱元璋也做了些事情，这里不再一一详述。但任凭朱元璋打算得多么周密，有些事情却也不可能完全按照他的意愿去实现。比如那些功臣，他们依恃有功，不免跋扈一些。偶加责备，便

怀怨望。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再加以挑拨利用，自然会生出事来。而朱元璋本人，年纪越来越大，性格也渐渐发生变化，原先当红巾军头目时那种坦诚待人的长处，现在已经不见了，代之以刻薄猜疑，凶残好杀。而他更为不安的是，太子朱标很像他的母亲马皇后，性情朴实，待人宽厚。在朱元璋看来，太子将来无论如何是驾驭不了那些功臣的。朱元璋狠狠心，于洪武十三年借丞相胡惟庸谋反案和洪武二十六年凉国公蓝玉谋反案，两次大杀功臣，死于胡案的有李善长、陆仲亨、费聚、唐胜宗等人，死于蓝案的有张温、曹震、陈桓等人，这些人中不少都是当初随同朱元璋一同起兵的将领，沙场上拼死拼活，让朱元璋当了皇帝，最后却死于朱元璋之手。

胡惟庸是定远人，朱元璋占和州后他来投奔，起先不过在帅府当奏差，以后在外县衙里当主簿、知县。后来调到南京任职。他善于逢迎，把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李祐，又以同乡的关系拉拢淮西出身的大将，慢慢地从中书省参知政事做到了左丞相，深得朱元璋信任，从洪武六年一直做到十三年。但他后来一意专行，朝廷大事有时不奏明皇帝便自行处理，有些奏章不合己意的也私自扣押下来。许多想做官的人，或是失意的功臣将领，奔走于他的门下，形成了一个军人与政客结合的小集团。

朱元璋于洪武十三年，以擅权妄法和谋反罪杀了胡惟庸，趁此机会取消了中书省，不再设丞相，让分管行政的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同时借机株连，凡是心怀怨望，行动跋扈，或是朱元璋认为可能影响朱家政权安全的，统统罗织为“胡党”，处死抄家。而且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人也越杀越多，朱元璋只要想杀谁，给他安上个“胡党”的罪名就行了。李善长就是胡惟庸案发后的第十年，即洪武二十三年，被株连进

去的。朱元璋还提出个理由是发生了“星变”，得杀一个大臣消灾。便以李善长和胡惟庸是亲戚为由，把李善长一家七十余人统统杀掉。那年李善长已七十七岁。

蓝玉也是定远人，是常遇春的妻弟。以前在常遇春麾下，屡立战功。徐达、常遇春死后，许多大将的年纪也多已老了，他便成为大将军，封凉国公。蓝玉依恃功高，骄傲自大，横行不法，光干儿子就收了一千多个。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的特务组织锦衣卫搜集了蓝玉的不法行为，告他谋反，这就构成了一件蓝玉谋叛案。朱元璋趁机大杀军事将领，淮西出身的军官包括“二十四将”在内，几乎都被他杀光了。就这两件案子，朱元璋一共杀了几万人。

徐达是洪武十八年死的。朱元璋自当上吴王后，便不再统兵亲征，一切军事都交托给徐达。徐达虽然也是放牛娃出身，但他勤奋好学，有勇有谋，而且军纪严明，赏罚公平，很受将士们拥戴。同时他又洁身自好，从不拉扯什么乡里亲族的关系。所以朱元璋虽然忌他深得人心，却又抓不住他的把柄。洪武十八年，徐达患背疽，这是一种恶疮，不易治疗。据医书上说，得这种病的患者不能吃蒸鹅肉，吃了病便会大发，以至不治。有一天，宫里的内侍带一个大食盒来见徐达，说是皇帝关心他，特赐肉食让他补补身体。徐达挣扎着爬起来谢恩。待到揭开食盒盖一看，盒里放的竟是一碗鹅肉。徐达明白，这个当初一同光着屁股放牛的老伙伴，对他不放心，来索取他的性命了。徐达当着使臣的面流着泪把鹅肉吃下，不久便去世了。

朱元璋杀人红了眼，对自己的亲戚也不客气。他的亲侄子，那个坚守洪都立了大功的朱文正，被他用乱杖打死。外甥李文忠也是被他派人

毒死的。他还大兴文字狱。他早年当过和尚，剃过光头，因此忌讳“光”、“秃”等字，“僧”字当然更不行了，推而广之，连跟“僧”同音的“生”字，也不许用。如果在奏章上看到这些字，不问青红皂白，一律以“讥刺”论罪，捉起来杀头。

“二十四将”中，除花云等少数早期战死的以外，其余的几乎都遭了毒手。只有一个汤和，看徐达、李文忠先后被毒死，急忙跑去见朱元璋，要求交出兵权，回家养老。汤和比朱元璋大三岁，早年曾关照过朱元璋。朱元璋回濠州召兵的时候，汤和那时已在另一股红巾军中当上了千户，却毅然辞掉军官职务跑来投他。朱元璋觉得这个老大哥是明白人，不会反对他，便高高兴兴地打发汤和回故乡去，拨出巨款，在汤和家乡替他修造“信国公府”，让他居住。并派去警卫人员，名为保护，实是监视——可怜，轰轰烈烈的“二十四将”，只有此人得以善终。

皇后马氏是个忠厚人，听说朱元璋借胡惟庸案滥杀无辜，便加以劝阻。但朱元璋不听。马皇后郁郁不乐，于两年后患病。朱元璋要找医生给她看病，她却说：

“我不要医生来看。因为医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好的。假如我服药无效，你就又该怪罪医生了。”

马皇后拒绝就医，终于于洪武十五年去世。太子朱标，性格很像他的母亲。眼看父皇暴虐，几次进谏，都被斥退。朱元璋二十六子中，前五个儿子都是马皇后所生。按照几千年传下来的宗法制度，继承人的原则是立嫡立长，即要立正房妻子生的第一个儿子。所以朱元璋登基之初，便确立了朱标皇太子的地位。等到儿子们个个长大，朱元璋发现朱标过于柔弱，倒是第四子燕王朱棣聪颖勇武，有些像他自己。他曾有过把太

子朱标废掉，更立朱棣当太子的打算。跟几个大臣商量，大臣们都是儒家门徒，自然要牢守宗法，都不同意。朱元璋想想大儿子也没错处，便也罢了。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借胡案的机会要杀宋濂。宋濂是浙江的大学者，做过朱标和皇子们的老师。朱标听到消息后，赶忙去求情。朱元璋很不高兴，大声斥责说：

“等你做皇帝再赦他吧！”

朱标听了，惶惧不安，竟去投水自杀。经内侍们救下，才得以不死。朱元璋觉得话说得太重，也有些后悔。

他踱回后宫，见马皇后面带愁容，用饭时只吃素菜。朱元璋问她，马皇后垂泪说：

“老百姓家请一个老师，还要儿子一辈子尊敬他。可是你却要把宋濂杀了。我心中伤痛，决定吃斋，为他祈福。”

朱元璋听了很感动，改把宋濂发配茂州（今四川茂汶）。

可是太子朱标生性仁厚，几次求情碰钉子，有时还是忍不住去给一些无辜的文臣大将说好话。有一天，朱元璋把朱标唤来，指着地上放的一根棘杖对朱标说：

“你把它拿起来！”

那棘杖上生满棘刺，朱标看看，无法下手。朱元璋便命内侍用刀把棘刺削去，然后让朱标再拿。这次当然很容易就拿起来了。朱元璋笑着对朱标说：

“你明白我要杀那些人的原因了吧，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给你将来当皇帝的时候，把障碍预先除掉。”

但他绝没想到，朱标竟不领情，反而说：

“只要有尧舜之君，便会有尧舜之民。”

这话可是太呛朱元璋的肺管子了，难道他不是尧舜之君，竟是桀纣之君吗！盛怒之下，朱元璋站起来举起座椅，便向朱标掷去。朱标边往外跑边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画轴，扔到地上。朱元璋追了几步，看朱标已跑出屋，便把画轴拾起来。打开一看，画轴上画的是一个妇人，背上负着一个幼儿。看那妇人的相貌，宛如已故的马皇后；而那小儿，正似朱标。原来朱元璋起事之初，各处转战。马皇后常常这样背着儿子随军。马皇后去世后，朱标请画工绘了这幅画，时时揣在怀里，想念母亲时便取出看一看。今天把父亲惹火了，情急之下，只得把这张画掷了出来。

朱元璋呆呆地看着画轴，不由回忆起青年时期的种种情景，想想马皇后跟着他吃的那些苦楚，更忘不了马皇后对他的种种好处，这个铁石心肠的皇帝竟也忍不住热泪盈眶。他把画轴珍重卷起，吩咐一名内侍说：

“你把它给太子送去吧！”

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因病去世。这时，朱元璋又一次想立四子朱棣（dì 地）为太子。但大臣们坚持宗法的原则，认为立嫡立长不可更改。朱棣虽是嫡子，但不合“立长”的规定，如立他为太子，那么老二秦王、老三晋王都是他亲哥哥，又怎么说呢？他们的意见是立太子朱标的长子朱允炆（wén 文）为帝位的继承人。因为这是完全符合“立嫡立长”的原则的。

朱元璋考虑了一气，觉得大臣们的意見还是对的，如果真的立了四子为太子，定会引起儿子们的不和。于是便决定立朱允炆为皇太孙，做将来的皇帝。

朱元璋开国之初，想以封亲王和封功臣来作为支撑政权的两根支柱。

现在，功臣差不多都让他杀光了，而他以为铁板一块的亲王们，由于太子朱标之死，却也隐隐地出现了裂痕——这一切都是他所始料不及的。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 1398 年）闰五月，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病卒，年七十一岁。葬于南京城外的孝陵。上尊谥为“高皇帝”，庙号“太祖”。



第十五回



废叔王建文削藩国
避锋芒朱棣装疯魔

四皇子朱棣在北平的燕王府里接到了南京急使送来的“邸(dǐ底)报”，惊得目瞪口呆。因为那“邸报”上登着一份公告，宣示天下臣民，明太祖朱元璋晏驾了。

那时的亲王们如果够了自立的年龄，便要到封地去，称为“就藩”。就藩以后不得私自进京，需要皇帝宣召才能回来。回京后总得有个住处，便修一个临时的府邸。亲王派驻这个府邸里的官员还有个任务，便是每天到内阁去，从那儿抄录重要的公文，按时发回亲王藩地，这种文件就叫“邸报”。“邸报”比正式公文要快些，所以朱棣才预先得到了消息。

朱棣看了“邸报”，马上下令全府举哀。把红漆的柱子用白布裹上，正堂里摆了朱元璋的牌位，挂上蓝布帘子，供桌上燃着白烛。接着便穿上孝衣孝帽，带着世子朱高炽和次子朱高煦，乘着白马，往南京奔丧。一行人刚走到沧州（今河北沧州），便遇到南京派出来的特使。在沧州馆驿里，特使宣读了太祖临死时的遗诏。遗诏是给各亲王皇子的，说他死之后，让皇子们在各藩地尽礼就可以了，无须进京奔丧，以节约民力。

朱棣在丧中自己不敢设宴款待特使，却让驿丞替他招待。然后偷偷

把带来的珠宝馈赠特使。第二天特使继续北行，因为他还要到大宁（今辽宁凌源西北）去向宁王朱权宣达遗诏。临走的时候，特使把送行的朱棣拉到一边，悄悄对他说：

“燕王殿下，微臣有一言相告。眼下皇太孙登基，大权在新君的老师兵部尚书齐泰和太常寺卿黄子澄二人手里。听说遗诏也是出自他们之手。齐、黄已提出了削藩的稟帖，殿下还须留意。”

“削藩？”

“是的。据说高皇帝晏驾之前，皇太孙就曾与黄子澄在东角门密谋。黄子澄说，太孙柔弱，各位叔父中颇多强悍之辈，要太孙在即位之后，逐步削去各亲王的兵权，然后慢慢处置。”

“混蛋！”朱棣咬牙切齿地说，“齐、黄二贼离间我君臣叔侄，我决不能饶他！”

特使走后，朱棣怏怏地返回北平。不久，传来消息，周王朱橚（sù 素）被他的次子朱有爌密告，说他想发动叛乱，新皇帝建文帝朱允炆派曹国公李景隆以巡边的名义，路过开封，出其不意地将朱橚拿解回京。朱允炆削去朱橚的爵位，废为庶人，在京中派人看管。

朱橚排行老五，跟朱棣都是马皇后亲生，一向跟朱棣的关系亲密。这次被废，朱棣免不了一方面伤感，一方面惊疑。不久，又有坏消息传来，封在云南的朱元璋第十八子岷王朱楩（pián 便），也被废为庶人，安置到漳州（今福建漳州）。接着，荆州（今湖北江陵）的湘王朱柏，在禁军拿他的时候，自焚而死。又有齐王朱榑（fú 伏）被诱到南京，废为庶人。还有代王朱桂，被囚禁于大同（今山西大同）。不到半年的时间，五位亲王或废或死，这表明建文帝朱允炆确实在一步步削藩，也说明朱元璋当

初封藩的目的不但没能达到，反而适得其反，弄得叔侄反目了。

燕王朱棣在北平城里如坐针毡。他心里明明白白，现在各亲王中，属他排行最大，恐怕朱允炆要认真对付的，也就是他。那时北平左布政使（相当于一省的长官）张昺（bǐng 丙），都指挥使（地方军事长官）谢贵，都不是朱棣的人。朝廷又以备边的名义，派都督宋忠到开平（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即元朝的上都）戍边，把北平的一部分驻军和燕王府护卫军抽调了去，使朱棣的王府卫队一万九千人只剩下四千人。朝廷又派都督耿𤩽（huán 环）在山海关练兵，都督徐凯在临清（今山东临清）练兵，从北、东、南三面对北平采取了包围的形势。

朱棣派内侍到庆寿寺，把庆寿寺的住持道衍（yǎn 眼）和尚请进王府。这道衍和尚俗家名字叫姚广孝，十四岁出家，曾参加过礼部主办的“通儒书僧”考试，高高得中。但他不愿去做僧官，却随朱棣来到北平，被朱棣安置到庆寿寺当住持。道衍广有智谋，朱棣经常将他邀进王府，让他给出谋划策。

这天，道衍随内侍来到王府，见了朱棣。他看朱棣愁眉不展，便问：“殿下又为京中的事情忧心了？”

“大师请坐，”朱棣一面让内侍奉茶，一边说，“京中刚刚来了密报，说朝中风传齐、黄曾建议皇上，对本王用兵。不过皇上还没应允。你看应该怎么办？”

“消息可靠吗？”

“消息的来源，是宫中司礼监的一个太监供给的，他成天伺候皇上，自然提供的消息可靠。”

“皇上优柔寡断，看来早晚会发动。眼下我们必须一方面暗中

加紧召兵操练，一方面外表上故作痴呆，使齐、黄不疑。只要做好了准备，待到时机成熟，便可以清君侧的名义，消灭齐、黄，那时……”说到这里道衍便不再明讲，只是朝着朱棣映映眼睛。

“兵器打造得如何呢？”停了停，道衍又问。

“十万件总有了吧！”朱棣回答说。

原来朱棣在他大哥朱标的死后，认为他最受父皇宠爱，说不定会立他为太子。但后来朱元璋隔着儿子一辈，立了皇太孙朱允炆。朱棣心中不满，暗中蓄下异志。燕王府原是元朝的皇宫，房舍深邃，占地颇广。朱棣听从了道衍的主张，在宫舍下边挖了些地下室，秘密地请来工匠，在地下室里日夜打造武器。怕打铁的声音外传，又养了许多鹅鸭，天天吵叫不休，作为掩护。同时还重金到各处聘请勇士，养在宫中。这一切准备，已经进行两年多了。

二人正说着，内侍来报，南京的黄太监到府降旨。朱棣让道衍藏到屏风后面，吩咐叫请进来。不一会儿黄太监在四名卫士的陪伴下来到中堂。朱棣跪下接旨，原来朱棣前一阶段曾上疏告病，所以皇帝朱允炆特派黄太监来慰问。

圣旨宣读已毕，王府总管把卫士陪了出去，设宴款待。这边黄太监笑着对朱棣说：

“看殿下神采奕奕，想贵恙已大痊了吧！”

“哈哈哈！”朱棣大笑起来，“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本王得的乃是心病。”

“心病还须心药医嘛！”

“那是当然。黄公公带来什么良药呀？”



“皇上这次派我来，就为的是察看殿下是否真的有病。那齐、黄二人，成天在皇上面前嘀嘀咕咕，说诸王里唯有燕王殿下最是可虑。看样子，早晚会向殿下动手。”

“唔！”朱棣沉思点头。黄太监继续说：“皇上另外派人降旨，要张昺、谢贵加强对殿下的监视。”

“他们不错嘛，十天八天就来探一次病。”朱棣冷笑着说，“好吧，到了这个地步，也只能不是鱼死，便是网破啦！”

黄太监带着朱棣送他的一大盘珍珠宝石，回京复命去了。这边朱棣加紧迎敌的准备。转眼到了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五月，朱元璋死去一周年了。南京举行祭典，称为“小祥”。有旨各亲王不必进京，但对王子却没有明确的规定。朱棣为了麻痹皇帝，决定把他的三个儿子——世子朱高炽、次子朱高煦和三子朱高燧，一起打发到南京去参加祭典，有的亲信劝他，让三个王子一起去，如果在京里被扣作人质，那时就要被动了。王妃徐氏也主张只派老二朱高煦去就行，用不着三个儿子一起去冒险。

朱棣却笑着说：

“舍不得孩子打不住狼。三个孩儿一起去了，就解除了皇上的疑心，也让齐、黄两个贼子找不到借口。”

三个王子到南京去了，朱棣虽然口里那么说，却也不免提心吊胆，怕儿子万一被扣，朝廷再派兵来拿。那时抵抗吧，投鼠忌器；不抵抗便只好束手被擒。想到这里又不禁后悔起来。

看看到了六月中旬，世子朱高炽和他的三弟朱高燧回来了，只有次子朱高煦没回来。原来燕王三子到京参加祭典后，齐泰果然建议朱允炆

把燕王三子留下。但黄子澄却不同意，他认为这样不妥，留下了王子，燕王生疑，反倒有准备了，不如放王子们回去，使燕王不疑，这样就便于行事。两个人争执不休，后来王子们的娘舅魏国公徐辉祖提出个折中的办法，就是把世子朱高炽和三王子朱高燧放回来，让二王子朱高煦留在徐辉祖府中，名义上只说是舅妈舍不得让他走，实际上自然还是扣作人质的意思。

徐辉祖是魏国公徐达的长子。徐达死后他承袭魏国公爵位，他的妹妹便是燕王妃。燕王妃以为二儿子朱高煦留在哥哥府中大概不会出事，便放下心来。然而朱棣却忧心忡忡，因为朝廷放走二子、留下一子，说明对他仍然是要有所图谋，便加紧准备。他几乎把以前积攒的财宝都拿了出来，派人收买北平附近驻军的守将。明朝的军制，地方军分成都指挥使司、卫、所三级。一个千户所有兵一千一百二十人，一个卫有兵五千六百人。朱棣不但把都司和卫的军官收买了，就是所的一级，也都送上厚礼，许下高官厚禄，使他们在一旦有事时，可以倒戈来投。

不久，朱高煦却独自跑了回来。原来这朱高煦虽然刚刚二十岁，但却勇武有力，性情也十分乖张。他被舅父徐辉祖留下，心中愤恨，但外表并不露出。这样时间一长，对他的看守也就松了些。这时已是炎夏，天气燠(yù)热。一天中午，他趁府中马夫午睡，窃出了徐辉祖骑的那匹白龙马，单人独骑，跑回北平。

二儿子逃了回来，朱棣一方面高兴，一方面担心，便假装得了疯病。他披散着头发，自个儿跑到大街上，狂呼乱叫。王府侍卫们要扶他回去，他就乱打一气。饿了就跑到饭摊上，拿起食物便吃。困了找个街角一躺，“呼呼”大睡。侍卫们只好远远跟着，加以保护。

一天、两天、三天，北平城里盛传燕王疯了，引得许多小孩子跟在疯王爷的后头，嘻嘻哈哈地学他的样子。朱棣也不生气，反而把从饭摊上抢来的食物，跟小孩子们分着吃。大家你争我夺，乱成一片。食物钱过后自然由王府的人去还，饭摊的主人乐得让他们吃。有时，朱棣又不让小孩子跟着了，撵得他们满街跑，大街上乱哄哄的，车马都不得通行。

最可笑的是朱棣有时会从墙脚捡起一撮硬狗屎，放到嘴里大嚼起来，不但不嫌臭，反而吃得津津有味。

于是全北平城里都知道：燕王爷真的疯了。

朱棣装疯，目的是拖延时间，以便作举事的准备。他这里“演戏”，道衍和尚跟燕王的亲信张玉、朱能等人，却在抓紧时间，联系各路驻军将领。而北平城里的布政使张昺和都指挥使谢贵，还蒙在鼓里呢！

当然，他们绝对不会想到，燕王吃的“狗屎”竟是用蜂蜜和着米粉烤出来的，外面看干巴巴，吃起来却又香又甜。这都是事先由王府侍卫在燕王要经过的地方放置的。

但张、谢二人终究不放心，他们借探病为由要到王府去亲自看一看。盛夏季节，他们看那燕王坐在火炉旁边，身上围着棉被，嘴里喃喃地叫：“好冷，好冷！”他们当然不曾猜出，朱棣的怀里正抱着一个装满冰块的铁桶，他冻得打哆嗦绝不是装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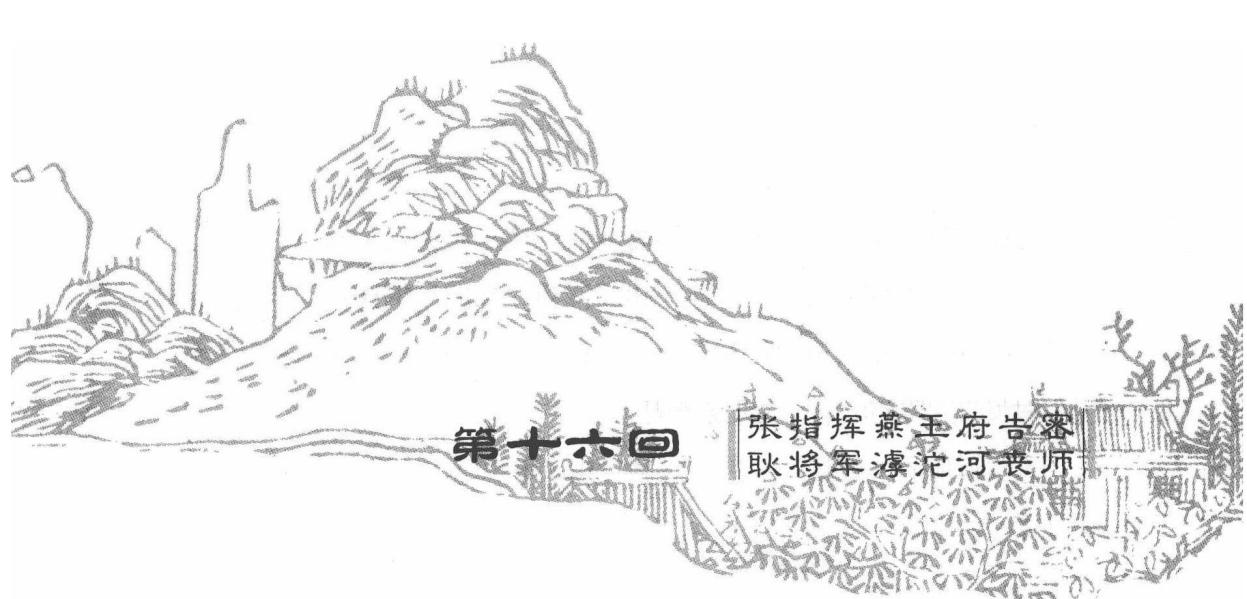
张昺和谢贵这回完全相信燕王是真的疯了，他们告辞退了出来，王府长史葛诚在后面相送。走到府门口，葛诚悄悄告诉张、谢说：

“二位大人不要让燕王骗了，他这一切都是装出来的。”

可惜燕王朱棣费尽心机要弄的一套装疯把戏，让葛诚一句话就戳穿了。

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燕王府的百户邓庸，奉命到南京呈送燕王有病的奏章。齐泰传讯了邓庸，加以严刑拷打。邓庸受刑不过，只好把燕王府里怎样私造兵器，操练壮丁的情况讲了。朱棣暗中派在南京的人得到消息，急忙连夜赶回北平报告。

朱棣听报后“嘿嘿”冷笑，吩咐把道衍和尚和张玉、朱能找来，商量对策。



这一天，警卫森严的燕王府大门前，来了一乘小轿，轿帘挂得严严实实的。随轿的家将拿着帖子对守门的卫士说，来的是都指挥张信，有事求见王爷。但卫士说燕王病重，里边吩咐任何客人都不接见，不放张信入内。

过了一会儿，燕王府后门来了一辆轿车，跟车的女仆对后门卫士说车里是张太夫人，是来见燕王妃的。这张太夫人便是张信的母亲，跟燕王妃常常来往。女仆正说着，车帘掀开，张太夫人把头探了出来。卫士头目认得确是张太夫人，又加门上没得到不许内眷进府的命令，便把轿车放了进去。

车子进了内院，张太夫人下车去见王妃去了。这时车子里钻出一个四十几岁的汉子，偷偷地往燕王平时休息的内堂跑去。内侍发现后拦他不住，吵嚷起来。

燕王朱棣正坐在椅上喝茶，听到外边跟内侍吵嚷的是一个挺熟悉的声音，急忙往床上一躺，拉过一床被子就蒙到头上，嘴里跟着哼哼起来，却忘了脚上的鞋子还没有脱。

这闯进王府的汉子正是都指挥张信。他推开内侍，走进门来，见朱棣这般模样，也觉可怜，便躬身说：

“末将张信，给殿下行礼。”

朱棣还在那儿哼，张信只好挑明了说：

“殿下不必再装疯了，王府的长史葛诚，早把殿下装疯的一切，全已告诉了张昺和谢贵啦！”

朱棣悚（sǒng）然一惊，全身的冷汗都出来了。半个多月来，他装成疯汉，在大街上抛头露面，吃了多少苦头，却不料葛诚竟把他出卖了。他铁青着脸掀开被子，抽出壁上挂的宝剑便往外走。张信拦住他，问：

“殿下，哪里去？”

“我要把葛诚碎尸万段！”朱棣咬着牙说。

“殿下切莫如此，你现在把葛诚杀了，张、谢二人岂不察觉？反倒不如留下他，假作不知，让他去给张、谢报假信，为我所用。”

朱棣这才抛下宝剑，坐到床上发怔。猛然想起，便问：

“张信，你是怎么知道的？”

“回禀殿下，昨天张昺和谢贵把末将找去，说奉有皇上密旨，要捉拿殿下。他们怕殿下英武，不敢直接来拿，却叫末将找个机会与王府的长史葛诚和指挥卢振联络，让他二人为内应。”

朱棣又狠狠地哼了一声。张信继续说：

“末将得到命令，回家去坐立不安。觉得这固然是奉旨行事，但末将这几年侍候殿下，蒙恩深重，便是这都指挥的官职，也还是殿下的举荐。末将正在犹豫，却被家母察觉，向我询问。我只好把细情告诉母亲。家

母说：‘方今皇上年幼，那齐泰、黄子澄蒙蔽幼主，迫害皇亲，你岂可助纣为虐！’方才我在前门求见，门卫不许入内。还是家母设法，求见王妃，末将藏在家母车中，才得以和殿下相见。尚望殿下加意提防，不要中了张、谢二人的圈套。’

朱棣听到这里，突然朝张信跪下，说：

“今日使我一家得生，全靠将军呀！”

张信又随他母亲的车子，悄悄地从后门走了。这边朱棣一面吩咐心腹将士把葛诚和卢振秘密监视起来，一面派人去叫道衍和尚。道衍来后，正跟朱棣密议，突然风雨大作，房上的黄琉璃瓦被风掀下几片，跌得粉碎。

朱棣认为这是不祥之兆，脸上变了颜色。却不料那道衍反倒“哈哈”大笑起来。朱棣骂道：

“贼秃子，你笑什么？”

道衍笑嘻嘻地回答：

“我为什么不笑，这是吉兆嘛！”

“放屁，屋瓦摔碎了，会是吉兆？”

“殿下听说过吗？‘飞龙在天，从以风雨。’今天风雨吹落屋瓦，说明飞龙即将升腾，黄屋要换主人啦！”

道衍一番话，说得朱棣转忧为喜，笑逐颜开。立刻吩咐唤进张玉和朱能让他们加强警戒，保卫王府。

过了几天，朝廷忽然派来使臣，要把燕王府的相国解京，问他失察之罪。原来燕府官校于谅、周铎等，因欺压百姓，被百户倪谅告发，张昺将于谅、周铎擒获解京，问成死罪。犯人是燕王府的官校，故而相国

有失察的责任。使臣是张昺和谢贵陪着来到燕王府的。张信带着一百多名军士护送。一行人来到王府前门，只见警卫队里站着大将朱能，乌盔黑甲，威风凛凛。使臣让他通报，要燕王接旨。不一会儿，里边传出话来，要使臣和张昺、谢贵进见。

朱能陪着这些人，进得府去。只见府中静悄悄的，鸦雀无声。张昺还以为所谋得逞，朝身后的张信使个眼色。张信点点头，表示会意。来到大堂，只见燕王朱棣笑嘻嘻地站在廊上等候。使臣宣读了圣旨。朱棣把圣旨接过，命令将相国看管起来，待会儿交给使臣带走。却又吩咐堂上摆宴，款待使臣。张昺想乘此机会，一举将燕王拿获。但回头看时，张信和随带的军士却不知到何处去了。他情知有变，看看谢贵，也是惊疑不定。二人不敢动手，只好陪着使臣进了大堂，只见堂上酒宴已经摆好。朱棣让使臣上坐，张昺、谢贵坐在两旁，自己下座相陪。堂下还有一班乐工，一待堂上主客坐定，便轻轻地吹打起来——好一派宁静平和的景象。

席上，朱棣殷勤劝酒，那疯癫的神态早已无影无踪了。使臣和张、谢等三人如坐针毡，心神不定。再看看那大将朱能，站在门口，宛如一尊大铁塔堵住出路，哪里还有心思饮酒呢！

酒过三巡，朱棣放下酒杯，问道：

“本王有一事不明：朝使到来，本可直来王府宣旨，又何劳张、谢二位大人率许多军兵护送呢？”

“这个，”使臣哆哆嗦嗦地回答说，“案情重大，是小臣烦请二位大人派兵押解罪犯的。”

“哈哈哈！”朱棣仰天大笑，“那好，就将罪犯押到这儿来交付吧！”

带罪犯！”

门口的朱能应声大喝：

“带罪犯！”

一呼百应，霎时间，刀斧手推着两个人走上堂来。却原来是燕王府的长史葛诚和指挥卢振，正是张昺和谢贵安排的内应。

谢贵知道事情败露，拔出剑来便向朱棣刺去。这边朱能早有防备，立刻接住厮杀起来。那使臣和张昺是文官，这时候早已吓得屁滚尿流，瘫在地上了。谢贵不是朱能的对手，只打了五个回合便被刺翻。卫士们上来，将三人一齐绑起。朱棣升坐大堂，吩咐先将使臣、张昺、谢贵、葛诚、卢振等五人斩首，然后调兵遣将，攻占九门。那都指挥张信，带着他部下的军士，也参加到燕军的队伍中去了。

事出仓猝，九门守军毫无防备，很快地便被驱散。城内驻军将领邓二、马宣等率兵来夺，都被打败。许多将士，原曾受燕王统帅，这时纷纷倒戈投诚，不到半天，北平城便落入燕军的控制之下了。朱棣随即征集城内外的兵马，于七月癸酉在城郊誓师，以“诛奸臣齐泰、黄子澄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反对朝廷。在他发布的檄文中，历数齐、黄挑唆幼主，陷害五王的罪恶。檄文日期不署建文年号，仍称“洪武三十二年”。称他的军队为“靖难军”。

北平城周围驻军，早被朱棣收买。这时不待靖难军去打，便纷纷响应了。一时外围的通州（今北京通县）、蓟州（今天津蓟县）、遵化（今河北遵化），都改悬了燕王的旗帜。那驻守开平的都督宋忠，原先奉有密旨，让他率军南下，监视北平的动静，并为张昺、谢贵作接应。这时他正率三万人马，驻军怀来（今河北怀来）。听到北平城中有变，急忙率军

赶来。走到长城居庸关，便见关上已是燕军把守。他想出一个计策，对将士们说：

“我刚刚接到消息，北平城里燕王造反。他恨你们归了朝廷，就把你们的父母妻子统统杀害了。”

原来宋忠所部，有一半将士原是燕王府的卫军部队。朝廷为了削弱藩王的兵势，下旨将卫队紧缩，只准保留四千人，其余一万五千编入地方军。这也是齐、黄想出的釜底抽薪的计策。这些原来的燕王府卫军，听宋忠那么说，信以为真，一个个怒满胸膛，一边骂着一边准备攻打居庸关。不料朱棣为了收回他这批原先的部下，也想利用他们的家属，这时早已把一些老人、妇女和孩子送到关上来了。

宋忠发下号令，三万将士呐喊着朝居庸关扑去。只见关门开处，一列列妇孺老人，打着旗帜，走出关来。这些人老远就看到对面官军阵里的亲人，便“儿呀！”“爹呀！”地大叫，把官军都闹愣了。两下里凑到一起，互相慰问，都说无恙，这才知道是宋忠撒谎骗人。于是把怒气转换了方向，大骂：“宋都督欺我！”立刻倒过戈矛，反杀过去。那宋忠刚把阵势列好，前军已经哗变，后军也动摇起来。关上燕军趁势来攻，眼见全军大溃，局势已无可收拾。他急忙带领亲军退回怀来。那燕军和变兵紧紧追赶，没等城门关闭，已经跟踪杀人。宋忠在乱军中被杀，怀来就这样陷落了。

北平的警报，报到南京。南京城里，建文帝朱允炆却正在听从黄子澄的建议，聘来了全国有名的儒家方孝孺，成天讨论《周官》法度，要来个“以礼治国”。警报来后，朱允炆这才祭告太庙，宣布削去朱棣的燕王封号，废为庶人。又派大将军耿炳文，率师北征，拿燕王朱棣来京治

罪。建文元年八月，耿炳文出征，朱允炆还谆谆嘱咐说：

“当初南朝梁元帝萧绎举兵入京的时候，曾对部下说过：‘一门之内，自动干戈，是极不祥之事。’如今众卿与燕王对垒，务必要体会这个意思，千万不要使朕有杀叔之名。”

耿炳文是员老将，那年已经六十五岁了。他率领十三万大军，号称三十万，北行来到滹沱河。正赶上八月十五中秋节，燕军趁官军过节而疏于防守的时机，抢先来攻。接着两军几次交锋，官军节节败退，只好苦守真定（今河北正定）。燕王朱棣亲自率军攻城。朱棣很像他父亲朱元璋当年，不但有勇有谋，而且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冲杀起来势不可当。幸亏耿炳文老成持重，只是坚守，并不出战。而真定又城高壕深，燕军久攻不下，只好撤回北平。

战报传回南京，朱允炆大惊失色，只好再向齐、黄问计。黄子澄认为耿炳文老朽无用，建议把他召回，改派曹国公李景隆去代替他，李景隆是李文忠的儿子，小字九江，喜欢读书，钻研兵法，谈起来头头是道，听的人无不倾服。这次出征，朱允炆还要学一学古代皇帝推崇大将的故事，亲自为他推车，真是风光得无以复加了。

李景隆来到德州（今山东德州），接替了耿炳文，又檄调各地军马，号称有军五十万。李景隆这次受命北伐，皇帝不但给他推车，还赐他通天犀做的带子和上方宝剑，对不服从命令的将领可以立即处分，便宜行事。李景隆受此殊遇，免不了飘飘然忘乎所以，丝毫不把从征诸将放在眼里，一个人发号施令，任意孤行，妄自尊大。那些久经战阵的老将们心中不服，不免也要用白眼看他。

李景隆待各地军马到齐，便进驻河间（今河北河间）。又调驻军辽东

(今辽宁省辽阳一带)的江阴侯吴高，出师南下，与北征大军形成南北夹击的局势。

这些情形，早有细作报到北平。朱棣召集众将商议。众将议论纷纷，不知怎样迎敌才好。朱棣却笑着说：

“李九江是个膏粱子弟，未尝经过战阵，只会纸上谈兵，不过是战国时赵括那样的人物罢了。赵括率四十万大军，打了败仗，全军被坑。李景隆比他还多了十万。允炆这孩子派这样的人来带兵，岂不是自己坑自己吗？”

朱棣详细地介绍了细作探听来的情报，然后分析说：

“兵法有‘五败’，李景隆都犯了。为将的政令不修，上下离心，这是一败。冬天即将到了，北方寒冷，南军却还穿着葛布军衣，未备棉服，这样不晓天时，便是二败。不了解地势，盲目深入，这是三败。治军不严，将士贪心，再加上威信不足，刚愎自用，这是四败。最后，各军杂集，号令不统一，指挥困难，这是五败。李九江把五败占全了，还会有什能力为！”

众将听了，个个点头赞同。朱棣又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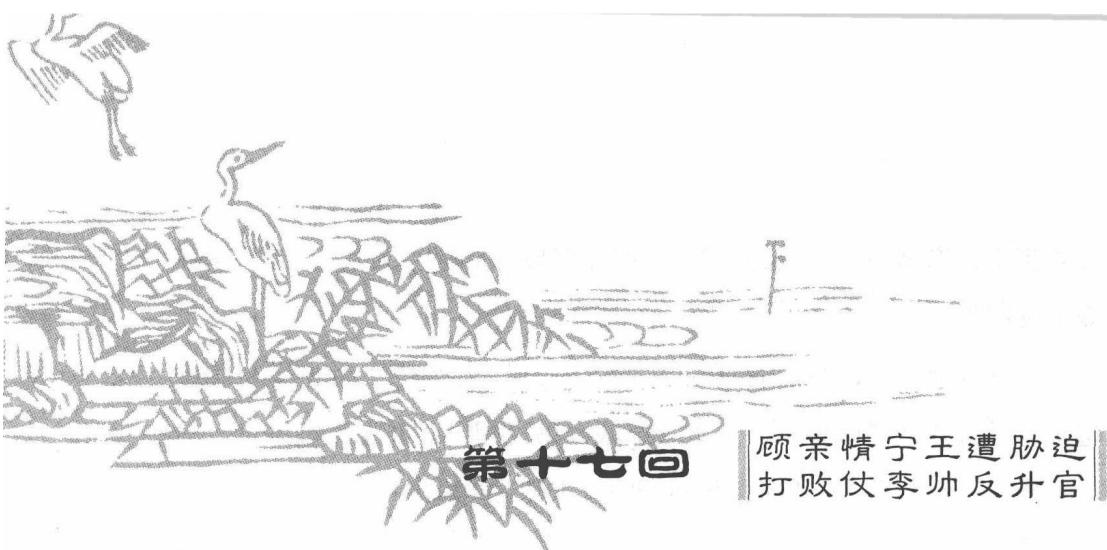
“李九江要吴高攻我侧后，他却在河间逗留，说明他心怀疑惧。我现在先去对付吴高，李景隆看我东征，以为北平空虚，定来攻城。那时我再回过头来打他。坚城在前，我大军在后，何愁李九江不就擒呢！”

众将还有顾虑，怕守城兵少，抵挡不住李景隆五十万大军的进攻。朱棣说：

“城中留下的兵力，出战或感不足，但只要我军将士上下同心协力，防守还可无虞。再说用兵之道，须要出奇制胜。我出兵并非专攻吴高，

主要目的还是引诱李九江来就歼。李九江兵早发，我便夕至，谅他也讨不了便宜。”

一番话说得众将个个心服。当下计议方定，又接战报，吴高军已经进了山海关，正在攻打永平（今河北卢龙县）。朱棣当即下令，留一部分军队由世子朱高炽守北平，道衍和尚协助，其余大军他亲自统率，去解永平之围。



第十七回

顾亲情宁王遭胁迫
打败仗李帅反升官

燕王朱棣亲率大军出了北平城，来到卢沟桥。有人建议说，卢沟桥是北平咽喉，应留一支军队在这里协助北平防守。朱棣笑着说：

“我正要李景隆困在北平城下呢，为什么要挡他！”

大军一路东行，赶到永平。那围住永平的吴高，正在指挥攻城。朱棣大军突然来到，吴高不跟燕军交锋，径自撤退回山海关外去了。朱棣不费一弓一矢，便解了永平之围，这与他起先的打算不合。原来，他希望在这儿与吴高僵持一段时间，以便诱使李景隆进攻北平。现在吴高退走了，如果这时班师，李景隆正在途中，他会不会又停滞不前了呢？

朱棣决定不回北平，却北向大宁进发。他又有了一个新的打算。原来大宁地处北平以北，是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的封地。宁王虽然年轻，但也曾跟四哥朱棣统率过戍边的军队，有些打仗的经验。所以朱元璋把朱权和朱棣封在北方，为的是防御塞北蒙古的残军骚扰。宁王封地处于极北边陲，他也一直保留着兵权，手里有三万名骑兵，骁勇善战。尤其是投降过来的朵颜三卫的骑兵，都是兀良哈族的精锐，更为勇武。朱棣一来怕朱权听朝廷的命令，出兵袭他的后路，又想把宁王所辖的骑

兵弄到手，增强自己的兵力；第三便是拖延返回北平的时间，以待李景隆来攻打北平。

大军偃旗息鼓，静悄悄地行进，不日来到大宁左近。他把军队隐藏起来，只带几名亲信将领，进了大宁城。弟兄相见，说起父皇去世，新君生疑，日子不好过，忍不住相对痛哭。朱棣对朱权说：

“李九江率兵五十万，进攻北平，北平危在旦夕。愚兄无法，只好逃了出来，投奔十七弟。贤弟还要救我！”

“小弟怎样才能救哥哥呢？”

“想当初张昺、谢贵相迫，愚兄一时气愤，将他们杀了。骑虎难下，不得不与官军对抗。但我本心并不想反叛朝廷。只要贤弟为兄代上一表，陈述愚兄苦衷，代为求情，我想皇上定会允准。”

朱权信以为真，马上亲手拟了一道表章，连夜派急足送往南京。王府里摆设盛宴，款待朱棣和随从将领。席间，朱棣和朱权亲亲热热，谈笑风生，显得是那样亲密无间。

朱棣在宁王府，天天饮酒。他手下的将领却按照燕王的布置，陆续地潜进城中。燕、宁两王曾一起率军多次在边境巡戍，两军将领多是熟人。燕军将领见到宁军将领后，又施展出老办法，用带来的珠宝进行收买。对家在关内的，还约定来日燕王功成之后，便将他们调回原郡，与家人团聚。这些将领长处边塞，日久思归，于是纷纷表示，愿意跟随燕王。

过了几天，朱棣向朱权告辞，要回北平。朱权把他送到郊外。这时已是严冬，漠北朔风，呼啸着卷地而来，景色十分凄凉。朱权给四哥把盏，亲切地说：

“哥哥此次回去，千万保重。如遇险难，即便北来。小弟拼得身家性命，也要保护哥哥！”

朱权说得恳切，朱棣也不禁动容。他接过朱权给他的酒，一饮而尽。就在这时，突然南边响起急骤的马蹄声，只见一彪骑兵，打着“燕”字大旗，像一阵风似的飞奔而来。朱权大惊失色。回头再看部下的将领，却一个个袖手旁观，好似没看到一般。

燕军把朱权团团围住。朱棣紧执着朱权的手说：

“贤弟不必惊疑，愚兄此举，也是不得已，尚望贤弟原谅。将来愚兄事成，决不会忘记你的好处，一定改封你到富庶繁华的地方。”

在这种武力胁迫之下，朱权还有什么办法？只好听任他这位四哥摆布了。弟兄二人又回到城中，朱棣让朱权交出兵权，命令宁王所辖军队全归燕王指挥。朱棣又派自己的将领，到各地将守军统一整编。一时军容大振。这时探卒来报，李景隆大军正在猛攻北平。朱棣便命朱权携带宁王府的妃妾世子和财宝细软，随他先回北平安居。这边大军回师，直奔北平城下。

正如朱棣所料，逡巡于河间的李景隆，听探马报说燕军主力去援永平，北平城防空虚的消息，立即下令，全军直扑北平。

这李景隆的父亲李文忠，本是太祖朱元璋的外甥，十四岁跟随舅父参军，是明初开国大将中重要的一员，生时封曹国公，死后追封为岐阳王。李景隆弱冠时就承袭了曹国公的爵位。他生得长身玉立，风采照人，站在朝堂上武将的班列里，跟那些老将们一比，越发显得少年英俊。朱元璋坐在宝座上，常常以欣赏的目光看他。李景隆察觉后，更为矜持起来，愈加进退有节，步态从容，惹得皇上的喜爱。不过到了洪武晚年，

各地比较平静，没有什么大的战争，因此熟读兵书的李景隆，也就没得到亲临战阵、一展才学的机会。只是到湖广、河南两地练过兵，还到西番买过马，如果说有过“军功”的话，那就是他曾奉建文帝朱允炆的密谕，假作带兵戍边，路过开封的时候，周王朱橚在王府设宴接待他，他却趁机把周王拿获，解回京师这件事了。

黄子澄以貌取人，向朱允炆推荐了李景隆。皇帝对他这位表哥平时是挺佩服的，于是李景隆就凭空当上了大将军。他檄调各地军兵北征，把他训练过的湖广、河南两处的军队也调来了，并把这两支队伍视为自己的嫡系，处处另眼看待。那时将帅出征，全都骑马，这自然是战阵的需要，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大将军，无不如此。但李景隆却独出心裁，偏要弄个战车坐坐。这战车是特制的，用四匹良马拉着，跑起来倒也轻快。他坐在车上，左手抱着上方宝剑，右手抱着“帅”字令旗，在万马丛中，显得格外威武。

官军号称五十万，事实上只调集了二十多万人，但这也够庞大的了。李景隆一声令下，大军源源北上，迎着凛冽的寒风，开赴北平。过卢沟桥的时候，还不见燕军一兵一卒来阻挡。李景隆在战车上“哈哈”大笑，对众将说：

“都道燕王善于用兵，不守此桥，我料他也是无能之辈！”

这时，李景隆已经知道燕军主力已从永平北去，却误以为是燕王朱棣心存畏惧，避往北方，不敢回到北平来决战，越发放心大胆地攻打北平城。但北平城池高大，一时攻打不下。李景隆便下令对着北平的九座城门修筑九座营垒，作长期攻城的打算。

留守北平的燕世子朱高炽，在道衍和尚的协助下，专心防守。那李

景隆督率他的嫡系军队，攻打丽正门。官军列成长阵，在炮火掩护下，像蚁群一般朝城边涌来。一时炮火震天，杀声动地。城上的燕军不慌不忙，藏在城堞后边，躲避炮火。那时的大炮，只是在炮膛里装上火药，再填充上铁块，发射时虽然响声惊人，杀伤力却并不甚大。守军待一阵炮火过去，便从城堞后边跳出，有的射箭，有的往城下抛掷灰瓶和雷石，不一会儿便将官军击退。

官军前拨方退，李景隆令旗一挥，第二拨又蜂拥而至。城上渐见危急。这时只见一群居民，搬运着砖石跑上城来。原来道衍和尚发动全城百姓，拆下房屋的砖石，赶往各门协助防守。一些妇女也参加进来。军民同心，砖瓦石块像雨点般飞下城去。官军被砸得头破血流，只好又退回去了。

但是北平城方圆几十里，守军兵力不足，虽然有百姓协助，也是捉襟见肘，终于让一部官军杀上了彰仪门。这支军队的统帅是都督瞿能，乃一员老将。他带领儿子和部下一千精兵，冒着矢石，攻上城去。道衍和尚亲自赶来支援守将，在城墙上跟瞿能展开激战。四外的守军也纷纷赶来。瞿能寡不敌众，急忙派人绕到丽正门找李景隆，要他赶快率大军来接应。可是李景隆嫉妒瞿能不是他的嫡系，不愿让他独得头功，迟迟不肯调兵。结果瞿能一军又被道衍和尚打下城来。功亏一篑，瞿能气得破口大骂，恨恨而回。

当天夜里，天气奇寒。道衍和尚发动全城军民，汲水灌城。一桶桶凉水从城头上灌下去，随灌随冻，待到第二天早晨一看，整个北平城的城墙竟像是披了一层冰甲。攻城的官军越发难以攀登了。

这时已是仲冬，数九的天气。可是李景隆征调的南方士兵仍然穿着

夹衣，一个个冻得瑟瑟发抖。道衍和尚又想出办法，他找来一些粗大的竹筒，把中间的竹节打通，里边灌上冷水，做成水炮。待官军攻城，守军便把竹炮对准城下的官军，从后边把水推了出去。粗大的水柱打在官军的铁甲上，很快便会冻结。那些军衣湿透的士兵，更是承受不住，有的甚至冻僵了。

李景隆穿着狐裘，坐在战车上，绕着各门督战。可是任凭他怎样督促，官军将士总是不肯出力。李景隆急了，摆出上方宝剑，一连斩了三名将官。这样一来将士们跟他越发离心，他看得到的地方，还咋呼做出攻城的架势。待他一过，便都收起戈矛，找个背风向阳的地方取暖去了。

官军连攻了十几天，未能得手。李景隆却又接到探报，燕王朱棣原来是到大宁去了，他在那里又收编了宁王的军队，军威更盛。李景隆这才知道燕王并不是怕他，而是另有自己的打算。现在燕军势力更强了，说不定什么时候便会打回来。而官军前对坚城，如果再不攻下的话，便会面临前后受敌的局面。那么撤军又如何呢？李景隆摇摇头，因为这未免太让他难堪了。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一个主意，他把全军一分为二，一部分继续凭着城外的几座营垒攻城，一部分安排到北平城北的郑坝村，在那里再筑九座营垒，由他亲自镇守，迎击燕军。

李景隆为什么喜欢这个“九”字？如果说北平恰好有九座城门，那么郑坝村的营垒也还要筑九个，那原因就是他小名叫“九江”，他觉得这个“九”字对他来说是吉利的。何况九座营垒中，他的帅垒居中，其余按八卦排列，正符合兵书中八阵图的格局哩！

地冻三尺，取土困难，官军将士只好用镐头刨起冻土块，马马虎虎

垒起来。还没等营垒筑好，燕军前哨骑兵便赶来了。只见那高头骏马上的战士，个个穿着羊皮战袄，雪白的羊毛从袖口领边露出来，显得是那样的轻软暖和。原来北地盛产牛羊，宁王库里藏着许多羊皮，正好做了军装。光这身装束，就让冻得发抖的官军羡慕得难以自己了。

燕军兵分五路，顺着风势冲杀过来。前阵全是骑兵，正中一路当先一员大将，手执丈八蛇矛，正是燕王朱棣。只见他舞动长矛，左右冲杀，官军纷纷退避，霎时一座营垒便被攻陷了。

那边另有一路军马，领队的是大将张玉。他不与官军交锋，却大宽转绕了过去，直扑北平城下。这时北平城也九门齐开，守军在道衍和尚率领下，欢呼呐喊，杀向官军。官军遭受前后夹击，一战即溃。

战场上混战起来，官军和燕军分成一簇簇，在田间、山坡上厮拼。燕军锐气方盛，以一当十。官军士无斗志，有的扔下兵器逃跑，有的索性投降，顽强抵抗的则非死即伤。不到两个时辰，郑坝村的九座营垒便被攻破了七座，而城外那九座营垒则统统被踏破了。

朱棣冲到正中帅营外面，遥见一辆战车正在朝南奔跑，料得李景隆定在上面，便大呼着追了过去：

“九江我儿，不要逃走，快来跟阿舅大战三百回合！”

李景隆不敢应声，只是低着头催车夫快跑。幸亏驾车的四骑都是良马，终于使他逃了出去。

官军一路败退，三天三夜，直到德州，才停了下来。李景隆收集残败人马，十停中只剩下三停。李景隆长叹一声，这才知道自己的兵法全无用处。

李景隆在德州上书朝廷，惶恐待罪。过了些日子，便有诏旨下来。



李景隆不知会受怎样的重罚，只得硬着头皮接旨。不料朝使宣读的诏书中，竟把李景隆慰问了一番，还加封他“太子太师”衔，另有玺书、金印、御酒、貂裘等赏赐。李景隆跪在那里，真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什么毛病。

又过了几天，李景隆收到黄子澄的一封信，才明白了其中的原委。

原来李景隆奏书到京，首先到了黄子澄那里。李景隆当初挂帅北征是黄子澄推荐的，如今李景隆丧师失地，他这个推荐人也有责任，于是他便把李景隆的奏书扣了下来，不让皇帝朱允炆知道。但这样一场大败，京中也有传闻，内监们听到后偷偷议论。朱允炆听到点儿风声，便向齐泰、黄子澄讯问。黄子澄只得谎奏说：

“听说李帅打得不错，一度打到北平城下啦！”

“怎么说又退到德州？”

“那是李帅因为天气太冷，士卒们受冻不过，才暂时撤回德州休整的。等明年春暖，自然还要出征。”

朱允炆信以为真，为了嘉奖李景隆，便封他为“太子太师”。

李景隆打了个大败仗，不但未曾问罪，反而受到升官嘉奖，这可算是“奇闻”了。他对黄子澄自然更是感激涕零，这也不在话下。



第十八回

围济南铁铉守危城
下金陵建文自焚身

过了年，便是建文二年（公元 1400 年）了。太子太师大将军曹国公李景隆在德州檄调各方人马六十万，会同武定侯郭英、安陆侯吴杰，于该年四月，进攻真定。燕王朱棣亲自率兵迎敌。白沟河（在河北定兴以南）一战，李景隆又打得大败。燕军在后追击。李景隆在德州也待不住了，一直向南，朝济南（今山东济南）奔去。

济南是山东的一座大城，但到李景隆来到时，后边追击的燕军也已赶到。李景隆这时还有将士十万多，他在济南城外仓猝列阵，企图背水一战，结果又吃了败仗。李景隆连济南城也没敢进去，径自坐着他的战车跑回南京去了。

去年一败，有黄子澄替他遮盖，不但没受处分，反倒加官晋爵。可是这次他是亲自逃回来的，黄子澄无论手段多高，也无法替他遮盖了。但那黄子澄终究老谋深算，来个先发制人，径自去见皇帝，要求对李景隆严加惩处。他痛哭流涕地对朱允炆说：

“景隆出师观望，怀有二心，才遭此大败。如不杀他，难对宗庙社稷，也无以激励将士。”

还有副都御史练子宁，带着都察院的吏役，闯进曹国公府，捉了李景隆，上朝去见皇帝，要求朱允炆将李景隆处死。

朱允炆坐在御座上，呆呆地发愣。过了半天，才一挥袍袖说：“把李景隆放了，你们都出去吧！”说着离开座位，转身进后宫去了。

黄子澄和练子宁面面相觑。眼看殿上侍卫把李景隆的绑绳解开，放他走了出去，他们俩也只好无精打采地离开了。

燕军在济南城外打败官军，李景隆狼狈南逃，朱棣以为济南城垂手可得了。不料济南城却城门紧闭，城上旗帜整齐，戈甲森严，一点也没有归顺的模样。待得探卒来报，才知山东参政铁铉跟将军盛庸，正督率原来的济南防军和一部分败兵，据城固守。

那铁铉并非武将而是文人出身。洪武年间，他在国子监（相当于国立大学）读书，后来分派到礼科做给事中。建文元年任山东参政，李景隆率师北伐，他奉命在临邑（今山东临邑）筹集粮饷。听到李景隆白沟河大败的消息，急忙赶回济南。等到他进城与将军盛庸等商议防守的时候，李景隆已经退到城外。接着官军又败，李景隆南逃，铁铉收容了一部分官军败兵，加上城中原有兵马，上城坚守。

济南地处北平和南京之间，形势险要。朱棣想拿下济南，就可以把这儿当做南下的前进基地，下一步便好攻取南京。但济南城高壕深，硬攻不易，朱棣便派一员信使进城，要铁铉投顺，铁铉把信使逐回。于是朱棣下令攻城。

铁铉和盛庸坚决守住，一次次打退燕军的进攻，战事僵持下来。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朱棣久攻不下，又怒又恨，想出了一个计策。原来济南地势低洼，俗称“一城山色半城湖”。朱棣乘马沿城外走了一圈，

发现如果将城外溪涧中的水堵住，待到积得多了，一下子全部打开，四外山水必汹涌奔下，将济南淹没。于是朱棣便传令让兵士们堵水。两天后，各溪涧的积水渐渐增高。朱棣心中高兴，以为此计定能将济南攻下了。

燕军遵照朱棣的号令，停止进攻，准备将营寨迁往高地。却听得城上隐约传来哭声。原来，城上守军望见燕军堵水，害怕被淹，日夜啼哭，喊着：

“这回济南可完了！”

“我们非变成鱼鳖不可了！”

“燕王爷救命啊！”

朱棣听了十分高兴，心想这回铁铉该投降了吧！果然不出他的所料，堵水的第三天，城中便出来十几名父老，打着白旗，求见燕王。朱棣让父老们进见。父老们见到燕王，跪下磕头，哀求燕王别放水灌城。

朱棣让父老们站起来，问：

“是你们自己要来的呢，还是铁铉派你们来的？”

“自然是铁大人的委派。”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

“铁大人怕王爷万一不准，所以才让小民等先来向王爷求情。”

“莫不是其中有诈吧？”

父老们一迭声地叫起屈来。有一个白胡子老者说：

“都为朝中出了奸臣，才使王爷冒着风霜雨露而兴兵。小民等谁不是高皇帝的子民？我等早就愿意开门迎接王师啦！”

“王爷明鉴，”另一个父老说，“小民等未经兵戎，王爷大兵临境，

铁大人率师跟王爷抗衡，连续两个多月。小民等一夕数惊，寝食不安。幸亏铁大人愿意弃暗投明，才出小民等于水火。现在全城百姓，已准备了壶浆三牲，迎接王师。但百姓未经兵戎，心存疑惧。想请王师暂退，由王爷进城收降，不知王爷能否允准？”

朱棣以前接收过好几个降伏的城市，因此并不怀疑，便答应了父老们的请求。父老走了之后，他下令大军后撤十里，只留下少数人马，于第二天上午，随着他进济南受降。

那日天气晴和，万里无云。朱棣高高兴兴地带着王府卫队走在前边，后边是随征的次子朱高煦，带领一彪人马，远远地作为接应。朱棣骑着高头骏马，身后是一员马上健卒，张着黄罗伞盖，为他遮挡阳光。朱棣骑马缓缓地来到城下，只见济南城南门大开，吊桥稳稳当当地架在护城河上。许多父老俯伏在道旁，恭敬迎接。朱棣更不疑惑，打马从木桥上走过，径入城门。就在这时，却见跪伏的父老们爬起来便跑，头上又传来“轧轧”的怪声。朱棣抬头一看，只见一段黑糊糊的东西，正朝他头上砸来。他叫声“不好”，猛勒马缰。那马“咴——”的一声长嘶，马头仰起，身子后坐，燕王双脚甩镫，使出全身力气向后跃去，“扑通”一声跌在城门口的青石板上。再看城门，一块大铁板已经砸下，眼看马头被砸得粉碎，接着“轰隆”一声巨响，只砸得尘土飞扬。整个城门洞已被大铁板堵得严严实实的了。

朱棣全身冷汗，顾不得屁股疼痛，连忙爬起。一个卫士跳下马来，把马让给了朱棣。朱棣急忙骑上，驱马就往城外跑。这时吊桥下面埋伏的官兵跳了出来，用工具撬着桥板，想断绝朱棣的退路。只是桥板坚实，一时未能拆下。朱棣不敢怠慢，猛地大喝一声，驱马冲了过去。官兵阻

挡不住，眼睁睁地瞅着朱棣被后边的大队接应了去。

在此同时，铁铉派去的将士化装成百姓，趁燕军松懈，偷偷将溪涧堵口掘开。那时水量还不大，对济南城并没造成损害。

朱棣吃了个大亏，险些送命。他恨死了铁铉和济南的百姓，马上让随后的朱高煦把大军调来，全力攻城。朱棣这次下了决心，非把济南攻下不可。他调集了所有的大炮，把民间的锅釜和刀具等强收来，砸碎后放进炮筒里，朝城上轰击。一时炮声“隆隆”，烟尘弥漫。城堞多被炮火击中，城头上砖石横飞。这时却又见城上垂悬着一些大木板，木板上赫然写着“太祖高皇帝之灵”七个大字。有的木板已经被炮火击碎了。指挥进攻的将领们吓了一跳，急忙吩咐停止射击，一面向朱棣报告请示。

朱棣也早看到了这一幕，知道这又是铁铉对付他的一招策略。面对先帝的“牌位”，他不得不有所顾忌。想来想去，这个铁铉实在不好对付。算算攻城已经三个多月了，师老无功，还是撤回北平休整一下再说吧！

他更没有料到，被困三月，士劳卒疲的守军，竟敢出城追击。就这样一大意，后军便吃了亏，让铁铉和盛庸一阵冲杀，乱了阵脚。后军带动中军，中军带动全军，燕王大军竟收不住脚，一路向北跑去，简直跟打了败仗差不多。最后，连德州也不要了。

早在围城的时候，朱允炆便升铁铉为山东布政使。收复德州后，更升铁铉为兵部尚书，让他驻守济南。封盛庸为历城侯，携平安、吴杰等北伐。

夏天过去，这年九月，官军又一次北进。十二月，在东昌（今山东聊城）的一场战斗中，燕王朱棣中伏被围，幸被朱能救出，但主将张玉却阵亡了。这一仗燕军损折了几万人，是官军最大的一次胜利。

嗣后两军有战有守，有胜有负，总的算起来，还是官军吃亏的次数

多。但燕军兵力终是不足，不像官军那样可以到各处征调。燕军占领的一些城镇，也由于缺乏守兵，到头来又复失去。尽管打胜仗的时候多，但将士也有损折。朱棣觉得两年多来，打的基本是消耗战，长此下去，岂是了局？终于在建文三年十二月，朱棣横下一条心来，要像个赌徒那样，孤注一掷，破釜沉舟，置大江以北不顾，直捣南京，来个最后解决。

朱棣统率大军，绕过铁铉防守的济南等地，专拣官军设防不严的路线南进。到了第二年——即建文四年的五月，连陷大江（即长江）以北的重镇扬州、高邮、南通、泰州等地。六月初三这天，燕军渡江。这天恰逢晴朗天气，宽阔的江面上风平浪静。燕军在江北掳获的大小船只，列成长阵，满载燕军，缓缓驶向南岸。一时旗帜翻空，戈矛耀日，号角频吹，金鼓齐鸣。南岸镇江的守军见到这种阵势，早吓得晕头转向。燕军一登岸，岸上守军不加抵抗便向后逃跑，镇江守将童俊也立即开门投降了。

燕军占领了镇江，直接威胁南京。南京城里，建文帝朱允炆在金銮殿上焦急地走来走去，无计可施。那些文武大臣，谁也没料到燕军竟敢孤军深入，直捣金陵，现在兵临城下，眼看皇城危急，却谁也想不出办法。那儒学大师方孝孺见李景隆也在武将的班列里站着，想起当初他当“平燕大将军”时两次败绩，才使燕王养成羽翼，有了今天。越想越恨，便跑过去把李景隆揪了出来，对朱允炆说：

“坏了陛下大事的，便是此贼！请皇上先斩了他，以谢天下！”

下边邹公瑾等十八名文官，这下子也找到了出气筒。他们忘了四平八稳地迈方步，却一窝蜂似的赶到李景隆身边，乱哄哄地殴打起来，金銮殿上乱成一团。朱允炆一看太不像话，瞪起眼睛大声喝止，邹公瑾等这才罢手。再看李景隆，早已被打得鼻青脸肿了。

这一幕插曲于大事丝毫无补，方孝孺又想出个主意，他说：

“城内还有二十万精兵，金陵城高池深，粮食充足，坚守一段时间是有把握的。再马上派了朝使，赴湖广、江浙等处调兵来援，那时内外相应，擒获燕王不是不可能。”

朱允炆想想，也只好这么办。方孝孺却又来建议：

“在叛军未到之前，应该把城外的居民都迁入城中，协助防守。再拆掉城外的房舍，把木料砖石也运到城上，便是防守的工具。叛军远来，在城外无所依据，又怎么能久驻呢？”

这本来是腐儒乱出主意，可是朱允炆竟也采纳，马上下令拆除城外的所有建筑，先把木料运进城来。这时已是盛暑，军民们拆房子、运木头，饥渴劳累，死者累累。城外的百姓忍无可忍，索性点起火来把房子烧掉。大火熊熊，一处燃起，另一处响应，一时金陵城外，烈焰腾腾，几乎绕城连成一片。南京夏季本来就炎热，现在城四周又套上了火圈，仿佛全城变成个大火炉，人们热得只好跳进水缸里。最后连西南城角的城墙也烧坍了。这又得让军兵驱赶百姓去修补。西南角还没修好，东北角却又崩塌。

南京城防搞得这样狼狈，更使人心惶惶，士无斗志，不少军民逃出城去。方孝孺又来向朱允炆献策，他建议派大臣到燕军驻地的龙潭（在南京与镇江之间，瓜步渡口对岸）去求和，敷衍一时，以待援军。朱允炆同意，便指派曹国公李景隆、尚书茹瑺、都督王佐前往。李景隆等来到龙潭，见到燕王朱棣，李景隆等伏地叩头。朱棣问道：

“老表侄，你此来有何话讲？”

“皇上命臣等禀告燕王殿下，朝廷愿意割地求和，这……”

还没等李景隆讲完，朱棣便打断他的话，撇着嘴鄙夷地说：

“我本来没有什么过错，朝廷却要加罪，削去封号，废为庶人，还要拿我进京。扬言说，此举是‘大义灭亲’。我现在求死还来不及，割地给我又有何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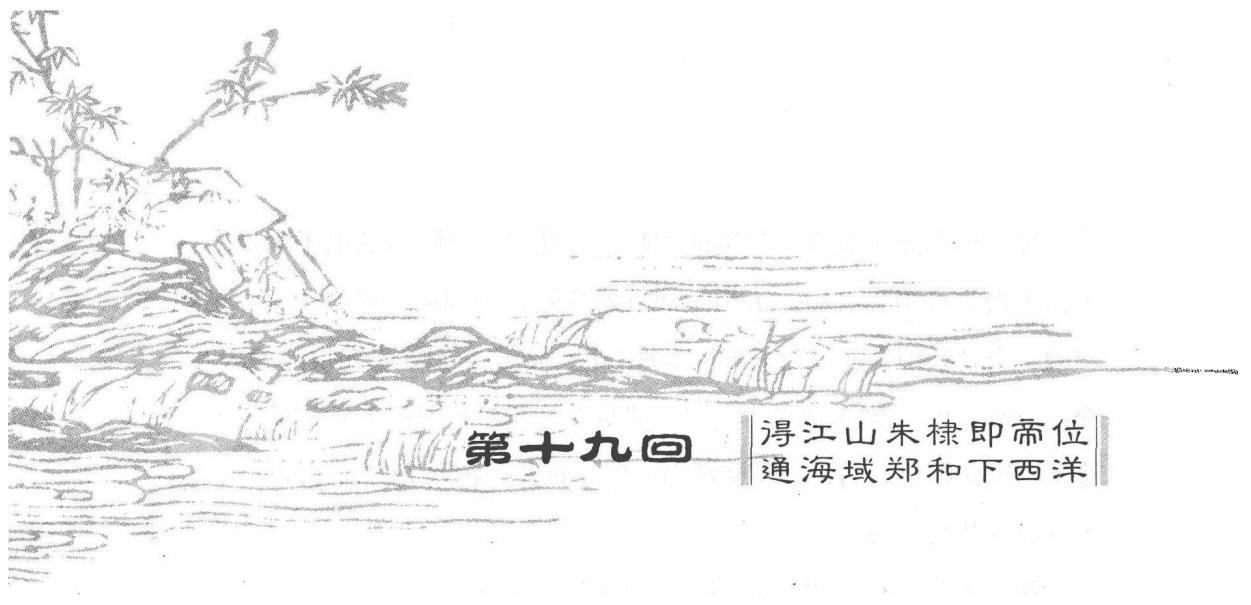
李景隆伏在地上，不敢做声。朱棣又说：

“当初皇考裂土封王，我本来就有土地，却又怎样？你们此来的目的，我也清楚，不过是搪塞一时，等待救兵罢了！这不知又是哪个奸臣想出的诡计。好吧，要我退兵也行，我这里有一份奸臣的名单，你拿回去，照单把这些害我的奸臣统统解到大营来，交我处置。那时我立即解甲到阙下谢罪，拜谒孝陵后便回北藩。神明作证，决不食言！”

李景隆站起来，接过侍卫交他的“奸臣名单”，见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人名，以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为首，他自己的名字也赫然在内。李景隆不顾得多看，只好谨慎揣起，与茹瑠、王佐等告辞退出。

李景隆等刚走，朱棣便指挥大军分水陆两路，向南京进发，大军直薄城下。见到处皆是烧塌的断壁颓垣，间或有尚未熄灭的余烬，仍在冒着缕缕青烟。一片焦臭的气息扑鼻而来，令人窒息。还没等燕军发起攻击，便有人向朱棣报告，防守金川门的李景隆，已经打开城门迎接燕军入城了。朱棣听了不由一笑，知道李景隆是看到他的名字列在“奸臣名单”上，想赶紧来个立功赎罪吧！

朱棣从金川门入城，由李景隆陪着登上金川城楼。这时其他各门的守军，听说燕军已经入城，便也不再抵抗，个个放下武器。一些文武官员，听到消息，也纷纷跑到金川门城楼上来参谒。这时皇宫火起，探卒报说建文帝朱允炆和后妃等，在宫内自焚了。



第十九回

得江山朱棣即帝位
通海域郑和下西洋

朱棣在周王朱橚和谷王朱橞的陪同下，来到被焚毁的皇宫。这儿曾是他幼年时和兄弟姊妹一起嬉戏的地方，那亲密无间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但如今触目的却是一片瓦砾，昔日的雕梁画栋，现在变成一段段焦木；那些古玩陈设，也已化为灰烬。就在这些残骸中间，横七竖八躺着三十几具尸体。说是尸体，毋宁说是焦炭，因为这些死者，不但是衣着，就连面目发肤，也全已烧焦，根本无法辨认了。

朱棣心中也不觉恻然，叹息道：

“傻孩子，傻孩子，你又何至于如此呢？”

这当然是对他的亲侄子，建文皇帝朱允炆说的。但朱允炆虽然明明就在这三十几具尸体之间，可是哪一具又是他呢？把一些没死的太监和宫女找来询问。他们回答说，宫中火起，他们便逃离了，没见皇上在什么地方。后来一位大胆的太监，冒指着一具尸体说这便是皇帝。其余的内侍随声附和。于是就把这具尸体当做皇帝盛殓起来。至于那是不是真皇帝，抑或仅仅是一名太监或宫女，却只有天知道了。

这件事在历史上一直是件悬案，因为当时还有一种传说，说朱允炆

并没死，他剃光了头发，化装成和尚，由几名大臣陪着溜出了南京。这传言累得朱棣提心吊胆。因为朱棣冒着危险直陷南京，只占了北平到南京的一个长条地带，当时全国许多地方还没附他。假如朱允炆活着的话，登高一呼，说不定就会有人响应，那时他好不容易打来的天下怕就坐不安稳了。因此即位以后，他秘密派出许多心腹，到各处查访朱允炆的踪迹。不过最终并没结果。

若干年后，民间流传着几首诗，其中一首道：

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看黄屋寄团瓢。

南来嶂岭千层迥，北望天门万里遥。

款段久忘飞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

百官此日知何处？唯有群鸟早晚朝。

字里行间，流露出这位写诗人的身份似乎就是个曾当过皇帝的和尚。那么朱允炆真的没死吗？可是又有人说，这不过是某一位无聊的文人，无中生有，写了这么一首诗消遣。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此处表过也就算了吧！

却说燕军占领南京后，朱棣却又回到龙潭，因为还要有一出“劝进”的戏文要演。果然，大臣们以兵部尚书茹瑠为首，赶到龙潭来了，一个个叩头礼拜，请燕王登基即位。朱棣笑嘻嘻地请大臣们坐下，客客气气地说：

“我起初蒙难，不得已兴兵解祸，同时也为的是清除奸臣，安定社稷。不想少主不察我的忠心，以致自绝于天，实是令人痛心。现在洪业需待继承，理应选择才德兼备的亲王承当。小王浅陋，难负重任！”

茹瑠代表大臣们顿首说：

“天生圣人，为社稷和万民作主。今日之天下乃太祖之天下，臣民乃太祖之臣民，岂可一日无君呢？殿下是太祖嫡嗣，德冠群伦，功在社稷，理应正天子之位，使太祖创立的万世伟业，永有所托。”

大臣们三番两次地“劝进”，朱棣只是不允。大臣们只好回去了。第二天，南京诸将又以李景隆为首来到龙潭，当然还是那套话。第三天来的是当时在南京的亲王们，像被废为庶人的周王朱橚和齐王朱榑，以及因怕被兵而从大同逃来南京的谷王朱橞，也跑到龙潭来了。他们摆出一个理由：他们弟兄二十六人，大哥太子朱标、二哥秦王朱樉和三哥晋王朱㭎都已经先后下世了，他这位四哥，便是最年长的长兄，当皇帝乃是顺理成章的事，否则那些弟弟们谁敢僭过他这位哥哥去呢？

直到第四天，文官、武将和亲王们一齐来了。他们跪了一地，叩头固请，非要让燕王朱棣当皇帝不可。朱棣这时才点头答应。一行人返回南京，未至城门口，大道上有一名官员拦路，原来是翰林院编修杨荣。杨荣向朱棣施礼说：

“不知殿下是先入城呢，还是先谒孝陵？”

朱棣这才猛醒，确是应该把这件大事向故去的父皇报告一下嘛！于是转向孝陵，在太祖墓前祝告如仪。待到再到城门口时，大臣们已经把皇帝的一切仪仗和龙辇摆在道旁了。朱棣登上龙辇，吹吹打打，一直来到奉天殿。朱棣坐到宝座上。诸王和文武大臣密密麻麻地跪在阶下，三拜九叩，山呼“万岁”——明朝的第三位皇帝，便在这种气氛中即位了。

这是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按燕王朱棣的算法是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己巳那天发生的事。朱棣当日便定年号为“永乐”，定明年为永乐元年。三年的“靖难之役”，给冀、鲁、苏、皖的人民带来多少苦

难，终于以朱棣当上皇帝而告结束。

朱棣把他早已拟就的“奸臣名单”计五十余人，列到榜上，张贴于朝堂，分别等级，悬赏捉拿。不过有些原来列在名单上的名字又被他划去了，比如曹国公李景隆，就因为献金川门有功，得到赦免。

这些榜上有名的“奸臣”，被拿获以后，无一幸免。倡议削藩的齐泰、黄子澄自然首当其冲，整族都被杀掉。后来凡是跟这五十多人沾亲带故的，统统清洗，竟杀了几万人。史书上称这次大屠杀为“瓜蔓抄”。

朱棣对方孝孺和铁铉起初是想赦免的，还想让方孝孺给他草拟即位诏书。但方孝孺不干，于是被灭了“十族”——连他的朋友门生也被株连了，仅因他一人便死了八百七十三口。那铁铉在“靖难”战争中，坚守济南，几乎把朱棣用铁板砸死，但朱棣很欣赏他的智勇，想要留用他。可是铁铉被押到殿上后，直立不跪，用脊背朝着皇帝，坚决不肯回头，嘴里还骂个不休。朱棣怒气上来，让刀斧手把他寸磔(zhé折)了，还放进油锅里烹炸。那年铁铉才三十七岁。

铁铉在济南，先当参政，后当布政使，任兵部尚书后仍驻济南。他关怀百姓，深得人心。所以过了些年以后，济南人民偷偷在大明湖中的一个小岛上，修了座铁公祠来纪念他。

且说朱棣当了皇帝，杀了“奸臣”，各地官员倒也没有什么异议，陆续地上表称贺。全国的大局终于稳定下来。但朱棣对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总觉得是块心病，大陆上没查到他的踪迹，会不会跑到海上去呢？

那时已进入15世纪初叶，海上的航运事业渐渐发达，许多外国船只常常跑到中国来做生意。南洋的一些岛国，慕中国是个大邦，为了得到大国的帮助和保护，也常来进贡。朱棣想，假如朱允炆没死，跑到海外

的小岛上，再跟大陆上的旧臣联系，有朝一日反攻回来，岂不是件麻烦事！为了根绝后患，他想派出一个船队出海，一来查访朱允炆；二来也宣扬大明皇朝的威德，让海上各邦臣服；第三则是跟外国做生意，换取一些国内缺少的物资。可是选谁去才好呢？找来找去，找到了他身边的一个太监，名字叫郑和。

郑和是云南昆阳州（今云南晋宁）人，本来姓马，小名三保，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出生于一个回民家庭，全家信奉伊斯兰教。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派大将傅友德、蓝玉、沐英远征云南，第二年将云南平定。那年马三保十二岁，被作为俘虏家属送到燕王府邸，净身后当了侍候燕王朱棣的小太监。朱棣见他俊秀聪明，便让他跟王子们一起读书习武。马三保长大后，生得“身长七尺，腰大十围，行如虎步，声音洪亮”。而且善于辩论，颇有才智，武艺超群。朱棣发动“靖难”之役那年，马三保二十九岁，作为一个内臣，一直随在朱棣身边，出入战阵，多次立功，因此很得朱棣赏识。朱棣登基后，亲笔写了个“郑”字赐他做姓，起名郑和。人们叫他“三保太监”，又叫“三宝太监”。

郑和领了朱棣的旨意，广聘沿海的舟师和造船工人，赶制了大小型船只二百余艘，其中大号船六十二艘，船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称为“宝船”。另外按用途还有“马船”、“粮船”、“坐船”、“战船”、“水船”等。船队人员，除他任正使，王景弘任副使外，还有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等将士及郎中、买办、书术算手、通事、医生以及舵师、水手等，共两万七千五百五十人。

永乐三年六月的一天，苏州城外的刘家港里人山人海，苏州居民几乎是倾城而出，来看远洋船队出航。沿着数里长的娄江河道，整整齐齐

地排列着两百余艘船只。船上的将士和船员们，个个衣着鲜明，喜气洋洋。这时正使郑和、副使王景弘陪着永乐皇帝朱棣派的钦使走来了。码头上摆设一张桌子，上面放着御酒。钦使斟满一杯，递给郑和。郑和躬身接过杯子，高高捧起，单膝向西北南京的方向跪下，恭谢圣恩。然后举着杯子来到江边，将杯中的御酒洒进江里。霎时各大船上炮声轰鸣，鼓乐齐奏，一道道雪白的布帆升起。船队在两岸人群的欢呼声中，缓缓移动。郑和与王景弘跟钦使道别，登上主舰，满面笑容地向两岸欢呼的人群挥手答礼。

船队驶出婺江，进入东海。这时船队不再一列航行，而改成行军的队形，大中小船纵横交错，并然有序地向南驶去。

船队日夜行进。白天，船队用旗号联络。晚上，各船悬起桅灯，恰如闪闪星火，在海面上错错落落，连绵十几里，非常壮观。遇到有雾的天气，各船吹起铜制的号角，此呼彼应，船队行列仍旧毫不紊乱，真是航海史上的创举。

船队经过福建时，先在长乐（今福建长乐）的五虎门港停泊。等到东北方的信风吹来，郑和率领船队驶进大海，踏上远洋航行的征程。

船队满帆行驶，顺风破浪，经过十个昼夜，到达了占城国（今越南中南部）。船队停泊在新州港（今越南归仁）。当地官员到海边迎接，并请郑和到王城观光。郑和在王城与占城王会面，双方互赠礼品。船队在占城逗留了十天，继续起航南下。

船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穿过寥廓无边的南中国海，来到了岛国苏鲁马益（今印尼泗水）。这里草深树密，椰林婆娑，一派热带海岸的风光，十分迷人。岛上居民身披锦衣，敲着皮鼓，载歌载舞地欢迎中国客

人。船队在这儿稍事停留，转舵向西，朝苏门答腊岛驶去。

这一天，船队经过苏门答腊岛旧港地区（今印尼巨港一带）海域。前哨船发现远处海面上有一艘大船在燃烧。还有一些小船围绕着这艘大船。前哨船指挥何敬判断这可能是海盗船在抢劫客商，马上用旗语向后报告。信号一船接一船传到郑和的主船上。这里距离海盗抢劫现场还很远，看不到海盗船。但郑和当机立断，一面命令前哨船迅速赶赴现场，搭救客船；一面又派出五艘战船，从北侧绕个圈儿，堵截海盗船的退路。

前哨船队是三艘五桅战船。这种船长十八丈，宽六丈八尺，行驶起来捷如奔马。前哨船指挥何敬接到郑和的命令后，三艘船上的五帆一齐张开，趁着东风，直向海盗船扑去。

海盗船发现了五桅船。他们没认出这是兵船，竟“呜呜”地吹响螺号，十几艘船先后朝前哨船扑来。何敬让兵士伏在舱底，只让几个穿水手装的水手在船面上使帆掌舵。海盗船越来越近。突然当中那艘五桅船上敲起了梆子，伏在三船舱底的明军士兵一跃而起，个个手执弓箭，向海盗船射去。几艘靠得近的盗船上，有几个海盗中箭了，他们尖声叫着，有的跌在船头，有的落进海里。但海盗们都是些亡命之徒，他们虽然遭到了突然的打击，却仍旧驱船前进，霎时两方的船只便靠拢了。

明军放下了弓箭，拿起刀枪，跟海盗搏斗起来。有些海盗执着弯刀，跃上五桅船，跟明军捉对儿厮杀。十几艘海盗船分别把三艘五桅船围住。海盗人多，渐渐占了上风。

一个生着满脸浓须的盗首，一面跟何敬战斗，一面朝群盗喊：

“这是中国的船，船上有这么多的兵保镖，一定载着值钱的宝货，弟兄们加把劲儿地打呀！咱们要发财啦！”



这盗首刀法娴熟，又加用的是弯刀，在五桅船的船头上施展开来，十分方便自如。何敬原是骑兵将领，善用大戟，但在船上却施展不开。眼看抵挡不住，他突然“哈哈哈”大笑起来，把盗首倒闹愣了，停刀喝问：

“你笑什么？”

“瞧吧！”何敬用手朝东面一指，“那是什么？”

盗首抬头一看，只见东方的天际，升起密麻麻的白色的帆林，一群像小山似的九桅大船，冲波激浪，直驶过来，正是郑和的大船队。盗首一见吓得魂也掉了，急忙大喊：

“弟兄们，冒水啦，扯乎，扯乎！”

群盗听首领一喊，也看到了船队，赶忙掉转船头逃跑。那些已经跳帮到了五桅船上的，又纷纷跳了回去。明军转危为安，趁势冲杀，几个海盗又葬身海底了。盗首指挥着盗船向西逃窜。何敬的三艘战船，在后边追赶。双方驶了一阵，前面突然又出现了五艘五桅船，正是郑和派出堵截盗船退路的。海盗受到前后夹击，盗首只好下令，让十几艘海盗船分散开来，各自逃生。明军的八艘船会合起来，前堵后截，终于围住了三艘盗船，其余的盗船四散逃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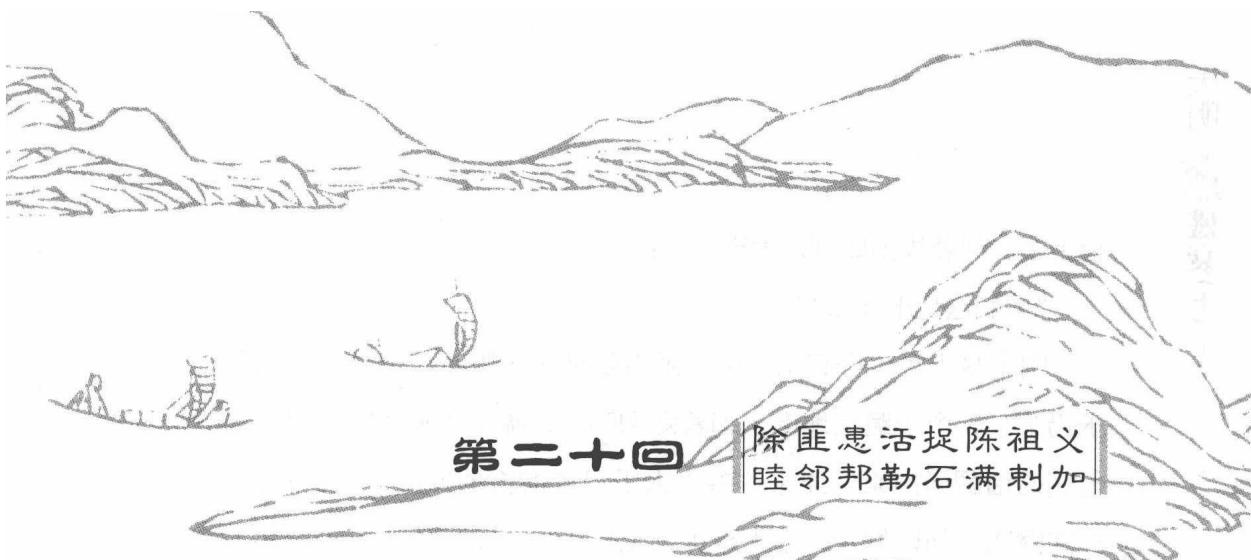
这三艘船上的海盗抵抗了一阵，有的死，有的伤，还有十几个做了俘虏。何敬等大船队到来，将这十几个海盗押上主船，交郑和审问。

从俘虏口中，得知这伙海盗竟有五百多人，盘踞在一个偏僻的海岛黑石礁上，十几年来一直打劫往来海上的客船，盗首就是那个大胡子，名字叫陈祖义。

郑和跟王景弘商议，认为这儿虽然不是中国的领海，但海盗横行，

危害商旅，中国军人有义务驱除他们，来保卫海上航行的安全。于是下令船队靠岸。

船队向南行驶。两个时辰之后，便看到了一列白色的海岸线。



第二十回

除匪患活捉陈祖义
睦邻邦勒石满刺加

这是旧港前面的一个平静的海湾。一列白色的沙滩中间，星罗棋布地点缀些黑色的礁石。沙滩后面则是草地和椰林。从椰林的缝隙里，可以看到南洋土著们居住的草舍。船队在港湾里抛锚停泊了。郑和命令都指挥丁峰和通事（翻译）马欢，携带一份礼品，无非是绸缎、瓷器之类，由十名水手捧着，上岸去见土著酋长。

主船上放下划子，丁峰等人登岸进入椰林。大约过了一个时辰，他们便回来了，跟着来的是老酋长，老酋长身后跟着二十几个土著，个个手里捧着椰实、香蕉等食物。

郑和在主船舷旁迎接客人。老酋长从划子登上主船，跟随的土人也都上来了。马欢给老酋长和郑和互相介绍。就在这时，何敬带着军士，押着十几名海盗，从后舱走过来，准备押到另一艘船上去。突然，跟老酋长同来的土人嚷叫起来了，说着一些听不懂的话，指着海盗互相叫着。跟着，一个非常健壮的土著青年，扔下手里捧的食品，大步奔向一个海盗，还没等押送的士兵拦阻，这土人便拔出腰间的小弯刀，把刀子插进海盗的胸膛。别的土人也学着他的样子，霎时，十几个俘虏都躺到船甲

板上了。何敬拔出佩剑，大声喝道：

“你们这是干什么？”

明军将士也个个亮出兵刃，眼看就是一场厮杀。但这时土人却把刀子扔下了，个个跪在地上，朝着郑和叩头，嘴里唔哩唔哩讲着。马欢把他们的话翻译出来。原来这些土人受尽了海盗的欺凌，海盗时常跑来，掠夺财物，强奸妇女，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所以土人看见这些人穿着海盗的装束，一时冲动，忍无可忍，便把海盗给杀了。

郑和点点头。老酋长也在一旁一劲儿道歉。郑和说：

“对这些凶恶的海盗，杀了他们也是他们罪有应得。只是我还想利用他们当向导，去捣毁陈祖义的巢穴。这下子你们把向导给我弄没啦！”

老酋长一听明军船队要去消灭海盗，膝盖一弯，“扑通”一声，他也跪下了，嘴里说着：

“天大的恩人，天大的恩人！”

那个领头杀海盗的青年人站起来，拍着胸脯说话。原来他是老酋长的儿子，名叫百力卡，他熟悉黑石礁的地形，他愿意给明军当向导。

郑和把老酋长和百力卡让进舱里，奉茶以后商量剿灭匪巢的事。外边的将士把海匪的尸体用划子运到岸上掩埋，另有人负责招待登船的土人。不一会儿，传出令来，让厨房摆宴，招待客人。

当晚，郑和派出十五艘五桅战船和两艘八桅马船，每一艘船上都有两名土人当向导。百力卡就在都指挥丁峰的头船上。船只乘黑夜起锚，进入海洋。船行了半夜，来到黑石礁岛屿。这一带的岛屿，盛产海参等水产品，过去未被陈祖义匪帮占据以前，土人常常来赶海，所以这儿虽然礁石密布，土人却知道何处水深，何处水浅，何处水下有暗礁。丁峰

吩咐熄灭桅灯，在土人向导的指引下，各船顺序前进，慢慢靠近主岛。

这时天快要亮了，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明军船队靠到岛上时，岛上放哨的海匪并没发觉，待到东方露出曙光，海匪们才看到明军的船队。岛上吹起了螺号报警，海匪们从山腰的板房里乱糟糟跑出来，准备抵抗。

港湾里停泊着二十几艘匪船。看船的海匪只有少数几个人。明军的五桅战船靠过去，士兵跃上匪船，杀死了守船的海匪，把匪船全部缴获，这就断绝了海匪的逃路。与此同时，其余的战船纷纷拣平坦的沙滩靠上去，将士们不等划子，直接跳进海里，涉水上岸。岛上到处展开了搏斗。这时，指挥何敬带的马船也靠岸了。骑兵们牵着战马，顺跳板来到岸上。何敬手执大戟，当先向海匪聚集的地方冲去，身后上百名骑兵纵马跟上，“咷咷咷”的马蹄声，在群岛之间回荡。那些战马几个月来局促在船舱里，这时来到陆地，也撒起欢来，一个个边跑边伸颈长嘶，“咴咴咴”此呼彼应，越发增强了声势。这草地、沙滩不比船上，海匪弯刀虽然锋利，可是骑兵们的长矛大戈挥舞起来，海匪根本无法靠近，眼看海匪东一个、西一个地倒下了。

何敬勒马纵目，寻找陈祖义。终于在东边的一群海匪中发现了那个大胡子。何敬双膝把马一夹，那马长嘶一声，直冲过去。何敬在马上大喊：

“陈祖义，来来来，再战一百回合！”

何敬纵马冲入海匪丛中，陈祖义舞着弯刀来战。何敬使出马上功夫，一杆长戟左右飞舞，陈祖义凭着短短的弯刀，抵抗了一阵，终于不敌，被何敬横戟一扫，扑地倒了。几个明军步兵扑过来，将他按住捆上。海

匪们见头目被捉，哪里还有斗志，纷纷跳进海里逃生。明军五桅战船绕着岛子巡视，发现海水里的残匪，远的箭射，近的枪刺，只有举手投降的才得以活命。

待到中午，全岛海匪便被肃清了。陆上被杀死的海匪约二百多人，海里死的无法统计，活捉匪首陈祖义以下四十多名，全部押上马船。又打开了海匪的仓库，把海匪抢掠的财物也装上船，然后放火把海匪的巢穴统统烧掉。至此，横行这一带海域十几年的陈祖义匪帮，全部被消灭了。

船队胜利凯旋。黄昏时回到停泊的港湾，郑和跟老酋长在岸上迎接。郑和吩咐，把虏获的海匪船只全部送给当地土人，让他们改作渔船使用。又把从海匪巢穴缴获的财物，拿出一部分分给岛民。然后告别了老酋长，继续西行。走的那天，上万名当地的土人，排在岸边欢送船队。男人敲着皮鼓，妇女腰束花环草裙，边歌边舞，感谢把他们从海匪魔掌中拯救出来的中国人。还有那个百力卡，拉着何敬的手，流着眼泪，依依惜别。

船队驶远了。郑和站在船上朝后望着，陆地的影子在视野里已经消失，但那欢愉的皮鼓声，似乎还随着海风隐隐约约地传来。

郑和船队继续西行，这一天，来到了马来亚西岸的满刺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满刺加是个半岛，前面有道海峡，地势险要，扼住东西南北各条海道的通路，是船队西行必经之地。

满刺加的酋长叫拜里迷苏刺，听说中国船队来到，在港口迎接。郑和让船队进港。停稳以后，他和副使王景弘下船登岸。岸上，满刺加居民成千上万地争着看中国的使者，一时鼓声和号角声喧腾起来。拜里迷苏刺用当地最隆重的礼节欢迎郑和和王景弘。

郑和向拜里迷苏刺宣读了永乐皇帝朱棣的诏书。原来满刺加以前曾臣服于暹罗（今泰国）。为了争取独立，永乐元年，拜里迷苏刺派使者到中国去见明朝皇帝，希望明帝能封他做满刺加国王。朱棣派中官（即太监）尹庆随使者前来视察，并赏给拜里迷苏刺织金文绣、销金帐幔等物品。拜里迷苏刺向尹庆提出，希望中国皇帝把半岛上的主峰给以封赐。尹庆复命以后，朱棣很高兴，便让工部制作了一方“满刺加国王”的金印，还有国王服用的裘衣、黄盖等物，并题写了封赐的碑文，让石匠刻到大理石制成的碑上。这次郑和出使的时候，便让郑和一起带来。

郑和宣读了皇帝册封拜里迷苏刺为满刺加国王的诏书，数万名岛民同声欢呼。郑和将皇帝给满刺加国王的金印和裘衣等礼品交给拜里迷苏刺，然后又让人把船上的大理石碑抬下来。大家一起攀上半岛的主峰。在那里，郑和亲自撮土奠基。满刺加的大小酋长们争先恐后地动手，很快地就把坑挖好，将石碑植了下去。那碑文写着中国皇帝册封拜里迷苏刺为满刺加国王的诏书。碑文的结尾还有一首诗：

西南巨海中国通，输天灌地亿载同。

洗日浴月光景融，雨崖露世草木浓。

金花宝钿生青红，有国于此民俗雍。

王好善义思朝宗，愿比内郡依华风。

出入导从张盖重，仪文裼袭礼虔恭。

大书贞石表尔忠，尔国西山永镇封。

山君海伯翕扈从，皇考陟降在彼穹。

后天监视久弥隆，尔众子孙万福崇。

拜里迷苏刺宣布，这一天便是满刺加的国庆日。全岛狂欢，夜以继

日，到处是一簇簇篝火。岛民们邀船队的将士和水手登岸。将士们把随船带的舞狮和龙灯耍起来，岛民则表演当地的歌舞。一直欢乐到第二天的黎明。

当天，郑和回到主船上休息。下午，满刺加国王拜里迷苏刺带着给明朝皇帝的贡品，来到主船拜会郑和。拜里迷苏刺说：

“上国的船队里有粮船，能不能把你们的粮食卖些给我们呢？”

原来满刺加居民只靠捕鱼为生，虽然所属各岛上几乎都有可以种植的平地，但却不会耕种，只靠用海产品去和暹罗交换粮食。现在满刺加独立了，拜里迷苏刺怕暹罗王见怪，不再卖粮食给他，所以跟郑和商量。郑和说：

“把我船队的粮食分出一些是可以的，但贵国人口众多，长此下去，全靠买粮食度日，终是受制于人。为何不自力更生，利用岛上的土地，自己生产粮食呢？”

“我们祖祖辈辈只会打鱼捞鲜，不会做农活呀！”

“在古代，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也是靠渔猎为生的，后来发展了农业，才是一大进步。这样吧，我们的将士大多是农民出身，我选出一些人来教你们，再从我们的食粮稻谷中，选出些好的做种子；船上又有木匠和铁匠，让他们给你打造些农具，你就把农业发展起来了，怎样？”

拜里迷苏刺喜得手舞足蹈。他说：

“那可是太感激不尽了。不过我不明白，贵使臣带着庞大的船队，不是出来做生意的吗？”

郑和点点头。

“这就怪了，”拜里迷苏刺用手挠挠头说，“商人总是喜欢卖缺货，

那样才能卖得出好价钱。比如说你卖粮食给我吧，还不是听你说价钱吗？可是你呢，不趁这个机会卖高价，反倒要教我们自己生产粮食，那你还赚什么呢？”

“哈哈哈！”郑和大笑起来，“我怎么能不赚呢？我赚的是友谊，这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呀！至于说到做生意嘛，主要的是互通有无，大家都有利，乘人之急来抬高价钱，那发的是不义之财，我们是不干的！”

拜里迷苏刺双手合十，谢了又谢。当场议定，由船队选派年纪较大或身体较差的一百名出身农家的将士，留在满刺加，教给当地的岛民种田。种子由船队供给。再派十名铁匠和十名木工，抓紧时间打造一批农具。

岛上居民听说要学种粮食，许多人纷纷报名。船队选的人也派出来了，木匠、铁匠先打造一些简单的锹镐，用来开垦荒地。郑和又发动整个船队，除留少数人看守船只外，其余全部到岛上开荒三天。全岛居民一看，也都自动来了。一时满刺加主岛和附近岛屿上，到处是欢声笑语。明军将士和水手们，说着刚学会的几句当地土语，跟岛民咿咿哑哑地聊天，显得是那么融洽。

郑和脱下官服，换上短衣，也来参加开荒。拜里迷苏刺惊讶得眼睛瞪得老大，想不到地位这么高的船队主帅，也会干活儿！他也把新穿上的王服脱下来，拿一把铁镐，站在郑和身边，学着郑和的样子，一下一下刨起来。

三天的开荒结束了，满刺加从半岛的尖端起，直到内地的一段距离，开出一片一片平展展的农田。拜里迷苏刺的嘴巴怎么也合不上了，他总觉得应该想个什么办法来报答一下。他到船上见郑和，对郑和说：

“你的船队以后会常到这儿来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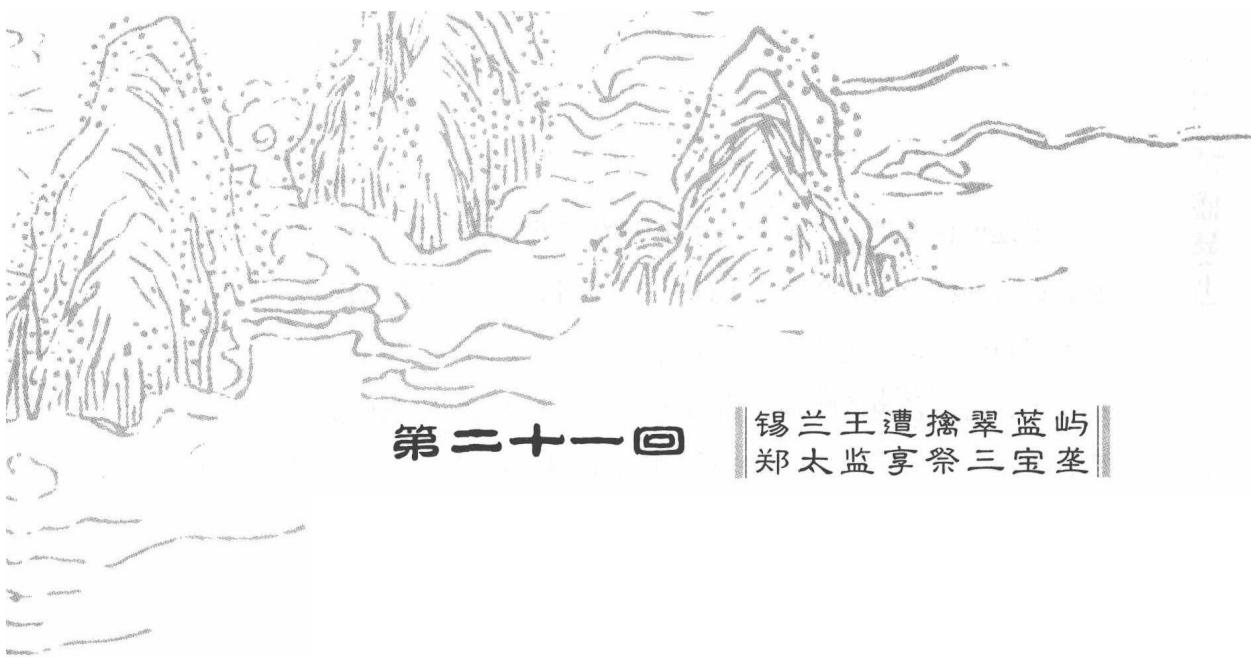
“是呀，因为我们要到西洋各国去，都要从贵国这儿走嘛，以后会常常麻烦你的，希望你多帮助啰！”

“我现在就想帮助你，行吗?”

“你是什么意思?”

“我想，既然船队要经常来，你们把许多货物装在船上，带来带去很不方便。我拨一个岛子给你，你在岛上修个仓库，买来的或准备卖出的货物可以临时存放在库里，省得船队重载跑来跑去啦!”

“这可真是个好主意!”郑和高兴地说，“岛子我可以付租金。就让教你们种田的那些人来看仓库，也是一举两得!好，就这么办吧!谢谢你啦，国王陛下!”



第二十一回

锡兰王遭擒翠蓝屿
郑太监享祭三宝塲

两个人亲热地拉着手大笑起来。

仓库修好了。当中是木板搭起的一座座仓房，四外又用圆木修成栅栏，每个角上搭一座望楼，昼夜有哨兵值勤，以防海匪骚扰。

接着到了中国农历的新年。船队大小船只全都张灯结彩，油漆一新。国王拜里迷苏刺带着大臣们到船上拜年，许多岛民也上船来参加。郑和吩咐六十二艘“宝船”上大摆宴席，款待这些本来是“主人”的“客人”。大家开怀畅饮，船队将士和水手们的思乡情绪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拜里迷苏刺决定，将船队租用的建仓库的岛子定名为“三保岛”，因为他已从副使王景弘那里打听到郑和原来的名字叫马三保。但郑和不同意，满刺加有一个年纪大的长老让国王把岛名改成“三宝岛”。他解释说：什么是“三宝”？一是友谊，二是生产，三是贸易。中国和满刺加虽然国家大小有别，但有这三宝，便会永远友好下去。郑和听了无话可说，只好默许了。

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二月，郑和远洋船队离开满刺加，继续西

行。沿途的许多岛国，听说来了中国的商船队跟当地人做生意，便纷纷拿着自己的特产来交换。做生意由户部派到船队的郎中（官名，正五品）负责。每到一地，他便指挥属下的买办、办事、书算手等人，将货物搬到岸上，搭起各色的帐篷，请当地人来购买或交换。这些货物大多是绸缎、瓷器之类。同时又收购当地生产的珍珠、玛瑙、香料、胡椒和药材，双方公平交易，彼此都很满意。

这一天，船队来到锡兰山（今斯里兰卡）海域。在这之前，曾有一些岛国的酋长和岛民告诉郑和，前方经过锡兰山时，不要上岸做生意，因为锡兰王亚烈苦奈儿是个横暴贪婪的家伙，不但跟邻邦不睦，还常常抢劫往来的使臣和客商，是这一带海上的一霸，要郑和对他多加小心。郑和听了这些人的话，决定不在锡兰山登陆。

船队越过锡兰山海域，继续西行。正走着，后边的船只用旗语报告，有锡兰王派去的使者求见。郑和命令船队停航。不一会儿，一艘三帆快艇从后边驶过来，靠上主船。锡兰使者登船拜见了郑和，让通事传话说：

“敝国国王亚烈苦奈儿，拜上天朝郑和大帅。听说大帅率领商船队来与我西洋各国通商，敝国王十分盼望。不料郑大帅瞧不起敝邦小国，竟不顾而去，敝国王十分失望，特派我来向大帅请示，这是什么缘故？”

这下子倒把郑和问住了，他沉吟了一下，说：

“只因船队行程紧促，故没敢打扰贵国。请转告亚烈苦奈儿陛下，我马上回航，只是要多多给贵国添麻烦了。”

“不敢，我给郑大帅带路。”说着，使者喜滋滋地回快艇去了。这边郑和下令，船队转舵，仍以原来的队形，随锡兰使者的快艇，驶向锡兰山。

船只改向北行，远远看到海中有三座大山，形成一个巨大的港湾。使者的快艇径直地从山中间狭窄的水道驶了进去。郑和冷笑一声，命令船队变成四列纵队，从三座山形成的水道驶入。穿过水道一看，里边是平坦的海岸。通事费信以前来过，他告诉郑和说，这儿总名叫翠蓝屿，离王城别罗里约三十里。

郑和下令船队以战备阵形停泊，宝船、粮船、水船等在内，战船四面围绕，然后派通事费信带几件礼品，随锡兰使者去见亚烈苦奈儿。费信回来的时候，随来一位锡兰大臣，他说，锡兰王已指定中国船队在翠蓝屿开设市场。郑和随口答应了。

当夜无话。第二天早晨，船队的几十艘中型货船驶到岸边，搭上跳板。户部郎中指挥买办和办事，把装着货物的二百多辆小车，顺着跳板推上岸去，直奔锡兰山使者指定的贸易地点。这儿是一大片平坦的草地。小货车来到后，那穿上商员服装的都指挥丁峰，指挥那些扮作脚夫的将士，将小车团团地围成一个大圆圈儿。小货车是独轮的，铺着厚厚的木板，出售的货就摆在木板上面。过了一会儿，锡兰山的居民陆陆续续地赶来做买卖了，他们拿来的多是珍珠和宝石。这儿盛产宝石，有红雅姑、青雅姑、黄雅姑、昔刺泥、窟没蓝等品种，十分名贵。珍珠也是这儿的特产，光彩潋滟 (liàn yàn 练艳)，为别处少见。当地居民购买的主要是丝绸。因为此地不产布帛，许多人常年裸体，以树叶遮住下身，所以古代又名为“裸形国”。

买卖平平静静地进行，一上午也没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中午，船上派人送来午饭。当地居民也大都回去吃饭去了。这时，忽听见远处传来“嗷嗷”的吼叫声，好像海潮激岸一般。接着，就见许多半裸身体的

大汉，身上挂着各种颜色的羽毛，舞着弯刀、弓箭和梭镖，一边叫着一边跳跃而来。密密麻麻，正看不出来了多少。

丁峰早有准备，一声令下，将士们马上把小车上的货物摆到地上，然后把小车一竖，一辆紧接一辆，车面向外，立刻组成一道圆形的木城。将士们弯身藏在车后，注视着对方的动静。来的正是锡兰王亚烈苦奈儿，他把郑和船队骗了回来，纠集了五万部众，要来进行抢劫。他们赶到以后，把木城团团围住，竹箭和梭镖“砰砰啪啪”射了过去。但明军将士藏在小车后面，丝毫无损。亚烈苦奈儿长啸一声，他的部下扔下弓箭，舞着弯刀和梭镖，直向木城冲去。

明军将士从小车相接处的缝隙里，看到这群半裸着身体，脸上描绘着各种颜色花纹的土人跑过来，便把藏在小车里的火铳拿出，从缝隙里伸了出去。土人越来越近了。丁峰一声喊“打！”四面的火铳一齐击发。霎时间围着木城冒起一股股烟雾，火焰喷射而出，声音宛如雷鸣。火铳里装的是粗粗的铁砂，虽然不能一下子把对方打死，但击在脸上和裸着的身上，那炽热的铁砂便会“哧溜”一声钻进皮肤里去，那滋味却也够他们受的。

丁峰把将士们分成三拨。第一拨射击过后，退了下来，重新装填火药和铁砂。第二拨这时便替补上去，等候命令。又一声“打！”“砰砰啪啪”，排铳又响了。第二拨打过退下，第三拨又换了上来。等到第三拨打过，第一拨的砂药也已装好，便再次换了上来。如此周而复始，不露一点间隙，任凭敌人多么凶，也靠近不了木城。

不少锡兰山土人受了伤，他们痛得“哇哇”直叫。打得重的连眼珠也崩出来了。但国王亚烈苦奈儿倚仗人多，仍旧挥舞着弯刀，要部下拼

命往上攻。

土人们挨了打，也学得乖了，他们看火铳射程不远，便站在铁砂打不着的地方，又蹦又叫，一面放箭，一面引逗明军射击。大概他们以为，明军的枪药有限，不会坚持太久的吧！

亚烈苦奈儿挺会打仗，他在这儿围攻木城，另派一伙人在海滩上布阵，不许船队的人上岸支援。又派人乘船赶往翠蓝屿口外的三座山上，封住船队的出路。这家伙胃口不小，想把船队整个吞没哩！

丁峰看土人不来进攻，便也停止射击，两下里僵持起来。这时土人从中一个头戴花冠的汉子跳出来一面蹦一面喊叫。丁峰问身旁的通事：

“这家伙叫些什么？”

“他就是国王亚烈苦奈儿，他叫我们把所有的货物都交出来，就放我们回去。”

“让他等着吧！”丁峰笑着说。

时间一点点过去，土人也攻攻退退，突然，就在通往王都的来路上，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像是几百面大鼓在紧敲，又似一连串滚动的惊雷，震得大地也在颤动。土人们是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一时都愣住了。待等定睛细看，才看清楚原来是一群高头大马，飞驰而来。马上是盔甲鲜明的骑士，他们挥舞着的马刀，在日光映射下闪闪发亮，恰如一束束闪电。

原来这一切都是郑和的布置，他派都指挥丁峰协助户部郎中做生意。亚烈苦奈儿不来骚扰，那就把买卖做下去，如果他来抢劫，那时就布成车阵抵抗。他自己却在半夜里把船队所有的马船悄悄地驶开，找一个偏僻的海滩等着。只要听说亚烈苦奈儿出来了，便去抄他的后路。

果然不出所料，亚烈苦奈儿带着所有精壮的部下跑出来抢劫。郑和这边带着五百名骑兵，一千五百名步兵，从近道直袭王城别罗里。土人们根本没想到中国人还有这一招，猝不及防，被郑和直冲进王宫，把亚烈苦奈儿的妻子、儿女和一些大臣都俘虏了。郑和更不停留，让步兵押着俘虏回船，自己带着马队，来袭亚烈苦奈儿的后路。

土人们以为来的是天兵天将，哪里还敢抵抗，便一哄而散，一会儿战场上就只剩下亚烈苦奈儿一个人了。郑和赶过去，不出三个回合便把亚烈苦奈儿生擒住。郑和吩咐拆了车阵，运货物回船。那些在沙滩上打阻击的土人，还有埋伏在翠蓝屿堵住出口的伏兵，不知什么时候也都影儿不见了。

郑和集合了船队，驶出翠蓝屿，继续向西驶去。

船队绕过印度半岛的南端，向北到达葛兰（今印度阿勒皮一带）、柯枝（今印度柯钦一带），最后到达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一带）。在古里又迎来了出航以来的第二个新年。屈指算来，从前年六月出海，这时已整整过了一年半了。这一路上，郑和走过了大大小小二十多个国家。每到一地，郑和都去见当地的国王或首长，代表皇帝向他们赠送礼品。对方当然也有回赠。至于做生意也是公买公卖，尽量做到双方有利。有时还把大船队分成几个小船队，分别多去几个地方，传播友谊的种子。各地人民同声赞颂明朝皇帝的威德。

郑和在古里住了些日子，准备循原路回国了。他在古里海岸上树了一座石碑，碑文写着：“此去中国，十万余程。民物咸若，熙皞同情。永示万世，地平天成。”

船队返回的路上，郑和继续访问一些国家，最后于永乐五年九月，

回到了苏州刘家港。这次出航，共历时两年零三个月。

金秋季节。苏州的居民倾城出动，聚到刘家港的娄江两岸，迎接远航归来的船队。码头上摆着盛开的各色菊花，争奇斗艳，仿佛是锦绣斑斓的条条彩带。锣鼓声中，大小海船一艘艘靠上江岸。欢声笑语，使刘家港整个沉浸在欢腾的气氛中。

郑和安排船工检修船只，让户部来的官员和随船的户部郎中整理货物和账目，将士们回营休整。他和王景弘率两艘宝船，顺南运河进入大江，然后直抵南京。船上满载西洋各国的国王和酋长赠献给中国皇帝的礼物，还有陈祖义和亚烈苦奈儿两伙俘虏。

刑部的役吏把俘虏们押上大殿，永乐帝朱棣要亲自审问。那陈祖义却是广东人，自幼无赖，危害乡里。后来跑到海外，当了海盗头子。审问时他倔犟不服，说没在中国的领海作案，中国朝廷管他不着。郑和问他：

“你来打劫我们的船队，难道我们的船不是中国船吗？”

陈祖义语塞。朱棣一拍桌子，吩咐把陈祖义推出斩了。其余的海匪，有的是中国人，也有一些当地的土著，朱棣下令将他们统统发配到偏远的地区，让他们从事劳役。

接着，锡兰王亚烈苦奈儿和他的两个妻子、三个子女以及十几名大臣被押跪在朱棣面前。郑和陈述了事情的经过，亚烈苦奈儿也承认不讳。朱棣沉吟了一会儿，让通事费信问那些大臣：

“你们国中，谁最贤良？”

大臣们一致推荐邪把乃那。原来这邪把乃那是亚烈苦奈儿的叔叔，是一直反对亚烈苦奈儿抢船劫物的。朱棣吩咐礼部铸造锡兰国王金印，

册封邪把乃那为新的锡兰王，让郑和派一艘船把大臣们送回国去。却把亚烈苦奈儿一家留在中国。

直到郑和第三次出航，朱棣才吩咐郑和把亚烈苦奈儿一家带回锡兰山——这是后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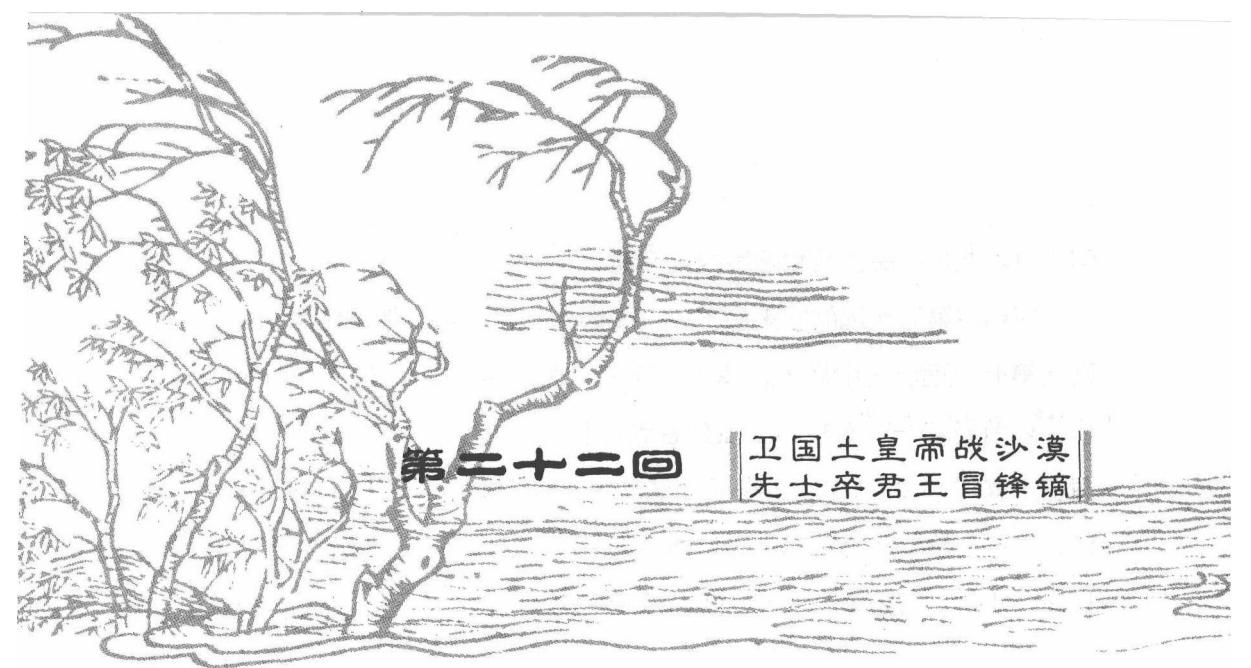
第二天，礼部官员把郑和带回来的礼品陈列在后宫的一处偏殿院里，请皇上和文武大臣观看。礼品是按所献各国的地理位置先后排列的。郑和先向朱棣献上一幅海图，然后指明那个国家所在的位置，再看他们赠送的礼品。这些礼品都是国内罕见的，像什么“猫眼绿”、“子母珠”、“夜明珠”以及珊瑚树等，都是难得的珍品。还有许多中国没有的兽类，如狮子、斑马、鸵鸟等。满刺加国王赠送的一头麒麟，引起朱棣的兴趣，原来这麒麟的脖子特别长，跟中国民间画的麒麟不一样。事实上，画上的那种麒麟只是传说中的动物，现实中是没有的——后来人们把这种长脖子麒麟叫长颈鹿——那是在中国土地上出现的第一只长颈鹿。

郑和在向朱棣介绍某一个国家时，还说了一些当地奇特的风俗习惯，使朱棣不时地发出笑声。看完了之后，朱棣回到金殿，颁给船队有功人员赏赐，晋升官职。并当场把海图还给郑和，让他休整两个月后，再次出航。

从永乐三年（公元 1405 年）郑和第一次出航算起，直到永乐二十年（公元 1422 年），十八年的时间，郑和率船队六次下西洋。朱棣死后，郑和又奉宣德皇帝朱瞻基的命令，作第七次航行，于宣德七年（公元 1432 年）出国，宣德八年返回。他的船队，把印度洋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都走遍了，最远到过波斯湾的忽鲁谟斯（位于今伊朗境内），非洲东海岸的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麻林（位于今肯尼亚境内）、祖法儿、

阿丹（均在也门民主共和国境内）等地。

郑和在第七次远航回来后不久，便因病去世。至于他的副手王景弘，则在第七次远航途中病死，葬于爪哇岛。岛民为王景弘修了一座圆形石墓，墓前竖着一对石柱，上面刻着副对联：“受命皇朝临海国，留迹石洞庇人寰。”人们又在这儿修了一座庙，供奉了郑和的塑像，庙前有一牌楼，上书“德绥威服”四字，这庙就起名叫“三宝庙”。后来这地方发展起来，便叫“三宝垄”（今印度尼西亚三宝垄市）。



第二十二回

卫国土皇帝战沙漠
先士卒君王冒锋镝

却说永乐皇帝朱棣，看了西洋各国的贡品和礼物，在金殿上封赏了远洋船队的官员，回到了后宫。在他的脑海里，一直回荡着郑和介绍柯枝的一段话。郑和说：

“柯枝这个地方居民的等级十分严格，一等的叫南昆，二等的是回回，三等的叫哲地，四等革令，最低的一等叫木瓜。木瓜是最低贱的种姓，不能居住内地，只准住在海边。房檐不得高过三尺，超过的便算有罪。木瓜不穿衣服，只是腰部以下围一片布，上边不得超过肚脐，下边不许在膝盖以下。如果穿了上衣，便要捉起来判刑。木瓜走在路上，看到南昆或是哲地人，需要伏地跪拜，等高级种姓的人走过才能起来。木瓜的职业，除了打鱼、砍柴以外，大多是当脚夫，抬负担挑，常年辛苦……”

朱棣为什么对柯枝人的种姓等级发生兴趣？原来他想起了他出生的那个年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还是元朝至正年间。虽然他生在应天府里，不像大哥朱标那样伏在母亲背上行军过日子，但从他懂事的时候起，便知道元朝皇帝把人们也分成了等级：一等的是蒙古人，二等是色目人，

三等汉人，四等南人。他父亲朱元璋和一些叔叔伯伯们，就为的是打破这种枷锁才举起反抗的大旗的。几十年过去了，元朝的王公贵族被赶出中原，退回塞外，重新过起游牧的生活。可是他们并不甘心，曾多次侵扰边境，所以父皇才封自己为燕王，镇守北平，保卫边陲。

然而他现在反省，做错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发动“靖难之役”的时候，把原属宁王朱权的朵颜三卫兀良哈骑兵收到麾下。这些骑兵在帮他打天下的战争中，确也起了作用。所以他当上皇帝之后，封功酬赏，把大宁的藩王撤去，将大宁卫划归朵颜三卫，作为报答。而把宁王朱权，改封到南昌。

兀良哈人原居朵颜山区，明朝建立后归顺朝廷，太祖朱元璋便在朵颜、福余、泰宁（均在内蒙）三处建立了三个卫，合称朵颜三卫。现在三卫把大宁也包括了，这就像一把刀子从北边插了进来。因为大宁在辽东和开平（即元上都）之间，大宁划归兀良哈，那么不但辽东、开平受到威胁，而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今山西大同）和蓟州等边镇，也暴露在外族的兵力之下。如果兀良哈人和蒙古人勾结，随时都能够入侵。

朱棣倒不是刚刚察觉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去年，即永乐四年，朱棣就决定迁都北平，打算亲自坐镇，对北边来的威胁采取积极防御的政策，并下令将北平改为北京。今天，听了郑和讲柯枝的情形，他不禁心惊，如果弄得不好，再让蒙古人反扑回来，那时又要像过去一样，把人们分成等级，老百姓就要似柯枝的木瓜人那样吃苦了。

第二天，朱棣把工部尚书宣来，要他抓紧北京城的建设。五月，北京的城建工程正式开工。

关于北京城的建设成就，那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这里不再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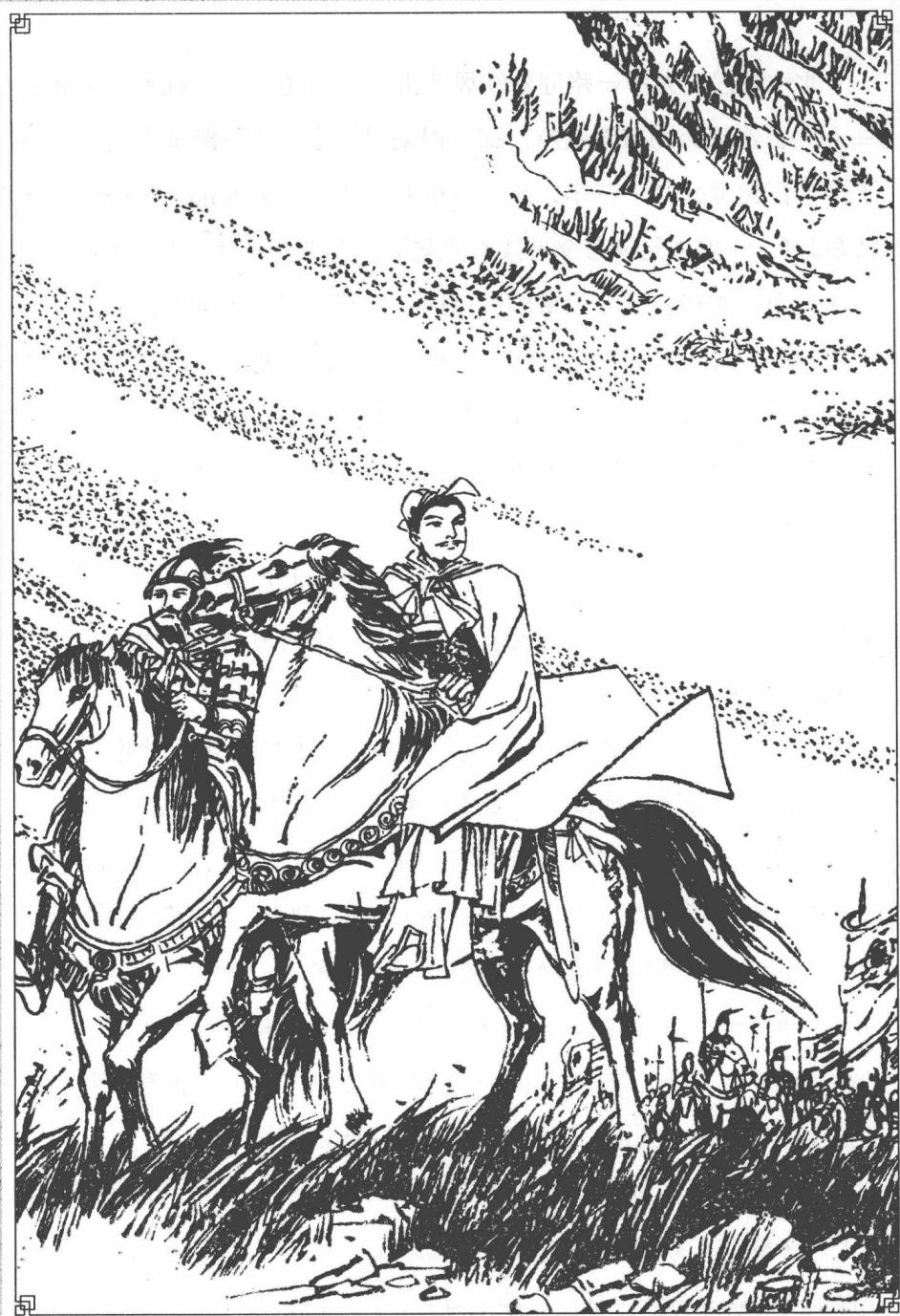
述。不过改造北京城和新建宫殿，却也用了十三年的时间，于永乐十八年（即公元1420年）竣工。就在这一年，朱棣宣布自明年起正式迁都，以北京为京师（即国都），又叫顺天府。改南京为留都，又叫应天府。南京除了没有皇帝以外，其百官的设置与北京一样。朱棣这样做，是仍然保留着南京这个政治、军事和经济的中心，以加强对南方的统治。

不过这些是以后的事情。事实上，果然不出朱棣所料，早在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蒙古族的鞑靼可汗本雅失里便向他挑衅了。

这还要从元朝的灭亡谈起。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徐达攻破大都。元顺帝妥欢帖木儿逃到上都，以后又逃到应昌（今内蒙古达里泊西南）。洪武三年妥欢帖木儿病故，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历史上称为北元。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朱元璋派大将军蓝玉北征，在捕鱼儿海（今内蒙古贝尔湖）大败北元军，蒙古军队由此一蹶不振。嗣后蒙古族内部不断发生变乱，最后分成东西两大部分。东部称为鞑靼，西部称为瓦刺。再加上朵颜三卫的兀良哈族，明朝北部便有三股势力在时时威胁着。

朱棣起初采取的是怀柔政策，他结好兀良哈三卫，又利用鞑靼的本雅失里、阿鲁台跟瓦刺部马哈木的不和，秉着“分则易治，合则难图”的原则，有时拉拢，有时打击，但到了永乐七年，鞑靼可汗本雅失里杀了朱棣派去的使者。朱棣派淇国公丘福率师北伐。丘福轻信敌人间谍的话，中了埋伏，全军覆灭。朱棣见事情严重，便决定亲征。

永乐八年正月，朱棣命令太子朱高炽在南京留守。又命户部尚书夏原吉辅助皇长孙朱瞻基驻守北京，同时加紧北京的建设。他自己则亲自带领五十万大军，于当年二月离开北京，向北进发。



北地春迟。大军一路迎着朔风北去，不时还有大雪飘落。朱棣骑在马上，看着荒凉的塞外景色，却觉得豪气顿生。这条路他走过不止一次了。他记起洪武二十三年，北元丞相乃儿不花侵入迤都（今内蒙古二连浩特东北），太祖朱元璋命令朱棣率傅友德等大将去征讨。路上正赶上大雪纷飞。众将的意思是等大雪停后再继续行军。那时朱棣说，就因为天下大雪，敌人以为我们不会冒雪去攻他，一定疏于防范，我军应乘这个机会出其不意地来个突袭，一定可以一举成功。果然待到明军突然压营，乃儿不花这才发觉，但已无法抵抗，只好投降。事情过后，朱元璋夸奖说：“肃清沙漠者，燕王也！”

他又记起洪武二十九年，宁王朱权发现蒙古有侵扰的迹象。朱元璋命令朱棣会同宁王朱权，以大宁为出发点，巡视边境，两次与北元军队遭遇都打了胜仗。

往事历历，如在眼前。朱棣是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重视边境的安全。在东北地区，他设立了奴尔干都司，那时黑龙江南北、乌苏里江东西，包括苦兀岛（即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奴尔干都司的辖境，先后设置了一百三十个卫所。西方则设了哈密卫，联结西域各国，把哈密建成统治西域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重心。在南方，他出兵安南，打击了屡次侵扰边境的安南国王胡𠙴（dī 低），使其再也不敢蠢动。至于郑和下西洋，更是历史上的创举……想起这些，朱棣不禁踌躇满志，现在要认真对付的，就是北方的这些游牧民族和元朝的残余了。

四月，大军来到阔滦海（在内蒙古，即呼伦湖），仍然没发现敌踪。晚上，朱棣站在湖边，看到北斗七星竟处在南方的天域，知道已深入漠北很远了。随军的学士胡广站在他身旁，建议说：

“北寇已远，我军还是班师吧。”

“不，”朱棣坚定地说，“本雅失里定是起初没有料到我会亲征，待到听我率五十万大军北来时，知道不敌，只好逃避了。但是如果我军不战而退，他没有受到惩罚，必然又会跟踪而至，继续来骚扰边陲。所以无论如何我们要找到他，只有让他受到教训，以后才会老实。”

身边众将听了这话，个个点头称是，精神愈加振奋。

五月，大军过胪朐(lú qú 卢渠)河(今克鲁伦河)。朱棣骑马站在土丘上，见明军的几万骑兵，分成若干小队渡河。在沙漠地带奔驰了半天的战马，看到清凉的河水，个个低下头去便饮，战士们也不去驱赶。一时长河上下布满了饮水的战马。有些马喝足了，满意地仰起头来，“咴咴咴”一阵长鸣。别的马应声附和，原野上回荡着雄壮的马嘶声。朱棣看着“哈哈”大笑。他回头问清远侯王友：

“这条河叫什么名字？”

“胪朐河，又叫驴驹河。”

“不好，不好，这哪里是什么驴驹，分明是天马嘛！好啦，我给运河另起个名字吧，就叫它饮马河。”

大军过了饮马河，扎营休息。并派出许多小队哨骑，探听本雅失里的下落。有一个小队捉到了一名鞑靼兵。鞑靼兵供说本雅失里闻风潜逃，现驻在兀古儿扎河(即乌勒吉河)。兀古儿扎河在饮马河以北四百里。朱棣怕大军开去，敌人又会向北逃窜。而且大军带着辎重，行动缓慢。就决定选出两万名轻骑，带二十天干粮，由他自己率领，去追袭敌人。

但本雅失里还是发觉了，带着他的部落继续向北逃跑。可是这次追他的不是大队人马，而是精悍的轻骑。两万匹快马在荒漠上风驰电掣地

猛奔，终于在斡（wò 卧）难河（即鄂嫩河，今属俄罗斯）把本雅失里追上。本雅失里见逃不脱，只好返身来战。

鞑靼兵仓猝迎战，还没等列成阵势，明军便已杀到。朱棣率领前锋两千骑，跑在最前面。他自己挺着长矛，身先士卒，直冲入敌阵之中。鞑靼步兵抵挡不住，弓箭手的羽箭还没搭上弓弦，长矛便洞胸而过了。鞑靼骑兵绕回来迎战，本雅失里大呼狂叫，举着大刀便朝朱棣冲来。朱棣挺矛迎上，两个战到一起。鞑靼和明军的骑兵也捉对儿厮杀起来。马蹄儿回旋腾挪，只搅得沙尘飞扬，把半边天也遮住了。后面的明军又一股一股地拥到。一到便立即投入战斗。那本雅失里不知后面的明军还有多少，怯起阵来，虚晃一刀，纵马便逃。鞑靼军一看主帅逃跑，谁还肯战？霎时便像浪潮一般朝北逃去。朱棣长矛一挥，明军骑兵一部分在后追击，一部分抢前堵截。偏偏前边斡难河涨水，把鞑靼兵和辎重等都隔在河这岸。结果本雅失里只带着七骑，游过斡难河，逃了性命。其余的人马有的溃散，有的伤亡，有的便做了明军的俘虏。至于全部辎重，当然也被明军掳获了。

这一仗朱棣大获全胜，他把俘虏放了，驱着辎重回到饮马河大营，休息了几天，凯旋班师。

六月，正是漠北的酷夏，明军一路行来，跟出师时的感受又是不同。来时犹有飞雪，归时却恨不得赤膊。朱棣拣早晚时行军，中午搭起帐篷休息。有时饮水不多，他让将土们先饮。吃饭也是等将土们开饭了，他才肯动筷子。大军入多，缺少肉类，他也吃起素来。侍卫们找来肉让他吃，他说：“士卒们饭食这么困难，我怎能一人享受呢！”他的这些与士卒们同甘共苦的做法，充分表现了一个统帅的风格。

大军缓缓南行，走到一个叫飞云壑的地方，后军发出警报，说有一股骑兵追来。朱棣亲自来到后军，果见远处有一彪人马，有来攻击的模样。这时逻卒来报，后面的骑兵团主将是鞑靼太师阿鲁台。他和本雅失里原来分兵两路，听说可汗本雅失里被明军追击，便挥师来救。却晚了一步，本雅失里已全军覆没了。阿鲁台心中不忿，从后边追来。他只有五万人。看到明军人马众多，蜿蜒行来，阵列长达十余里，便又心怀犹豫，只在后边远远跟着，没敢即时发起攻击。朱棣猜中了阿鲁台的心理，又组织了两万骑兵，来个先发制人。这时大军行经一列丘陵。朱棣让大队先行，却把这殿后的两万骑兵留在丘陵后面。过了一阵，在丘陵顶上观察的哨卒发出信号。朱棣跨上战马，长矛一挥，两万人拥登上丘陵顶上。这时阿鲁台正在丘陵的那一面，明军大队骑兵居高临下，像山洪一样冲来。鞑靼军不曾防备，一下子便被冲垮。阿鲁台高声喊叫，指挥抵抗。不防朱棣一马冲到，长矛一挥，将阿鲁台刺下马来。那阿鲁台不愧是鞑靼勇将，右臂虽然受伤，却仍然用左手拄地，一纵身便又跳上马背。但他已无力交战，只好驱马向后便逃。鞑靼兵也随着逃走。朱棣挥兵在后追击，鞑靼兵死伤惨重。明军直追出一百多里，因天气太热，这才收兵。

阿鲁台收拢败兵，不肯死心，再派出一小队骑兵尾随明军。朱棣又打了一次伏击，前后夹攻，把这一小队骑兵赶进沼泽地里，全部消灭。经此三次战斗，鞑靼军力损失太大，一时无力再来侵扰明朝的边境了。

明军班师，行到擒狐山。为了纪念这次北征，朱棣命令在山顶上勒石树碑，碑文是“瀚海为镡（xín），天山为锷（è 饿）。一扫风尘，永清沙漠。”走到清流泉，又在泉边的山上树一座碑：“于铄（shuò 朔）六师，禁暴止侮。山高水清，永彰我武。”

当年七月，大军回到北京。待到秋凉，朱棣才返回南京首都。

第二年，鞑靼因军力衰退，遣使来纳款求和，贡献骆驼和良马。朱棣答应了，封阿鲁台为和宁王。这时瓦剌部的顺宁王（这个封号也是朱棣封的）马哈木，却趁机攻打鞑靼，把鞑靼可汗本雅失里给杀了。阿鲁台向明廷求救。永乐十二年，朱棣又亲征瓦剌。三月出师，八月凯旋，又打了个大胜仗。

嗣后，瓦剌、鞑靼两部不时地互相攻杀，抢夺地盘，一时无力南侵。而永乐帝朱棣又从中左右操纵，这样过了六七个年头，边境得以平安无事。

然而在内地，却发生了一起农民大起义，像是一声号角，吹响了农民反抗压迫的进军号。这支起义军的领袖，是一个年轻的女性，名字叫唐赛儿。



第二十三回 | 遭迫害唐赛儿造反 战鬼卒高指挥丧生

唐赛儿是山东省蒲台县（今山东滨县）人，祖上世代行医，她也从小学会医术，练过武功。长大以后嫁给同村农民林三。后来加入了白莲教，当了“佛母”，经常无偿地给农民治病，所以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

白莲教又名白莲社，是混合有佛教、明教等内容的秘密宗教组织。原起源于宋代，创始人茅子元，自称“白莲大师”，称他那派宗教为“白莲教”。元朝末年，彭莹玉和尚在白莲教的基础上创立弥勒教，建红巾军。朱元璋也是弥勒教徒，借红巾军的力量取得天下。不过他在力量强大以后，便把弥勒教一脚踢开，说弥勒教是“妖言”、“妖术”，咒骂红巾军“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并对弥勒教明令取缔。他这样做当然是为了防止民众聚会结社，不利于他朱家皇朝的统治。

白莲教和弥勒教同出一宗，自然也在查禁之列。可是这种民间组织提倡互助，符合群众利益，深受农民欢迎。所以虽然官府查禁，却仍在民间流行。有些下级的吏役，本身便是白莲教徒。

却说永乐十八年，山东蒲台一带灾荒频仍，却又发生了传染病，便

有许多人来找唐赛儿医治。唐赛儿和她的丈夫林三夜以继日地操劳，连家里的农活儿也顾不上了。唐赛儿在给人治病时，夹杂上宗教色彩，说这些治病的药物是弥勒佛所赐，于是许多病人在好了以后纷纷加入白莲教，当了教徒。大家一传十，十传百，来找唐赛儿治病和入教的越来越多，远近州县像青州（今山东益都）、博兴（今山东博兴）、安州（今河北任丘）、莒州（今山东莒县）等地都有人跑到庄上求药。有的地方，疫病流行严重，唐赛儿还要亲自跑去，施医舍药。不久，“唐佛母”的大名在这一带几乎尽人皆知了。

唐赛儿外出治病时，她的丈夫林三便在家里舍药。他本来医术不高，只跟妻子学了些医治疫病的粗浅知识，不小心自己也染上了。弄点药服下去，并不见强。邻居董彦果一看不好，急忙跑到青州府把唐赛儿找了回来。等到唐赛儿跑回家一看，林三却已经死去了。唐赛儿痛哭流涕，索性在林三灵柩前把头发剪了，做了尼姑，这样也更符合她“佛母”的身份。

附近的乡亲们，听说林三身死。大家认为都是因唐赛儿一心只顾为别人治病，没能及时医护丈夫，才做了寡妇；又听说，她已出家为尼，大家对她又怜惜、又感激。林三出殡那天，许多人不约而来，给林三送殡。这蒲台县的一个小村庄，竟聚集了几千人。一时香烟缭绕，铙钹（náo bó 挠伯）齐鸣，大家齐声口宣佛号，抬着林三的灵柩向墓地缓缓前进，气氛倒也肃穆庄严。

送葬队伍刚出村口，便见大道上来了十几名捕快，个个手拿铁尺锁链，拦住了人们。一个捕头模样的汉子喊道：

“站住！你们这是干什么去？”

董彦果走过去说：

“尊差，我们村的林三死了，这是出殡。”

“出殡干吗来这么多人？这林三是多大的官儿？”

“林三就是个老百姓。”

“得啦！县里的大老爷早就听说了，你们这是白莲教，想借出殡的机会聚众闹事，对不对？”说着一指唐赛儿，对手下的捕快说，“那就是为首的妖妇唐赛儿，把她锁了押进县里去！”

一个捕快来到唐赛儿面前，抖出手中的铁链便往唐赛儿头上套。旁边一个叫宾鸿的大汉忍无可忍，大吼一声，把捕快的铁链夺下，顺手一抡，正砸在那捕快头上，那捕快“嗷”地叫了一声，头破血流，倒地不动了。

拒捕伤人，这是杀头的罪名。宾鸿豁出去了，手里的铁链飞舞，又有一名捕快被打倒。捕头一面拔刀一面大喊：“反了，反了！”腰刀刚刚出鞘，董彦果就一把夺过。捕头拔腿便跑。前边一个打幡的孩子用幡杆一拦，捕头“噗”一声被绊倒在地。董彦果赶上来举刀砍去，眼看捕头腿儿蹬了几下，也不活了。

其他几名捕快见到这个情景，纷纷把腰刀和铁尺举起来，干咋呼了几声，扭头就跑。激愤的群众追了上去，抡起幡杆杠子，一阵乱打。几个腿快的逃掉了，另外几个倒在了血泊里。

唐赛儿见事情闹大，跟董彦果和宾鸿商议，只好一不做，二不休，就势造起反来，保家护命。大家推举唐赛儿为首，董彦果和宾鸿为副，组起了“白莲军”。当场参加的便有五百人。唐赛儿见本地多是平原，无险可守，便赶往青州府益都县山区的一个叫卸石棚寨的村子，在村口修

上栅栏，请来一些铁匠，打造兵器，进行训练。周围一些穷苦农民，闻讯以后纷纷跑来参加，起义军很快发展到上万人。

再说那蒲台县的知县听逃回去的捕快讲了唐赛儿拒捕经过，赶忙向青州府报告。接着益都县又来报说白莲军占了卸石棚寨。青州知府急忙知会青州卫驻军指挥高凤。高凤闻讯后，点了三千名军士前去剿灭。大队从府城赶到卸石棚寨，已是黄昏。这儿山高路险，官军不熟悉地形。高凤下令在山坡上扎营休息，第二天再去攻寨。

官军睡到半夜，突然听到四外鬼声“啾啾”。出营一看，只见周围的山头上，时隐时现地出现了许多鬼火。火光影里，一些青面红发的鬼卒，手里摇着钢叉，呼啸而来，暗夜里正不知有多少。官军早就听说白莲教会妖术，能够驱役鬼卒，本来就胆虚。这时一见，越发信以为真，不由得心惊胆落，扔下兵器便跑。指挥高凤倒是不信这些，但士兵都跑了，他光杆一个又怎么抵敌？也只好攀鞍上马，顺来时山路冲了下去。刚拐过一个山角，就见前边出现了一片火把，一伙义军簇拥着个身穿僧衣头戴尼帽的妇人，手执宝剑，挡住去路。高凤料定她就是唐赛儿，呐喊一声，冲杀过去。不料树丛后边暗影里跳出一人，抡起铁棍便打。高凤听得风声，急忙勒马，已是不及。铁棍打中马头，那马扑地倒下，把高凤摔下马来。还没容他爬起，唐赛儿已疾步赶上。宝剑一指，正中高凤咽喉。高凤哼了一声便不动了。

三千官军，阵亡的没几个，从山崖坡坎上掉下去摔伤的倒不少，其余的全都逃散了。义军也不追赶，只是忙着收拾官军遗弃的刀枪，拿来武装自己。这时天已经亮了，那些“鬼卒”们扯下头上红麻做的发套，在溪水里洗去脸上涂的靛色，你瞧我，我瞧你，禁不住个个“哈哈”大

笑。

可是官军并不知道其中的奥秘，他们逃回城中后，把唐赛儿的“妖法”大加渲染，说她能剪纸为马，撒豆成兵，呼风唤雨，役使鬼神，弄得附近州县的地方官惶惶不安，只好把告急的文书，一层一层地向上呈送，请上峰来设法解决。

急报到了省城济南。省里的三司大员（即负责政务的布政使司，负责军事的都指挥使司，负责监察的按察使司）凑到一起，商量对策。觉得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个上策，只等事情平定下来，再慢慢收拾那些为首的头儿不迟。于是便派出一名参议，前去招抚。那参议也是个从四品的官儿，平时作威作福惯了。到得卸石棚寨，见唐赛儿是个柔弱的年轻女尼，言语谦恭，诉说被莆田县逼迫的经过，声泪俱下。那参议认为义军好欺，竟大咧咧地提出要唐赛儿随他去自首。恼了宾鸿，一刀斫去，削掉参议的一只耳朵。宾鸿大声喝道：

“你们这是官逼民反！现在饶你一条狗命，回去告诉你那些老爷们，白莲军早晚要攻下省城，让你们这些贪官污吏下十八层地狱！”

参议狼狈逃回济南。三司怕担责任，赶忙申奏朝廷。那时北京城的建设虽然完工，但还要疏浚运河，以保证南粮北运。同时新都旧都要两套官吏，永乐皇帝朱棣为人选的事也在大费脑筋。对地方上一点点乱子并没放在心上，只是派京营总兵安远侯柳升为帅，都指挥刘忠为副，率京军去进剿。

柳升倒是员久经沙场的老将。他原先是燕山护卫百户，“靖难之役”中，跟随朱棣大小二十余战，累迁到左军都督佥事。朱棣登基后，派他随张辅出征安南，立下战功，封为安远伯。朱棣第二次北征时，他带领

神机火器营作先锋，在回曲津大败阿鲁台，晋封为安远侯。他恃功而骄，认为白莲教起义不过是疮疥小疾，根本不把唐赛儿放在眼里。

柳升和刘忠率领京军渡过大江，开赴济南。省城各大员把他迎进都司衙门，设宴款待，席间谈到唐赛儿驱使鬼卒作战，指挥高凤阵亡的经过。柳升“哈哈”大笑，撇着嘴说：

“列位大人怎么真个信起鬼神来了？那不过是些障眼法儿，统统是幻术惑众，我自有法儿破他。列位大人请拭目以待。”

第二天，他派人到市上收买猪、羊、狗血，准备用这种秽物来破唐赛儿的妖法。一切准备妥当，这才率领大军开往青州。走了几日，来到益都卸石棚寨。将前后寨口，分兵堵住，要唐赛儿出来接战。

前寨门开了，董彦果和宾鸿率领一队化装成鬼卒的义军，舞着钢叉，啸叫着向官兵阵前杀来。柳升下令叫军士把猪、牛、羊血等秽物泼将过去。眼看这些秽物泼到“鬼卒”们身上，却是毫无作用，“鬼卒”们依旧奋勇冲杀。官军以为这不是妖术，定是真的鬼卒，吓得一步步后退。但柳升不愧是老将，他指挥将领们压住阵脚，自己挺枪纵马，向“鬼卒”们杀去。一连刺死三名“鬼卒”，官军才明白这些鬼卒乃是人化装的，于是舞动兵刃，接住义军厮杀起来。义军多是农民，虽然山东民间尚武，一般人都学过点武术，可比起训练有素的官兵来，终究差了一筹。再加上董、宾二人缺少指挥经验，不一会儿义军便有不少伤亡。唐赛儿在栅门上面敲锣，要义军退了回来，紧闭栅门，加强防守。

卸石棚寨建在两山之间，除了前后寨口，四外全是悬岩陡壁，无法攀登。柳升守住前寨口，让刘忠带一部分将士绕过山去守后寨口。这时夜幕降临，柳升让将士们休息，准备明天攻寨。

第二天，官军攻寨。但寨前山路狭窄，官军大队无法展开，只能用少量兵力去攻打。前后两个寨口前，打了一天，官军也没得手。晚上收兵后，柳升正和刘忠等将领在寨前军营研究对策，哨卒来报寨中派来一名使者，要见主帅。

柳升叫把使者唤入，见是一个粗鲁的中年汉子，便问他：

“你是下战书的呢，还是来投降的？”

来人笑嘻嘻地说：

“小人是唐赛儿的哥哥。俺家妹子并没想造反，她信那教门，也不图个啥，就为的做好事，积阴功。俺家世代当医生，提起来蒲台县的人都知道。那天葬俺妹夫，县里的衙役无故抓人，把大伙儿惹急了，才闹出事来。骑上老虎背，下来就难啦！可俺们唐家是清白老百姓，谁想担个反叛的罪名，连祖坟都不顾了呢！所以俺妹子派俺来跟大帅商量商量，只要放俺们一条生路，俺们就散他娘的伙！”

“哼！说得好听！莫不是缓兵之计吗？”

“看大帅说的，还缓个啥劲儿呀！”来人故作神秘地凑前两步，悄声说，“不瞒大帅说，寨里的两口井，都在寨子后头呢！让大军给堵住啦，这两天连水都喝不上。寨子里净石头，又打不出水来，再困几天，渴也把俺们渴死啦！”

柳升听来人这么说，不禁失笑。他以为乡下人无知愚笨，不善于撒谎，随口就把机密泄露了。于是对来人说：

“好吧，你回去告诉唐赛儿，只要她肯投降，我保她不死。明天让她打开寨门迎接大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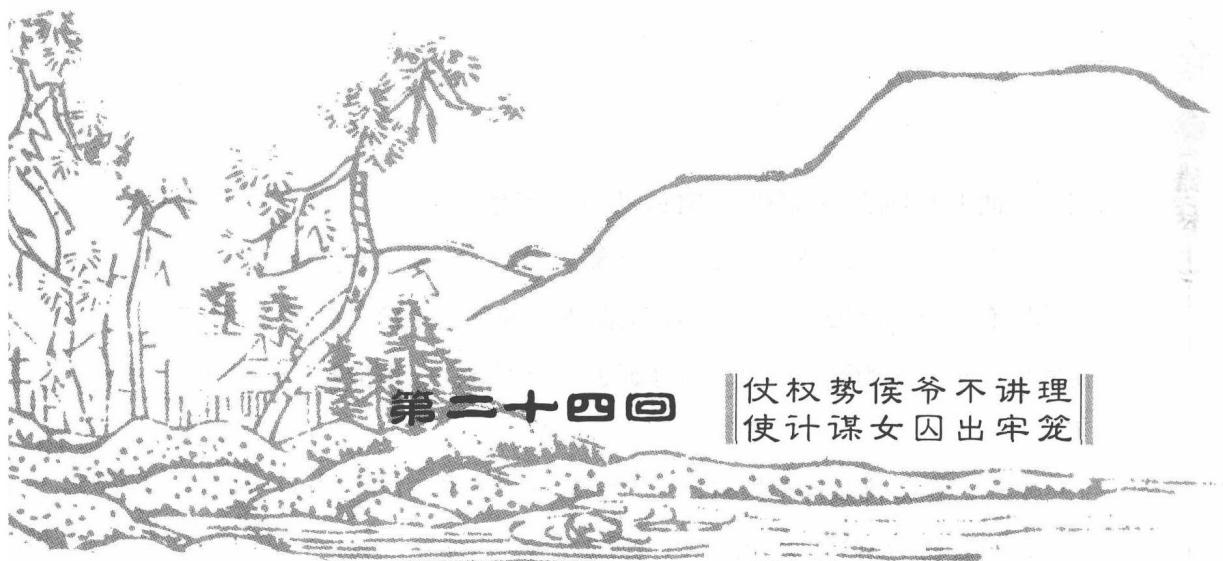
来人千恩万谢地走了。官军将领们跟柳升一样，也信以为真，不免

放松了戒备。半夜无话。三更过后，寨子后门突然打开，义军一拥而出，直冲刘忠的大营。官军正在酣睡，虽然有少数组夜的官兵，但寡不敌众。再加上义军熟悉地形，有些人从沟沟岔岔绕出来，反倒钻到官军后面。两面夹攻，许多官军在睡梦中便被杀死了，惊醒的也手忙脚乱，再加上无人指挥，东藏西躲，结果仍不免送命。那副帅刘忠，光着膀子舞动大刀拼斗。唐赛儿让义军团团围住，一阵乱箭，把他射得像个刺猬一样。

柳升在寨前听得寨后的呐喊声，知道不妙，急忙领着一部分人马赶来接应。但寨前到寨后得绕过两个山头，等他赶到，寨后的战斗已经结束了，只见遍地都是官军的尸体，义军却一个也没了。后寨门也大敞开着。官军冲了进去，发现寨子已经空了，不但不见义军，就是老百姓也未发现一个。

柳升气得顿脚捶胸，指着山下大骂：

“好你个妖妇唐赛儿，我不杀你，誓不为人！”



第二十四回

仗权势侯爷不讲理
使计谋女囚出牢笼

唐赛儿会点武功，但不懂得领兵打仗，更没学过兵法。可是她会医术，知道行医用药之道，像什么表里、补泄、相反相成、相生相克，这样一些矛盾统一的规律，要她讲道理她是讲不出的，但在治病的实践中，却会无形地运用。现在，她把这行医用药之道用到作战上来了，经过卸石棚寨的战斗，她认识到虽然取得胜利但也纯属侥幸，老是这样待在一个地方被动挨打不是个了局。官兵有的是，打退一拨，又来一拨，早晚得让人家把窝端了。她想起医治恶疮，光靠敷药硬攻不行，得把内里的毒火散泄出来。所以她要给官军泻火了，她决定离开卸石棚寨，四处游击，让官军不能够集中力量来攻打她。

这一来可苦了安远侯柳升。那时交通不发达，又没有什么通讯工具，传递消息全靠探卒骑马往来。他刚听到有一拨白莲军到了寿光，便急急忙忙带兵赶去。走到半路又听说另一股白莲军在临朐出现，弄得他像个没头苍蝇似的，东一扑、西一扑。刚摸到点白莲军的影子，一晃儿却又不知去向了。焦急上火，空有力量使不上，柳升的牙疼起来了，腮帮子也肿了，鼻孔下边长了个火疖子。他的脾气暴躁起来，动不动就发火儿

骂人。他手下的将领熟悉他的本性，尽量躲着他。

两个月过去了，柳升也没打上个像样的仗。后来，他檄令青州、莱州的所有卫所，严加戒备，不许擅离防地。他自己则稳坐在青州，单等得到白莲军主力的确切消息，方才赶去，而不肯让义军扯着鼻子绕圈儿了。

这一天，他接到探卒报告，一万多名白莲军正在攻打诸城。他调集兵将火急赶往，但等到那儿一看，诸城之战已经结束，官军打了个大胜仗。不过这胜利不是他的部下得的，而是驻守在灵山卫的备倭都指挥卫青的功劳。

“倭”是“倭奴国”的简称，这是日本国唐朝以前的国号。唐咸亨初，改称日本。但人们还习惯地称之为“倭”。明太祖初年，日本的一些浪人（即流氓），便常常纠集成伙，乘船到中国沿海抢掠。到永乐年间，兵部在沿海一带，专门设置了一些防御倭寇的卫所，灵山卫就是其中的一个。

那攻打诸城的白莲军首领是副帅宾鸿。宾鸿倒是一员猛将，但缺少谋略，围住诸城后只是一味地攻打，全不晓得利用地形和民心。诸城知县张玙是个文官，城里也只有八百名兵丁。但他充分利用了城池小的特点，把八百兵士分成两拨，昼夜轮流守卫。又欺骗居民说白莲军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诸城靠近海边，人们对白莲教不熟悉，对张玙的话信以为真，纷纷上城协助防守。宾鸿率一万多人攻打，连攻了五天，竟没攻下。不过城上的防御工具已经告尽，城池已危在旦夕了。

灵山卫属备倭的系统，不受柳升统辖。但都指挥卫青接到诸城危急的情报后，自动率领一部精锐来援救。他来得很及时。诸城城下一战，

由于宾鸿未曾防备，再加上张玙率守军出城夹击，以少胜多，宾鸿竟被打得大败，义军死伤两千多人，其余的也全部溃散了。

柳升赶到诸城，卫青和张玙出城迎接。柳升坐在县衙大堂上，部下众将和卫青、张玙坐在两边。卫青报告星夜来援，获致胜利的经过。柳升越听越烦，自觉脸上无光。而卫青在说话中间，又免不了带上点得意的神色。柳升由嫉生怒，没等卫青讲完，便质问道：

“你离开防地，跑到诸城来，是奉的谁的命令？”

“末将听说诸城危急，自动前来支援，没有谁的军令。”

“哼！你懂得军规吗？”

“侯爷是什么意思？”卫青惊愕地问。

“你擅离防地，如果倭寇趁机来袭，这责任谁负？”

“末将临来时，已将防务安排停当，卫内由刘指挥防守，不会误事。”

“你还要狡辩！”柳升一拍桌子，“军内自有分工，你备倭，我剿匪。诸城危急，难道我救不了，非得劳你卫将军的大驾吗？”

这话说得如此露骨，卫青也忍无可忍，便抗声说：

“是不是侯爷以为末将抢了头功？末将不才，还不曾把这点功劳放在眼里，记在侯爷账上便是。”

“赶出去！”柳升突地站起来，大喝一声。帐下两名偏将走到卫青身边。卫青一句话不说，站起来便走。来到外边，集合了自己的队伍，连夜恨恨地回灵山卫去了。

诸城县令张玙，在城防危急的时候幸得卫青来救，对卫青十分感激。今天见卫青有功不奖，反倒受辱，心中不忿。但他一个七品的小小县令，哪里敢出来主持公道！只好眼看着卫青被逐了出去。他是进士出身，他

的业师吴中，现任刑部尚书。他回房后便将这件事的经过，详细地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往南京。吴中看信后也很生气，便上疏给皇帝，弹劾柳升，说他“征剿拖延，养成贼势”以及“临境不设备，致使都指挥刘忠阵亡”。对诸城一事，更是严词责备，说他不能及时救援，城池几乎失守，幸亏备倭都指挥卫青及时赶到，才将城池保住。而柳升不但不加奖励，反忌功妒能，故意加以凌辱。最后说：“人臣不忠，莫此为甚，请治其罪，以维纲纪。”

永乐帝朱棣看了疏文，也觉得柳升太不像话。而这时却又有战报传来，说营州、即墨等县城，已被白莲军攻占。唐赛儿每占一城，便开仓济贫。起义军队伍中，不但有农民，也有了城市贫民参加，声势越来越大。这不啻是火上加油，朱棣下令将柳升解职，押回南京下狱。并严令山东都司和各卫所驻军，再有失误，一律问斩。

不久，占领即墨的唐赛儿和董彦杲，在赴莱阳行军途中，中了鳌山卫都指挥王贵的埋伏。白莲军被击溃，但唐赛儿、董彦杲和宾鸿等几个主要首领却跑掉了。

白莲军起义，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个多月，但轰轰烈烈，在胶东中部一带，纵横数百里，唤起了广大群众的反抗意识。特别是唐赛儿，以一个年轻的寡妇，登高一呼，竟能聚集起几万人来反抗朝廷，更是对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的挑战。所以朱棣对唐赛儿的未能就擒，格外恼火。他迁怒于山东三司的官员，以“纵盗”的罪名将山东布政使、按察使处死，有关官员都受到了惩处。朱棣的狠劲儿又上来了，竟下令将山东和河北的所有尼姑和女道士，全部抓起来送到南京甄审，以防唐赛儿漏网。后来又下令把全国所有的女性出家人，全部解来南京。

可怜这些妇女，本来大多是因为遭受不幸才遁入空门的，如今却又无缘无故地遇到这样的劫难。那些京中锦衣卫派出的缇（tí 提）骑，一个个如狼似虎，驱赶着这些无辜的妇女，颠踬（zhì 智）在通往南京的道路上。缇骑中的一些坏家伙，还要趁机加以凌辱。真是暗无天日，令人发指。

七月的一天，突然有一个用青帕裹头的年轻妇女，到来济南的山东省布政使司衙门，求见布政使，说她知道唐赛儿的下落，特来告密。新任山东布政使段民听到后，大喜过望，急忙让役吏把那妇女唤进后堂，问她：

“是你知道唐赛儿的下落吗？”

那女人把头上的青帕一揭，露出了光头，说：

“俺便是唐赛儿！”

段民的大嘴张着，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事。他让手下见过唐赛儿的吏役来辨认，一点不错，来者果然是唐赛儿本人。段民疑惑起来了，他问：

“唐赛儿，朝廷到处捉你，你不藏起来，却跑来自首，这是为何？”

“哼哼！”唐赛儿冷笑两声，慷慨地说，“好汉做事好汉当，你家皇帝有能耐，就该朝俺唐赛儿使，没想到却拿普天下的尼姑和女道士出气。俺不能只图自个儿保命，却连累普天下出家的姐妹们不得安生。现在俺来了，要杀要剐任凭你们！可有一点，你得告诉你那个皇帝老儿，要他把捉的那些女道士和尼姑放了。俺本人就在这儿，还糟践别人干啥呢？”

段民连连点头。说心里话，他对皇上抓遍天下女尼和道姑的办法是不赞成的，难道唐赛儿就不会改改装，把头发留起来吗？可是他却不敢

上本谏阻，原先那布政使死得就够冤枉的了。好在现在唐赛儿自己来自首了。孔子曰：“杀身成仁。”想不到一个乡下女人倒懂得这个道理，真是愧杀须眉了。段民慨叹一番之后，急忙吩咐招来女狱卒，告诉她说：

“把这女囚押进死牢里，严加看管。不过这是钦犯，要好好待承她，不许虐待，懂了吗？”

“是啦，老爷！”

女狱卒把唐赛儿带走了。这边段民把师爷找来，连夜拟好已抓获女匪首唐赛儿的疏文，又连夜派急足送往南京，请皇上释放那些已被捉进京的或犹在进京路上的尼姑和女道士。

南京城里，朱棣正在烦恼，因为接二连三地有大臣奏本，说抓尽女尼那事不妥。他自己也有点儿后悔，觉得这么大张旗鼓地一闹，无形中倒给唐赛儿扬了名，也显得朝廷忒也无能。待到接到段民的疏文，他却又得意起来，心想，不这么干，唐赛儿能出来自首吗？

“传个旨意下去，”朱棣对身边站着的司礼监秉笔太监说，“把抓来的那些尼姑和女道士都放了吧！”

朱棣又想，对这个唐赛儿怎么处理呢？杀她的头是无须说的了，只要给段民下道命令便行。但他又来了好奇心，想亲眼见见这个女魔头，到底是不是长了三头六臂。于是又吩咐说：

“告诉京营，派一名把总，带三百骑兵，去济南用囚车把唐赛儿押解来京。路上小心，不得失误！”

女尼和女道士总算得救了，那京营把总，带着三百士兵来到济南，向布政使司投文。段民接见后，领着把总到女牢里看了唐赛儿，商量好明天由把总带囚车来将犯人起解。

第二天早晨，把总赶着囚车到了女牢。可是女狱卒打开囚室一看，只见枷锁扔在地上，唐赛儿却不见了。把总押着女狱卒去见段民，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儿。段民一听脑袋也胀大了，慌慌张张到女牢。只见窗上的铁栏没动，门上的铁锁依然，唯独不见囚犯的影子。

把总将责任推到段民身上，说：

“大人明鉴，这分明是有人卖放。卑职无有责任。”

段民是个老官油子，岂肯承认，他辩解说：

“昨天我俩已将犯人交接了，从那时起，本官不再对该犯负责。”

把总叫起屈来。段民脸色一沉，仗着官大气粗，厉声说：

“休得放肆！这是什么地方，容得你乱喊乱叫！”

“可是犯人是在大人的贵监里丢失的。”

“如果是我手下的人卖放，为何已经关押了半个多月，犯人没丢，昨天刚交给你，犯人就不见了呢？”

“大人如此强词，卑职也不再多说，大不了输上个脑袋。只是卑职回京复命，却也要在皇上面前实话实说。那时大人休怪。”

两人僵在那里。女狱卒在一旁笑嘻嘻地说：

“二位老爷不必争论。人们都说，那妖妇唐赛儿善使妖法。我猜，她就是念个咒语，自行脱掉枷锁，从窗上的铁栏孔中飞走的。”

“你说什么？”段民抓住女狱卒的胳膊喝问。

“女犯人唐赛儿是飞走的，小女子亲眼所见，”女狱卒眯眯眼睛，“大人刚才不也亲眼看到了吗？还有这位军爷，你是不是也看到了？”

段民领会了女狱卒的意思，放开手对把总说：

“本官将具一禀帖，写明女囚唐赛儿是自己解脱枷锁，白日飞升的，

与将军无关。”

“是的，”把总也领会了女狱卒的意思，接着说，“卑职回京也将禀报皇上，女囚唐赛儿是自己解脱枷锁，白日飞升的，与大人无关。”

“这是我二人亲眼所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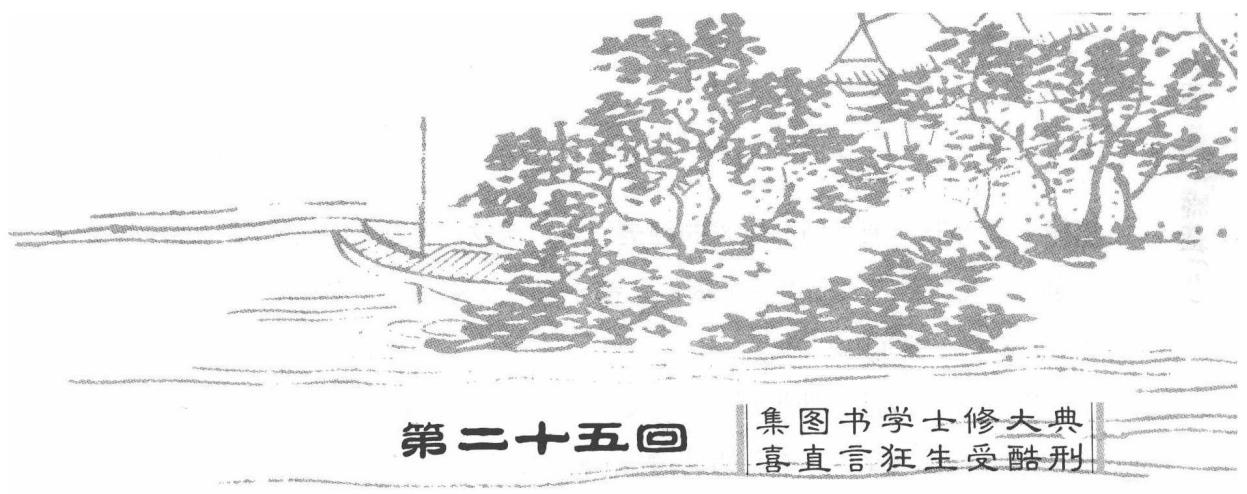
“那是当然！”

“好，好，那么先请到本衙小叙，我还有点土产，请将军笑纳。”

其实段民心里清楚，他猜想放走唐赛儿的八成就是那个女狱卒，说不定她也是个白莲教徒哩！不过这件事可千万追究不得。

朱棣看了段民的奏疏，又亲自询问了把总。把总言之凿凿，说得活灵活现。朱棣虽然半信半疑，但又不能下令再把女尼和道姑抓起来，这件案子便只好不了了之。

至于唐赛儿逃出狱后又到了哪里？却也没人知道了。



第二十五回

集图书学士修大典
喜直言狂生受酷刑

第二年是永乐十九年，皇帝要迁都了。那时运河已经疏浚完毕，像人身体上的一条大动脉，贯通南北。皇上家的东西多而珍贵，陆上运输车马颠簸，容易损坏，因此全部装船北运。一时大江岸边，车水马龙，江里停着艨艟巨舰，编上号码，分门别类地把皇家财产装了上去。几千名夫役在锦衣卫校尉的监督下，小心翼翼地肩挑背负，假如不小心摔坏一件，那是把命搭上也赔偿不起的呢！

一队一队的船只陆续开走了。它们沿着大江东行，然后转入运河北上，最后到达北京。船上自然有水师军兵护送，沿河附近各卫所则派将士在岸上警戒。一连多少天，河中禁止一切船只来往。

在船队中有一艘大船，装的却不是珍宝玉翠，而是一箱箱的图书。舱门上贴着封条，旁边注明这船是“四三三号，《永乐大典》”。

说起来，这船图书是永乐皇帝朱棣的骄傲。因为这部《永乐大典》是他指挥编纂的。那还是他刚当皇帝的永乐元年，他对翰林院侍读学士解缙(jìn)说：

“天下古今许多事物，分散记载在各书中，查看起来实在不容易。朕

想编一类大书，把有书契以来的经史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等等，凡是有关的著作，都分别编纂到一起，查阅起来不就如探囊取物一般了吗？”

“陛下所言极是。只是编纂这类大书，人少了可不成。”

“那就由你领头来干吧！想调谁参加都成，朕跟礼部和翰林院打个招呼，让他们支持你。”

解缙从各处调来一百四十六人，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于永乐二年十一月编成了一部书，呈给朱棣。朱棣给书题了书名，叫《文献大成》。对编书的包括解缙在内的一百四十七人，俱都赏给钞银。但他还嫌这部书简略，又让太子少师姚广孝（即道衍和尚）和刑部侍郎刘季箛（chí池），协助解缙在原书的基础上加以增补，务使一切典籍都包罗在内，无一遗漏。

这次有道衍和尚参加，他是皇帝亲近的人，要钱要人谁也不敢驳回。于是在文渊阁设立了编书馆，让礼部简派有文才的官吏和四方老儒来担任纂修，选派一些书法好的国子监学员和一些外府县学中的生员担任缮写工作，前后竟动用了三千多人。由光禄寺供给膳食。这次几乎用了三年时间，到永乐五年十一月，全书编成。朱棣根据自己的年号，把这部书命名为《永乐大典》，还亲自写了序言。

这部大书计两万两千九百三十七卷，装订成一万一千另九十五册，总计三亿七千多万字。全部用工整的蝇头小楷写成。朱棣在《序言》中说：“纂集四库全书及购天下遗籍，上自古初，迄于当世，旁搜博采，汇集群书，著为奥典。”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朱棣不光是一介武夫，对文化事业也是很重视的。他还曾对学士胡广等人说过：“文事武备都很重要，

不可偏废。”

《永乐大典》运到北京，藏到宫中的“文楼”里。不过迁都北京后，朱棣又忙着跟北方的鞑靼和瓦剌打仗，并没有时间去阅读《永乐大典》，别人更没机会看到，那费了许多人心血的这部图书，恰恰应了“束之高阁”那句话。至于主编人解缙，这时却早已墓木拱矣。

让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吧！

解缙，字大绅，吉水（今江西吉水）人。他幼年就聪颖好学，才思敏捷。有一天上街，赶上天下雨，他穿着木屐，不慎滑跌，路人“哈哈”大笑起来。解缙很不高兴，觉得这些笑他的人幸灾乐祸，想骂骂他们，就站起来随口吟了一首诗：

“春雨贵似油，下得满街流。滑倒解学士，笑煞一群牛。”

路人被骂，无法还口，同时也不得不佩服这个小童子的聪敏。

后来他参加乡试，中了第一名。那时人们对第一名举人称为“解元”，于是也就习惯地叫他“解解元”了。

有一天，解缙去游山，因为口渴到庙里找水喝。庙里的老道士认识他，便送出一碗清茶来，并出个对联的上联要他对，也是想难一难他的意思。老道士出的上联是：

一碗清茶，解解解元渴。

这联句里连用了三个“解”字，但读音不同。第一个是解除的意思，第二个是解缙的姓，第三个跟“元”字连在一起，是“解元”。这个上联还有针对性，符合当时解缙的身份和求水喝的情景。

解缙虽然聪明，却也一时对不上来，就一边喝茶一边跟老道士闲谈。知道老道士俗家姓乐，出家前曾在“乐府”里当过乐工，最喜欢弹三弦

琴。解缙灵机一动，便想出了下联：

三弦妙曲，乐乐乐府音。

这三个“乐”字正对上联的三个“解”字。第一个“乐”字是爱好意思，第二个是老道士的姓，第三个“乐”字跟“府”字连在一起，表示老道士的职业。整个对子的意思是，一碗清茶，解除了姓解的解元的口渴；三弦妙曲，是爱好这个（指三弦弹的妙曲）的姓乐的‘乐府’奏出的音乐。”从这个绝妙的对句，足可以证明解缙的才华出众了。

解缙还有一副对联脍炙人口，那就是：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原来有一个秀才，听人说解缙善对对子，心中不服，便出一副对联给解缙，让他照样作一副，他出的对联是：

牛跑驴跑跑不过马；

鸡飞鸭飞飞不过鹰。

这对联不伦不类，目的是有意抬高自己，压低解缙，他把自己比作“马”、“鹰”，把解缙比成“牛”、“驴”、“鸡”、“鸭”。所以解缙才对了上述的对子，说那秀才不过是“墙上芦苇”、“山间竹笋”而已。

解缙于洪武二十一年考中进士，任庶吉士。他年轻有才，很得太祖朱元璋的喜欢，常常留他在跟前。有一天，朱元璋随口对他说：

“大绅，朕和你名为君臣，情同父子，你应该对朕知无不言。”

这本来是朱元璋随便一说，解缙倒当真了。他自幼便因聪慧而得名，生长在一片赞扬声中，养成了自负的性格，以至于发展到狂傲的地步。他听了朱元璋的话，信以为真，连夜写了篇《万言书》，呈给皇上。在

这封奏章里他确实是“知无不言”。他批评朱元璋“令数改则民疑，刑太繁则民玩”。说“陛下震怒，锄根剪蔓，诛其奸逆”，但却“未闻褒一大善，赏延于室，复及其乡”。这些都是批评朱元璋处罚过重，株连太广，而对“善”者却表彰不够，因而赏罚不公。还说皇上“进人不择贤否，授职不量轻重”。这是说他用人不当，以至于“天下皆谓陛下任喜怒为生杀，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这是连皇上和大臣一起骂了。

朱元璋见了这封《万言书》，很不高兴。但他自己要人家“知无不言”，又不好怪罪，只好对解缙说：

“爱卿确实有才。”

“陛下认为臣说的那些对吗？”

“这个——等朕仔细考虑之后再说吧！”

这本来是搪塞的话，但解缙却越发来劲了，接着又上了个《太平十策》，提了许多跟朱元璋现行政策相反的主张。朱元璋这次不再客气，找个理由打发他回家了。

建文帝朱允炆时，解缙回到南京，被任命为翰林院待诏。朱棣登基后，他和胡广等人均被提拔为翰林学士，入值文渊阁。明朝初年原设中书省，有左右两名丞相。胡惟庸案发后，朱元璋取消了中书省，不再设丞相，只在宫中中极殿、建极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六处派学士值班。当时学士官职较低，只有正五品，也没有实权，不过是皇帝的顾问。但就因为有这种顾问的关系，他们才得以时时接近皇帝。也就是在此期间，解缙主持编辑了《永乐大典》。

有一天，解缙和胡广陪着皇上吃饭。朱棣喝了点酒，跟他们开玩笑说：

“你俩生在一个乡里，长大了是同学，现在又同官，真是有缘分啊！”

解缙和胡广连连称是。

“听说解缙有个儿子？”朱棣问。

“是，犬子刚刚两岁，名唤祯亮。”

“好！”朱棣又对胡广说，“你二人既然这么有缘，就把你的女儿给解缙的儿子做媳妇吧！”

胡广急忙声明：

“臣妻方在怀孕，不知生男生女。”

“不，不，告诉你老婆，一定要生个女的！”

皇帝喝醉了酒开玩笑，臣子却不敢不听。不久胡广果然生了一个女儿，于是解缙和胡广便“遵旨”做了儿女亲家。

解缙主持编成《永乐大典》后，越发得到皇帝的信任。有一次，朱棣让他给六部尚书和都御史、大理寺卿等十位大臣写评语。解缙忘了以前的教训，又认起真来，说这个人“天资厚重，中无定见”，那个人“有德望，但不远小人”，有的“可谓君子，颇短于才”，有的“刻于用法，尚能持廉”。甚至说某人“诞而附势，虽才不端”，某人“薄书之才，驵(zǎng)侩之心”。十人中，倒有八人有缺点，不是无才，便是缺德，只有大理卿陈治的评语是“疏通警敏，亦不失正”，工部尚书黄福的评语是“秉心易直，确有执守”。算是得到他的好评。

也许解缙评得不错，而且他的实话实说的作风也应该肯定，但那八个被他瞧不起的人全都是些一、二品的大员，听到解缙给他们的评价后，宽容的人一笑置之，而刻薄的不免就对解缙怀恨在心了。

不久，朱棣为册立太子的事跟大臣们闹别扭。原来他跟他父亲朱元



璋一样，不喜欢老实厚道的长子朱高炽，却喜欢雄武泼辣的次子朱高煦。在“靖难之役”中，朱高炽留守北平，而朱高煦却随在朱棣身边。俗话说“上阵父子兵”。朱棣几次遇险都赖朱高煦救出，因此对朱高煦有特殊的感情。但大臣们照例是主张立长立嫡的，解缙也站在拥立朱高炽的一边。他平时注意，看到朱棣特别喜爱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便去对朱棣说，将来要想让朱瞻基继位，就得立他父亲朱高炽当太子，他做皇太孙，否则朱瞻基是当不上皇帝的。朱棣听了解缙的话，才决定册立朱高炽为太子。这件事让朱高煦知道了，自然要对解缙恨之人骨。

解缙既得罪了大臣，又得罪了皇帝的爱子。架不住他们常常在朱棣面前嘀咕，众口铄金，日久天长，朱棣看解缙渐渐地不顺眼了，便把他贬到广西去。这些人还不饶他，朱高煦又连告了他三条罪状，永乐八年，朱棣下令将解缙押解回京，下了诏狱（即锦衣卫）。

朱高煦唆使狱官，逼解缙承认他与皇太子朱高炽有密谋，想借解缙来陷害皇太子。但解缙一身硬骨头，受尽了拷掠酷刑，被打得体无完肤，却坚不承认。朱高煦最后也无可奈何。

解缙在狱中关押了五年。到了永乐十三年，有一天，朱棣要锦衣卫指挥纪纲把狱中拘押囚犯的名单拿给他看，看到了解缙的名字，便问：

“哦！解缙还在吗？”

纪纲明白了朱棣的意思，回去便用酒将解缙灌醉，赤身露体埋在雪地里，活活冻死了。

解缙已死，朱棣下令籍没他的家产，把他的妻子儿女都发配到辽东。

解缙的儿子解祯亮到辽东去了。他的岳父胡广跟女儿商量，要跟解家解除婚约。不料那个十岁的小姑娘却说：

“女儿虽然薄命，但婚约是皇上做主，父亲大人当面应诺的。现在解生正在难中，女儿如果背他，便是不义！”

胡广斥责说：

“你懂得什么！解家那是钦犯，永世不得翻身的！”

“不翻身又怎样？大不了布衣素食，辛劳耕耘，做一个老百姓。”

“你——”胡广气得手指也发抖了。他女儿为了表示决心，用剪刀把耳朵铰下一片来。胡广看看没法，也只好由她了。

直到朱棣死后，皇太子朱高炽继位，这才下诏把解缙的家属从辽东赦回来，发还了家产。这时解祯亮和胡广的女儿也长大成人了，终于得以完婚，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后来，朱高炽找出解缙给各大臣下的评语，对大学士杨士奇说：

“人们都说解缙狂悖，可是你看看他给那几个人的评价，实在是不错的。这证明解缙确有先见。咳，他根本不狂啊！”



第二十六回

逐征尘成祖逝军旅
见灾情太子恤民生

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面对着金碧辉煌的崭新宫殿，确也高兴了一阵。他还去了趟文楼，看那一万多册《永乐大典》整整齐齐地摆在书柜子里，也就放了心。他那年已经六十二岁了，按说该平平稳稳地过个幸福晚年吧，可是他不，他还是向往着密布风沙烟云的战地生活，他还想去打仗。

那年十月，鞑靼部的头子阿鲁台到兴和（今河北张北）骚扰，都指挥王祥战死了。朱棣听到战报，又来了劲头儿。当年十二月，他告诉大臣们，准备第三次北征。大臣们聚在一起商量，提了个反对的意见，让户部尚书夏原吉去向皇帝回报。夏原吉对朱棣说：

“陛下年事已高，不宜亲冒漠北风寒。再说边境小衅，加强边将的防御力量足可以保卫疆土，用不着劳动陛下。”

“你知道王祥战死了吗？”

“王祥轻敌中伏，才导致失败。”

“你是个文官，不懂得打仗的事，休要多言！”

夏原吉争辩说：

“即便需要派兵征剿，只需遣一员大将，领兵前去就是了，陛下还是不宜轻出。”

朱棣很不高兴，又召见了管军事的兵部尚书方宾。方宾另提了个理由：“储粮不足，不可兴师。”

粮食归户部负责，朱棣再次把户部尚书夏原吉找来，问他库储粮食有多少。夏原吉回答说：

“目前储粮，仅够边境守卫部队食用。如果陛下亲征，要调集多少兵马呢？”

“就算五十万吧！”

“不够了，不够了！”夏原吉连连摇头，“前几年陛下两次北征，储粮耗去不少。最近各地灾荒频仍，官民疲惫不堪，应该设法休养生息，不宜再征新粮，增加百姓的负担。”

“北地存储的军粮，你有确数吗？”

“确数不知，只知道略数。”

“哼！”朱棣鼻子一耸，“那你就去趟开平，把储粮的确数查来报我！”

“是！”夏原吉只好退出，跑到开平点库去了。夏原吉刚走，刑部尚书吴中又跑了来，提的也是粮食不足的事。朱棣忍不住发火了：

“你管刑部，方宾管兵部，你们怎么会知道粮食足不足？却跑到这儿来说三道四！”

吴中吓得低着头，不敢做声。朱棣接着说：

“你是听方宾说粮食不足，就学他的样子来这儿唠叨的吧？赶明儿等我杀了方宾的头，看你还学不学？”

朱棣这儿不过是说气话。方宾在家里听到消息，信以为真，怕朱棣真的杀他的头，竟上吊自尽了。这一下子倒把朱棣激怒了，心想，这值得死吗？这分明是故意闹别扭，拿死来示威呀！于是下令把吴中押入狱中，又派锦衣卫指挥纪纲到开平去把夏原吉逮回来，一起治罪。

纪纲赶到开平，找到军粮库，见夏原吉正在和库吏们清点储粮。纪纲说：

“皇上有旨，请夏大人迅速回京。”

夏原吉在北京的朋友，这时已经派人把方宾和吴中的事通知他了。但他仍不慌不忙地说：

“别急，别急，等我把粮食清点完了再说。”

“皇上让你马上回去！”

“你耐心等一等吧，等我把粮仓点完，要不然半道住手，坏人会趁机偷盗呢！”

“可是回去晚了，皇上会给大人加罪的。”纪纲好意地说。

“顶多不就是一个死吗？这没什么，但兵粮却损失不得。”

纪纲没法，只好耐着性子等着。过了几天，夏原吉把储粮点完，列了清单，他和库吏分别签了字，才跟着纪纲回到北京。这次更有理由了，他把清单往朱棣那儿一送，还是那句话：

“军粮不足，大军不宜出征！”

“好好好！好好好！”朱棣气得眼珠直翻，扭头吩咐陪夏原吉来的纪纲，“你把这老家伙领到你那儿去吧！”

夏原吉也押进诏狱了，谁也不敢再提粮食不足的事。朱棣索性也不去跟文官们商量，他把英国公张辅叫来，让武将们去征集粮食，就由张

辅总理粮运。从狱中放出安远侯柳升来辅佐他。

粮食从各地搜刮来了，朱棣让张辅把粮食分成前运和后运两队。前运跟大军一起走，后运随后补充。前后两运共向民间征用了驴、骡二十四万头，车一十七万七千五百七十三辆，挽车民夫二十三万五千一百四十六人。共运粮食三十七万石。

永乐二十年三月，朱棣率五十万大军，进行他的第三次北征。大军浩浩荡荡扑向北陲。但阿鲁台早已闻风远飏了。朱棣一路上或是狩猎，或是看将士们比射，还亲自谱了一首《平戎曲》，让将士们同声歌唱。大漠平沙，一望无际，五十万只喉咙同唱一支歌，倒也威武雄壮。朱棣此行虽然没打上仗，却也够满意的了。

三月出师，七月凯旋，没费一弓一矢，朱棣终究有些不甘心，忽然想起，大宁那边还有兀良哈朵颜三卫呢！三卫以前确曾跟阿鲁台有过联系。于是挥戈向东，把三卫给收拾了，这也去了他的一块心病。

第二年，即永乐二十一年，阿鲁台似乎摸到了朱棣的脾气，又到边境来引逗他。朱棣就又跑到沙漠上去跟阿鲁台捉迷藏。结果阿鲁台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朱棣仍然空手而返。第三年，即永乐二十二年，阿鲁台又把朱棣引了出来。这次朱棣已经恨透了阿鲁台，咬牙切齿，非要把他捉到不可。但事与愿违，还是没找到阿鲁台。

从永乐二十年到二十二年，朱棣每年出征一次；连以前的算起来这是他的第五次北征了。平心而论，这位皇帝关心国家安全，亲赴前线抗敌，自是未可厚非。而前两次出征，确也战果累累，使边境得到七八年安宁。但这后来的三次，其实是上了敌人的当，劳师动众，并无所获，不过是三次武装大游行而已。

二十二年七月，大军班师途中，朱棣患病，逝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北），终年六十五岁。遗命把帝位传给皇太子朱高炽。

朱高炽即位后，给朱棣上的尊谥是“文皇帝”，庙号“太宗”，葬于北京郊外的长陵。一百一十六年以后，朱棣的第七代孙子朱厚熜（cōng
囱）当皇帝，觉得“太宗”这个庙号不足以表达朱棣的英武和功勋，便于嘉靖十九年（公元 1540 年），给朱棣改上“成祖”的庙号——后来史书上便以“明成祖”来称呼他了。

朱高炽四十七岁当上明朝的第四位皇帝，改元洪熙。可是他只在皇帝宝座上坐了一年，第二年便死去了，上的庙号为“仁宗”。

把朱高炽称为“仁宗”，这“仁”字用得确实十分恰当。对于一个皇帝来说，像他那样关心别人的实在不多。他于洪武二十八年，由祖父朱元璋亲自册立为燕世子。那时诸王大多数都到藩国去了，可是有些世子却留在京中。因为世子是确定为亲王爵位的继承人的，朱元璋把这些孙子留在身边，就是想教育他们，将来怎样做藩国的领袖。

朱高炽被封为燕世子那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朱元璋派秦、晋、周、燕四王的世子分头到各宫去检阅皇家卫士。过了一会儿，秦、晋、周三家世子都回来复命了，只有朱高炽迟迟不归。朱元璋很生气，认为他这个孙子没有办事能力。又过了一会儿，朱高炽才回来。朱元璋气冲冲地问：

“你到哪儿去了？”

“孙儿遵旨到东华门检阅卫士去啦！”

“拖拖拉拉，怎么现在才回来？”

“今天早晨太冷啦，孙儿去时卫士们正在吃早饭，如果马上检阅，等

检阅过后他们的饭就要凉了，所以孙儿是等他们吃完饭以后才检阅的。回来晚了，请爷爷原谅。”

朱元璋听了转怒为喜，捋着胡子说：

“好！孺子知道恤下啦！”

朱高炽文笔挺好，朱元璋有时就让他来帮着批阅奏章。原来以前有个中书省，一切奏章疏文先经过中书省选定，按轻重缓急呈送给皇帝，所以丞相胡惟庸才有机会扣押奏章，操纵权柄。后来朱元璋取消了中书省，许多奏章直接集中到皇帝案上了，朱元璋看不过来，便叫朱高炽帮他看，来个初选，只把那些重要的送给皇上。在这个选阅的过程中，朱高炽选得最多的是那些关乎人民生活的奏章疏文，特别是地方上奏报灾情的报告，他总是放在最上边，让朱元璋首先看到。

朱元璋连续三天，看的大多是这种疏文，有些奇怪，便踱到朱高炽案边。朱高炽站起来。朱元璋问他：

“怎么你选的净是奏报灾情的疏文呢？”

“孙儿觉得，民以食为天。现下有的地方闹灾，民不聊生，乃是最急迫的事情，所以才请爷爷优先处理。”

“唔！”朱元璋点点头，又问，“尧在位时闹了九年水灾，汤时七年大旱，百姓又靠什么活下来呢？”

“靠的是尧、汤圣人有恤民的政策。”

“好！”朱元璋夸赞说，“你这孩子虽然生长在深宫，却关心民间的疾苦，好！”

朱元璋随手翻阅朱高炽选剩的疏文，发现有一件事情也很重要，便问：

“这一篇你怎么选漏了呢？是你忽略了吧？”

“孙儿是想退回去让他们重抄之后，再报上来。”

“那是为何？”

“这篇疏文中，有一处文字谬误，怕爷爷看了生气，才打算退回去重报。”

原来那时对公文的要求异常严格，如果奏疏上用错了文字，是可以课以“不敬”的罪名而加以处罚的。朱高炽接着又说：

“也许是孙儿错了，孙儿只是觉得，类似这样的小过错，不值得上渎天听。”

“好吧，好吧！”那晚年脾气变得暴虐的朱元璋也有些感动，点点头走开了。

那年朱高炽十八岁。又过了两年，朱高炽已是弱冠之年，朱元璋才打发他回到北平燕王朱棣的身边。朱元璋去世后，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朱高炽在道衍和尚协助下，以少量军队挡住了李景隆几十万大军的进攻。朱棣即位后，几经周折，终于选定朱高炽为皇太子。

永乐十八年，北京新都建设完工。朱棣决定第二年迁都，让太子朱高炽当年先到北京去，做好准备工作。

朱高炽从南京出发，不坐车轿，一路乘马北行，为的是在马背上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沿途的情景。路过山东邹县，这儿正闹旱灾。朱高炽看到路旁有些百姓在采集野草种子，就下马走过去问：

“你们采这个干什么呢？”

百姓垂手回答：

“赶上荒年，就靠吃这个度日。”

朱高炽抓起一把草籽看了看，心中恻然。他对一个老者说：

“老人家，领我到你家看看吧。”

老者不知朱高炽是什么意思。但看这人高冠华服，由几百人护卫着，也不敢违背，只好战战兢兢地领朱高炽走进土坡上的一间土屋。朱高炽低着头跨过门槛，一看房顶漏天，墙壁倾圮，屋内没有任何家具，土炕上连张苇席也没有，只铺着一层干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瘫坐在炕上，鹑衣百结，面有菜色，嘴里正在喃喃地自言自语。朱高炽倾耳细听，那老妇人反复说的是：

“老天爷呀，快把俺收去吧！”

朱高炽耳闻目睹这番情景，不禁热泪盈眶。他回过头来吩咐随行的太监，拿出钞币来分给这儿的老百姓，正在忙着，一伙人匆匆跑来，原来是山东布政使段民听说皇太子经过山东，赶来迎接。

朱高炽指着土屋对段民说：

“段大人，你身为民牧，民穷如此，竟无动于衷吗？”

“稟太子殿下，凡是受灾的地方，已经启奏圣上，请求停征今年的秋赋了。”

朱高炽一拂袍袖，生气地说：

“老百姓都快饿死了，还谈什么征税！”

“是。”段民无话可说，只好答应一声。

“你必须赶快发放官粮赈济，不可迟延！”

“是，下官回省城后，立即发文要各受灾地区照办。”

“你打算每人发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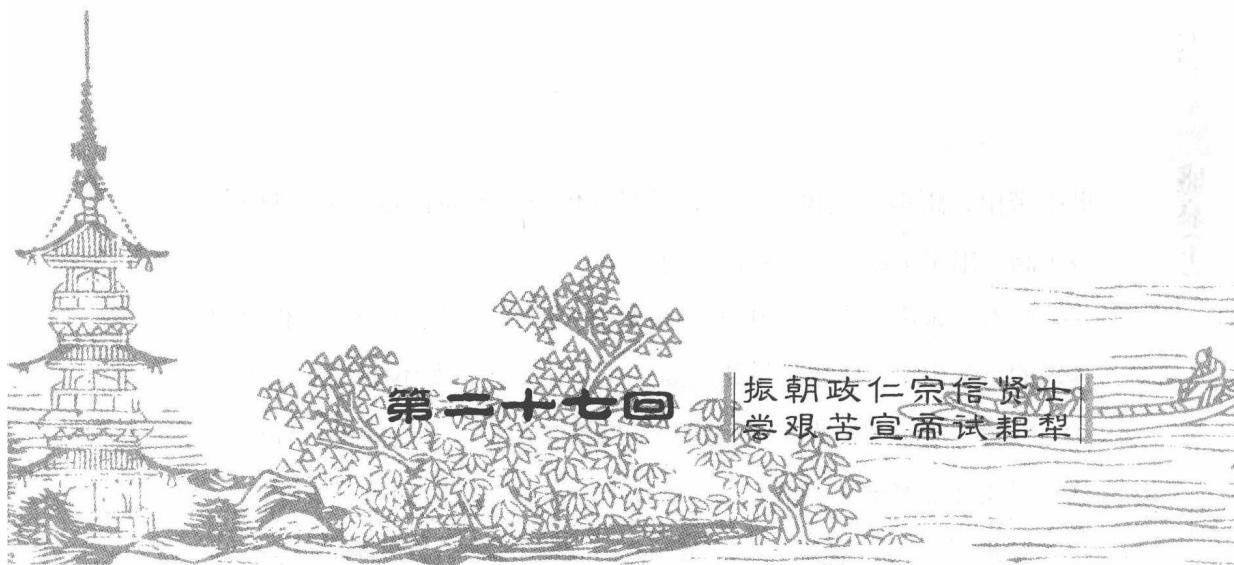
段民想了一下，说：

“每人发三斗吧。”

“太少啦，每人先发六斗！”他看段民面有难色，便继续说，“你不要怕犯擅发仓库的罪名，我自己会向皇上奏报，一切由我负责。这儿不用你伺候，你先回去吧，办救灾的事情要紧！”

段民一听如释重负，朝朱高炽行个礼便带着人役跑了。

朱高炽继续北行。两天后，便见有的地方在向灾民放粮了。



第二十七回

振朝政仁宗信贤士
尝艰苦宣帝试耕犁

明朝开国以后，由于朱元璋和朱棣实行了一些比较开明的政策，经济得到复苏，国库也颇为殷实。但朱棣好大喜功，频繁地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又加上建都北京、疏浚运河等大项的工程，耗费了大量的人、财、物力。还有宝船下西洋，到交趾采办珍珠，去西域收购良马等等的费用，样样都要国库负担，而最终又必然要转嫁到老百姓的头上。所以朱高炽登基的当天，第一道命令，就是追回郑和的远洋船队（当时郑和正在第六次下西洋的途中），召回在交趾采办珍珠的中使和在西域买马的官员。对派出为皇宫进行采购、烧铸、进贡等一切花钱的勾当，一律暂时停止，等待以后整顿了再说。

这些措施是原户部尚书夏原吉向朱高炽提出的。永乐十九年，夏原吉谏阻朱棣北征，被朱棣囚禁狱中。后来朱棣征途中在榆木川得病，想起夏原吉说的“陛下年事已高，不宜亲冒漠北风寒”的话，叹息着对左右说：

“咳，还是夏原吉爱我！”

朱棣班师途中晏驾的讣报传到北京，太子朱高炽跑到狱中，叫出夏原吉，哭着告诉他父皇驾崩的消息。夏原吉也伏地痛哭。朱高炽把他从

狱中带出，跟他商量丧礼的事，同时问他急办的应该是什么。夏原吉便替朱高炽出了上述停止花钱的主意。

接着，朱高炽又把吴中等一些无辜入狱的官员们放出，招回充军到各地的官员家属——包括解缙的妻子儿女在内，并发还他们的家产。

同时，对在“靖难之役”中获罪的建文诸臣，其家属被罚在教坊司、浣衣局及功臣家里为奴隶的，一律释放为民，发还他们的土地。

他还下了一道诏书，大意是说：“刑罚的作用是禁暴止邪，导民于善，诛杀并不是目的。过去由于役吏对法律歪曲附会，以致造成一些冤案，朕深悯之。从今以后，一切罪罚必须依照法律来判刑。即使朕过于嫉恶，法外用刑，有关法司也可以提出反对意思。朕不接受，法司还可以会同三公、大臣们再来向朕提出，一直到公允为止。今后对犯人不许使用宫刑。不是谋反的案子，不要连坐亲属。有的人对国事发表议论，一些坏人往往乘机诬为诽谤，陷入人狱。今后取消诽谤罪，有告发的一律不准。”

至于赈济灾民，当然更是朱高炽不会忘记的大事。他先后下令发仓救济了於潛、乐清、舞阳、清河、睢宁、乐亭、连城、莱芜、蓬萊、黃岩、昌邑、邢台及河南的四州二十二县的灾民，使不少人免于饿死。

洪熙元年四月，山东、淮安、徐州等地的麦田受灾，但地方官还照旧催逼农民交税。朱高炽听到这件事，便把大学士杨士奇找来，对他说：

“你拟一份诏书，对山东等麦田受灾的地区，免征今年的夏税，秋税也减半征收。”停了停，又说，“对在这一地区官买物料的活动，也全部停止。”

“这件事，是不是要让有关司部去办？比如说，减税可以通知户部，

停止采买可以通知工部。”

“不，”朱高炽摆摆手，“如果告诉户部和工部，让他们办，他们有他们的计划，可能要说什么怕减少国库收入啦，怕影响工程的进行啦，会提出许多反对的理由，不肯痛痛快快地执行。现在救民如救火拯溺，不可迟疑。朕的诏书下了，让他们反对也来不及。”

当时谈话是在皇宫的西角门城楼上，现场没有纸笔。朱高炽让太监找来文具，叫杨士奇立即起草诏书。诏书写好后又马上去盖上玺印，交内阁发出。直到这个时候，朱高炽才对杨士奇说：

“行啦，你去告诉户、工二部吧！”

这时左右有人提议：

“灾情有轻有重，是不是可以区别对待？”

“不然，恤民宁可过厚一点。朕作为国君，怎么能去跟百姓锱铢计较呢！”

果然不出朱高炽所料，当时的户部尚书郭资对朱高炽的蠲(juān捐)免山东等地赋税的命令，不去认真执行，有的地方的税吏还在征税。朱高炽知道之后，觉得郭资是个老臣，收税也是为公，不好处罚他，便把他的户部尚书职务免了，晋升他为太子太师。名义上是升了官，但却把他闲起来了，不让他再干预免税的事。

朱高炽长期做太子，当时虽然不掌握政权，但冷眼旁观，对一些大臣谁好谁劣心中有数。做了皇帝之后，便把那些少德无才的调开，另选德才兼备的人做大臣。如夏原吉、蹇(jiǎn减)义等都是比较正直的，人们合称他俩为“蹇夏”。他还选“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为内阁大学士，让他们在自己身边，有事便和他们商量。那时大学士品级低，

只有正五品，朱高炽便让“三杨”等人分别挂上六部尚书的职衔，这样他们便都是一、二品的大员了。但这些兼职的尚书不到部里视事，仍然做大学士的工作，替皇帝处理职务。这个制度以后便沿用下来，到明代中叶以后，内阁大学士中为首的便称为“首辅”，成为事实上的宰相了。

却说朱高炽在位有“蹇夏”、“三杨”辅佐，他自己也雄心勃勃，想好好地把朝政整顿一番，强国富民。可惜的是他体弱多病，仅仅当了十个月的皇帝便因病去世了。死后葬于献陵。享年四十八岁，庙号“仁宗”。

皇太子朱瞻基当了皇帝。据说他出生的前夕，他的祖父朱棣梦见太祖朱元璋交给他一只大圭（帝王举行典礼时拿的玉器），对他说：“传之子孙，永世其昌。”朱棣醒后不久，朱瞻基便诞生了。小孩满月，送给祖父看。朱棣一见便高兴地说：“这孩子英气满面，应了我的梦啦！”这个传说不知是否可靠，但朱棣对他的这个长孙格外钟爱却是事实。再加上朱瞻基也确实招人爱，长得眉清目秀，聪慧过人，读起书来过目不忘，而且谦恭有礼，文质彬彬，朱棣常常把他带在身边。

在定皇太子的时候，朱棣在长子次子之间煞费踌躇，决定不下选哪一个好。这时解缙对朱棣说，如果将来想让朱瞻基当皇帝，那就得定他的父亲朱高炽为太子。这样才使朱高炽的太子地位得以确定下来。说起来父亲还是沾儿子的光。永乐九年，朱棣更进一步立朱瞻基为皇太孙，那年朱瞻基十四岁。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因为一般都是皇帝确定太子做继承人。至于再下一代的继承人，都由继任的皇帝决定，由他来选他的太子。而像朱瞻基这样老早就由祖父确定了未来皇帝地位的实在不多。朱允炆也是由祖父确立为皇太孙的，但那时他的父亲太子朱标已死，这跟太子朱高炽还在世就确立了皇太孙的情形不同。这些足以

说明朱瞻基在朱棣眼中是多么重要了。

嗣后朱棣每次外出巡幸或征讨，都把朱瞻基带着，让他得到锻炼。为了不耽误他的学习，还让学士胡广随军，宿营时给朱瞻基上课。

朱瞻基二十八岁当了皇帝，正是青年有为的时候，再加上有“蹇夏”、“三杨”的辅佐，那些年的政治是比较清明的，他也像他的父亲仁宗朱高炽一样，采取宽厚的政策，多次减税赈灾，使百姓得以喘息。

朱瞻基的年号是“宣德”，他死后的庙号叫“宣宗”。人们常把他父亲仁宗的政绩和他联在一起，合称为“仁宣之治”。这是有明一朝最开明的一个时期，人们常以之跟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相媲美。

却说宣德五年的清明节，朱瞻基率文武百官到长陵和献陵扫墓。归途中，看到有几个农民在田里犁地。他当然早已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一类的《悯农诗》背得滚瓜烂熟。他十二岁那年，他的祖父朱棣还亲自写了一篇《务本训》，叫他熟读。“本”是什么？“本”就是农业，历代皇帝都是如此讲。可是农民到底怎么个苦法呢？其实皇帝们并不真正知道。

朱瞻基决定亲自尝试一下了。他让车驾停下来，自己走到农民们身边。农民看见皇上来了，个个跪下叩头。他让大家起来，并亲自挽起一个白发的老农夫。他问老农：

“你推的这个，是叫犁的吧？”

“是！”老农恭恭敬敬地回答。

“你操作一下，让朕看看。”

两个年轻农民走过来，拉起犁杖，老农在后边推着，走到地头又走回来。朱瞻基从老农手里接过犁柄，对拉犁的农民说：



“你们拉吧，我来推。”

朱瞻基看那犁杖在老农手里，似乎不用费多大力气。但等他亲自一推，才发现这东西不但沉重，而且不好驾驭，不是左右摇摆，便是铧头从土里跳出来，在地面上滑行。他用两手拼命按着，走到地头，胳膊酸了，汗也出来了。他松开手喘息着对旁边的大臣们说：

“我只推了一下，已经不胜劳累，何况农人们常年劳作呢！书上说农人最辛苦，这话一点也不错。”

朱瞻基回头吩咐太监赐给农民钱币，对一路经过的农户，也都给予赏赐。回宫以后，晚间躺在床上，觉得胳膊和腰腿都不舒服，爬起来走到书案前，提笔写了一篇《耕夫记》，告诫各地的官吏，务必体恤农民的艰苦，加以爱护。文章写好，又躺回床上，仍然未能入睡。他在想：最接近百姓的是地方官，为什么跟州府的郡守叫“牧”？就是要他们像牧人爱护自己的羊群那样爱护百姓。但如果这个官员是个坏官，那么百姓就要吃苦了，所以应该一个一个加以考核。

第二天早晨起来，内监给朱瞻基送来早餐。一共是十碗，内中有燕窝、银耳、莲羹等贵重食品。朱瞻基想起昨天看到的农夫的辛苦和穷困，便把尚膳监的负责太监找来，对他说：

“来，你把这十碗东西都吃下去，一点也不许剩！”

尚膳太监不知皇帝为什么这样，急忙跪下叩头说：

“奴婢该死，不知皇上为何发怒？”

“我并没发怒，只是嫌你太浪费了。我一个人怎么能吃进这么多东西，这不是白白糟蹋了吗？”

“是，是！只是宫中规矩，历来如此。”

“那从明天起就改了。以后早餐两碗，中、晚餐各四碗。各官也都如此。农人生产粮食不容易，朕昨天是亲试了的。”

接着，他又通知尚衣监、巾帽局等负责宫中生活的衙门，裁减人员，节省开支，提倡节约。这道命令一下，引起宫中的恐慌。胡皇后找到朱瞻基，问他这是什么意思。朱瞻基说：

“朕昨天亲试了犁耙（sì四），又眼见了农人的穷困生活，深感我们太奢侈了。汉文帝的服装帐帷都是布做的，上面也没有文绣，历史上称赞他恭俭爱民。我们也应该从简约来率身示范。”

“听说皇上还节约了饮食。臣妾以为，国事繁重，圣躬的健康不可疏忽。”

“哈哈哈！”朱瞻基笑起来，“试问，皇后案上的饭菜，你每天又吃下几许呢？”

胡皇后也笑了。朱瞻基又说：

“我们做君王的带头节俭，蔚为风气，那么全国便会仿效。这样下来，户口必将日繁，财赋自然也就充足了。”

胡皇后赞同地点点头，说：

“好吧，这事以后不需皇上操心，便由臣妾处理好了。”

正说着，司礼监送来一封奏折，原来是宁王朱权的。朱权本来的藩国在大宁，“靖难之役”时，朱棣夺了他的兵权，把他带到北平。朱棣即位后改封他到南昌。现在，他上疏要求赐给他南昌郊外一片土地。朱瞻基很不高兴，亲笔给他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皇叔祖身为亲王，食租衣税，岁禄已够多了。而一乡之田，百姓赖以衣食，如为叔祖夺去，百姓如何生存？”

胡皇后回宫以后，朱瞻基踱了出来，到华盖殿招呼杨士奇陪他散步。他们登上了左顺门，远远看见尚书陈山从门外的甬道上走过。朱瞻基指着他问杨士奇：

“你看陈山为人如何？”

原来这陈山是朱瞻基做太子时的东宫旧臣，所以朱瞻基即位后提拔他当了尚书。但朱瞻基不久前听说陈山屡向属下各司索取财物，所以才有此问。杨士奇回答说：

“陛下有问，臣不敢不如实回答。陈山虽然侍奉陛下很久了，但此人寡学多欲，不识大体，并非君子。”

“不错。不过他尚无大过，那就撤去他的尚书职务，让他给宫中的小内侍当教书先生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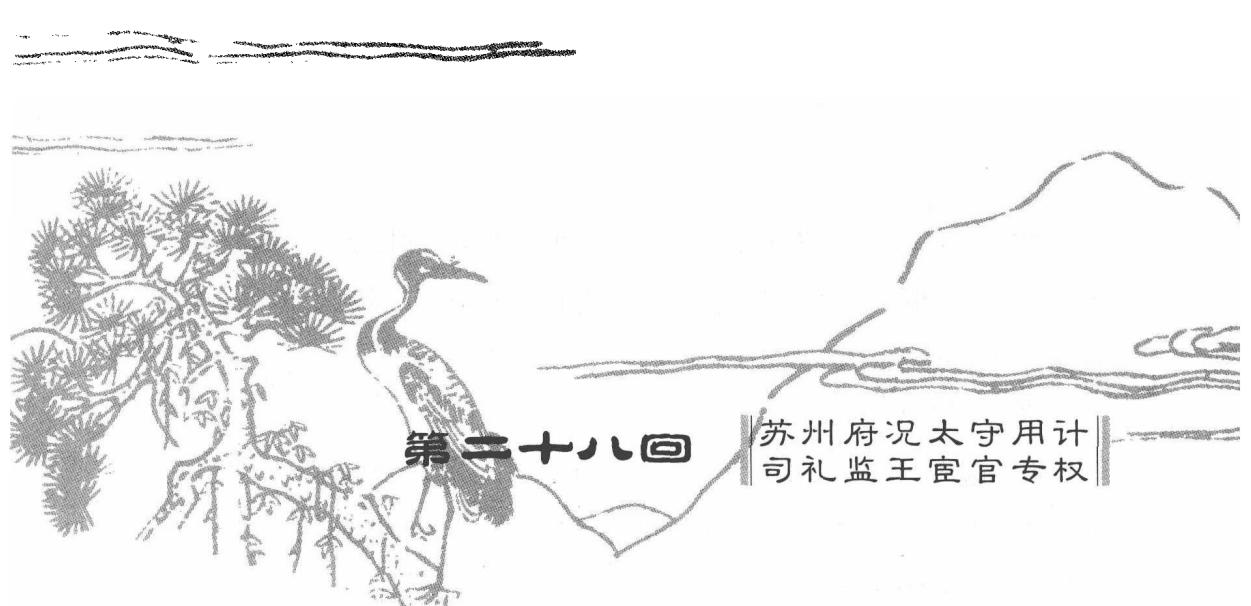
这时，另外两位大学士杨荣和杨溥也赶了来。杨荣听说朱瞻基决定把陈山免职，便趁机揭发了都察院左都御史刘观收受贿赂、生活奢靡的一些事实。杨士奇补充说：

“御史本是朝廷耳目，职责就是监督不法的官吏。而做宪长的都御史竟带头做不法的事情，下边的不肖御史必然要效尤。御史奉巡四方，地方上的不肖官员再去效法他们，上行下效，这样的风气怎生了得？如果再互相勾结，同流合污，那就更不堪设想了。”

朱瞻基叹息说：

“你们的话不错，除恶必须务本，那就先拿都察院的头儿开刀！”

于是朱瞻基下令，把刘观谪戍辽东。同时又根据杨士奇和杨荣的推荐，派通政使顾佐为左都御史，对都察院进行一次大清理。



第二十八回

苏州府况太守用计
司礼监王宦官专权

过了几天，吏部送呈了一个任命苏州等九郡新知府的名单，请朱瞻基审批。上早朝的时候，朱瞻基向吏部尚书问话：

“朕现在正在整顿吏治，对这九人，吏部详细考核了吗？”

当时的吏部尚书蹇义因年纪已大，虽然仍然挂尚书衔，已不到部视事，负责吏部工作的是另一个尚书郭琎（jìn 尽）。郭琎出班回话：

“苏州等九府，历称最为难治，此番确定人选，颇费斟酌。”

“那么这九人可以胜任吗？”

“并非上选。”郭琎实话实说。

“什么？”朱瞻基生气地斥道，“这样的大事，是可以马虎的吗？”

郭琎辩解说：

“官吏升迁，限于资格，因此受到限制。如无圣上明示，不敢越级遴（lín 林）拔。”

朱瞻基摇摇头，把吏部呈的名单扔给郭琎，说：

“那就暂时缓一缓。”

停了一会儿，朱瞻基对下面站的大臣们说：

“各部、院负责官员，都可以举荐人才，只要你认为该人确实德才兼备，不论级别高低，均可破格提拔。只是，”朱瞻基笑一笑继续说，“朕要的可是有真才实学的人哟！”

有些大臣听皇上这么说，回去后仔细考虑，有哪些人可以推荐。但也有的大臣，怕所荐非人，将来出事受牵连，不愿荐人。偏偏朱瞻基不肯放松，非要每个大臣都推荐不可，这就不容他们不认真思索，想一想谁最适合当知府了。几天后，被推荐的名单和履历等材料都送来了。朱瞻基又找内阁大学士和吏部尚书、侍郎等人，集体研究，确定下来。到了五月，才由吏部正式任命。朱瞻基并赐给敕书，允许他们便宜行事。陛辞时又加以鼓励。

不久，朱瞻基又擢升御史于谦、长史周忱等六人为侍郎，让他们巡抚两京、山东、山西、河南、江西、浙江、湖广等地。

却说新任命的九知府中，苏州知府况钟，乃是杨士奇和蹇义推荐的。他不是科甲出身，而是由小吏一步步升为礼部郎中的。他担任苏州知府后，走马上任，来到苏州。第一天接见属官吏役，从代理知府的同知张徽手中接过印信。这时管理各项公务的吏役们纷纷把公文拿了来，向他请示。他微微一笑，知道这些人是考验他来了。

他在来此之前已是作了充分调查、了解和准备的。

原来这苏州便是平江，元末时曾作过东吴王张士诚的都城。苏州府下辖吴县、常熟、太仓、昆山、嘉定、吴江六县和崇明岛。土地肥沃，河流纵横，因而是有名的粮仓和繁荣的商市。况钟了解到，这里的土豪劣绅常常和官府中的猾吏勾结，沆瀣（hàng xiè）一气，欺压百姓。新任知府如果是个贪官，他们便拉他下水，同流合污。如是清官，他们

便想尽办法把他孤立起来。有的土豪本人家中便有人做官，特别是那些在京中有关系的人，总会想法把这个不中他们意的官员排挤走。因此苏州便以难治著称。

况钟假装糊涂，一个吏役让他判一件杀人案子。他看了看，问：

“这案子以前是你承办的吗？”

“是。”

“那你接着办就是啦！”

“这被告赵五其实冤枉，原告证据不足，显系诬告。”

“依你说怎么办好？”

“被告无罪释放。”

“好，好！”况钟说着，就在判决上签了字，又问，“那原告既是诬告，该不该处分？”

“这个，不追就是了。”

“好，好！”况钟便又随口答应。

另一件案子正相反，吏役主张将被告严惩。况钟也不细问，仍然“好，好！”地同意了。

况钟的开场戏，就这样进行着。那些猾吏们个个开心，认为这个新的府台大人愚昧可欺，他们又可以为所欲为了。

通判赵忱，有一次为了粮运的事，跟况钟争论起来，竟出口不逊，说况钟是不懂装懂，态度十分侮慢。况钟也不跟他计较。

但况钟私下并没闲着，他有时亲自微服私访，有时让他带来的仆役家人出去调查。过了一段时间，把苏州府衙的许多弊端，大体摸个清楚。有一天，他召集所有的属员，升堂理事。先唤过那处理杀人案的吏役来，

问他：

“赵五杀人一案，那赵五究竟杀没杀人？”

“大人明鉴，赵五纯系冤枉，大人那日已断过了。”

“嘿嘿嘿！”况钟一阵冷笑，“那是我断的，还是你断的？”

“小人怎敢！”

“我再问你，赵五家送给你五百两银子，却是为何？”说着一拍惊堂木，大喝一声，“讲！”

那受贿的猾吏，听况钟连他得的赃银数目都知道了，还有什么话讲？只好跪下一个劲儿叩头。

况钟让他跪到一边，又问第二件案子。这时候那些猾吏们傻眼了，在况钟列举的一件件事面前，连分辩也用不着，只好一个个低头认罪。这时况钟把皇帝允他便宜行事的敕书拿出来，摆在公案上，带领大家行礼后他亲自宣读，然后把六名罪恶严重的猾吏拿下，宣布他们的罪行后，吩咐掌刑衙役：

“往死里打！”

这六名猾吏被活活打死了。接着又把贪暴的五人监禁起来，将庸懦无能的十余人全部开除。其余的吏役个个悚然。半天时间，苏州府衙像天翻地覆一般。有些百姓听到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大家拥在衙前，看着这一切，简直以为是做梦。

苏州府几十年的积弊，就这样开始清除了。大小官员无不凛然守法。于是况钟根据他的考察，蠲免了烦苛的律令，订出合理的制度。他能做主的马上执行，重大的就上报朝廷，请皇帝批准。苏州是产粮区，但租赋过重。那里巡抚江苏的周忱已到南京，况钟便赶到南京去，跟周忱用

心计算，奏免了苏州各县农民不合理的负担七十万担，使农民大松了一口气。对当地的豪强，他也不畏权势，把那些横行不法、鱼肉乡里的，分别加以惩处，不管他们有没有后台。

苏州历来刺绣很有名，称为“苏绣”，又盛产各种奇花异卉和珍贵的鸟类。以前皇宫里常派出中官（太监）来采办绣品和花鸟。有一些太监，仗着皇家的势力，到苏州后趁机骚扰，敲诈勒索，胡作非为，根本不把地方官府看在眼里。一天，衙役来报告况钟，说有两名太监，在馆驿里把通判赵忱捆绑起来了。况钟一听，急忙带领三班人役，赶往馆驿。一看，馆驿堂上坐着两名太监，把一只腿跨在太师椅的扶手上，大咧咧目中无人。他俩身后站着十几名横眉瞪眼的大汉。再看通判赵忱，被绑在廊柱上，脑袋耷拉着，十分狼狈。

太监看况钟穿的官服是绯色袍子，绣纹是一只云雁，知道来的是四品官员。其中一个太监笑嘻嘻地说：

“打了孩子，大人就出来啦！您想必就是知府况大人吧！”

“下官况钟，”况钟忍着气说，“不知二位公公因何将本府通判捆绑在此？”

“瞧，咱们是奉皇上的旨意来采买鸟儿的，可是这位赵哥儿，偏说如今天寒地冻，没有鸟儿。这不是成心跟皇上闹别扭吗？”

“请二位公公把凭引赏下官一看。”

“哟！不相信是怎么着？难道咱家还是冒充的吗？”

“手续是这样，请不要见怪！”

“好吧，”一个太监掏出照会来，递给况钟，“看好喽，别走了眼！”

况钟接过照会。见照会是宫中二十四衙门中的尚衣监开出的，要苏

州府协助采购绣衣一百袭。况钟把照会折好，问：

“二位公公要多少鸟儿？”

“不多，画眉一千只，百灵一千只。”

“购鸟要司苑局来办，你尚衣监怎么也买起鸟儿来了？而且到了我苏州，不向本府投递照会，却私自捆绑本府官员。通判也是六品的朝廷官吏，你等有什么权力扣押？”

“哟嗬！铁撑子烙饼——翻儿啦！”一个太监站起来说，“别说小小的六品官，就是你四品大老爷，也不敢说皇上要的东西，你偏不给吧！”

“哼哼，你们以为况某是什么人？竟敢跑到这儿撒野！冬天要鸟儿，你们无非是想有意勒索。来，给我拿下！”

衙役们一拥而上，将两名太监和十几名壮汉都绑了起来，又从柱上放开赵忱。赵忱又愧又悔，对况钟又十分敬佩，不由朝况钟跪了下来。况钟扶起他，命令衙役把一千人押回府去。一问，随太监来的只有四人，其余的都是两太监为壮声势在苏州招收的流氓。况钟命将这几个人枷号示众，然后释放。这边拟具疏文，说明两太监的不法情由，派人把太监和随从一齐押往北京，交皇帝处理。

宣德皇帝朱瞻基看到况钟的疏文，吩咐锦衣卫将太监收监惩处，然后对身边的杨士奇说：

“这况钟有胆有识，你荐贤也有功啊！”

朱瞻基算是个好皇帝了，但他又非常自负，总觉得自己天资颖慧，博览经书，谁也不如他有学问。有个御史陈祚，上疏劝他疏远奸佞，政余多读读《大学衍义》，才能懂得“古今若何而治，政事若何而得”的道理。这意思本来不错，但朱瞻基却认为他瞧不起自己，恨恨地说：

“这个陈祚说朕不读书，连本《大学》也没读过，还够得上做君主吗？”竟下令将陈祚押进诏狱，在锦衣卫中关了五年。

还有个翰林侍读李时勉，性情刚直，上疏触怒了朱瞻基。朱瞻基当面质问他，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朱瞻基大怒，吩咐殿上的金瓜武士打断了他的三根肋骨，押入锦衣卫狱中。这些说明，朱瞻基作为一个皇帝，他的开明也是有一定限度的。

宣德一朝，还发生过一件事情。朱瞻基的二叔朱高煦，当初想当太子未成，封为汉王。朱瞻基即位后，朱高煦便想学他父亲朱棣的样子，也从侄儿手里把天下夺过来。他也以“清君侧”作借口，把夏原吉当要“清”的“奸臣”，在他的封地乐安（今山东广饶）谋反。不料朱瞻基却不像建文帝朱允炆那样优柔寡断，他亲自率领大军，赶往乐安将朱高煦拿获。押解回京后废为庶人，囚禁在宫内的逍遙城。有一天朱瞻基去看他，朱高煦坐在地上，突然伸出一只脚把朱瞻基勾跌。朱瞻基站起来吩咐校尉用铜缸将朱高煦盖住。朱高煦力气大，竟将铜缸顶起。朱瞻基命校尉们把木炭堆到铜缸上，燃着了将朱高煦活活烤死。

宣德十年（公元 1435 年），朱瞻基患病不治，卒年三十八岁，仅仅做了十年皇帝。他死后葬于景陵，庙号“宣宗”。

皇太子朱祁镇是宣宗朱瞻基的长子，那年他只有九岁。他在大臣们的拥戴下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定明年为“正统”元年。他是明朝的第六位皇帝，死后上的庙号为“英宗”。如果说朱高炽的庙号“仁宗”的“仁”字还算名实相符的话，那么朱祁镇庙号里的这个“英”字却跟他的表现差远了——当然这是后话，眼下暂且慢表。

却说一个九岁的小皇上，哪里懂得什么政事？不过当时他的祖母太

皇太后张氏（即仁宗的皇后）还在，“蹇”、“夏”虽先后去，而“三杨”仍然辅政，那张氏非常明晓事理，信任“三杨”和英国公张辅、尚书胡濬等正直的大臣，又有“仁”、“宣”二帝打下的基础，总的说朝政还过得去。朱祁镇在东宫为太子的时候，有一个伺候他的太监叫王振。他本是蔚州（今河北蔚县）的一个小无赖，后来自己净身，投进宫里，当了太监。先干些杂务，后来被派到东宫侍奉太子。朱祁镇年幼贪玩，王振施出无赖伎俩，想方设法哄得朱祁镇高兴，后来竟朝夕也离不开他。朱祁镇当皇帝后，就缠着祖母，要王振当司礼监的秉笔太监。而王振在太皇太后面前，更是低眉顺眼，循规蹈矩，处处显出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就这样，他成了宫中二十四监中的最高首领。

原来明朝管理皇宫事务的有二十四个单位，称为“二十四衙门”。包括司礼、内官、尚衣等十二监，惜薪、钟鼓等四司和浣衣、司苑等八局。而以司礼监为首。司礼监掌管皇城内一切行政事务，还替皇帝管理奏章，代皇帝批答大臣们的奏本。皇帝下令，也由司礼监的秉笔太监把皇帝的话用朱笔记录下来，再交内阁撰诏颁发。司礼太监昼夜伺候在皇帝身边，可以察言观色，投皇帝之所好，取得皇帝宠信。更可以借替皇帝批答奏章或传达皇帝命令的机会，弄虚作假，操纵篡权，为所欲为。

当然，如果皇帝英明，这样的太监还不敢放肆——话说回来，皇帝假若真的英明，这种人也当不上司礼监。就以太祖朱元璋来说吧，他鉴于汉、唐两朝，有的皇帝信用宦官，弄得朝纲大坏，国事日非，便在开国之初明令不许太监干预政治。他在宫门口挂一铁牌，刻上“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字样。朱棣虽然委太监郑和以带航船队下西洋的重任，却从不与他商讨政事。仁、宣两朝，政治比较清明，贤臣得到信

任，太监们也不敢兴风作浪。可是现在这个小皇帝，从小就对太监王振产生好感，认为这个人处处合意，事事顺心，可以完全信赖。为了尊重他，竟不直呼其名而把他叫做“先生”。这就给太监弄权创造机会了。

一天天过去，太皇太后张氏不在了，“三杨”等老臣有的逝世，有的因年老而致仕回家，新上来的大臣们又没有“三杨”那样的威信。王振一看机会已到，便渐渐跋扈起来。当然，皇帝也在逐渐长大，可他对“王先生”的信任却与日俱增。王振对皇上说了：“宫门口那铁牌子该除掉啦！”于是那挂了几十年的铁牌便被摘下来扔到垃圾堆里。王振又说了：“我的侄儿王山和王林，找我来啦，请圣上赏他们一碗饭吃。”于是毫无军功的王山当了都督，王林当了指挥。至于有些反对他的人，当然也不会放过。翰林侍讲学士刘球，对王振的行为看不惯，上书弹劾。王振就把他下狱，还让他的死党指挥马顺，在狱中把刘球杀死。到后来，王振竟公开地卖官鬻爵，收受贿赂，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排除异己，陷害忠良，使得朝政日非，“仁”、“宣”两朝十年惨淡经营的一点成果，终于逐渐地丧失了。大明王朝开始进入中衰的时期。



第二十九回

援大同行军困征途
返北京改道误戎机

正统十四年（公元 1449 年）七月的一天，王振坐在他那不亚于皇宫的府第里，一阵清风吹来，竟微微带有凉意。一个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了。王振想，趁着大好秋光，到什么地方去游逛一番才好呢！不过老是打猎可没意思，得想个新鲜的招儿。

这时候，门上来报兵部尚书邝埜（kuàng yě 况野）求见。原来王振专权以后立下规矩，大官们奏事，得先到王振的府里报告他，经他批准后才能去禀报皇上。进他的府门还得交一百两银子的传达费，不然门官不给传话。却说邝埜来见王振，是刚刚接到边报，瓦剌部原酋长马哈木的孙子也先进犯大同，大同守将发来告急文书，请求派兵支援。

说起来，这也先跟王振还有点关系。王振生财有道，跟瓦剌做买卖。蒙古产马，但缺少铁器。王振就打造了箭镞，装在大坛子里，假作烧酒，让监军大同的太监郭敬去跟瓦剌人换马，转来再在内地的马市上出售。现在，敌人用王振供应的武器来侵扰了，双方关系就是这么微妙。

王振看完了边报，突然灵机一动，想到这可是一个出去逛逛的好机会。打仗嘛，可能有点儿危险，不过瓦剌顶多来个三万两万的，自己这

边带上他几十万人马，拿手指头捅也把他们捅跑了。其实打猎就一点儿危险没有吗？把野狗撵急了它还回头龇牙呢！有点儿危险性才更有刺激性。将来人们说起来，咱王振也带兵打过仗，连祖宗也光彩哩！

这么一想，王振就拿着边报进宫见皇帝去了。正统皇帝朱祁镇正在跟妃嫔们饮酒作乐，见王振进来便不高兴地说：

“王先生，怎么三天没朝面呀，就那么忙吗？”

“皇上圣明，奴婢忙一点，皇上才有工夫快乐呀！”

“那你多受累啦！”

“皇上快别这么说。奴婢寻思，天儿凉啦，得让皇上出去活动活动筋骨啦！”

“又是打猎？腻味透啦！”

“不，不，这回咱们去打人！”说着把边报交给朱祁镇，建议他来个御驾亲征。朱祁镇有点犹豫。他今年已经二十三岁了，出了北京城也就是到过皇陵，所以真想到各处去看看，但又怕让人家打着。王振看他有顾虑，便说：

“皇上放心，有奴婢保驾，没事儿！再说咱们多带人马，十个打他一个，还愁打不过瓦剌吗？”

“咱们带多少人好呢？”

“我算算看。假设瓦剌是三万人——往多里说，算他五万。十个打一个，咱们就带他五十万。”

“什么时候出发？”

“说走就走，两天之后吧！”

一件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事，就这样儿戏般地决定下来。王振马上

叫人找来兵部尚书邝埜，让他从北京周围的卫、所里，急调五十万人马，皇上要御驾亲征。

邝埜一听，头一个反对，他说：

“瓦剌骚扰，不过是边陲小警，大同并没失守，派一员大将率兵去救援就可以了，用不着圣驾亲自出征。”

朱祁镇还没说话，王振就火了，他斥责邝埜：

“你懂什么？这是皇上的主意，你敢抗旨吗？”

朱祁镇一看“王先生”发脾气，便对邝埜挥挥手说：

“是朕的主意，快去办吧！”

邝埜只好退了出来，回到兵部，一面派出急使檄调京师周围卫、所的将士，一面找来兵部侍郎于谦，让他代理部务，自己要随驾出征。于谦原来巡抚河南，是去年调回京师任兵部左侍郎的。他听邝尚书这么说，惊疑地问：

“何必御驾亲征？弄得不好，还会引狼入室呢！大人为何不谏？”

“这其实都是王振的主意，我已经谏了，谏了皇上也不听。”

“我再去试试！”

于谦匆匆赶到宫门，见吏部尚书王直带领几位大臣，也来谏阻这件事。但王振让太监守住宫门，不许大臣们进内。这边急使檄调的卫、所将士，一队队陆续开来了。王振却又手忙脚乱，不知怎样安排，于是便想起英国公张辅，让他来主持。

张辅是朱棣“靖难”军的两员主持之一的张玉的儿子。张玉阵亡后，张辅继续协助朱棣进军南京有功，封为新城侯。嗣后奉旨统兵三征安南，威震海内外，封英国公。但这时他已经七十五岁了。看到这种乱哄哄的

情景，只好勉为其难，命令各地来的军队到北京西郊扎营，召集外来的将领们，按照职势高低，组织各级部属。又请成国公朱勇（即“靖难”军另一主将朱能的儿子）来协助他。一时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大学士曹鼐（nài 奈）等也奉旨随军。就这样忙乱了两天，王振却等得不耐烦了，下令出发。

朱祁镇把国事交给他的弟弟郕(chéng 成)王朱祁钰，让太监金英辅佐，留守北京。自己兴冲冲地骑上一匹小马，踏上征途。王振和皇帝并辔前进，神采飞扬，觉得出兵打仗确实比狩猎有意思得多。看那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大军队伍，旗幡交错，戈矛生辉，马蹄踏起黄龙般的烟尘，联络的号角前前后后地呼应，这个太监的心中不禁油然地产生了一种豪迈的感情。

当天晚上，大军在北京城北五十里的龙虎台（今北京昌平县以西）宿营。

这些军队，都是两日内从近畿各卫、所临时抽调来的，没经过严密的编组训练，不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就是各将领之间许多人也互不认识。大队行军时离离拉拉，不成行伍；宿营也乱糟糟地搅成一团，直忙活到二更已过，才马马虎虎地扎营住下。不想一个小兵中夜梦魇，跳起来大呼大叫，众军一时惊起，像传染病一样，一营接一营地骚乱起来，士兵们喧呼喊叫，乱跑乱窜，似乎敌人已经杀到。这种情形，军事上叫做“炸营”。幸而有张辅、朱勇等老将，一面安抚，一面弹压，这才渐渐安定下去。但那已是四更，天快要亮了。

第二天，大军越过居庸关，经过怀来（今河北怀来），一路西行，进入崇山峻岭之中。偏偏天公不作美，竟淅淅沥沥地下起秋雨来。将士们

匆促应召，没来得及更换秋衣，仍穿着夏季服装。结果不一会儿便浑身湿透，再过一会儿，免不了牙关“得得”响，身子也发抖了。但王振却感受不到这些，因为他骑在马上，身后自有健壮的亲兵给他撑着油布大伞，连一线雨丝儿也飘不到他身上。他观赏着迷迷蒙蒙的雨中山景，看在那高高低低的山道上行进的队伍，蜿蜒出没，觉得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看到的奇特壮伟的景色，等将来年老的时候回忆起来，肯定会“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然而兵部尚书邝埜又来扫他的兴了。老头子虽然主掌兵部，却是个文官。他不善骑马，雨中路滑，把他从马上掉下来，摔了个半昏。他索性跑来找皇上，建议还是回去吧！接着户部尚书王佐也跑来了，哭唧唧地劝皇帝返驾。王振烦起来，命令他二人别随驾了，直接到前军去，跟前哨一起走，省得老来絮叨。

成问题的还有粮食。因为时间仓促，后勤工作刚刚着手，大军便出发了。这样粮食给养等便供应不上。将士们有时三餐竟不得一饱。结果没等到达大同，已有一些将士连饿带冻，倒毙在行军途中了。

奇怪的是，等大军拖泥带水，好不容易赶到大同城外，却不见瓦剌的一兵一卒。王振兴高采烈，认为敌人这是望风而逃。他觉得不过瘾，还想继续追击。不过这连续十来天的行军，他也感到有些累，便谁也不商议，径自派西宁侯朱瑛、武进伯朱冕率领前队先出发，他打算休息两天后再带大军跟进。

英国公张辅名义上是统帅，但一点权力也没有。只好跑来劝王振说：

“敌情不明，贸然地派‘二朱’北进，恐怕要吃亏的。”

“没事！”王振毫不在意地说，“也先那小子瞧咱们这五十万大军，

早就吓颠儿啦。老将军，您可真是老喽，怎么胆子这么小哇？”

王佐又来奏本。王振不好意思难为那挂着“太师”衔的老公爷张辅，就拿王佐撒气，罚他在草丛里跪了一天——这就叫“杀鸡给猴看”。

两天过去，王振歇过乏来，准备下命令让大军出发。这时一骑探卒飞跑回来，报说两位朱将军在行军中遇伏阵亡，全军也覆没了。王振这才意识到打仗真的会死人。而他的亲信，监军大同的太监郭敬也来劝他，说也先的兵马不是三万两万，听说有十多万人呢！

这回不用别人劝，王振自己也要回家了。他下令第二天班师。从大同往北京有两条大路。大军来的时候走的是北路。大同总兵郭登建议回去时走南路，过紫荆关，可以躲开瓦剌军的袭击。王振一打听，他的老家蔚州就在大同与紫荆关中间，走南路正好经过。他想，走南路也不错，多年没回故乡了。每年都派人回去买房子置地，也不知如今是个什么样的规模，回去亲眼看看也好。再说，蔚州人只知道当初有个小无赖王振，现在也让他们瞧瞧，咱王振有多么威风，皇上还要到咱家做客哩！

大军顺南路行进，走了三天，便离开山区，进入平原。这时已是八月，正是秋谷即将成熟的季节。王振在马上一看，那凌乱的队伍，漫山遍野，平蹚过去，把田地待割的庄稼都踩倒了。王振一想，不好，这么走下去，到了蔚州，自己的庄田不也糟蹋了吗！他马上命令前军改道，转上北路。这样就白白地绕了一个大弯儿，耽误了好几天时间，给瓦剌军让了空子。等明军大队过了宣府不久，便发现敌人的骑兵前哨，远远地尾随而来了。

王振这时候胆子已经变小了，他催促将士们快行。不久，报说殿后的恭顺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被瓦剌军追上，两军激战。成国公朱勇和

永顺伯薛缓往援，不想在鹞儿岭中了埋伏，结果“二吴”和朱勇两支军队全都覆没了，损失了三万多人。

这边四十多万大军，在王振指挥下，急急地往北京跑。八月十三那天，赶到了怀来城北二十里的土木堡。这时天还没黑，进怀来城再有一个时辰便可赶到。可是王振又不让走了。大将们纷纷来提议，此处是个荒岭，无险可守，应该迅速赶到怀来，据城防御，才是上策。可是王振有他的打算，原来这些年郭敬替他搜刮经营，在大同积聚了不少财富。这次他要随军带回去。郭敬给他派了一千辆独轮车，抓了两千名壮丁，两个人一辆车子，一人推、一人挽。但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壮丁们不愿远离，任凭押车的王振的亲兵怎样鞭笞驱赶，壮丁们还是磨磨蹭蹭地落在后边——王振让大军停下，等的就是他这一千辆小车财物。

王振站在土木堡山坡上，跷着脚向来路张望。只见空荡荡的大道上，不要说车子，连个人影儿也没有。他气得牙根儿都痒痒，恨不能把那些车夫们一个个都杀了头。但是小车不来，日头却一点一点地落下山去，夜幕慢慢降临了。邝埜又绊绊磕磕地跑来，对皇上说：

“这儿离怀来很近，距居庸关也不远。圣驾是不是先走一步，疾驱入关，以保安全？”

朱祁镇这时候也有些胆怯。但看看山下聚集的一堆堆蚁群般的军马，又把心放宽了些。他瞧瞧王振，自然还是要听这位“王先生”的主意啰！

王振本来等小车就等得心里火焦火燎，这时便把怒火朝邝埜身上发泄了。他大骂邝埜：

“你这个酸溜溜的腐儒，懂得什么军事？跑这儿多嘴多舌，再多说就杀了你！”

事到如今，邝埜也豁出去了，他抗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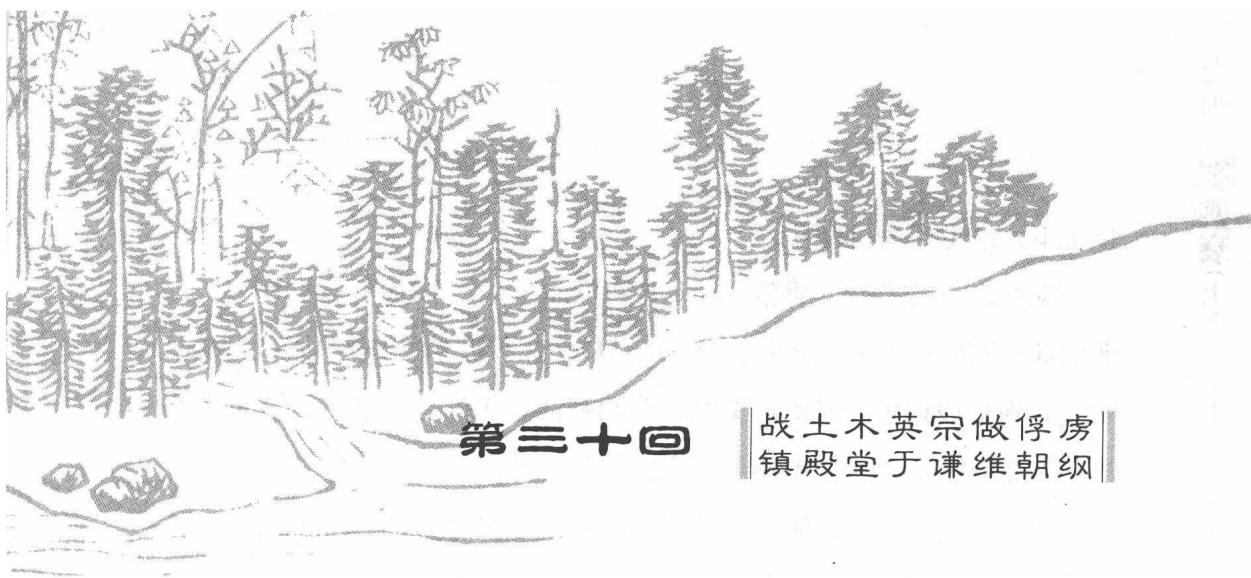
“我这是为了社稷生灵，为什么拿死来吓唬我？”

王振回头吩咐亲兵：

“把这个老家伙叉下去！”

两个亲兵推推搡搡地把邝埜赶走了。王振看看天色已黑，便下令就地宿营。

土木堡处在一个丘陵上，石多土少。将士们也懒得支架帐篷，更懒得烧火煮饭，只找个山石缝或草稞，和衣躺下就算了。这天是八月十三，半阴半暗，天刚黑月亮便升起来了。一会儿露出半拉脸儿，一会儿又藏到云彩后头，似乎月亮也在为这四十多万人的命运担心。



第三十回

|| 战土木英宗做俘虏
镇殿堂于谦维朝纲 ||

第二天天还没亮，瓦剌骑兵便赶到了。他们先不进攻，只将各路口严密封锁。明军幸有老将张辅等指挥，布成阵形，把弓箭手放在外层，后面是长枪兵，再后面是骑兵，准备迎击敌人。

守了两天，敌人没来进攻，明军自己却乱了。原来土木堡山上没有水源。军士们掘地两丈，也不见滴水。将士们喝不到水，做不成饭，个个饥渴难忍，怨声四起。有的便要求突围。就在这时，却见瓦剌军不知为什么又撤了，眼见一路路骑兵顺原道西去，逐渐消失。王振大喜过望，急忙下令移营，赶赴居庸关。张辅劝阻说：

“敌人的意图和去向都没弄清，现在不宜轻举，等派出逻卒探明了再说。”

可是还没容王振答话，已有一些将士朝南奔去了。原来南方约五里处，有一条河流，在山上也可以望见。将士们渴得难受，一见围解，不顾军令，竟擅自跑去饮水。一动百动，霎时间阵形便乱了，将士们争先恐后，纷纷南奔。人也越来越多，腿快的跑在前边，腿慢的便被人推开，免不了有的还要掉进沟渠中。将领们枉自呵斥拦阻，但在这种乱了营的

情况下，谁还听他们的呢！

突然，“呜呜呜”胡笳声起，接着烟尘滚滚，马蹄声震天动地，瓦剌骑兵从四面杀来了。原来也先封锁路口后，暗暗派出军队，绕路过去，对土木堡形成包围。又假意撤军，待明军移动阵势，这才杀来。更没想到明军竟自己先乱，这就更给瓦剌军造成有利的机会。

明军遭到突袭，将领与士兵互不相顾，有的返身与敌人搏斗，有的却四散逃跑。瓦剌骑兵挥舞马刀，杀进人群，刀光影里，血肉横飞，到后来蔽野塞川全是明军的尸体。英国公张辅，尚书邝埜、王佐，学士曹鼐等几百名文官武将，都死于乱军之中。

朱祁镇和王振在羽林军簇拥下，几次突围，都被杀了回来。眼见羽林军也一个个自己逃命去了，王振哆哆嗦嗦地瞧着皇帝，皇帝也哆哆嗦嗦地瞧他的“王先生”，两人都不知怎么办才好。朱祁镇把心一横，索性坐到山坡上，听天由命了。那王振却还要挣扎。他见近处护卫将军樊忠正率领一小队羽林军跟敌人搏斗，便大声唤他：

“樊忠将军，快来保咱跟皇上出去，一定大大封赏你！”

樊忠听得王振的喊叫，撇开敌人，扭身跑了过来。他眼睛都红了，冲王振恨恨地骂着：

“都是你这个奸贼，祸国殃民，欺君罔上，才让圣驾蒙尘。今日你还有何话说？”

“樊忠大胆！你……”王振的余威还没发完，樊忠手里的铜锤已经砸到他的脑袋上了。

这时瓦剌军冲杀过来。樊忠大喝一声，目眦(zì)俱裂，高举铜锤迎了过去。他连把三个敌人打于马下，自己也英勇地战死在沙场上。

朱祁镇盘腿坐在地上，身边只剩下一个叫袁彬的校尉和一个叫喜宁的太监。瓦剌兵围过来，一人举刀要砍，另一个拦住他说：

“看这小子穿着黄袍，兴许不是普通人，把他交给上边去。”

一伙人拥着朱祁镇等三人，来到雷家站。这儿是也先的弟弟赛刊王的阵地。朱祁镇听瓦剌兵跟一个大汉叫王爷，便问：

“你是谁？是也先？还是伯颜帖木儿？是赛刊王？还是大同王？”

原来这些人的名号是他从军报上看到的。如今他这么一说，赛刊王大为惊异，赶忙跑去找到也先。二人估计，这个年轻人八成便是大明天子。急忙找了两个刚俘虏的官儿，领他们去辨认。那两个官儿见到朱祁镇便跪下叩头。也先乐了，也拍着赛刊王的肩膀说：

“哈哈，兄弟，你这回逮着一个大活宝，咱们让明朝拿一半的江山来换回他们的皇帝吧！”

这一战，明军损失骡马二十余万头，所有器械辎重都被瓦剌军俘获。五十万大军半数伤亡，其余溃散。这是明朝开国以来最惨重的一次败仗。

瓦剌军得了这么多战利品，也先却犯了踌躇，不知是乘战胜余威，直捣北京好呢，还是暂缓进军，派人把战利品先送回去的好。跟几位大王商量，这些大王们认为，既然把明朝的皇帝逮着了，那就不用焦急。而这二十万头骡马和那么多辎重甲仗，却是十分难得的。于是也先决定，分出一半人马，押送战利品回去，其余的暂留原地待命。

朱祁镇被囚禁在瓦剌大将伯颜帖木儿的营中。伯颜对他倒挺客气，仍然让太监喜宁和校尉袁彬伺候他。

朱祁镇给怀来守将写了一封信，想让他送点衣服和金帛来使用，请伯颜派人送去。伯颜找到一个叫梁贵的明朝官儿，这人原是明廷在战前

派往瓦剌出使，被也先扣留了的。这次出征也把他带来，伯颜便让他去送信。梁贵来到怀来城下，守将恐怕有诈，不肯开城，用箩筐把梁贵缒上城去。守城看了皇帝的信，不敢做主，派人把梁贵送上北京。梁贵于当夜三更来到北京西长安门。而这时北京城里，人们中夜惶惶，因为跑回来的败兵早把土木堡惨败的消息传播得全城皆知了。

与此同时，朝堂上也在乱成一团。原来大臣们白天便听到人们传播的败讯，尽管细节有差别，但对吃了大败仗这一结果却是异口同声的。特别是，谁也不知道皇上和随行大臣们的下落。所以天色虽然晚了，一些大臣仍然不约而同地来到朝堂上，想得到一个确切的消息。大家议论纷纷，免不了还要根据自己的揣测、判断，展开毫无用处的争论。直到午夜已过，九门提督才把梁贵送到。吏部尚书王直是官阶最高、年岁最大的老臣，便由他接过朱祁镇的书信来宣读。信是写给怀来守将的，由于皇帝不知道守将的姓名，只好笼统地写了。但这信是朱祁镇的亲笔，却一点不错，因为皇帝的笔迹是大臣们都熟悉的。

王直双手抖抖地捧着信纸，一边念一边不由自主地流下泪来。信的内容却又十分悲苦，甚至说：“不料昔日‘靖康’之辱，却又落到寡人头上。”念到这句，王直哭了，许多大臣也同声哭起来，一时朝堂上有人低声啜泣，有人放声痛哭，宽敞的大殿上交响着各种各样的哭声。这时有人不耐烦了，他便是王振的死党、锦衣卫都指挥马顺。他今天轮值在朝堂值班。刚走进大殿，便见百官正在那儿乱嚷嚷，又听王直读信，他听不懂什么叫“靖康之辱”，但一见百官听到这句就哭了起来，弄得上朝变成哭庙，觉得也太不成体统，便走过来大喝：

“嚎什么？还不到上朝时间，都给我退出去！”

百官中有个给事中王竑（hóng 洪），知道皇上已经做了瓦刺的俘虏，那王振肯定也不会有好下场。想起平日受王振和他党羽们的那些窝囊气，见这狗仗人势的马顺还在那儿逞威，不禁怒火上冲，走过去一把抓住马顺的衣领，骂道：

“你这个恶贼，往日帮助王振作恶，已是死有余辜，今天你还逞的什么威风？”说着，抡起巴掌便给了马顺一个耳光。一些比较年轻的官员见了，人人都和王竑一个想法，大家一拥而上，有的抡笏板，有的脱下朝靴，雨点般地朝马顺没头没脑地砸去，打倒了再跳到身上去践踏。待到监国的郕王朱祁钰带着太监金英等来到时，马顺早已没气儿了。

百官仍不肯干休，他们围住郕王，拉拉扯扯，吵吵嚷嚷，非要郕王交出一贯替王振为虎作伥的太监王太、毛龙不可。朝堂上乱哄哄的，谁也不顾朝廷礼仪。朱祁钰见众官喧哗，心中惊疑，想抽身回宫，但被众官拦阻，却又动弹不得。这时兵部侍郎于谦推开众人，走过来扶朱祁钰坐下，以身护着他，大声说：

“众官今天虽然说是为忠义激发，但朝廷上也不可这样喧乱！大家静下来！马顺误国，打死可以勿论。”

但众官仍然吵嚷着要求交出王太和毛龙。于谦转身小声对朱祁钰说：

“看样子不交出王、毛，怕诸臣行动过火，于社稷不利；再说他二人确属有罪，请殿下果断处理。”

朱祁钰点点头，吩咐金英派人到宫中提到王太和毛龙，押到殿上，命令金瓜武士将二人当场打死。这时于谦接过武士的金瓜，高擎在手，大声喊道：

“现在附邪奸党，俱都打死，众官立刻各就班位，请郕王殿下升殿，

商量大事。再有喧哗的，便以王、毛二人为例！”

众官听了，这才各自整理朝服衣冠，穿上靴子，回到各自的班位站好。想想国事如此，又不由得相向痛哭起来。

于谦再传郕王的旨意，派都御史陈镒（yì 益）率京营将士，抄没王振的家产。这王振在京城的府邸便有好几处，重堂深阁，无比豪华，那些绮丽的器服、珍奇的珠宝，更是无法统计，光金银便有六十余库，良马一万多匹。这些财产全部入官。还有王振的亲属，包括他那作恶多端的侄儿王山和王林，统统押往市曹斩首。

后宫皇太后得到宫人报告，传下旨意，立朱祁镇的两岁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命郕王朱祁钰监国摄政，总理国事。又因兵部侍郎于谦在朝堂骚乱之际临危不乱，维护朝纲，擢升他为兵部尚书。

这天，朝堂上事出仓猝，全靠于谦镇定维持，保卫郕王；又当机立断，处理王、毛二人和抄没王振家产，才没闹出事来。等事情初定，朱祁钰回宫，百官也陆续退出，这时于谦方往外走。而他的两只衣袖，被众官挣扯撕拉，已全裂成碎条了。老臣吏部尚书王直在殿外等他，握着他的手叹息说：

“朝廷的事全仗你了。今天就是有一百个王直，怕也是无能为力的啦！”

于谦并没回家，却直接去了兵部衙门。那时京营和近畿卫、所的士兵，十停中让王振抽走了九停，剩下的还多是老兵弱卒。于谦一面派人收容从土木堡逃回的败兵，一面急调河南、山东各省的驻军和负责漕运的官兵，要他们星夜赶来，守卫京师。他原是兵部侍郎，熟悉军界情况，知道大将石亨、杨洪等勇猛善战，因治军失律，被系狱中。便向朱祁钰



请示，把他们放了出来，让他们招募乡民，进行训练。又派石亨总领京师的兵马，主持防务。这时北京城的民心才逐渐安定下来。

于谦又和王直等大臣商议，觉得皇帝在敌人手中，被当做人质，敌人时刻都会来要挟。而且太子只有两岁，国无长君，号令难行。只有另立皇帝，使原来的皇帝失去重要性，才能断了敌人的奢望。而且只有使敌人觉得手中的人质已无用处，也才会放弃他。大臣们都同意于谦的意见。于是大家一起来到后宫，求见太后。于谦还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古训来说服皇太后。皇太后终于同意了，于是颁布懿旨，立郕王朱祁钰为皇帝，尊朱祁镇为太上皇，并定明年为“景泰”元年。

新皇帝朱祁钰的即位诏书颁布全国。于谦还专门派人给那在土木堡以北螺山上扎营的也先送去一份。也先看到后十分后悔，没想到南朝竟来了这么一手！现在手里虽然还掐着个皇帝，但却已经变成太上皇了，那要挟的作用还有多少呢？可要是放了，又有些舍不得，好不容易逮着的。至于说杀了他，一来没有这个必要，二来说不定新皇帝正盼着你给他一刀呢！

时机已经失去了，也先后悔也没用，又听逻卒说北京已有防备。也先决定带着朱祁镇北返。经过大同，也先想乘机把这个重镇攻下，作为以后南进的前哨基地。他把朱祁镇送到城下，派人喊着让总兵出城迎接皇帝。

守将总兵郭登已经接到景泰皇帝的即位诏书。他在城头上遥遥向城下的太上皇叩头，却不肯开城，只是大声说：

“臣郭登奉命守城，不敢擅自启闭，请陛下原谅。”

也先没法，只好把朱祁镇收回。那郭登派人来见也先，对他说：

“皇天保佑，我朝已经有新皇上了。大王还是把太上皇归还了吧！”

“还他也行，你们送银子来赎吧！”

这简直跟土匪绑票一样了。郭登和监军太监郭敬商议，凑了一万两银子给也先送去。但也先还是不放。这时天气渐渐冷了，郭登派广宁伯刘安带两件皮裘，去送给朱祁镇防寒。朱祁镇把皮裘分送给押禁他的伯颜帖木儿和也先的弟弟大通汉英王，瞅伯颜不在眼前，悄悄对刘安说：

“也先狡诈，其言难信。你回去告诉郭登，要他严加戒备，不可再上也先的当。”

这可能是朱祁镇当皇帝以来，第一次说的明白话。

也先看郭登不再送银子来，便下令攻城。大同虽是孤城，赖郭登、刘安等将领率士兵们坚守，也先攻了几次也没攻下。终于放弃进攻，转而北上，带着朱祁镇回归本国去了。

后来的人们，把这一段历史，称为“土木之变”。又根据“为尊者讳”的原则，觉得说皇帝被俘不好听，便又说这是“英宗北狩”。“狩”是打猎，那朱祁镇是到漠北打猎去了吗？——这一改改得真有点儿让人莫名其妙。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五千年演义 大明盛衰 上

作者=吴梦起著

页数=259

出版社=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01

SS号=12831635

DX号=000007676050

url=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7676050&d=41E1A2BA86238227159689D8765CFFF1&fenlei=0903091201&sw=%CE%E5%C7%A7%C4%EA%D1%DD%D2%E5++%B4%F3%C3%F7%CA%A2%CB%A5++%C9%CF